

話絲

第五卷·第十一期

在女子學院被囚記

豈明

四月十九日下午三時我到國立北平大學女子學院（前文理分院）上課，到三點四十五分時分忽然聽見樓下一片叫打聲，同學們都驚慌起來，說法學院學生打進來了。到夾起書包（書包外面還有一本新從郵局取出來的Lawall的「四千年藥學史」），到樓下來一看，只見滿院都是法學院學生，兩張大白旗（後來看見上書「國立北京法政大學」）進來之後又拿往大門外去插，一羣男生扭打著一個校警，另外有一個本院女生上去打鐘，也被一羣男生所打。大約在這時候，校內電話線被剪斷，大門也已關閉了，另外有一個法學院學生在門的東偏架了梯子，爬在牆上瞭望，幹江湖上所請「把風」的勾當。我見課已上不成，便預備出校去，走到門口，被幾個法學院男生擋住，說不准出去。我問爲什麼，他們答說沒有什麼不什麼，總之是不准走。我對他們說，我同諸君辯論，要求放出，乃是看得起諸君的緣故，因爲諸君是法學院的學生，是懂法律的。他們愈聚愈多，總有三四十人左右，都讓說不准走，亂

(495)

推亂拉，說你不用多說廢話，我們不同你講什麼法，說什麼理。我聽了倒安了心，對他們說道，那麼我就不走，既然你們聲明是不講法不講理的，我就是被拘被打，也決不說第二句話。於是我便從這班法學院學生叢中擠了出來，退回院內。

我坐在院子裏東北方面的鐵柵邊上，心裏納悶，推求法學院學生不准我出去的緣故。在我凡庸遲鈍的腦子裏，費了二三十分鐘的思索，纔得到一線光明；我將關門，剪電話，「把風」這幾件事連想起來，覺得這很有普通搶劫時的神氣，因此推想法學院學生拘禁我們，為的是怕我們出去到區上去報案。是的，這倒也是情有可原的，假如一面把風，剪電話，一面又放事主方面的人出去，這豈不是天下第一笨漢的行爲麼？

但是他們的「戰略」似乎不久又改變了。大約法學院學生在打進女子學院來之後，已在平津衛戍總司令部，北平警備司令部，北平市公安局都備了案，不必再怕人去告訴，於是我們教員由事主一變而為證人，其義務是在於簽名證明法學院學生之打進來得非常文明了。被拘禁的教員就我所認識，連我在內就有十一人，其中有一位唐太太，因家有嬰孩須得喂奶，到了五時半還不能出去，很是著急，便去找法學院學生要求放出。他們答說，留你們在這里，只要你們會同大學辦公處人員簽字證明我們文明接收，故須等辦公處有人來共同證明後

纔得出去。我真詫異，我有什麼能夠證明，除了我自己同了十位同事被拘禁這一件事以外？自然，法學院男生打校警，打女子學院學生，也是我這兩隻眼睛所看見，——喔，幾乎忘記，還有一個法學院男生被打，這我也可以證明，因為我是在場親見的。我親見有一個身穿馬褂，頭戴瓜皮小帽，左手挾一大堆講義之類的法學院男生，嘴裏咕噥着，向關着的大門走去，許多法學院男生追去，叫罵喊打，結果是那一個人陷入重圍，見西邊一個拳頭落在瓜皮帽的上頭，東邊一隻手落在瓜皮帽的旁邊，未幾乃見此君已無瓜皮帽在頭上，仍穿馬褂挾講義，飛奔地逃往辦公的樓下，後面追着許多人，走近憲塔而馬褂已爲一人所扯住，遂蜂擁入北邊的樓下，截至我被放免爲止，不復見此君的蹤影。後來閱報知係法學院三年級生，因事自相衝突，「幾至動武」云。我在這裡可以負責聲明，「幾至」二字絕對錯誤，事實是大動其武，我係親見，願爲證明，即簽名，蓋印，或再畫押，加蓋指紋，均可，如必要時須舉手宣誓，亦無不可也。

且說法學院學生不准唐太太出去，不久却又有入來說，如有特別事故，亦可放出，但必須在證明書上簽名，否則不准。唐太太不肯簽名，該事遂又停頓。隨後法學院學生又來勸諭我們，如肯簽字，即可放出，據我所知，沈士遠先生和我都接到這種勸諭，但是我們也不答應。法

學院學生很生了氣，大聲說他們不願出去便讓他們在這里，連笑帶罵，不過這都不足計較，無須詳記。那時已是六時，大風忽起，灰土飛揚，天氣驟冷，我們立在院中西偏樹下，直至六時半以後始得法學院學生命令放免，最初說只許單身出去，車仍扣留，過了好久纔准洋車同去，但這只以教員爲限，至於職員仍一律拘禁不放。其時一同出來者爲沈士遠陳達俞平伯沈步洲楊伯琴胡濬濟王仁輔和我一共八人，此外尙有唐趙麗蓮郝高梓二女士及溥侗君當時未見，或者出來較遲一步，女子學院全體學生則均鵠立東邊講堂外廊下，我臨走時所見情形如此。

我回家時已是七點半左右。我這回在女子學院被法學院學生所拘禁，歷時兩點多鐘之久，在我並不十分覺得詫異，恐慌，或是憤慨。我在北京住了十三年，所經的危險已不止一次，這回至少已經要算是第五次，差不多有點習慣了。第一次是民國六年張勳復辟，在內城大放槍砲，我頗恐慌，第二次民國八年六三事件，我在警察廳前幾乎被馬隊所踏死，我很憤慨，在「前門遇馬隊記」中大發牢騷，有馬是無知畜生，但馬上還有人，不知爲甚這樣胡爲之語。以後遇見章士釗林素園兩回的驅逐，我簡直看慣了，劉哲林修竹時代我便學了乖，做了隱逸，和京師大學的學生殊途同歸地服從了，得免了好些危險。現在在國立北平大學法學院學生手裏吃了虧，算來是第五次了，還值得什麼大驚小怪？我於法學院學生毫無責難的意

思。他們在門口對我聲明是不講法不講理的，這豈不是比鄭重道歉還要切實，此外我還能要求什麼呢？但是對於學校當局，却不能就這樣輕輕地放過，結果由我與陳沈俞三君致函北平大學副校長，質問有無辦法，能否保障教員以後不被拘禁，不過我知道這也只是道邊的一種表示罷了，當局理不理又誰能知道，就是覆也還不是一句空話麼？

打開天窗說亮話，這回我的被囚實在是咎由自取，不大能怪別人。誠如大名鼎鼎的毛院長所說，法學院學生要打進女子學院去，報上早已發表，難道你們不知道麼？是的，知道原是知道的，而且報上也不止登過一二回了，但是說來慚愧，我雖有世故老人之稱，（但章士釗又稱我是膽智俱全，未知孰是，）實在有許多地方還是太老實，換一句話就是太蠢笨。我聽說法學院學生要打進來，而還要到女子學院去上課，以致自投羅網，這就因為是我太老實，錯信託了教育與法律，當初我也躊躇，有點不大敢去，怕被打在裏邊，可是轉側一想，真可笑，怕甚麼？法學院學生不是大學生而又是學法律的麼？怕他們真會打進來，這簡直是侮辱他們！即使是房客不付租金，房東要收回住屋，也只好請法院派法警勒令遷讓，房東自己斷不能率領子姪加僱棒手直打進去的，這在我們不懂法律的人也還知道，何況他們現學法律，將來要做法官的法學院學生，那里會做出這樣勾當來呢？即使退一百步說，他們說不一定真

(500)

會打進來，但是在北平不是還有維持治安保護人民的軍警當局麼？不要說現今是在暗地戒嚴，即在平時，如有人被私人拘禁或是被打了，軍警當局必定出來干涉，決不會坐視不救的。那麼，去上課有什麼危險，誰要怕是誰自己糊塗。我根據了這樣的妄想，貿貿然往女子學院上課，結果是怎樣？法學院學生聲明不講法不講理，這在第一點上證明我是愚蠢，但我還有第二點的希望。我看法學院學生忙於剪電話，忙於「把風」，覺得似乎下文該有官兵浩浩蕩蕩地奔來，為我們解圍，因此還是樂觀。然而不然。我們僥天之倖已經放出，而一日二日以至多少日，軍警當局聽說是不管。不能管呢，不肯管呢，為什麼不，這些問題都非我所能知，總之這已十足證明我在第二點上同樣的是愚蠢了。愚蠢，愚蠢，三個愚蠢，其自投羅網而被拘禁也豈不宜哉。雖然，拘禁固是我的愚蠢之懲罰，但亦可為我的愚蠢之藥劑。我得了這個經驗，明白地知道我自己的愚蠢，以後當努力廓清我心中種種虛偽的妄想，糾正對教育與法律的迷信，清楚地認識中國人這東西的真相，這是頗有意義，很值得做的一件事，一點兒代價算不得什麼。我在這里便引了「前門遇馬險記」的末句作結：

「可是我決不悔此一行，因為這一回所得的教訓與覺悟比所受的侮辱更大。」

中華民國十八年四月二十四日，於北平。

附記 近一兩年頭腦遲鈍，做不出文章，這回因了這個激刺，忽有想寫之意，希望引起興趣，能夠繼續寫去，所以我對於此文頗有一種眷念與愛好。文中所記全係事實，並無一句是文章上的虛飾語，恐讀者誤會，特併聲明。

附件十九篇

關於國立北平大學法學院武力接收國立北平大學女子學院事件之文獻

一 法學院自動收回二院宣言

舊參議院是法學院二院原址，這是人人都知的。以前本院同學處軍閥壓迫之下，千辛萬苦才能收回。直到劉哲長教，利用高壓手段，硬從我們手裏奪了去。北平光復，軍閥崩潰，劉哲也逃之夭夭，我們本應早日將二院收回，無奈文理分院盤踞不讓。我們是始終和平的，一方面向他們交涉索還，一方面由我們院長商准司法行政部，撥舊地方法院及司法儲才館等處，同他們交換。我們處處為他們設法，他們總是飾詞推托，以遂其盤踞之私。時日悠悠，直到如今。我們許多同學寄居校外，飽受艱辛，毫無辦法。這是多麼不近人情？多麼不

合義理？

語絲 第五卷 第十一期

八

我們既認清二院是我們的院址，我們迭次交涉索還，總是竭盡禮貌，用盡和平的方法。他們始終不諒解，固執的不交還，我們直是忍無可忍，不得不出於自動收回之一途。

我們于十九日下午全體會議，決自動收回，當即排列隊伍，進入我們的二院，仍舊用和平的手段，辦理接收，至於文理分院的同學們，和社會的輿論，一定諒解我們的苦衷。我們實在是根據法理人情，實在是不得已之舉。

至於文理分院同學的安置問題，我們也極願代為設法，即由我們學校當局與他們學校當局接洽，定一迅速妥善的辦法，決不致使他們失所。

我們收回二院的理由很充實，經過的事實很麻煩，我們的態度和手段很和平，想社會上一般都知道。我們姑且用此簡單的幾句話，表明我們的態度，說明事實的經過，同時要求社會輿論的同情。

二 女子學院學生宣言

全國父老兄弟諸姑姊妹，暨各機關各報館各法團公鑒：敝院因校址問題與法學院，曾數

經交涉，已屢見報端，想我父老兄弟諸姑姊妹，皆已得其大概。參議院舊址之是否爲法學院私產，自有公論，敝院亦不須置辯。前蒙國民政府將前地方法院及前司法儲才館，劃作敝院校址。該地破敗不堪，異常狹小，光線不良，用爲校舍極不適宜，但敝院爲學業計，爲避免糾紛計，爲遵從國民政府命令計，曲全應允，於房舍修竣後即行遷讓。乃因該二地舊有卷宗文件騰讓需時，大學區經費支絀，允發之修理費迄未領到，故未能早日遷出。刻敝院已竭力籌措，著手修理，尙未竣工，是敝院之不能遷讓，決非故意延宕，不履所諾也。乃日前敝院同人見報紙載有法學院學生，將用武力接收參議院事。當時以爲法學院同學，均已受高等教育，爲知識界上流人物，且終日研究法學，必深明律例，決不至知法犯法，出此暴舉。且自維敝院方面已一再讓步，當可得對方諒解，不至更加凌逼，釀成意外。乃今日（十九日）下午二時四十五分，同人等方安然上課，法學院學生于賓蕭琨等百餘人，盪擁闖入敝院，校役校警等當即加以勸阻，均被歐傷，並扼守前後校門，禁人出入，更將電話剪斷，不許與外間通消息。敝院同學有鳴鐘告警者，即當被法學院學生手足交加，肆意毆擊。計受重傷者，有岳繼先，楊若愚，李忠淑等多人，校鐘等什物均被搗毀。同人等外來私信，均被折閱。更由該院女生引導學生多人，闖入宿舍，任意搜查，敝校同人當即推舉代表向之理論，並詢其意見，

(504)

(等)竟聲言此來無理論之必要，且既來即決無法律可言。並到處粘貼標語，高呼種種侮辱女性之口號。辦公室及教室等處均被封閉，並盤踞敝院大禮堂，不肯退出。幸軍警當局，聞訊趕至，尙未發生意外慘劇。敝院同人備經逼迫，以該院學生不可理喻，祇可暫持冷靜態度，敬待教育當局解決，茲將事實發生經過，據實報告，以明真象。至法學院學生肆意傷人，拆閱私信等暴行，是否違法，尤待公論。敬祈海內明達主持公道，維護同人等二百餘人之學業，則教育界幸甚女界幸甚我中華民國幸甚。

北平大學女子學院同人謹啓

三 女子學院致教育部電

萬急。南京教育部鈞鑒，十九日下午北平大學法學院學生闖入院，毆傷學生校警等多人，搗毀校牌校鐘等什物，刻尙盤踞未去。乞速予妥善辦法。北平大學女子學院叩號印。

四 法學院學生致教育部電

南京教育部蔣部長鈞鑒，屬院第二院問題經李校長限于寒假期內收回，復經鈞部指撥

前司法儲才館及前京師地方審判廳爲文理分院校舍。屬院因事實上之需要，已于四月十九日正式和平接收。北平大學法學院收回二院委員會號。

五 法學院學生致女子學院學生會函

逕啓者敝校此次接收二院，原非待已，其間經過屢公世人。至貴校暫用本校校址，事非尋常，非無通融餘地，惟敝校教室缺乏，宿舍不敷，故有迫切收回屬物之必要。先已與貴校及大學辦公處交涉，卒因貴校多方搪塞，致令各自負責當局愈形棘手，然敝校既念與貴校絕無若何惡感，極力避免誤會，勉予延遲，而從中爲貴校計與建議當局，故有地方審判廳及司法儲才館之撥歸。貴校對此既無絲毫表示，而反愈強硬，敝校亦不以強硬手段相報，尤據理向貴校力爭，隱忍再四，貴校不可以理喻。不可以情感。不過敝校此次乃接收校址而來，絕非與貴校挑釁，彼此毫無關係，一切交替兩校負責當局，自當辦理清楚，惟貴校同學猶佔居本院一部宿舍，希即于三日內遷出，以免糾紛，是爲至盼。此致女大學生會。

(四月二十日)

六 女子學院全體教職員致教育部電

南京教育部長蔣夢麟先生鈞鑒，敝學院所用舊參議院校址原係前大學院大學委員會所議決撥定，乃法學院學生主張所有權在法學院，敝學院本息事寧人之旨，未與辯爭，嗣由大學指撥前京師地方審檢廳及司法儲才館房屋為敝院遷移新址。該兩房屋狹隘，光綫黑暗，且牆壁窗板破壞不堪，非大加修理萬難作為校舍之用，日來方在招工估價，準備興工，而修理費一項大學辦公處方面新近已允撥給，方謂讓步遷移，諸事可有和平辦法。乃法學院學生二百餘名，突於昨日下午攜來木棍剪刀，搗毀校牌，盪攤而入，用武力佔領，始則毆傷校警校役，繼則踢打學生岳繼先，楊若愚等，搗毀辦公室教室，扭開會計室辦公室鎖鑰，鎖閉女子寄宿，攫取女生私人信件，割斷電話綫，斷絕交通，阻止飯食供給，勒令全體學生立時遷出校外，并包圍在校教員周作人等迫令簽字證明彼等舉動文明，始准放歸。敝學院同人及學生因變起倉猝，處此強暴壓力之下，無法抵禦，計自昨日迄今，全校陷入重圍，水洩不通者，已歷一晝夜。中間雖經大學辦公處與敝學院當局，出而苦心勸解，法學院學生始終置若罔聞。目下敝學院校務全部停頓，無法進行，諸生學業已廢，危險堪虞。似此情形，已完全超出教育範圍之外，大學辦公處方面，亦已束手無策。用特馳電鈞部，懇即轉呈政府，迅予救濟辦法，務使二百餘無辜女生不致因暴力而受凍餓，而失

學業，教育幸甚，黨國幸甚。北平大學女子學院全體教職員叩號。

七 北平學生聯合會宣言

在國民革命的過程中，只有革命者與反革命者鬥爭，革命軍與軍閥戰爭。遵循自然進化定律，聯合女革命同志及農工小資產階級，向反革命勢力封建餘孽進攻衝鋒，乃革命青年的天職。不幸幸四月十九日下午法大率領數百學生，羣龍無首，蜂擁闖入女子學院，將校牌玻璃木器具等摧毀無餘，尤堪痛恨者，爲擊傷數十女同學，意圖侮辱。在北平二十年內，國立學校的鬥爭中，要算破題兒第一次。此次法大非法舉動，固然是北平學校當局措置之不當，復因法大少數學生借擴大校址，以資號召，乘時活動，藉以取得相當代價。竊法大學生應以法律手續解決，絕不應有此種非法行爲接收也。敝會對於此等青年，不能納入軌範，深滋愧悔。竊女權羸弱的中國，希望牠有一線羸弱的生命，有一綫微弱的曙光。法大同學不此之圖，日以收回校址翻筋斗爲能事，摧殘女權，壓迫女性，違犯了二十世紀自然進化的原則。敝會於不幸事件之次日，分頭請軍警當局早爲解決，並向法大女大兩校同學調解，庶風潮不致擴大，而免貽誤學業之歎。苦口婆心，諒可鑒原。敝會除請北平當局和

平解決外，特此宣言。

八 前文理分院院長聲明書

敬啓者，女子學院院址於昨日下午三時餘，已被法學院學生自動接收，茲將此次事變前後經過情形說明如左。(一)校址。敝學院所用前參政院舊址，係遵照大學院大學委員會議決所指撥。乃去歲十二月間，報載法學院學生有要求將敝學院院址歸還法學院主管之舉，敝學院以爲大學委員會所指定之校址，應無問題。且如大學辦公處果令飭遷移，敝學院爲息事寧人計，亦不堅持，惟首須覓得相當地址，次須撥發修理經費，始可照辦。當經李副校長王高等教育處長商得僕等及謝院長同意，准予暑假內將敝學院院址交還大學辦公處。李副校長本此意旨，經兩指令，一致法學院，一致敝學院，以資保證。不料寒假期內謝院長赴京，法學院學生即向李副校長提出異議，發生一度糾紛。李副校長又商諸司法當局，將所屬舊地檢廳司法儲才館及法學會，又空地一片，撥爲敝學院新址。雖地址散漫，東鱗西爪，不成片段，交通阻隔，不便上課，敝學院委曲求全，亦復認可，司法當局，雖有是議，迄未移交，因此展轉磋商，多費時日。不料法學院學生不予諒解，竟又乘謝院長赴京之

時，讓茲武力接收毆打女生之慘劇。事已至此，夫復何言。(二)經費。查舊地檢廳房屋湫隘，光線黑暗，不適辦學之用，應假以時日，大加修理，故爾迭向李副校長商撥修理遷移費二萬元，嗣以經費支絀，迄未照撥。近五日來，始由李副校長允撥一萬元，分期支付，比卽招工估價，限期竣工，以便及早遷移，招來三處木廠，惟樂利建築廠最低估計差近此數。方以爲校址事從此已無問題，不料竟于赴校與樂利建築廠簽訂修理合同當中，卽已發生不幸事件，數月苦心，通融辦法，成爲畫餅，可歎孰甚。經利彬、張鳳舉。

九 法學院致教育部電

南京教育部鈞鑒，日昨屬院學生，自行遷入二院上課一節，深恐遠道傳聞，有失真相，不得不爲鈞部陳者。查參議院舊址本爲屬院院產，前爲女子學院佔用，屬院學生以講堂宿舍均不敷用，客冬請願北平大學本部，經李副校長允令女子學院於寒假內交回。迨寒假期滿，女子學院藉口院址尙未覓定，後經屬院謝院長代爲商借司法儲才館，前此曾容學員二百餘人，教室一切均甚完備，地方應亦空置未久，略加修理，卽可應用。乃女子學院竟要求修理費至二萬元之多，大學本部未予核准，則又藉詞不遷。最近由屬院請其明定期限，亦置不答

(510)

復。於是羣情激越，認爲女子學院終無遷移之誠意，而出於自動收回之一途。至當時遷入情形。首由屬院女生率領接洽，二院內外既得軍警嚴重之保護，又有關係當局之維持，秩序井然，并無絲毫軌外行動。女子學院既不遷移於前，復通電誣譏於後，違反事實，淆惑聽聞屬院同人，深爲概息。目下除由屬院與各關係當局妥籌調停解決辦法外，謹陳崖略，伏希鈞鑒。法學院叩馬。

十 法學院學生呈北平軍警當局文

敝院全體學生根據法理，自動收回二院各情形，業經敝院學生代表蕭崑等面呈鈞座，諒邀洞鑒。惟外界不明真相，捏造謠言，混淆觀聽，用特將敝院自動收回二院理由，謹爲鈞座呈之。(一)此次自動收回二院，係由敝院女生所主動，男生從旁贊助。因敝院女生宿舍湫隘，不敷寄宿，故由女生首倡收回之議。外界流言謂敝院此舉以男生壓迫女生，殊不知敝院此次首倡實行者爲多數女生，壓迫云云可以不攻自破矣。(二)舊參議院既非國產，又非校產，乃係敝院院產。此由前內務部公文，國府教育部明令，及李副校長簽字文件可以證明。曩以特殊情形，被女大佔據，律以私法關係，敝院不啻房東，女大乃係房客，此次自動

收回，純然根據法律。並于事前商准司法行政部據司法儲才館及舊地方法院爲女大校址，可謂極盡和衷共濟互相維護之能事。敝院自度于人情法理，俱無缺憾。再此次收回二院完全採取和平手段，目下內部秩序井然，敝院糾察隊會同軍警維持，極爲得力，請紓慮念，無任感荷。謹呈商代衛戍總司令，張警備司令，楚憲兵司令，趙公安局長。

十一 文理分院教員質問副校長書

逕啓者，同人等奉國立北平大學聘任爲文學院分院教員，到校上課，已有數月。本年四月十九日下午，照常授課，至三時四十五分，突有北平大學法學院學生百餘人，侵入分院，聲言接收房屋，將大門關閉，同人等即欲出校，乃堅不允許，在空院中拘留至三小時之久，至六時後始得放出。竊思同人等身爲教員，職在授課，本不欲干與教課外事。例如此次法學院學生聲稱合法收回校產，等候北平大學辦公處派人到校，即可將被拘人員放出，乃自申至酉，鵲候久久，而尊處迄未有人到來，此次學生舉動，竟不知是否守法律範圍，得鈞坐許可，同人等實無從判斷，不加論議。唯事關個人身體自由，有不能已於言者。同人等供職北平大學，每日皆有教課，設至甲校上課，即可被乙校學生擅加拘禁，則是一任教員之職

(512)

務，即備囚人之資格，按時到校，不復知何日可出此門，實不令人慄慄危懼，非具朝出而暮不歸之決心，誰復敢爲國立北平大學之教員耶。未知鈞座對於此次事件有無辦法，能否保障教員此後不再遇此等危險，同人等因事屬切身，均所願知，特此奉質，即祈尅日賜覆爲荷。此上國立北平大學副校長李書華先生。國立北平大學文學分院教員周作人，陳遠，沈士遠，俞平伯同啓。

四月二十日

十二 北平各學校爲和平解決法大接收女大校址宣言

法大與女大校址之糾葛，固非一日，北平各界曾屢次勸告合法解決。乃法大不此之圖，於四月十九日下午三時，由于斌蕭琨等，率領數百學生，蓬擁進入女大，將校牌及一切木器，任意毀壞，而女生楊若愚等尤以受傷聞。查此次風潮，爲接收校址而起，法大同學研究法律，自當根據法理接收，視此等荒謬行爲，非研究法學者所宜有，亦非最高學府學生所宜爲。一切事宜，從長計議，自可合法解決，乃計不出此，殊堪痛惜。敵校等站在提高女權，維持正義的立場上，以堂堂之鼓，正正之旗，和平解決兩方糾紛。如任何一方執迷不悟，有意延長風潮，危及學業者，敵校等當惟理是視。頃據報載，女大全體職員致教部電文

及學聯會宣言，認爲法大少數分子利用時機，乘時活動，藉以得相當之代價，敵校等對於此等學生，深爲惋惜。謹以至誠，自此次宣言之後，切望北平學生，勿爲奸人而擾亂治安，勿爲小事而危及學業，實敵校等所馨香祝禱者也。

十三 女子學院致教育部電

萬急。南京教育部蔣部長鈞鑒，前電計達。法學院學生自盤踞慶院後，更肆其侵掠橫暴之舉，時嘯集流氓，騷擾恫嚇。生等日夜惶惶，寢食俱廢，學業中輟尤屬痛心，懇迅予救急辦法。北平大學女子學院學生會叩敬。

十四 北平大學政法學院訓令

爲訓令事。頃接文理分院呈稱云云，查關於參議院舊址糾葛一案，業經本大學限文理分院一月內遷讓，在公文未發以前，曾由校長招集兩學院院長，而將一月遷讓之舉議定。何以十九日竟發生強佔之事，且於事前該學院未呈報本大學，共籌制止之方，實屬非是。茲接前情，合行令仰該學院，從速嚴令學生即日退出參議院舊址，以維文理分院學生學業。至毆傷

學生搗毀什物等情，應俟查明後，再行核辦，仰即遵照。此令。

十五 教育部致北平大學電

北平大學李校長鑒接該大學女子學院全體教職員電陳。法學院學生闖入該院。毆人毀物。盤據不去。又據法學院收回二院委員會電陳。已收回二院等情。查該大學既指定前地方審檢廳。及司法儲才館為女子學院地址。自應迅速撥款修繕。俾早遷入。惟在修繕未竣以前。法學院學生。亦應靜候遷讓。今竟強行接收。殊屬不合。仰即訓戒。責令退出女子學院。聽候辦理。此後關於學校行政事務。務必凜遵本年三月五日明令。切戒學生干預。是為至要。並將辦理情形具復。教育部漾。

十六 北平大學再致法學院訓令

為訓令事。案奉教育部漾電內開（中略）並將辦理情形具務等因，查關於學校行政，早經教育部明令禁止學生干預在案，茲奉前因，合行令仰該學院，速行將原電布告學生週知，并遵照限令學生，即日退出女子學院，至為切要。此令。

十七 法學院正義團宣言

現在法學院接收女大校址一問題，已暫告一段落矣，但吾人雖告一段落，而各界民衆之攻擊吾院者乃方興未艾，本團既爲法院同學中之集團，對法大名譽，自不能毫不關心，乃一再陳述意見，而一二匪徒所把持之學生會竟然絕不接受，吾輩忍無可忍，謹將此次接收女大黑幕鄭重宣告於社會：望各界同胞明瞭此次暴舉並非法學院全體同學之公意，不過少數野心份子，藉此以達其破壞法學院之狠心，或報其個人私恨焉耳。法學院爲研究法學最高機關，而竟知法犯法，出此蠻橫行爲，實爲本院之一大不幸，吾人亦爲法學院之學生，偶一提及羞恥殊甚，但爲正義所迫，不得不略述梗概。

此次接收女大努力份子，約可分爲二類：

(1) 在校外之一部通學生也。彼等感於宿費太重，校內又無室可住，缺乏人格之代理院長，乃許以爭回二院宿費即可全部免除之約，彼輩始破釜沉舟，作出北平學生界空前絕後之暴舉，推其動機，能不令人齒冷！

(2) 同女大學生失戀者也。法學院同學與女大學生發生戀愛生活者不一而足，因而發

(516)

生三角式者更有人在，是以醋海生波，惱羞成怒，此次接收女大，正可藉以出其餘恨。是以初八一夜本院忽有焚燒女生宿舍之傳聞是即彼等心迹之粗露，幸為軍警當局及多數同學所監視，始未發生火災，致成慘案，外界同胞聞此消息。想無不痛心疾首者也。

所謂主張武力接收之份子，既分晰如右，再將接收情形之有令人不堪道者為諸君略述之。全體同學，既追隨一二野心領袖（不隨者彼等即目其為反革命份子，即以武力對待，因忠實同學未有團結，只得盲從，）強行收回女大，而無恥之徒即以此為絕大榮耀，囂鬧吵嚷，肆行無忌，尤可笑者，那些無價值之口號及標語。如「驅逐無恥賣淫的小潑婦，」「誰娶女大學生為妻，即終身莫大恥辱，」「女大是娼妓製造所，」「法學院革命同學應以無畏精神攻進女大宿舍去！」……種種污言穢語，述之難盡。彼輩敗類真不知人格為何物？世間寧有辱恥事耶？

又連日夜映演電影，吃香蕉麵食，坐汽車，歡呼擾鬧，及各室匣話雜樂之聲，震動天地，真似有莫大樂事，可表慶祝者。門首則各手持木棒，戒備森嚴，如臨大敵，非盤問詳明，不得入內，而女生宿舍中，則滿院蕭條，日未落各舍已落闌上鎖，隱匿室中，並有終夜涕泣而未能入睡者。至割斷電線，擊毀校牌，尤為少數匪徒所主使，欲乘機搗亂，以造成社

會恐怖。彼等之動機，一則爲免除宿費，一則爲求愛失戀，卑心醜意，人所共見，而其結果又全爲匪徒行爲，乃吾校多數同學竟甘爲二三敗類所引誘，不辨是非，一味盲從，遂將吾法學院十數年之偉大榮譽，一掃而除之，使吾同學成爲衆矢之的，爲一般民衆所不齒，試問如此接收二院，得乎失乎？

且二院故址原係參議院，爲國家公有財產，吾法學院雖曾一度居住，女大亦國立學院之一，卽永久住在參院，亦無不可。吾院縱因校舍狹隘，當然以向教育當局撥用爲合法，且女大已允交還，吾院同學乃以時間關係，不願久持，卽自動武力接收，實未免相逼過甚，有逾恆軌。吾同學學法有年，竟出此絕大違法行爲，真吾法學院全體同學之奇恥大辱也。倘吾同學不知愛校則已，倘有愛校之念，應一致主張，先行退出女大，另以正當手續，和平接收，庶可求得國人之諒解，而恢復我法學院同學之名譽，望全體同學，共起圖之。

法學院正義團謹啓

十八 法學院公理委員會宣言

同胞們。同志們。吾法學院不幸。而有收回二院不幸的事件。引起了女大同學的惡感。

(518)

各方面的指摘 將吾法學院的同學。形成衆矢之的。害羣之馬。吾法學院爲研究法律最高學府。當然不能夠知法犯法。此次收回二院的不幸事件。一般人均認爲非法。而攻擊我法學院全體同學。那裏知道此次不幸事件。並非吾法學院全體同學之意。吾大多數同學。亦正以爲這種直接收回方法錯誤。并且當日的行動。未免操之過激。有點壓迫女性的嫌疑。同人等正惶愧 似。對女大同學表示歉仄。

同胞們。不要以爲收回二院的不幸。是吾法大整個的錯誤。和吾法大整個的不名譽。這一個事情。完全由少數野心份子。鼓動而成。現在教育部既然來電。令法學院退出。各方面亦一致主張。同人等爲主持公理計。敬請于斌等恪遵部令。早日退出。聽候當局解決。庶幾吾法學院名譽可以恢復。女大可以諒解。社會可以同情。耿耿此心。矢諸天日。吾願同學其共察之。北平法學院公理委員會啓

(二十六日)

十九 新報社評兩則

(1) 對院址爭潮說幾句話

熹微

女大院址本爲國家產業，而法大學生堅持其爲法大私產，這不知是受封建思想的餘毒，

還是受愛校良心的驅使？

法大學生直接向女大行動，使女大學生上課不能，生活不安，這不知是「以武力維持和平」，還是以武力擾亂和平？

大學當局對此事默而不言，明知法大無禮而不敢言其無禮，明知女大被人欺凌而任其被人欺凌，這不知是大學當局無暇負責，還是大學當局不敢負責？

(四月二十五日)

(2) 放任能了事嗎？

鶴

法大與女大的院址爭潮，相持將近一週，而李書華校長未聞有若何處置。各學院行政費破產，職工欠薪將近兩月，而李書華校長未聞有甚麼辦法。李校長在法女兩院爭執的高潮中，在各學院職教員索薪的空氣緊張中，竟離平南下。

我們要知道：辦學不是放任所能了事的，黨治下的教育，更不是放任的教育家所能辦得了的。

昨日工學院又為接收權度所，演成慘劇，教育當局若長此放任，不知將來還要鬧到甚麼

田地？

語絲 第五卷 第十一期

二六

(四月二十六日)

編者附識

國立北平大學法學院武力接收國立北平大學女子學院的事件，自發生以來，到現在已有九日，教育當局與軍警當局袖手旁觀，可謂極天下的奇觀，尙不知何時可以解決。爲保存此種奇觀起見，特從京報新晨報世界日報新中華報河北民國日報華北日報等六種新聞中，將所有關於此事之文件輯成一編，幸祈全國讀者有目共賞焉。中華民國十八年四月二十七日。

拾來的一封信

多芬

——別父——

唉，父親，不能再絞會的父親吓！你想此刻——在我開始寫這封不願而不能不寫的和你的訣別的信的此刻——我的心是怎樣的痛割啊！這是無可逃免的命運，——是站在兩種勢力夾

擊之下無可奈何的寒團的行爲。不是這樣，祇好屈服在代表舊倫理的你——應愛而不能再愛的父親的獨斷之下，將自己的意志給無條件地犧牲了，很忠誠地做一個舊家庭的孝子順孫，這個結果，使全社會永遠陷在舊的厚重的惡勢力裏面，無限止地腐敗上去，而至於寄託在這社會裏的人都像患了沉疴似地不可救藥爲止。然而，反過來，大胆地向自己要走而應該走的路走了過去呢，那是無異先將自己的歸路蕪斷了，單獨衝進那刀劍森列的社會的重圍裏去，赤手空拳和所謂同什麼的人們搏鬥，一失手，便須受罰，——譏笑，襲擊，甚至於磔戮，這是很危險而可悲的事呵！不幸我現在正陷在不可退却又不能不進的絕路上呀！唉，父親，不能再絀會的父親呵，你試想我那不安寧的心裏有兩種力爭鬥的怎麼劇烈，而且有一年之久了！不，七年以前，已露根苗了，不過最近一年恰到了短兵相接不容迴旋的機候罷了。這在你看來，是不可寬恕的忤逆，於失望中掀起極大的憤怒，使我想到了，額上便會滴汗，全身便會發抖，面色呢，不消說，蒼白的像一個死屍似的，正像我幼時看到你的憤怒一樣，那是何等可怕的記憶呵！是的，你的失望和憤怒是很可原諒的，因爲這是舊社會的傳統觀念使你這樣的呵。舊社會裏的一般父親對於兒子的期望是很深切的。他們期望兒子發跡，期望兒子賺錢，期望孩子生育子女，——自然最好是男小孩。終之，他們生活的最高目的，就是在他們

眼前如實地演一幕萬人羨仰的「全家福」！這在二十年以前的我想來，確是我們做兒子應盡的責任。顯親揚名和兒孫繞膝不是人間最有意義的事麼？便是在七年以前吧，我還是想秉承你的意旨，努力向「上」，在什麼府裏博得一官半職，而且於你授給我的那個媳婦身上，生出幾個岐嶷而秀慧的兒子，使你於喜悅之下，稍霽顏色，我也得約略領會些生活的趣味，不致長陷在疾電飛馳的恐怖裏面。這確是我那時的幼想，不，我那生活的將來的目標。

不知道是什麼原故，從那年——七年以前——的夏天起，就是從我在故鄉的中學畢業，決心離開家庭，便是你的膝下吧，隻身往P城去在P大學裏求學的時候起，我的心裏忽然改變——當然你依舊很適安地住在祖授的家庭裏面底——覺得我向日日所想以報答你那養育之恩的道路完全錯誤；我們做兒子的應該有自己一代的思想和行爲；像別的儿子一樣，依附於父親們的指導，照樣繼述，沉迷於官呀財呀的惡劣空氣之中，是絕對謬誤的行爲。我們不應該「肖」我們的父親，我們應該有我們自己的將來，我們將來的進步，但是在我們的「不肖」之中！唉，在你看來，這種思想，是不可寬恕的忤逆；不知怎的，在我却有了意外的勇氣，認定這是一種真理。時間長長地過去，這真理落在我的心目中竟越加深切，到今天，於無可調和之中，便斷然地揀定我自己的道路走了！眼看歸途已斷，前去又多險礁，爲真

理而犧牲，固我所願；然而客邸孤燈，有時不免牽動舊情，簌簌地落下幾點淚來，但也無可如何了這是你望我太切，責我太甚的結果呵！

你要知道麼，不再敘會的父親？當我第一次離開你的家庭，隻身往P城去，曾經感到未有的愉快。我也不明白是什麼原故，一跨出了幽僻的故鄉的門檻，或者可說逃出了腐敗黑暗死氣橫溢的所謂家庭的門檻之後，在路上行走，正像久被監禁的獄犯逃跑似的，身體頓覺蘇寬了許多，沿路過去，陽光當頭，和風沁心，盛麗活潑的自然的一切，呈在眼前，格外嫵媚。流水幽鳴，青山微笑，如絲的楊柳隨風招展，雪白的梨花，片片作蝴蝶飛，滿眼是真與美，是自由，是新的生活。那時不知是走的太起勁呢，還是深藏的心在跳動；全身血脈激流的幾乎沸湧了；潔白的汗珠，不斷地向胸前額上背上跳了出來；先前沉滯的穢液都給排洩了；全身頓覺清爽活潑；是向所未有！那時，我忽然地想到：我們是人，我們是有自己的意志而生存；我們應該有自由活潑的生活。怕觸犯什麼——一般的法律也罷，傳統的道德也罷——甘心度那腐敗黑暗的生活，便是罪惡。唉，我那不再敘會的父親吓，這個叛逆——你總是叛逆的呵——的初念，從那時起竟釘住在我的心頭，過去的時間越長，那初念在心頭也越堅，最後竟變作我的信仰了！因為我相信這是真理呵。而你却依舊安逸地住在祖授的家

(524)

庭裏；依舊把我看作顯親揚祖和生育子女的我；依舊拿二十年前的父親們責望他們的兒子者責望我。這樣一來，我們兩者之間便築起了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我們的感情使跟着我們那思想的背馳而喪失了！我也知道這是不幸的悲劇，但也無可逃免；沒有舊的枝幹的崩折，不會有新的芽苗的生長呵！你們所保持的，是一統相傳的現狀，我們所追求的是合乎生存的將來。這是我們終於破裂的原因，你一定要起不可抑制的憤怒，去年秋間，一回你對於我的責罵，是你對於我表示失望的顯著的告白，也就是迫使我不能再事猶豫而斷然走我自己的路去的有力的導線。

提起去年秋間的事，真使我痛心！那時我恨不得立刻跑往仇人那邊去決鬥，鬥出一個是非來；或者無抵抗地投到他們豫備着的監獄裏去，把生存的自由和樂趣完全丟棄他了！那一回你對於我的怨恨怒責，其情形和傀儡家庭裏的哪拉的丈夫對於哪拉一樣，所不同者，她們是夫妻，而我們却是父子！唉！家庭家庭，這竟是一個好聽而實悲慘的名詞呵！

這是在我一生中永不會忘記的一個創傷！正是革命告成而所謂同志遍全國的去年秋間，我偏以最可怕的罪名被剝去了自由，這種不幸的遭遇，凡屬知友，均為之驚惶太息，而予以同情的勸慰。時隔半月，才得回家，在路上，秋風襲衣，秋色愁人，仰看勞燕紛飛，不免感

到人世的悲哀，那時的情形，正像遭遇風浪傲倖得生的航濤者，抱着無限驚恐，來與家人歡聚，共慶甦生。但是，唉！當我走進故鄉的時候，正是寒日打斜，烏鴉鳴歸，站在村路兩旁的親族人等，一看到我，都現出驚異冷淡之色。在他們那充滿着寒意的一瞬間，將他們的心理完全顯露了。我全身打了個寒顫，便想到家中的你，想到你由希望而失望所掀起的憤怒，想到你那可怕的情怒之下所發現的往事。這樣想着，身子頓覺在被殘秋的冷氣侵襲，脚步也軟了下來。心意繚亂，却還不住地在打算，回轉去呢？夜色將濃，一路都是陌生的人，何處是棲身之所？硬着頭走進家裏去吧，定有可悲的風潮發生，連累家人都不安寧。唉！父親，你想我那時多麼狼狽！終於一個遷就的思想；把我領向家中走去了。

我提着皮箱走到大門之外，但見雙扉虛掩，四下清寂，祇有沿階依生的幾枝嫩綠的芳草，變為焦黃憔悴，低着頭在打呵欠。我勉強將騰湧的眼淚直咽下肚去，徘徊了一番，終於擎起手來敲門。心中却像有一隻小鹿在滾撞似地驚跳。

應聲開門的不是別人，是她，是純真而多悲感的我的妻！她一見了我，於驚異之中喊了一聲：「你回來了？」便跑向廚房裏去哀泣了。唉，父親，我此刻真感到人生悲哀的真髓了，我恨不得拔步跑出，而你却已得了消息匆促地進來。如果我的記憶不錯，那末我敢說那

時你的顏色真使我怕到發抖了！我在昏眩之中，似乎聽到你的怒罵；

「現在你回來了！你還有面孔見祖宗見我？我總算白生白養白教你，你這不肖子孫！你竟變壞到這步光景！我們望你什麼？我們望你出山，也得替祖宗出口氣。你偏相信救國，救什麼好！現在你却被……」

唉，父親！你這樣盛氣地罵我隨即帶着怒容走出之後，便又聽到從廚房裏傳來的哀泣聲，我的心真碎了！在你原無足怪，現在全中國的父親不希望兒子發跡的有幾個，而你又沒有留過學吸過東西洋的空氣！我呢，並沒有將中國背在肩上救得金甌無缺那樣的本領。不過心地純真，想附和地將環境弄點好罷了。我的本意却還在學術上弄點成績，而你偏不相信，所以我們兩者之間的裂痕，終於沒有消滅的可能，恰好在我身上發生了不幸的事件，給你以痛責的機會。

唉，不再敘會的父親呵！我從那回的第二天早晨跑出家庭之後，一直飄浮到如今！在黑暗的空氣之下，生疏的人羣之中，度着孤涼的生活！天一亮便須打算生活的用費，夜已深還是獨坐着癡想。犧牲我自己的意志好呢，還是忍痛堅持以待光明的日子到來好？這個問題從早到晚繫在心難，委決不下。犧牲我自己的意志便能獲得家庭和社會的滿意的解決，雖覺阿

世可恥，却還失東得西，然而事實上是無效，我的幾次可憐的嘗試，不是都歸無效麼？所以我最後決定：從此沉默，專心向學，在學藝上闢一條生活的途徑出來，且不計其成敗如何。

唉；不再敘會的父親呵！我現在要明白地告訴你了。在南極極端相反的思想當中，沒有調和的餘地的，除非有一方在未有裂痕以前甘願犧牲。被舊社會的虛榮和金錢所迷住的所謂家長們能夠翻然憬悟的百不得一。那末，如果要維持不健全的感情，不消說祇好犧牲兒子的意志了。這是很危險的，至少在我想來。因為這種違反時代進化的無意識的犧牲，使舊社會的壁壘更加堅固，不會有新的創造了。一個民族有了這種現象，這個民族便像生了重病似的，一步一步的死滅下去。人類普遍的要求是在繼續生存。但是所謂生存，一半是形體蕃殖，一半却是精神煥新。在中國，無論那個人的兒子夭折了，便有無限痛悼。然而大多數的人所痛悼的是他們那兒子的形體之消失，却想不到兒子的精神之消失是一件更可痛悼的事，因為他能存在的祇是軀殼罷了。多麼矛盾多麼荒謬的中國人的父親呵！（自然有極少數除外）他們所求兒子們的存在者，祇是一個酒囊飯袋的軀殼，拿這軀殼以為自己掙得虛榮和金錢的工具！不料這種變態的倫理，至今還有作數千年家傳的至寶，都是為自己的方便罷了。

我們要求民族進步，要求各個人的生活都趨于自由活動，要求樹立一種堅強活潑的生存的精神，在我看來，第一還須將迷信專斷抑制個性的父權制度澈底推翻！本來在同一環境裏而生存的人，以不妨礙人羣安甯的範圍之內，都有獨立行使意志的自由。父和子不過是人類蕃殖的一種生理的蛻化，自然有純摯的情感存在其內。狐死首邱，烏知啣泥，物猶如此，人亦宜然。但是，如果於這種天然存在的感情之內，無端地屬入一種畸形的政治底威權，這感情便會不幸而至於破裂。因為成長了的人都有要求生活滿足的慾望，都有決定如何滿足這慾望的方法的意志。兩個時代不同的人的意志到了不能調和的時候，這兩者之間的感情還能維持麼？時代是進步的，父和子的時代，不會相同，也不能相同的。以不能相同的時代而求其相同，無異將天然進步的動力抹殺，造成一個死沉腐朽的社會，而受天演的淘汰。一個民族裏面。有多量的遺老固然可怕，有多量的遺少更其可怕！

我們中國的現狀是不是這樣呢？此刻有的是革命少年和忠實同志，似乎很有生動的希望了。然而報章登載，函電飛馳，除了造監獄殺「逆黨」以外，儘是衛道之聲，這種聲音，出諸革命者之口，自然都是忠藎之言，那是無疑的，却也不容我們懷疑。而我個人要求民族生活健全的信仰太深了，在我所奉的真理——我們要有完全獨立自由的意志以謀有意義的生活

——之下，於無可迴旋的此刻現在，大膽地寫給你這封訣別的信。你看了這封信，是憤怒還是悲傷？那不是我能所要計算的事。我所要知道的，是你於失望中悟到有一個合乎「人」的意義的兒子的消息。

唔，不再敘會的父親呵，我現在已在一所敗壞骯髒的屋子裏面，築起了一座宏麗無比的皇宮，在這面，有光明的太陽，有新鮮的空氣，有雅潔的床鋪几案，而且，尤其是有一位純哲無暇，光耀奪魂的愛人，鎮天地坐在我的懷中，以真摯的微笑收去我那對燈凝思時所湧出的眼淚，以滋養的精氣，修補我那赤手掙扎時所遭受的創傷。從今以後，我可沒有悲哀了吧？這是我在這裏要附帶告訴你的。最後一句，我還得喜悅地寫給你看，作我們就此分手的永遠記着的珍語，便是：此刻以後我找到愛人了！那愛人便是你所夢想不到的將來！

伊孛生百年紀念日 NT上

希 望

未 人

每天有新的希望，
每天有新的失望，

希望和失望——

相互地組成我們生命底波浪。

我們底希望不再像太陽般燦輝，

我們底失望也不復劃下深創，

希望和失望——

都只如塵霧中的一點微光。

一九二九，四，十八。

憶巴黎

野渠

(十四) 森森別墅的晚宴

這幾日的天氣溫暖得如像小春，太陽十分驕艷的放射牠那熱暖的光，風也很和爽的全不帶些悚然的寒意，晚來披着外氅獨步海濱，臨風開襟，望着海天的渺茫，聽濤聲的淺擊，在

潮過後的海，襯托着那無垠之碧天，呵！真有無限之壯美與幽麗，我心頭一時詩意的，Trantration便如濤波浪水一樣的閃動起來，美妙的遐想呵，已經失掉了的歌頌之力！意滿便同海樣滿，情深還似海樣深！美妙的遐想呵，已經失掉了的歌頌之力！

我緘默了的來還踱着想在憶爾河邊散步，萊茵河畔悠遊曾不過是飛去了的四個月的光陰。如今已是釀雪天氣了！呀！五月的溫暖，五月的溫情，謎樣的神秘時展映在我的心頭！忽地門鈴一下曼長的響聲，我開出窗子一看：『我啦！』我連忙跑下樓去，開了門，我的房主他倆也從客室裏出來了，招呼不君。

這是星期日的午後，蒲夫人與她的先生在糊飾客室裏的壁，木君在菜園子裏乘太陽，他躺在番布椅上，頭上戴擁着一個鴨絨墊子，作遮陽帽兒，等着不君。我本來立於菜園子的石級上，忘記了一隻皮夾，終於又還上樓去，而不君正於這時來了！

大家在菜園子裏談了一陣，不君與我及木君就出了我的寓屋，木君自去，不君傾着我同去森森別墅。

緩緩的經過了兩個電車站，緩緩的走着，緩緩的說着話，『我是怕見陌生人的呢！』我說。

「那裏？」不君說，他用了母親，騙慰小孩子的口吻說：

「談起多是熟人！」接着他扮了另一種聲調的說：「開名久了咧！」說的是蘇州話。我忍不住格格的笑了！

「我是不會說話的呢！」歇了一刻我又說。

「不會說話我替你說：」不君笑着說：「又不是請你去說話。請你去吃好東西呵！」

「呵！走過頭了罷？」不君忽然呆立着了，說：「這是第四站了。……」我不信，就在街角的一家咖啡館裏，不君問了一聲，固然已經走過了頭。

「只好走回頭路咧！」不君笑了說，一邊拿手巾揩着額角的汗，「反直不過一次！這一次！」我回答。

太陽火熱的正照着我們，不君時時的揩着他額角的汗，只有近屋牆的泥地三寸之地是涼蔭的，我是靠近着牆走。

「倦麼？」不君問。

「不！」我說。

「你呢？倦麼？」

『不！』不君答

『呵！』我吃的笑了：『你是倦了的！』我說，『你自己倦了所以問我的！』不君盡量
的否認，我便拿了那天在羅蘭飯店裏吃完午飯後走過被太陽照着的先賢祠旁的直街，他問我
熱不的事，做了一個先證，他只好默然了！

轉進一條小弄，在第三家，那矮圍的木籬門口，見了 Villa Des Bois 森森別墅的幾個
字，正要接鈴，逸老已從窗畔瞥見了我及不君一忽兒便從室裏出來開了門。一進室，剛要洗
手，公肅先生便出來了，不君替我介紹，剛要坐定，淑姊姊緩緩的微笑著走了進來，我便立
了起來，如同舊識似的招呼了。

逸老談起昨晚正去法國劇院看了梅理梅 (Merime) 的嘉爾曼 (Carmen) 說起那個被妬忌的
火所滿滿包圍了的嘉爾曼的那一個已經不被愛的情人。『難道一定要妬忌才是戀愛麼？』

『真真的戀愛少不了妬忌？然則又何必殺她呢？』

『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我說，『這正是中國人的習性！』

『其實戀愛是兩個人或幾個人的互愛，在嘉爾曼已經不愛了他，他雖然仍是愛她，這已
經不是戀愛了！』不君說。

有一句話沒有說出，而留在我的口頭，『人類假使是逐漸進步其文明的，那麼未來的世界，對於性的關係必更要解放的自由！』——『人的靈魂是終愛孤獨的呵！』我只說了末的一句，大家都了然起來。

冲破這幽默的空氣，淥姊姊捧了一盆蛋糕進來，安置在桌上，這才移動了大家的注意。

每人一塊而愛甜食的我撥了一塊半，爲那是淥姊姊手製的潔淨與細緻，更引起我的愛好呵！

在菜園裏，在門前，照了幾張相，太陽漸漸的移了出去，我們在涼棚下，各人占了一副刀叉及盤子，習習的涼風，吹來特爲洗淨我們的清空的胃，更是引起我們想大嚼的味慾呵！

『呵！來了！』不君小孩子似的喜悅喊了起來。

『呀！一盤鴿子！』——『還是鳥？』我說。

『是鴿子！』淥姊姊答，『老太婆自己的！』

『噯！噯！你做客氣了！』不君說，他老實不客氣的自取了兩塊之後，好像無以下台似的，逕目爲我撥了第二塊，『好東西！』他笑着喊。

第二個菜是菟豆，第三個是甜點心！

房主老太太見我們吃得起勁，而不君對於她不絕的製法的讚揚使得她喜悅！她捧了一盤甜食出來了。「這是 Alenc 的特製法！」徐君說，「老太太是那邊的人！」她全不懂我們的中國話，只以為我們還是讚揚她燒製得好的話，——確實，她燒製得真好呵！——笑了！

「老太太真妙！」徐君蘇州話音的說。「她全不懂我們的話，她是最歡喜我們讚揚她的製得好！」

「老太太三個字她是懂了的，每次我們說到老太太她就知道我們是叫她！哈！她不懂得老太太三個字的中國解釋，她還以為與她們的，Madame 一樣呢！」

「可不是？每次我們談着老太太，她總對我們笑笑呢！」

說完，大家吃然的好笑。

「她的故事多咧！」逸老笑着說，「她常常很惆悵的談起一個向她求過婚的麵包師，因了不願分去前夫半分產業之故，而拒絕了的！」

好！她正從廚房裏走出來了！站在桌邊要我們多吃些，我們幾個人都報之以吃然的笑。

飯後先在菜園裏走走，出了菜園的後門，是一個草場，還有一些土墩墩，夕陽暮鴉，依的掛在天邊，我與不君辭謝三位，告別了森森別墅，不君送着我還到 L'abbé 村的寓屋，

(535)

被涼風與美食所沉醉了的我們呵！在我的高屋門前，不君道了別，自去了！

森森別墅的僅有的晚宴呵！雖然被命運所限制了僅有的一次，不復重得，然而每一望着那浩渺的天，在遼遠的國度裏，我一想起，我心頭還存着的那甜甜，那可憶念的滋味！是分明的！是分明的！

一九二八，一二，二七，夜深。

蘇聯文壇近事

不 文

馬克思派與非馬克思派的文學論爭（金田常三郎）

最近在莫斯科赫爾岑之家（文士俱樂部），曾舉行了一次關於文藝政策的——作家，詩人，評論家們的討論會。題目是叫作，「一九二五年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所採用的關於文藝政策的決議，有變更了嗎？」提案者是評論家前駐意大使凱爾暗采夫。在討論中，有那曾寫了關於列寧的長詩的有名的詩人瑪霞列夫斯基，所謂同路人作家辟力涅克和良弗洛斯等等加

入，大大地辯論着；但這個討論會，與其說是關於文藝政策問題，倒使人感到這彷彿是大眾文學對於非大眾文學的討論會似的。論着大眾文學的凱爾晴采夫與論着「高等數學文學」的辟力涅克，是最有興味的對抗」。以下就來紹介一下討論底內容看。

在紹介之前，一九二五年的關於文藝政策的那決議是怎樣的東西，有說明一句的必要。那決議是大體從四個項目成立的：第一是，「把同路人作家引入到無產階級底陣營內」；第二，「文藝作品之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底把握」；第三，「承認文學底大眾性，排擊非大眾的文學」；第四，「形式尊重論底否定」。

凱爾晴采夫在進入討論之前，當作提案者說了下面那樣子的話，看這話就可明白他為什麼開這討論會的理由。

「這四大項目，現在也照那樣子地在實行着的；可是最近國內一般狀勢却有使這決議的項目更一層積極化着的必要。因為在市民戰的當時，階級的立場是明瞭的，即敵人和朋友的兩個招牌。然而最近階級戰，却成爲極纖細，帶着種種樣樣的相貌起來了。因此，要清楚地知道那立場，也困難起來了。天才的同路人作家萊阿諾夫，是曾以叫作「穴熊」的一篇尖銳地描寫着蘇俄現代性而博得好評的，但在最近却至於出了「盜賊」「溫諦洛夫斯克」似的作品

品；又如寫了「都市及年」的天才作家飛琴，也至於在小說「兄弟」中描寫着一八六〇年代的作家所喜歡處理的那種「多餘的人」底生活了。這些事情，就是許多的同路人作家都喪失去直面着今日的問題，現實的問題的氣力了的證據。而且，像這樣的從時代的逃避，現實的放棄，就是和讀者的分離。新的讀者層，是以急繳的速度在增加起來的。而且他們底要求，也愈加嚴格。他們是在文學之上尋求着當日問題的，而同路人作家底一部分却想避去今日的問題，和大眾分離。這是好的事情呢還是壞的？真正的蘇維埃文學，是必須大眾的，容易讀的東西，必須近於讀者的。」凱爾晴采夫並說，這個蘇俄現代性底放棄，及和大眾的讀者的分離的傾向，不能單歸罪於作者，大雜誌的編輯者及出版書肆也不可不分負責任的；他還責難無產階級作家聯盟，說他們對這傾向也不免有太冷淡之譏。

在這裏，關於凱爾晴采夫所說「國內一般狀勢」的事，有說明一句的必要；這是指最近共產黨內的右翼派（重農派）底抬頭，富農階級底策動，對於這個的彈壓，以及在文藝方面舊的同路人作家底反動化，和新的同路人作家之出現，等等而說的。這樣的右翼的傾向底抬頭，使一九二五年底決議受了最近影響，動輒給與前揭的四大項目底實行以缺隙的。這個討論會底目的，要之可以看作爲了促起反動的舊同路人作家底反省而開的。

對於以上凱爾晴采夫底演說，舊的同路人作家哀弗洛斯這樣地反駁着，「對於作家，是無所謂革命的逃避或不逃避的事的；倘想從正面來知道今日的問題，那麼與其問作家是不如去問評論家或合理化論者好些，作家是遠迴地眺望着事物的。」關於對於創作的態度，他說創作原是一「非合理的過程」；作家從現實引退，只是走着曲路以達到「同一的目的」；社會是常常向作家命令他馳走着的，但必須使他慢慢地考慮。最後，他附加說，作家是測量人類生活的測定器。

辟力涅克攻擊凱爾晴采夫底演說，說是一種「訓令」，是對於創作的干涉。他說，叫人「反映現實」是不可能的，自己底目的是在形成人類底情緒，情緒是和時代的關心沒有有機的關聯地而被形成的。普希金一點也沒有寫現實；重要的事並不在寫什麼，是在應該怎樣地寫。在文學上，「高等數學」也是必要的，非以大衆所懂得的話來說不可，那是恰正和科學者巴洛夫底實驗即對於大衆是完全不可解也沒有妨害的同樣。現代是太政治萬能的了。（在這裏，筆者想起了一九二四年，在廬那卡爾斯基底司會之下在莫斯科小劇場舉行的文學及戲劇討論會上，辟力涅克所說「現代的作家，不是因為專埋頭於政治而不用功，所以寫不出好的西嗎」的話來了。）自己是抱着這樣的理論——作家愈加是天才，則對於政治愈加是無能；

但不能跟隨着這環境而去的我們是不幸的。

對於辟力涅克和哀弗洛斯底所謂反動演說，有許多的辯士試以攻擊。其中，有瑪霞珂夫、斯基，加納蒂珂夫，山特米爾斯基，波格達諾夫，法台葉夫等等。如瑪霞珂夫是酷殘地批評哀弗洛斯底演說，說是「神祕的嚙語」。阿維爾巴哈則就「同路人作家」這一個術語來說，他說，「這在現在是沒有適當地被使用着的，例如辟力涅克，在一九二〇年或者是「同路人」吧，但一看最近的他底作品，則加以這個稱呼是早已可疑的了。」他甚至想遞奪「同路人」這一塊招牌。阿維爾巴哈更就加納蒂珂夫所論的傾向小說，辯護道，無論怎樣的小說都有某種傾向伴隨着，這是不得已的事。

凱爾晴采夫，再立起來批評各辯士底說頭，最後說了下面的話。「哀弗洛斯底所謂進化論（不要命令文人馳走着）對於文人自己是比什麼都有害的，因為生活是以急激的速度在前進着，大眾是向前去向前去地在向前走去的，這是對於作家的威脅，一迂迴就有見棄於讀者的危險。於是，說天才的文人在政治上是常常無能的這辟力涅克底說話，是文人底逃避說話，這是從時代的逃避。有着五千或一萬的讀者的蘇維埃作家底作品，我們不會說牠必定是無用的東西；但決定蘇維埃藝術底本體者並非此等作品，蘇維埃文學是以數百萬，數千萬的讀

者爲對象的。蘇維埃社會必須支持那和這社會並進着去的作家，而且蘇維埃社會必須舉出應來使作家當面着現代性；但作家階級本身也不可不知道有和現實並足而進的必要的。」

隨感錄

施筆斧

新刑律

(541)

回想古代太平之世所定的刑法：墨劓荆宮大辟……之類，真是多麼令人驚服呢！不料科學一步一步的演退，刑法越弄越沒有威風：像現在普通的刑法，竟用了什麼無期徒刑和什麼幾等的有期徒刑來定罪，連皮股一下也不用打。唉！這樣，國粹幾乎淪亡！這種辦法，假使被鬼門關內的桀王紂王聽見，他們必定笑得肚皮發痛，難怪乎現代的罪人，越辦越多，層出不窮呵！從前我在語絲隨感錄一六六所看的一段消息，却有整理我國刑法之希望；此外敵處福建，也有一位大人發明了一條新刑律，更是男女通用。凡罪人該（？）處死刑的，把他兩腿分縛在左右兩棵樹枝，樹枝是由很高攀拜下來的，兩邊用人緊緊壓住，等丁犯罪人兩

(542)

腿分縛得結實的時候，才把兩邊樹枝去開；同時犯罪人的兩腿，飛也似的跟着樹枝分開去了。結果，一個人變了二個人，血肉濺得像革命之花，這是多麼好看！（不在前法之下）又多麼新奇呢！這種發明，怎麼可以給他埋沒了呢？

上海

北新書局

未得獎之求學補助金券得享

一大優待

本局所發求學補助金券，除已得獎者照領獎金外，持免未得獎諸君向隅起見，特定兩大優待（1）持券購書得享八折優待，（2）購書滿一元者加送書券一角（以本版書為限）惟有效期間以三個月為限，（七月底截止）過期無效，愛讀本局書者，幸勿失此機會。

目錄 一九二九年五月念七日

「春朝」一刻值千金……………梁遇春

友人馬君的遺書……………石沉海

慈 悲猶太峻隆亞來附原作……………難明譯

一場大戰(憶巴黎之十五)……………野 渠

溫譯『赤戀』的糟糕……………有民氏

中國人的待遇又一則……………桐 華

話 絲

第五卷·第十二期

「春朝」一刻值千金

梁遇春

（懶惰漢的懶惰想頭之一）

十年來，求師訪友，我的足跡走遍天涯，回想起來給我最大益處的却是「遲起」，因為我現在腦子裏所有些聰明的想頭，靈活的意思多半是早上懶洋洋地賴在床上想出來的。我真應該寫幾句話讚美牠一番，同能還可以告訴有志的人們一點遲起藝術的門徑。遲起真是一種藝術。談起藝術，我雖然是門外漢，不過對於遲起這門藝術却是一位行家，我具有明察秋毫的批評能力，又帶了甘苦備嘗的實踐精神。我天天總是在可能圍範之內，儘量地滯在床上——那是我們的神廟——看着射在被上的日光，暗笑四圍人們無謂的匆忙，回味前夜的癡夢——那是比做夢還有意思的事，——細想遲起的好處，唯我獨尊地躺着，東倒西傾的小房立刻變做一座快樂的皇宮。

(545)

「春朝」一刻值千金

五

詩人畫家爲着要追求自己的幻夢，實現自己的癡願，寧可犧牲一切物質的快樂，受盡親朋的詬罵，他們從藝術裏能夠得到無窮的安慰，那是他們真實的世界，外面的世界對於他們反變成一個空虛。遲起藝術家也具有同等的精神。區區雖然不是一個遲起大師，但是對於本行藝術的確具有無限的熱忱——藝術家的狂熱。所以讓我拿自己做個例子罷。當我是個小孩時候，我的生活是家庭替我安排，毫無藝術的自覺，早上六點就起來了。後來到北方念書去，北方的天氣是培養遲起最好的沃土，許多同學又都是程度很高的遲起藝術專家，於是絕好的環境同朋輩的切磋使我領略到遲起的深味。我的忠於藝術的熱度也一天一天地增高。暑假年假回家時期，總在全家人吃完了早飯之後，我纔敢動起床的念頭。老父常常對我說清晨新鮮空氣的好處，母親有時提到重溫稀飯的麻煩，慈愛的祖母也屢次向我姑母說「早起三日當一工」（我的姑母老是起得很早的）。我雖然萬分不願意失去大人們的歡心，但是爲着忠於藝術的緣故，居然甘心得罪老人家。後來老人家知道我是無可救藥的，反動了憐惜的心腸，他們早上九點鐘時候走過我的房門前還是用着足尖；人們溫情地放縱我們的弱點是最容易刺動我們麻木的良心，但是我總捨不得違棄了心愛的藝術，所以還是懊悔地照樣地高臥。在大學裏，有幾位道貌岸然的教授對於遲到學生總是白眼相待，我不幸得很，老做他們白眼的鵝

的，也曾好幾次下個決心早起，免得一進教室的門，就受兩句冷諷。可是一年一年地過去，我足足受了四年的白眼待過，裏頭的苦處是別人想不出來的。有一年寒假住在親戚家裏，他們晚飯的時間是很早的，所以一醒來，腹裏就咕隆地響着，我却按下饑腸，故意想出許多有趣事情，使自己忘却了肚餓，有時餓出汗來，還是堅持着非到十時是不起來的，對於藝術我是多麼忠實，情願犧牲，枵腹做詩的愛命。波真可說是我的同志。後來人世謀生，自然會忽略了藝術的追求；不過我還是儘量地保留一向的熱誠，雖然已經是很墮落了。想起我個人因為遲起所受的許多說不出的苦痛，我深深信遲起是一門藝術，因為只有藝術纔會這樣帶累人，也只有藝術纔肯這樣不變初衷地往前犧牲一切。

但是從遲起我也得到不少的安慰，總夠補償我種種的苦痛。遲起給我最大的好處是我沒有一天不是很快樂地開頭的。我天天起來總是心滿意足的，覺得我門住的世界無日不是春天，無處不是樂園。當我神怡氣舒地躺着時候，我常常記起勃浪寧的詩：「上帝在上，萬物各得其所。」（魚遊水裏，鳥棲樹枝，我臥床上。）人生是短促的，可是若使我們有過光榮的青春，我們的一生就不能算是虛度，我們的殘年很可以傍着火爐，曬着太陽在回憶裏過日子。同樣地一天的光陰是很短促的，可是若使我們有過光榮的早上（一半時間化在床上的

早晨！)，我們這一天就不能說是白丟了，我們其餘時間可以用在追憶清早的幸福。我們青年時期若使是欣歡的結晶，我們的餘生一定不會很淒涼的，青春的快樂是有影子留下的，那影子好似帶了魔力，慘淡的老年給牠一照，也呈出和藹慈祥的光輝。我們一天裏也是一樣的，人們不是常說：「一件事情好好地開頭，就是已經成功一半了；那麼賞心悅意的早晨是一天快樂的先導。遲起不單是使我天天快活地開頭，還叫我們每夜高興地結束這個日子。我們夜夜去睡時候，心裏就預料到明早遲起的快樂——預料中的快樂是比當時的享受，味還長得多！——這樣子我們一天的始終都是給生機活潑的快樂空氣圍住，這個可愛的昇平景象却是遲起一手做成的。

遲起不僅是能夠給我們這甜密的空氣，牠還能夠打破我們結結實實的苦悶。人生最大的愁憂是生活的單調。悲劇是很熱鬧的，怪有趣的，只有那不生不死的機械式生活纔是最無聊賴的。遲起真是唯一的救濟方法。你若使感到生活的沉悶，那麼請你多睡半點鐘（最好是半點鐘），你起來一定覺得許多要幹的事情沒有時間做了，那麼是非忙不可——「忙」是進到快樂宮的金鑰，尤其那自己找來的忙碌。忙是人們體力發洩最好的法子，亞里士多德不是說過人的快樂是生於能力變成效率的暢適。我常常在辦公時間五分鐘以前起床，那時候洗臉掃牙

進早餐，都要用最快速度完成，全變做最浪漫的舉動，當牙膏四濺，臉水橫飛，一手拿着頭梳，對着鏡子，一面吃麵包時節，誰會說人生是沒有趣味呢？而且當時只怕過了時間，心中充滿了冒險的情緒。這些暗地曉得不礙事的冒險興奮是頂可愛的東西，尤其是對於我們這班不敢真真履險的懦夫。我喜歡北方的狂風，因為當我們衝着黃沙望前進的時候，我們彷彿是斬將先登，衝鋒陷陣的健兒，跟自然的大力肉搏，這是多麼可歌可泣的壯舉，同時除開耳孔鼻孔塞點沙土外，絲毫危險也沒有，不覺那時是怎地像煞有介事樣子。冒險的嗜好那個人沒有，不過我們膽小，不願白丟了生命，上帝是仁愛的，因此給我們捲地蔽天的括風，做我們安穩冒險的材料。住在江南的可憐蟲，找不到這天賜的機會，只得英雄做時勢，遲些起來，自己創造出機會來。就是放假期間，十時半起床，早餐後抽完了烟，已經十一時過了，一想到今天打算做的事情一件也沒有動手，趕緊忙着起來——天下裏還有比無事忙更有趣味的事嗎？若使你因為遲起挨到人家的閒話，那最少也可以打破你日常一波不興無聲無臭的生活。我想凡是嘗過生活的深味的人一定會說痛苦比單調灰色的生活強得多，因為痛苦是活的，灰色的生活却是死的象徵。遲起本身好似是很懶惰的，但是牠能夠給我們最大的活氣，使我們的生活跳動生姿；世上最懶惰不過的人們是那般黎明即起，早把事做好，坐着呆呆地

(550)

打呵欠的人們。遲起所有的這許多安慰，除開藝術，我們那裏還找得出來吧？許多人現在還不明白遲起的好處，這也可以證明遲起是一種藝術，因為只有藝術人們纔會這樣地不去睬牠。

現在春天到了，「春宵苦短日高起」，五六點鐘醒來，就可以看見太陽，我們可以醉也似地躺着，一直躺了好幾個鐘頭，靜聽流鶯的巧囀，細看花影的慢移，這真是遲起的絕好時光。能讓我們天天多躺一會兒罷，別辜負了這一刻千金的「春朝」。

『懶惰漢的懶惰想頭』是當代英國小品文家 Jerome K Jerome 的文集名字 (Idle Thoughts of an Idle Fellow)，集裏所說的都是拉閑扯散，瞎三道四的廢話，可是零帶有幽默的深味，好似對於人生有比一般人更微妙的認識同玩味——這或者只是因為我自己也是懶惰漢，官官相衛，惺惺惜惺惺，那麼也好，就隨牠去罷。「春宵一刻值千金」這句老話，是誰也知道的，我覺得換一個字，就可以做我的題目。連小小二句題目，都要東抄西襲湊合成的，不肯費心機自己去做一個這也可以見我的懶惰了。

在副題目底下加了「之一」兩字，自然是指明我還要繼續寫些這類無聊的小品文字，但是什麼時候會寫第二篇，那是連上帝都不敢預言的，我是那麼懶惰。有時晚上想

好了意思，第二天起得太遲，一下床忙着辦公去，就弄忘記了。

友人馬君的遺書

石沈海

人總跳不出命運的「如來之掌」。「性格即命運」，這句話實足令人深思。據我想，個人的性質中注定的缺陷，較之外界的抑壓，障害，或打擊，更足以陷人于絕望的苦境。

下面的幾封沈痛的告白式的通信可以作一個證明。

自負而又自餒；憤世而又自憎；夢想種種而又自認「不配」；被熱情所激迫而又深感自己之無能為；總之，不安於平凡而又無法戰勝本身的弱點……：怎樣的一種致命的內心衝突！

所以，終於只好「以必死之心幹一幹非常之事」。

如果讀者願意把這幾封信從頭到尾看一遍，常能看出這麼的一種平凡悲劇中一個赤裸裸的傷殘的靈魂。

「我愛這樣的靈魂；我願意在無形無色的鮮血淋漓的粗暴上接吻。」

魯迅先生的這兩句話似乎可以恰切地引用在這里。

至若關於這位朋友的死（這已是兩年前的事了）我却並沒有什麼「感慨」。而我之所以終於要借語絲的篇幅將這些遺書發表者，只是因為它們有好些地方曾經而且現在還很感動我的緣故。

這並不是紀念你，我的朋友！

未了，聲明一句。我將這位朋友的真名字改換了，因為這些信裏面的確有好些如他所說的「對他人我絕對不說」的話；而且其中所說及的一些人名也都用羅馬字母代替了。——沈海識於上海，一九二九年四月。

.....

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二日

我如今已屏除一切，安心做我的研究文學的新夢了；此後什麼事我也不與聞，惟有閉着門兒，獨自過着我的孤寂生活。

我所住的是離上海十餘里的江灣。此地的自然風景宜人，到晚邊我悄悄地或緣鐵路，或步河濱，或穿入樹林中，儘自徜徉。

這卽是我的現狀。

同年十月——日

近來我認識了三個文學家：迦爾洵，梭羅古勃，柴霍甫。大概你也看過了他們的一夜，捉迷藏，陸士甲爾的胡琴三篇小說吧？牠們很感動了我。一夜的沈痛與悔恨真令我覺得人生之不可避免的罪與愁，竟至「非死不可」；捉返藏的深沈隱痛，陸士甲爾的胡琴的笑中含淚的慘景，都予我以悽切之感。……唉，石子！人生是注定了逃不出這陰慘的獄室呵！

生平我所遇着的人對於我是絕對真摯的而且相信我也是絕對真摯（不是的麼？）對他的，只有一個人——這就是你。因此，不論在什麼時候，只要抱了屈，受了氣，便不由的想念起你來，唉！

友人馬君的遺書

同年十月五日

我又要和你談話了，你以為煩擾了你麼？

我在北京的時候，是那樣的潦倒，神經失了常度，思想錯亂，談話也是胡裏胡塗的。所有的友人都遺棄了我！遺棄我孤人獨自！但你有如此的仁慈：總不棄我，而且勸我，慰我……呵，我還有一個秘密沒有告訴你呢。我在Y——的中學最後一年愛上了一位同學——一位小孩子，名叫D——的！他生得很美麗，又聰明，待人尤其和婉可親。這麼的，我差不多時刻不能離開他。我偷偷的和他……過不下數千百次，嘴唇上，面頰上，手上……我擁抱他睡在一塊兒，手兒相攜，腿兒相壓……呀！他是怎樣的不拒絕我而且更加和我相愛相親！我畢業後，不能不離開他。我到了北京，這就難堪了！我號泣過多少次呢。我憂悶異常，於是沈淪下去了！……

近來我在此又交了一位好朋友，他名叫S——他一切都令人愛慕，面貌美麗，天資聰穎，性情和婉。我愛上了他。無間晝夜我去晤會他。……暑期我和他同居。……呀，我是怎樣地鹵莽呵！我情不自禁的去……他！他！登時發怒，說下次再如此就要永遠和我絕

交！

他現在不理我了！……我眞懊悔從前的不對。……我寫信給他，他不答我。我哀求見他，他將門鎖着，死也不准我入。而且在任何處，他都躲避我。……呵，人的命運呵！

同年十月三十一日

你也知道叔本華，尼采，佛羅貝爾，與魯森堡之夜的作者高爾蒙麼，我現在信仰他們，崇拜他們！（也許是盲目的。）別癡頑能，別講什麼熱情罷，別相信黑暗時代的奴隸教訓罷！我恨泰戈爾，恨耶穌，恨孔子，——，石子，起來！大吼一聲，嚇死那些可憐蟲！

但我根本不能。

我本性疾惡如仇，好善若不及，且又好名。可是上帝特別刻薄我；愚頑，魯鈍，呆笨，醜劣，懶惰……而我却驕傲，誇張，野心勃勃。我夢想爲大文豪，爲全世界之名人；顯然，這只是一個夢。我企望研究全世界的文藝名著，通五六種語言；不消說，也只是一個夢。而且——哦，這卽是癡愚呵！爲何夢想如此？爲什麼？爲什麼？——而且又爲何不要如此？爲什麼？爲什麼？

同年十一月十五日

石子呵，我如今真正進了虛無悶損之國了！以我的天賦看來，除了吃飯知道拿碗，睡覺知道上床外，我什麼也不知，什麼也不能！

我夢想在文學上努力，但我自知將無成就可言的。即使弄一碗飯喫的程度都會達不到！有時我曾夢想交個把好友，找個把心愛的人，但這是一定絕望的！從此，我惟有像亢隱所寫的「瘋姑娘」一般，一個人獨自走開，空地裏！

你是這樣無私的和我這舉世共棄的甲殼蟲一年也通封把兩封信，這，我不能不感激你，而至於暗地裏嗚咽！但我又不敢自信你對於我還存有一毫的希望。而你之不遽然斬釘切鐵地不齒我，完全是基於一種憐恤之心，而這是勉強，脆弱的！這使我只要仔細一想，便不能不慟哭而至於無以自遣！

我近幾天，出乎意料之外，同立達的一位小小的中學生認識了。他常到我的寓所來，和我搭訕。這可又勾發了我在Y——中學時，以及從前在家時與小人物相處的回憶。是的，只有他們愉快呵。

國年十二月二日

此際我有兩種貼切的，強烈的感覺佔據了心靈：一是「自身的脆弱！」一是「外界的虛偽，欺騙，冷酷，兇殘！」

我記起了你平日對我說過的話：「無力」是我們的「不幸」呵。
怎得從人世的戰場中逃亡！

一九二六年六月二十日

郵差遞來了一張信片。

呵，石子！你還記得有所謂「馬競西」其人麼？最好把牠（因太不像人，似乎不配稱「他」）忘了，這劣種！也怪，還有點兒勇氣將自己作人看待，這封回信便是個證據。

如果你讓我妄自高攀時，石子！我的老調又要向你彈起來了！我現在只沒有入工廠作工，進田間種田，其餘的一切均已工農羣衆化了。我所交談的都是工人。我和他們來往，教他們賽跑，唱歌，泅水……教他們反抗……打倒……哈哈，如果我說的話你還有點兒

(557)

友人馬君的遺書

三

相信時，我要告訴你：現在我真快活透了！

原來我的許多同志（所爲同志者，你當然猜得着）開辦了一所平民學校，我就鬼混其中。日裏看書，閱報，睡覺，晚上七至九教小百姓讀書，有時開各種的會！

朋友我是沒有了（你是例外，如尙未蒙決絕）。老實說，我也厭惡普通所謂什麼朋友。他們——說他做甚，管他媽的！

人才是可恥的下等動物！衣食夠飽煖了，於是就忘了形，喪了心！日前我遇着一位曾經來過的「鳥朋友」，他瞧着我穿着一件工人衣衫，便問我爲何墮落到這般利害。我當時老實不客氣的答道：

「放屁！放屁！我算墮落麼？你鑲着一對狗金牙齒，穿上一件絲長褂，一雙絲光襪，便自以爲高尚得很麼？不客氣的告你，你如此之擺臭格，僅僅表示了你的父母造了萬孽，生出這麼一個執袴子！」我說時指手指脚，惟恐罵得欠痛快。

這是一件事。

還有一件。

住在我同里的一家，有一個年約十四五歲的鴉頭，不知從什麼時候起，我已經愛上了

她——她呵——一對眼睛煞是玲瓏可愛，每從我門前過身，輒向我很親愛地微笑，目不轉睛的望我。……有一夜，某校開什麼紀念會，她也去了，無意或有意，她找着了我，又是微笑。她抱着一個小孩。

我怎樣地弄得她不安！她跑東我也跑東，她跑西我也跑西，總總相隔四五步之遠。後來她立定了，我挨近去，靠住了她……爲什麼不可以呢？石子，你如有道學癖，也就斥我墮落了罷，我是不怕的！

回來之時我和她一道兒。可憐的小鴿子！那穿西服的老爺，着高跟鞋的太太，押住她在隊伍中，肥胖的小孩並未換人抱，回來足有兩三里路遠。我真耽心她，怕要累死呵！

後來我打聽，穿西服的原是某大學兼中學教員，所講的「她」確是買來的。可惡啣，這狗教員！

再過了幾天，有早上，我寫了一封信給某教員，中有幾句：

「這般麗質，如此芳年，竟消磨於倒痰盂一類之苦工作，豈不可惜！……」接下就極比了若干社會學常識，教他解放她，不必繼續把人作牛馬，並請即遣她來平校念書。

回信，他否認她是買來的，至於遣她來就學的話，則謂有他的內人教他，但我的好意，

(560)

他還是感謝。

如今她再不常出來了，就是偶爾相逢，亦避我惟恐不及。顯然地她已經受了斥責。……
……石子！我恨不得要打他的主人，把他的鬍子扯下，抓到臭水溝裏去拼命！

同年七月十二日

最近我們的小小的烏平校又搬了家——從八號搬到十四號——那十四五歲的小娃兒就和我隔壁，每日必相見數次，不勝欣慰狂喜之至！感！謝！蒼！天！

哈哈！

再者，平校有一個工人學生，年十六，面貌頗不惡，性質溫柔，通曉世事。我很愛他。

同年——月——日

我一定就和你來談話，雖則才從上海回來，還氣喘不過。只可恨我太魯鈍得不成話了，連我所要說的話都寫不出了！

去年下期的生活，為我有生以來最腐敗的，夢也不會夢見過的一種生活！你想，住的

是一間牢獄式的，又黑暗，又醜陋，又狹小的地底房；吃的是自己煮的半生半熟或燒焦了的糊塗飯；和我終日爲侶的是一隻臭馬桶，一床爛被窩，幾本抵死也不去看的書，和幾件弄飯的行頭……有時錢沒有了，會數日不起火，寒風吹來，讓他去打著戰慄！

說來真慚愧：我在立達每週旁聽了四小時的日文，竟完全沒有去念牠！上課就等於受刑。那囚首垢面，連抬頭看人的勇氣都沒有；在我前面坐着的是些什麼人，我也委實不會注意過——談話的事自然更沒有了。上課之後趕緊推開門回來，似乎後面有一大羣的敵人在追我，或是在擠眉眼的譏笑我。何等的狼狽呀！

沒有一點事可做，願做。於是我糊塗地譯了幾篇小說，做了幾首狗屁詩，幾篇臭痰孟裏面的唾涎論文，投之覺悟。有一大部分登是登出來了。你要問我賺了點兒什麼嗎？幾頓臭罵！比如「莫名其妙的翻譯一呀！」「令人作三日嘔」的「打油詩」呀！真醜得很呵，那無聊賴的，無才能的馬競西！

我真算是通天下之無恥者了，要求我會認爲可交的S——和我往來，談話！起先他極其酷忍地不齒我，而且他申言欠我的錢也將不全還我，只還一小半，而且要等到臘底或春初；雖則我那時正寫信給他不要他還，贈給他買書，及至某君將上情述給我聽之後，我可怒極

(562)

了！S——，你這小尖頭，你的死期到了！到了！我是不能再受委屈了呀！於是我連發兩函，聲明就要和他決鬪。……醜得很！石子 你也曾夢想到普天之下竟有這麼一些怪掌故麼？我真愧見人了！算我是無人氣吧，該死吧！

其後他以金錢關係竟又忍受我一餐痛罵，親來搖尾乞憐，我這才知道他的卑鄙，下賤，可恥的，這人類！

往事說來，真不勝「什麼」之至。且談一談近事罷。

我入了什麼黨，自然你猜得着。真的，此生此世，我已無復有所眷戀了。我願以必死之心幹一幹非常之事，（如果真的幹成功時，石子，你也就要危乎殆哉了）。……近來我的脾氣更壞了，和鬧盡架子！電燈公司，鄰居麻子，洋車夫，雜貨店，洗衣公司，到處我都鬧起去了。他們有點使我不平呀！

北京的慘案發生後，我便跟着人家在上海大演其講，慷慨激昂的大叫大喊，——呵，呵，這對於我到是一個洩瀉氣的好機會！

一週前，立達一位名叫夏俠的自殺了。我去看屍身之時，不禁大笑特笑，而許多人正眼淚潸潸。我這便受了一位老實不客氣的學生之面叱。是的，「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這

句金言，我總算不會牢記，自然各有攸歸。

雖然我笑，却也有點捨不得他。因為在上海演講的時候，他正和我一隊，我這才認識他——寡言，慷慨，文雅的他！

前函彷彿說了我愛上了一個小朋友，是的嗎？其實難免不將由疏淡而永絕。昨夜他和另一位友人在我處晚餐，談話至五六小時之久，尤其是談到同性愛，三人都興致勃勃。談話之間，我說道：

「我的弱點缺陷大多！我敢說，普天之下如有某人對我不深惡而痛絕之者，那總算是例外的——一個仙子！」

石子；我之於友人，其自絕之態度竟至於此，良非偶然呵。

同年九月二十四日

由T——君轉來之函，今天已看到了。你所講的話，句句字字，打動了我的心，使我認識了我自己，在此昏昏懵懵的意識中。

我是這麼一個可憐蟲！我本想往人間攢，但是，因我的面臉醜惡，一班引人愛情衝動的

友人馬君的遺書

美男女們，抵死也不肯不拒絕我；我本想往事功中溜，但吹牛拍馬非我所長，欺騙詐僞正我所短，而况才能魯鈍，實亦非千里之駒，兼之不屑居人下，*Pride and Prejudice* 深入骨髓之中……有什麼辦法呢？

請你想想！

一九二七年一月二

最近有一位可敬可愛的姊姊給了我有生以來所未嘗享受過（太誇張，罪過！）的快樂。我接連寫了幾封信給她——因為她回家去了，——我若不齒你，似乎太薄情，太無義，故決寫此信。

提起筆來又沒有什麼可說。怎樣呢？且說一件近事。

我和我的未婚妻決裂了，這東西太不夠齒！她居然也欺我，弄我，豈有此理！她俗得不可救藥。有一封信說，要我寄相片給她以表愛情，我即刻扯碎了信，用鼻子哼了三聲！石子，你不責我罷？責我也不怕，我受人家的棄置也不算不多了，還一回禮，不成？最後一信尤給我最不好的影響，於是我就決決絕絕不理她了。先是她來一函，因我數函已未置復，

故說和我毀約。哈，贊成！那根本就是狗屁之約，說不上毀不毀。她回信怎樣呢？她說是「試」我的！

同年二月十六日

石子，我永遠永遠的親愛的哥哥！我的愛的女郎N——如今允許做我的親妹子。她叫我親哥哥。我怎樣的沈醉迷戀呵！她美麗，活潑，聰明，和藹，善感，多情，好動，尤其是真誠——總之，真是我理想中的愛友呢。歷年來之不得意如一場惡夢，曾擾了你，乞恕！曾受了你許多慰藉，謝謝！如得她的意，下期決赴法留學、拚命都要去。

望你有封賀信來鼓勵我。

同年二月二十九日

我不得了，我入了魔了！我和我的姊姊 *因* 了一次，如飲烈火似的酒，至今還恍恍惚惚，每秒鐘只是想念着她挨日子。

前晚她病了，我倚床侍疾。不一會兒她就好了。我瞧着她，死死地緊接近她的眼，口；

(566)

嫣然一笑的她使我哭不得，笑不得，動不得……直至九時返家，飯冷了，菜燒焦了，火熄了，嚇！

她明智，高尚，活潑，勤勉，強壯，尤其是敬重我——你看得我起，但還不及她。

同年三月十四日

「少年競西之幸福」〔註〕大概會編不成，因為我的弱點缺陷太多，前途是很黑暗的。辜負了你的願望，如之奈何呢？

對的——

All of my life I venture for an hour!

對的——

Never I know that life contained such bliss

As the divine completeness of a kiss,

.....

你寄來的兩張畫片我都送了給她，她將“Rembrandt”懸在床壁上。呵呵，我很想你

有機會見到她呢，你們相見相談定必快慰無極。哥哥，你可要以重視B——之熱忱再視她才行哪，不然，我要大發脾氣！

Y——，我的未婚妻，來一片要我的相片，說是免使同學笑她。喔，聰明的哲學家，你的理由太薄弱了呀！

〔註〕我於前次的去信中曾戲謂將以她的來信編成一部『少年競西之幸福』。

同年四月十四日

「我的親哥哥！」——這是我的親愛的N——曾對我表示過的一種稱呼，現在我移來叫你。哈哈！我的親哥哥！我的親哥哥！儘管這樣子叫吧。

對旁人我絕對不說。我的這位姊姊真是如姊如妹，如兄如弟的對我。我滿意——所不滿意者寧是我自己太不夠資格，處處表現得遠遠不及她！處處發現出對她不起！處處使我自慚形穢，自愧無福愛她到底；完滿地！

炮火砰砰，不絕於耳，趁火打劫的馬競西，雖不曾披大紅袍，拉胡琴奏曲，却也並不寂

(563)

寔呢。他悄悄地伴着他的心愛，切愛，死愛，愛，愛，愛的姊姊在一塊兒。……呵阿，那詩的世界！「親哥哥！」請你暫且嫉妒，欣羨一次吧，恕我！

今天！（又是一個驚嘆號，想見其……）因為慰問被巡警槍殺的農民，和姊姊到鄉間一座茅蓬子裏。我不會說上海話。我的姊姊滔滔絮絮的如母親撫慰小孩子一般，對那些可憐的老太婆，少婦，說了無限柔情的好話。……我的姊姊，你太勞苦了呀！我怎得化作神仙，長此爲你作一切的事，保駕你！

呵，回想住集成公寓時的老馬，又回想作「新劇團主任」時的老馬，又回想常常伴着D——時的老馬……夢耶？非耶？「醒時流淚醉時歌，」雖則現在如此，但漫漫長夜中偶然驚醒之時，我仍是自悲身世，惶惶欲泣，恨不得將我這不幸的臭皮囊撕做無數塊！……唉，唉，哥哥！親哥哥！如之奈何？！

同年五月十一日

我於日前被逮。不久就要去見閻王了。數年來之輾轉，至今始得了却我自殺之願。請你爲我浮一大白吧。

祝你愉快！

慈 悲

難明譯

猶太峻隆亞來咭原作

「好孩子，你幫我們去鮑山葵罷，等我們把聖節用的魚都做好了。」

這是在西符節的中午時分母親對我說的話。她正幫着廚娘弄那晚餐時用的魚。魚都還活着，扭動着。牠們被放在一個瓦盆裏，加上清水的時候，牠們還是掙扎着。

比別的還掙扎得利害的有一條小鯉魚，圓背，圓頭，紅眼睛。似乎這小鯉魚特別想要回到河裏去。牠掙扎得很利害。牠跳出盆外來，搖牠的尾巴，把水直潑到我的臉上來。牠似乎說，「小孩，救我！小孩，救我！」

我擦我的臉，仍舊飽晚餐用的山葵根。我心裏想，「可憐的小魚，我不能替你出什麼力。他們不久將拿你在手中。你將被刮去鱗，割開肚子，切成小塊，放在鍋子裏，加上鹽和

(569)

胡椒，擱在火上，被煮且煨，煨，煨。」

「這是可憐，」我對母親說。「應該有慈悲。」

「可憐什麼東西？」

「可憐那些小魚。」

「誰告訴你的？」

「先生。」

「先生麼？」

她同那廚娘互丟眼色，她們大聲的笑了。

「你是傻子，你的先生乃是一個大傻子。哈哈！飽你的世婆罷，飽罷！」

我是傻子，我知道。母親時常告訴我這話，而且我的兄弟姊妹們也說，但說我的先生是

比我更傻的大傻子，這在我却是一件很新鮮的消息了。

.....

我有一個朋友，名叫皮那勒，是屠師的兒子。有一天我在他的家裏，看見有一個小女孩，抱了一隻大公雞來，牠的腿用繩細看。我的朋友的父親還在睡着，所以小女孩便坐在門口

等候。這公雞是一隻很強壯的雞，竭力想從女孩的手裏脫逃。牠用腳爪抓她，用嘴啄她，喉裏閣閣的叫，盡力地反抗。可是那女孩也並不弱。她把雞頭夾在腋下用兩肋鑿牠，說道，

「靜靜罷，畜生！」

牠服從了，便不再吵鬧了。

屠師醒了過來，他洗過手，拿出他的刀來。他用手勢叫人把那公雞交給他。我彷彿覺得公雞的臉色變了。牠一定以為牠將被釋放，可以回去找牠的那些母雞和那穀與水去了。但是這並不如此。那屠師把牠翻過來，夾在雙膝間，用一隻手扳轉牠的頭，一隻手拔去了幾根羽毛，念過祝詞，——撲的一下那刀已劃在牠的頸子上了。牠就被扔在地上。我想牠總跌得粉碎了。

「皮那勒，你的父親是個外道，」我對我的朋友說。

「爲什麼他是個外道呢？」

「他沒有慈悲。」

「我不知道你倒是這樣聰明！」我的朋友說，他對我裝了一個很不客氣的鬼臉。

.....

我們的廚娘是瞎了一隻眼的。人家叫她做「小眼睛的富路瑪」。她是一個沒有心腸的女子。她有一回用尋麻打貓，因為牠從櫃子裏偷了一個鷄肝逃走了。後來她細數那些雞和肝的數目，才知道原是她弄錯了。她以為這裡是七隻雞，那麼當然有七個肝，豈知本來只有六隻。假如只有六隻雞，則雞的肝也只有六個了。呀，她冤枉了那隻貓了。

你或者以為富路瑪一定抱歉，向那貓謝罪了。可是，她似乎忘記了這件事。而且那貓也忘記了這件事了。沒有多少工夫，牠就躺在炕上，舐牠自己，好像沒有事似的。人家說「貓的記心」，可見並不是沒有根據的。

但是我不會忘記。不，我不會忘記。我對廚娘說，「你冤打了那貓。你無故地犯了罪。人應該有慈悲。上帝會懲罰你。」

「你還不走麼，我要用抹布抹你的臉了！」

這是那小眼睛的富路瑪對我說的話。她又接着說道，

「上帝！世界上那里來的這樣小孩！」

.....

這是關於一隻狗，被那小眼睛的富路瑪用開水所燙傷了。呵，這使狗多麼疼痛呀！牠叫

了，號了，吠了，拼命地叫，滿院子裏都是狗聲。全鎮的人聽了牠的號聲，都聚了攏來，大家笑了，笑了。所以鎮裏的狗都吠了起來，以表同情，各自從牠的窩裏，各自用牠的叫法。有人將以為牠們是被請而這樣叫的。不久被燙的狗叫喚完了，牠挨聲歎氣，咕嚕着，舔牠的傷，低聲地呻吟。我的心傷了。我走過去，想要愛撫牠。

「喂，西耳科！」

那狗見了我舉起的，跳了起來好像是又被燙了似的，將尾巴夾在兩腿中間，跑了——跑了。

「噓，西耳科！」我想用了好話去安慰牠。「傻子，你為什麼這樣的逃？我會欺侮你麼？」

一隻狗總是一隻狗。牠的嘴是啞的。牠不懂得什麼慈悲。

父親看見我追狗，便奔過來喝道，

「打狗的，快往書房去！」

於是我遂成爲打狗的了。

.....

這是關於兩隻小鳥，——兩隻很小的鳥，是兩個小孩，一大一小，所打死的。那兩隻小鳥從樹上落下來的時候，牠們還是活着。牠們的羽毛都亂了。牠們拍着翅膀，全身都戰抖着。

「刺獾，你起來，」那大的小孩對小的說。他們拿起小鳥在手中，把牠們的頭在樹幹上儘撞，直到牠們都死了。

我再也忍不住了，跑去到兩個小孩子近旁。

「你們在這裡幹什麼？」我問。

「和你有什麼相干？」他們用俄國語反問。「這有什麼不對？」他們鎮靜地問。「這不是鳥兒，普通的小鳥罷了。」

「即使這只是鳥兒，——你們沒有慈悲？不可憐這小鳥麼？」

他們奇怪地對看一下，似乎是豫先決定這樣辦似地，他們立刻擁上來打我了。

我回到家裏的時候，我的破小衫明白地告訴這事件，於是母親就給了我應得的這一頓打。

「破衣服的傻子！」母親喊說。

我原諒她「破衣服的傻子」這句話，但她爲什麼又打我的呢？

.....

我爲什麼挨打的呢？先生不是親自告訴我們，說一切生物都是上帝所愛的麼？就是牆上的一個蒼蠅也不要害牠，他說，因爲慈悲的緣故。就是一個蜘蛛，這乃是惡鬼，也不可殺牠，他着力地這樣告訴我們。

「假如蜘蛛應該死，那麼上帝自己會殺死牠。」

可是問題出來了：很好，假如這是對的，那麼人爲什麼每天殺牛，小牛，羊和雞呢？

而且不但牛，雞，和別的動物，人還不是互相殺着麼？在我們有那搜剿（Porroch）的時候，人們不是把小孩從屋頂摔下來麼？他們不是殺害了我們鄰家的小女兒麼？她名叫沛拉勒。他們是怎樣把她殺害的呢？

唉，我多麼愛那小女孩，那小女孩又多麼愛我呀！「貝貝貝叔叔」，她常是這樣地叫我。

（我的名字是佛耳伐勒。）她常用了她那細小可愛的手指拉着我的鼻子。因了她，因了沛拉勒，人家都叫我作「貝貝貝叔叔」。

「貝貝貝叔叔來了，他來抱你了」。

(56)

沛拉勒是一個多病的小孩。這是說，普通她都是好的，但是她不能走，不能走也不能立，只能坐着。他們常抱她到外邊，放她坐在沙上，正在太陽下。她愛太陽，她異常地愛。我常常抱了她走。她常用了她那細小可愛的手指抱着了我的頸子，把全身緊緊地和我貼近。她將頭靠在我的肩上。她說，「我愛貝貝貝叔叔。」

我們的鄰居克倫尼說她不能忘記貝貝貝叔叔，直到現在。她看見我的時候，她便說又叫她記起她的沛拉勒來了。

我的母親見她哭便生了氣。

「我們不要哭」，母親說。「我們不要作惡。我們應該忘記——忘記。」

這是我的母親所說的話。她把克倫尼的話隔斷，將我趕回去了。

「假如你不擺在我們眼前，我們不會記起所不應該記得的事情來的。」

哈，哈！但是，這是能忘記的麼？在我想起那小女孩的時候，眼淚走上我的眼裏來了，自然而然地。

「看呀，他又哭了，那個聰明人！」小眼睛的富路瑪對我的母親大聲說。母親看了我一

眼高聲地笑了。

「山葵跑到你的眼裏去了。該死，那是一塊硬山葵根。我忘記告訴他，要閉着眼睛。真倒霉！這是我的圍巾。擦你的眼睛罷，傻孩子。還有你的鼻子，也擦你的鼻子，你的鼻子。」

附記 拉皮諾微支 (S. J. Rabinowitsch 1859-1916) 是猶太近代文人，生在俄國，唆隆亞來唱 (Sholom A'iechem) 乃是他的別號，據說是一句希伯來語，意云願你平安，是猶太人相見時招呼的話。他以滑稽小說戲曲著名，但他的著作裏是否單只是滑稽，這却不容易斷定。此篇從英文轉譯，漢那貝爾曼譯本名 Jewish Children (猶太兒童)，一九二二年在美國出版。

文中搜剿一語原文是坡格隆 (Porron)，原出俄國，指那有組織的暴動，大抵專以殺猶太人爲事。猶太人在歐洲到底品性如何，我們遠在北平無從知道，且與猶太人非親非故，亦不必蒐求證據爲之辯護，但此種坡格隆之爲野蠻行爲則不難斷言耳。記得「工人綏惠略夫」中有說及此種搜剿的地方，可以供好奇的人的參考。

王魯彥君曾從世界語譯有一卷猶太小說集其中有拉皮諾微支的作品，但這一篇不曾

收入。

語絲 第五卷 第十二期

三四

十八年二月二十一日，難明老人附識。

憶巴黎

野集

(十五) 一場大戰

是五月的一個晴暖的假日，爲着溫熱的太陽所沉醉的我，深深的下了半截簾帷，涼風雖從簾隙中不時的送來，只是越加的給了人密密的睡意，這是快近正午了的時光。

門鈴曼長而尖銳的一聲，這聲音真的諧和我心的跳躍，俯出簾幕一看，是不君與圭君，走到樓梯的半中，就聽得浦夫人的喊聲，而他們，不君與圭君已從菜園子裏緩緩的步上石階來。

我們三個人一起往“Sunk Century”的大學飯店去吃飯，慢慢的走過那一塊曾爲圭君打過火跳的草地，披襟當風如在浩大的海邊樣，遼遠的天空，與那飄緲的白雲，都給了我們無限的遐想！

「呵！好吃！好吃！」

「好吃！好吃！更好吃！」

我們三個人選取不同的菜，然而每個人都用以驕揚於別人似的故意的說：「好吃！好吃！」

飯罷，起初圭君提議說是往“Senk Centre”的公園去坐坐罷；結果是依着不君的意思，還Lad Place村圭君寓屋的小園，三個人坐在玫瑰棚下，靠着椅背沉入了各人的凝思，忽地從客室門裏，出來了房主李夫人：

「伊呀！」她驚奇地喊了一聲：「好興緻！」接着她又說道：「這樣好天氣，怎不出去走走咧？！呀！好天氣！」她抬頭望了一望天空，不君與圭君都見着而微笑的回答道：「正要出去呢！」

不君屢次都說了我在暖暖的大氣還穿着夾大衣，當我們走出圭君寓屋時，一見我拿起了夾大衣，不君就笑着說：「還要穿？」圭君笑了聳了聳肩：「冷呵！」仿了我的話聲說，我奪取了大衣，便直往大門外奔了！

走過了一條僻靜幽巷，沿着一行密樹巍然的路，漸漸向上的山道，便是快到“Orillon”

了！望着那一帶好像中國的城牆似的自來水管的提高壓管，終於，在靠近牆的草地空場上，我們休息着，倒在草地上，閉了雙眼，我們的靈魂是將脫離了笨重的軀體，往天庭飛去！

「先生！先生！」

「日安呵！日安呵！」

這樣的小孩子的喊聲透進我的耳際，不君一個古魯翻了個身，跳了起來：「先生！你是美國人罷！」一個小孩臉皮笑着對不君說，立在不君的前面。

「你想我是什麼地方人呢？」不君說：「我不是美國人！」

「我不相信，」另一個女孩笑着說：「我想你是美國人！」

這時候，我與圭君都從草地爬起，乘不君在與佢們答問的當兒，我就溜了，到牆腳下去！

「嘻！」孩子們笑喊。

「這是你們的同伴麼？」他們笑問不君與圭君，就追上我來了，我索性也立定了對着佢們微笑。佢們就將我們三個人圍了起來。

不君懶得再回答佢們的無理問話，他玩着照相機說道：「來！你們去立成一排，我來給

你們攝一張影！」

一下子佢們欣躍的散了開來，忽然一個大些的女孩走上前來，問道：「先生哪！你給我們照了相寄張我們麼？」「準定！準定！」不君說。

「那麼怎樣寄給我們呢？」她問。

「請你們告訴我以各人的地址罷，假使願意！」

佢們忽然自己三四成羣的吱唔起來，有的願意給地址，有的却不願意。當不君對佢們聲明了倘使照得不好而不能印成時，那將無以寄給佢們了。

佢們忽然又圍了上來，還是無理由的市問西問：

「先生！我真不相信你是中國人哩！中國人都是很儼的，前回我家有一個中國人來住的……」

「呵！這是一個中國小姐麼？我看她是西班牙人罷？她的黑髮生得多麼美麗，人說只有西班牙人才有那樣美麗的黑髮哩！……人說中國人的頭髮全是灰色的！」

「小姐！你會跳舞麼？與我們一樣的跳舞麼？」說時她們使裝腔作勢的跳躍起來。

諸如這一類的問話是越來越多，起初是我們還輪流的回答一個簡疾的「是」或「否」，

可是佢們越來越煩膩了，拉扯我的衣角，伸手要摸到不君與圭君的袋中間有蘇不？

『糟糕！』我說。

『還是走罷！』不君說。

三個人幾乎是奪圍而出的走了，佢們一齊都跟隨了來！

『給一個蘇罷！』

『給一個蘇罷！』

佢們不約而同的喊，老實不客氣她伸手來奪皮夾，要索錢了！

『小姐！這皮夾裏有多少錢哪？給我一個蘇罷！』

『想不到這一羣法國小孩倒全與中國的丘八大爺一樣的！』圭君在我的後面，這樣說。

『綠林豪傑咧！』不君笑着說。

『你們說些什麼？』一個大的男孩這樣說，忽的跑上了我們的面前，攔住了我們的去路

說道：『先生！給一個蘇罷！』

怎樣給法呢這？是一個問題，我們三個人合起來所有的蘇實在是不夠分散給佢們的！

這樣，終於只好給了三個法郎。

『我沒有的，我沒有的，』這樣的喊聲起時，泥粒與碎石便接連的投射到我們的脚跟！
『留下買路錢咧！』不君笑說：『不滿足呵！』

當我們三個人緩緩的笑說着而走在那條僻巷裏時，好像如臨大戰之後的那樣驚怯，也如才脫了困厄之後的那麼安慰，轉過車站路的拐角，遠遠的望見了我的女房主立在屋門前，她很響的就送了一聲：『遊玩得好！』『呀呀！』三個人都聳着肩。

『怎麼了？』她好奇地問。

不君便將這一場好如大戰的情形告訴了她。

『那裏都是工人的孩子啦！那裏是國家所設立的優待工人居住的一個團體呵！』接着她又說：『那些小孩可憐哪，大都是身心先天就不健全了的！也沒有好教養！國家獎勵他們生育小孩呵！越多越有較多的津貼！』她感嘆了一聲：『唉！』那裏竟會向你們索上的！雖然在鄉下是有從前一種風俗，得一個外鄉人或外國人的錢是可以邀福的！』

從此我們再不敢到那一塊草地去，雖然在我的樓窗口，常常的可以遠望得見那一塊青綠如茵如絨的草地，當夕陽與暮靄燦然的演映在天邊，那些景象到了現在一想起來，還如在眼前似的。

一九二八，一二，二九。

溫譯『赤戀』底糟糕

有名氏

柯倫泰女士底赤戀，據說有好幾個人要譯。沈端先先生想譯，因為從前，創造社有人在譯，便不動手了，現在創造社已給我們民衆底國府查封，這譯本便不知如何了；有一個人（想忘了尊姓大名。）要譯，廣告已經登出來了，可現在聽說已換了鋼筆尖在譯赤戀（據說戴望舒先生也在譯紫戀。）楊騷也在譯這書，據說已譯竣，（將由北新書局出版。）；——可溫生民先生底譯本，是最先出版了。

溫先生據說費了一個月的工夫譯出這部赤戀來，是很感激的；尤其是不也換鋼筆尖去譯紫戀。

最先出版的溫譯赤戀，當然，「生意」是不會錯的，——可惜「生意」雖不錯，而書却譯得太錯了。其或溫先生遭手民底瘟，瘟得來有如陳鍾凡那麼給排錯千餘條吧。

有名氏吃飽了飯沒事做，曾虎頭蛇尾地把溫譯赤戀和日人松尾郎譯赤戀對照着翻讀了二三十頁，「發明」錯誤近百條。茲學許子之不憚煩，列舉若干條於下，為儆有名氏一樣冤化

了七角大洋（實價大洋一元，廉價七角。廉哉！廉哉！）及將去冤化七角大洋的讀者及未讀者諸翁告。

錯得太莫名其妙土地堂的，如：——

溫譯 就在華西利莎所住的工場裏，她也是這樣向着戰線上的士兵們宣傳。——第二

頁。

有譯 就是華西利莎所住的工場，也曾募集那給與戰線上的兵士們的寄贈金。

溫譯 在她的心裏究竟有誰存在着呢？——第六頁。

有譯 誰關心自己底存在呢！

除了這一類的太好玩的譯文之外，請再列舉十來條糟糕譯如下，——

溫譯 這些無言的心理劇，是戰後所生的兩性關係的變化，——原序第一頁。

有譯 這些無言的心理劇，是由戰後兩性關係底變化產生的。

溫譯 婦女們縱使『完成』了資產階級的家庭道德的通有標準也不能得到各方的『尊

重』，也不能得到社會的『讚賞』或國家的『尊敬。』——原序第二頁。

有譯 婦女『完成』了布爾喬亞的家庭道德底通有標準，縱使爲自己周遭的人所『尊

重，「可她不能得到社會底真正的評價和國家底『尊敬』吧。」

溫譯 反之，如果一個婦女雖然不顧資產階級的通有的性道德或『不貞』，——同上。

有譯 反之，有一個婦女，她從布爾喬亞通有的性道德上來看，或者不是『潔淨』的身子。

溫譯 一位困在『善良的道德』家中，一位活躍於社會。一位是對於人類沒有什麼貢獻的，一位是不顧『家庭道德』而很有能幹的社會人。——原序第二——三頁。

有譯 一個，是『良善的道德』家，可對於社會，人類毫無貢獻的人；一個，從所謂『家庭道德』底立腳點上來講，並非無可非難的人，可是有能力的社會人。

溫譯 法國文豪小仲馬（大仲馬的兒子）曾說離婚婦女便是『墮落』，——原序第三頁。

有譯 法國文豪小仲馬（大仲馬底兒子），甚至於說離婚婦人是『墮落』的女子。

溫譯 她是一位在都市生長身體苗條——第一頁。

有譯 她是一個典型的有着都市生長底特長的瘦削型的，

溫譯 腰上時常穿着薄薄的上衣，——同上。

有譯 老是穿着到腰部為止的薄薄的上衣。

溫譯 他們究竟爲什麼會這樣呢？——第二頁。

有譯 究竟是什麼東西使他們這麼去幹的呀？

溫譯 失掉了戀人，失掉了同事，失掉了最親愛的人她也不覺得怎樣了——第二九五

頁。

有譯 失去是戀人，是同事的重要的人的記憶也沒有了。

溫譯 華西利莎和馬利亞是設立公共住宅的育兒室時的同事。——第二九六頁。

有譯 華西利莎和馬利亞，是關於公共住宅底育兒室底設立，一淘做過事的。

溫譯 馬利亞好像以前的什麼她都不曉得似的——同上。

有譯 馬利亞像是早就什麼都知道了似的。

溫譯 而烏拉奇美爾的事及別的什麼問題——第二九八頁。

有譯 還有烏拉奇美爾底事，像原本沒有這麼的問題似地。

十來條了，恕不再列舉了，有勞讀者諸翁，恕罪恕罪！

一九二八，五，二，於上海無名里。

中國人的待遇又一則

桐華

嘉：我們現在又經過了一次難關，在這次難關之下，老賴是被犧牲了。我們是在十二日經過了嚴重的口頭試驗的——與其說是口頭試驗，無寧說是審判罪犯，在我想來，因為除了「中」「日」兩國的國家界限之外，還有所謂「過激思想」問題者存在。他們原先就以爲我們是被迫出國跑到他們「大日本」來避難搗亂的危險分子的，所以他——一位滿口金牙，張嘴作捧笑的洋服教授——竟問起這樣的話來：

「你爲什麼跑到這兒來念書？」

「爲什麼不去北京大學？那兒我知道也有俄文學系的；」

「你爲什麼不去上海？那兒有很好的大學，我也是知道的；」

「是了，是了，我知道了，然而，你爲什麼不去 Moscow, to soviet? 問題是在這兒的，

That's the Question!」

經這一問，我可真有些盲然不知作何答了。但是我立時就想起來了，我顫抖着聲音說：

“Perhaps, our government and my family would not allow me to do so.”

“Why?!”

“The relations between our government and Russia are very poor (bad).”

“Yes, would your father like you to go to Russia?”

“He may do so, or may not do so.”

“Well, it is better for you to go there than here. (意思是說中日的國交還要壞)

但是我又想起來了，我避開問題的正面答法，而用旁敲的答法，將問題拉過去，我說：

“I have a friend in 一高 (用日本話) talked (應該是told) to me that Japan is

the most convenient or fitable (錯了一) place to study, literature and the rest;

I have not think (文法錯了!) to go to Russia and so no……”

這一下，他可被我騙過去了，因為，你看，我從來就沒有想到過去俄國等等：當然，由此看來，我這小子是很老實安分的了，沒有什麼別的危險的了，於是他們這才得到滿足。

日本！資產階級得走狗們呵！腐敗的封建勢力的餘孽！你們還拿人當人看待麼？連狗都

(590)

不如啊！你們將我們當作世界上最有害，最有毒，最凶殘的東西看待啊！啊，啊，帝國主義者啊！你們還沒有叩到了你們墳墓的門麼？資產階級們的走狗們啊！你們還那麼忠心的，唯恭唯敬的替你們的飼主們盡忠盡力啊！你們的忠，你們的孝，真可以說是達到了人類天性所能爲的以上了！帝國主義的走狗的智識階級們啊！你們到那一年才能覺悟到了你們的罪惡，天良才發現了呢！智識階級們啊！你們是我們這一時代的絆脚石！你們是我們全人類的蠢賊！不管牠怎麼樣，現在總算以候補的資格讓我們入學了。爲了我那所學的偉大的俄羅斯文學起見，我暫含淚忍下去這所加於我的一切的非人的侮辱，因爲我們那可欽敬的弟兄們也會這樣忍受過來的，他們底忍受的力的最後的勝利，如今這樣強烈地敲打着我底弱心。我在這兒祝福那遼遠的弟兄們？！

這就是「上等階級們」，「文明人們」的所加於一個人的，一個衰亡的民族的一分子的待遇。還有否感到這非人的待遇的人們呢？！……………

我將忍住了熱淚期待那遼遠的弟兄們的同情；寫出來，給他們看看；而且，還有那些病狂地謳歌着勝利，昏瞶地歡呼着陶醉的迷歌的人們，也請看一看，給你們再添一絲嘴邊上的瘠笑。祇此而已。

一九二九，四，一四。

話 絲

第五卷·第十三期

村裏的逾越節

猶太峻隆亞來咁原作

難明譯

一篇田園詩

讓大風吹罷。讓暴雨打罷。讓那世界倒翻過來罷。那棵老櫟樹，他自從世界創造以來便已生在那里，他的根已經長到不知什麼地方去了，他還怕什麼風呢？暴雨也算什麼呢？

這棵老樹不是譬喻，乃是一個活人，名叫奈赫曼，佛里比夫克耳，佛里比夫加村人。他是一個高大的猶太人，胸膛開闊，是個巨人。鎮裏的人都欣羨他的力氣，都拿他來開玩笑。「願你平安。康健的猶太人怎麼樣？」奈赫曼知道他是被開玩笑了，他故意彎腰曲背，做得更是猶太人似的。但是無用，他總是太高大了。

奈赫曼長久住在本村裏，老百姓們都稱他做「我們拉赫曼」。他們當他是一個好人，有思想的。他們喜歡同他閒談，他們聽從他的勸告。「我們麵包怎麼辦呢？」「拉赫曼」有一

(591)

份歷本，他知道今年麵包或者要賤，或者要貴了。他到鎮裏去，所以知道些世界的什麼事情。

若要想像佛里比夫加沒有奈赫曼，那幾乎是不可能的。不但他的父親費德兒生在佛里比夫加村裏，便是他的祖父亞理耶也是如此。他是一個聰明的猶太人，也是一個才子。他時常說村名叫作佛里比夫加，乃是因為亞理耶佛里比夫克耳住在這裏的緣故，因為在佛里比夫加叫做佛里比夫加之前，他亞理耶佛里比夫克耳早已是亞理耶佛里比夫克耳了。這是他的祖父時常說的話。啊，在那時候的猶太人呵！

.....

的確，假如一個人享有這些特權，又是獨立自由，他無妨看不起那全世界了。那麼我們的奈赫曼還要怕什麼起事，什麼地域限制，什麼告示呢？奈赫曼還怕什麼凶惡的異邦人苦拉契加以及他從官廳裏帶來的報章呢？苦拉契加是一個老百姓，短身材，短手指。他穿一套小衫袴，着長靴，掛上一隻錶和索子，彷彿紳士樣子。他在官廳裏當書吏。他讀過所有痛罵攻擊猶太人的那些報章。

從個人上講來，苦拉契加倒不是一個壞人。他是奈赫曼的鄰居，裝做一個好朋友。苦拉

契加患齒痛的時候，奈赫曼給他一服藥吃。苦拉契加的老婆養下一個孩子的時候，奈赫曼的老婆去侍候她。但是只有上帝知道，自從苦拉契加讀了反猶太的報章，他就變成別一個人了。「以掃在他裏邊說話起來了。」他時常帶回家來新省長的消息，那裏的新告示，反對猶太人的新訓令的消息。每回奈赫曼聽了消息，心都碎了。但是，他不讓異邦人知道這個。他微笑着聽他報告，隨後伸出手掌去，意思是說，「等到這裏長出毛來的時候。」

讓省長調換罷。讓部長發表告示罷。這與佛里比夫加村的奈赫曼佛里比夫克耳有什麼關係呢？

奈赫曼舒服地過活。這是說，自然沒有像他的祖父亞理耶那樣的舒服。那時候是和現在不同的時代。那時差不多可以說，佛里比夫加全村是屬於亞理耶一個人的。他有一所客店，店舖，磨房，和穀倉。據他們說，他做湯瓢菜碟賺得多錢。但是，這是一直從前的事情了。現在呢，這些都改變了。沒有客店，也沒有店舖，也沒有穀倉。這裏的問題是，奈赫曼為什麼還住在村裏的呢？那麼他住到那里去？住在土裏麼？只要他賣了他的房屋，他就不是奈赫曼佛里比夫克耳了。他就要成爲一個寄籍，一個外江佬。照現在的樣子，他至少還有自己的一個角落，一所房子可住，和一塊園地。他的妻子和女兒種那園地。假如上帝幫助他們，他們

夏天可以有菜，冬天有馬鈴薯，一直吃到踰越節以後。可是人不能單吃馬鈴薯過活。據說一個人要吃麵包和馬鈴薯。在沒有麵包的時候，猶太人便拿起他的棒，到村裏去做買賣。他決不會空手回家來。凡是上帝所讓賣的，他都買，——什麼舊鐵，一捲破衣，舊麻袋，或一張生皮。生皮拿來擺開，晒干，隨後拿到鎮裏，到鞣皮的亞伯拉罕以理耶那里去。這樣的經營，人或者賺了錢，或者也會折了本。

鞣皮的亞伯拉罕以理耶是個青鼻子的人，手指都黑得像墨水一樣，他總是笑奈赫曼，因為他和異邦人住在一起，變得如此粗鄙了，以至說話也同異邦人相像了。

.....

是的，變粗鄙了。奈赫曼自己也覺得。他每年漸漸地變得更為粗鄙。啊，倘若他的祖父亞理耶公——願他平安！——看見這個孫子的模樣呵！他老人家是一個實際家，但又是一個學者。他記得頌詩和祈禱文，全部爛熟。呵，在那時候的猶太人呵！現在他，奈赫曼知道些什麼呢？他只能勉強說他的祈禱。這還好，他知道這許多。他的兒子們將知道得更少了。他看他的兒子們長得將碰着屋頂了，高大得同他自己一樣，不能讀書，也不能寫字，他的心沉重起來了。他又特別替心痛他的小兒子，這個費德兒，繼承了他父親的名字。他是一個伶俐

的孩子，這個費德兒。他的身體較小一點，較優雅一點，比別的較像猶太人一點，而且他也有聰明。他在祈禱書上有一次見過一套希伯來字母，以後他就認得了，決不會把這個字母與那個相溷。這樣一個小孩子，讓他生長在村裏，夾在小牛和豬的隊裏麼！他同苦拉契加的兒子費陀加玩耍。他和費陀加騎在一枝竹竿上當跑馬。他們兩人同追趕一隻貓。他們同掘一個窟窿。他們同做小孩所做的一切的事。奈赫曼看見他兒子同異邦人的小孩玩耍，他心裏覺得不好過。這使他枯萎了，好像他是一棵被雷火所劈的樹。

.....

費陀加是個漂亮的小孩子。他有一副愉快的臉，有窄靨的頰，淡黃的頭髮。他愛費德兒，費德兒也不嫌憎他。全冬天，兩個小孩各自睡在他的父親的炕上。他們跑到窗下去望，互相思慕。他們不大會見。但是那個發怒的長冬現在是過去了。黑土脫去了她的冰冷的白衣。太陽照着，春風吹着。草的小葉片出來窺探了。在山腳邊，小河喃喃如語。小牛張大了鼻孔，吸入溫軟的空氣。公雞閉了一隻眼，正在沉思着。上下四旁的一切都蘇生過來了，一切都快樂。這是逾越節的前夜。費德兒和費陀加都不能再闕在門內了。他們跳出來，進到那爲他們兩個人而開設的，那上帝的世界裏去了。他們拉住了手，跑下小山去，山對他們笑道，

來這里罷，小孩們！」他們向著太陽跳，太陽招呼他們，對他們叫道，「來，小孩們！」他們跑得困倦了的時候，他們坐在上帝的地上，他不知道有什麼猶太人或異邦人，只是低聲的邀請道，「小孩們，到我這里來，我這里來罷！」

.....

他們有許多話要互相告訴，因為有整整一個冬季不曾會見了。費德兒誇口說，他認得全副的希伯來字母。費陀加誇口說，他有一根鞭子。費德兒誇口說，這是逾越節的前夜。他們過節有麻粽吃和酒。「你記得麼，費陀加，去年我給過你一個麻粽？」費陀加答道，「是一個麻粽。」他的愉快的臉上現出微笑。這似乎表示他還記得麻粽的滋味。「你現在不想要一點兒麻粽，新鮮的麻粽麼？」還有發問之必要麼？「那麼，你同我來，」費德兒說，指着那向他們殷勤地微笑的小山。他們爬上小山去。他們隔着手指看那溫暖的太陽。他們躺在發出新鮮的氣味的，潮濕的地上。費德兒從他的衣袋裏拉出一個新鮮的白麻粽，兩面滿是小孔。費陀加預先舐他的指頭。費德兒將麻粽劈作兩半，一半給了他的朋友。「費陀加，你說這麻粽怎麼樣？」費陀加能說什麼呢，他嘴裏裝滿了麻粽，嚼去很是鬆脆，碰著舌頭就像雪一樣的融化的？一分鐘之內，那麻粽就沒有了。「都完了麼？」費陀加將他的灰色眼睛望著費德兒的衣

袋，好像一隻貓守候著黃油。「還要麼？」費德兒用他銳利的黑眼看費陀加。這還用問麼？「那麻等一下子罷，」費德兒說道，「明年多給你點就是了。」他們兩人說著玩，都笑了。隨後，並沒有說一句話，好像是預先約定了似的，他們都倒在地上，皮球似地向山下滾去，愈滾愈快地滾下山去。

到了山下他們站起來，望著在左邊喃喃地流著的小河。他們回過頭去向右邊看，很遠很遠地望那廣野，這還沒有全綠，但已有就要綠起來的表示了，這還沒有草的氣味，但不久就會有草的氣味發出來。他們一直走著，不作一聲，爲這大地之美所迷了似的，在光明微笑的太陽底下走著，他們並不是走。乃是游泳。他們並不是游泳，乃是飛翔。他們像鳥一般地，在可愛的大地的，柔軟的空氣中飛翔著，——這大地乃是上帝爲一切生物所創造的。噓！他們到了那屬於村長的風磨旁邊了。這磨房從前曾屬於奈赫曼，現在却是屬於村長，他名叫阿巴那思，是個狡猾的異邦人，載著一隻耳環，他家裏是有茶炊的。阿巴那思是一個有錢的快樂派。在磨房之外他還有一家店舖，這也就是那店舖，從前曾屬於奈赫曼的。他把那磨房和店舖都從猶太人的手裏拿過來了，用了他的狡計。

風磨在這個季候是轉著的，但今天牠是不動，因為沒有風。沒有風的踰越節，那是很奇的。風磨不動，這于費德兒和費陀加倒是很好。他們可以看風磨本身。在磨房有許多東西可看。但他們看來，磨還不及那風帆有趣，還有那輪子，這能轉動風帆，跟著風吹的方向轉的。他們坐下在磨房近旁，談起天來。這所談的是那一種的天，是既無頭亦無尾的。費德兒講鎮裏的故事，他的父親曾經帶他去過一次。他到過市集。他見過商店。這並不像在佛理比夫加那樣只有一家店舖，但是有許多許多。到了晚上，他的父親帶他到猶太教會裏去。他的父親有「耶爾載忒」，在他父親之後。「這就是說在我的祖父之後，」費德兒註釋道。「你明白麼，還是不明白？」

費陀加應該明白了，但是他並沒有聽。他夾著講他的故事，這與費德兒剛才所說是毫無關係的。他告訴費德兒，去年他看見有一個鳥巢在一棵高樹上。他想去拿牠，但是夠不著。他想用一根棒去撥牠下來，但是也夠不著。他用石頭打那鳥巢，末了他打下來了兩隻很小的流血的小鳥。

「你把他們打死了麼？」費德兒恐慌地問，裝了一個歪臉。

「是小鳥兒，」費陀加回答說。

「但是，牠們是死了？」

「沒有羽毛，黃嘴，小肥肚。」

「但是打死了，但是打死了！」

.....

這已經是很遲了，費德兒和費陀加看天上的太陽，知道這是應該回家的時候了。費德兒忘記了今天是逾越節的前夜，到現在才想起來，他的母親還要給他洗臉，穿上新的衣袴。他跳起來，向著家飛跑。費陀加跟著他。他們兩人都向著家飛跑，很是高興愉快地。要使得兩個人到家不要有先後，他們拉著手，像離弦的箭似地飛奔，他們走到村裏的時候，所見的乃是這一副景象：

奈赫曼的家被許多人，老百姓，男的女的，男孩女孩，所圍住。那書吏苦拉契加，村長阿巴那思和他的老婆，承審員和警察，都在那里，湏在一塊大聲說話，叫喚。奈赫曼和他的妻子站在人羣中間，正在和他們辯論，指手畫腳地。奈赫曼彎著身子，用兩手擦那從臉上流下來的汗。在他旁邊站著他兩個大小孩。都很憂鬱頹唐。忽然，這全個景象改變了。有一個人指點那兩個走來的孩子們。這一羣人，連村長承審員警察和書吏在內，癡立不動，像是

化成石頭了的樣子。只有奈赫曼看看這一羣人，直起腰來，笑了起來。他的妻子擺開兩手，哭了。

村長，書吏，承審員，以及那些老婆，都奔向兩個孩子。

「你在那里，你做什麼？」

「我們在那里麼？我們是在磨房旁邊。」

.....

那兩個小朋友，費德兒和費陀加各挨了一頓打，都不知道爲了什麼緣故。

費德兒的父親用了帽子抽他。「孩子應該懂事，」他說。孩子應該懂得什麼事呢？他的母親因爲可憐他，把他從父親的手裏拿了過來。她又自己批了他幾個嘴巴，隨即給他洗臉，穿上新的袴子，這是他所有的過躑越節的唯一的新衣服。她嘆了一口氣。爲什麼呢？後來他聽見他的父親對母親說，「願上帝保佑我們平安地過這個節。最好是這個躑越節在沒有來之前便過去了。」費德兒不能懂得，爲什麼躑越節在沒有來之前該過去，他爲這個問題很是煩悶。他不知道他的父親爲什麼打他，他的母親爲什麼打嘴巴，他不明白今天到底是怎麼一個躑越節的前夜。

倘若費德兒的猶太人頭腦不能解決這問題，那麼費陀加的老百姓頭腦也一樣地不能解決。最初，他的母親抓住他淡黃的頭髮，用力地拉，隨後她在臉上好好地打上幾個嘴巴。他承受這些，像是一個哲學家的態度。這些他都已習慣了。他又聽見他的母親同老百姓們講話。他們講很希奇的故事，說有一個孩子在逾越節前夜被鎮裏的猶太人拐走了，在地窖裏關了一天一夜，正將要收拾了的時候，他的喊聲給過路的人聽見了，他們把他救了出來。在身子

上有些記號，——四個記號，十字架樣地記著。

講這個故事的是一個很狡猾似的紅臉的農婦。別的女人們都搖她罩著圍巾的頭，並且各畫十字。費陀加不明白，為什麼講話的時候她們老對著他看。而且這個故事同他和費德兒有什麼關係呢？為什麼他的母親拉他淡黃的頭髮，打他嘴巴的呢？這些他也不很管。他已習慣了。他所要知道的是，為什麼在這一天特別打得那樣十足這一件事罷了。

「什麼？」費德兒聽見他的父親在過節後對母親說，「什麼？你著急得要死。你是害怕。女人總還是女人。我們的逾越節和他們的復活節都過去了。沒有什麼事。」

「謝上帝。」他的母親說。費德兒也不明白他母親所怕的是什麼，爲什麼他們喜歡，因爲踰越節過去了？倘若踰越節過得愈長久，那豈不是更好麼？

費德兒在門外遇見了費陀加。他忍耐不住，將一切都告訴他的朋友，——家裏大家怎麼祈禱，怎麼吃。啊，他們怎麼吃呵，他告訴他，踰越節的菜都是怎麼好吃，酒是怎樣甜。費陀加注意地聽，兩眼望著費德兒的衣袋。他還在想那麻粽。忽然有一聲叫喚，銳聲叫道：「費陀加，費陀加！」

這是他向母親叫他去吃晚飯。但是費陀加並不急忙。他想她這回不會拉他的頭髮了。第一，他並不會到磨房那里去。其次，這已經過了踰越節了。在踰越節之後，不必再怕猶太人了。他躺在草上，俯伏著，用兩手支住了他的白頭。對面躺著費德兒，用兩手支住了他的黑頭。天是藍的。太陽是暖的。微風扇弄著兩人的頭髮。小牛站在近旁。公雞也靠近他們，同了牠的好些妻子。一黑一白的兩個頭也貼近在一處。小孩們在講話，講了又講，講得不能完結。

奈赫曼不在家 清早他就拿起他的棒，到村裏去做買賣。他到各家，問異邦人的早安，

叫各人的名字，同他們談世間各種的事情。但是他避開關於踰越節事件的話，也不表示他怕過踰越節的意思。在要走之前，他說，「或者，朋友，你有什麼要賣掉麼？」——沒有，拉赫曼，沒有。「舊鐵，破衣，口袋，或者生皮？」——對不起，拉赫曼，實在沒有。生意不好呀！「生意不好麼？或者你都喝了酒罷？好一個佳節呀！」——誰喝呢？又喝什麼呢？生意不好呀！

異邦人歎了一口氣。奈赫曼也歎了。他們談別的事情。奈赫曼不願使別人知道他是專做生意來的。他別了異邦人，再去找別人，找第三個人，直到他能夠買到什麼東西。他不會空手回家來的。

奈赫曼背上抗着東西，流着汗，走回家去，心裏只是想着一件事，——今天要賺或是折多少錢呢？他忘記了踰越節前夜的那事件。他忘記了對於踰越節的恐慌。那些書吏苦拉契加，他的省長以及告示，都完全離去這猶太人的頭腦了。

讓大風吹罷。讓暴雨打罷。讓那世界倒翻過來罷。那棵老櫟樹，他自從世界創造以來便已生在那里，他的根已經長到不知什麼地方去了，他還怕什麼風呢？暴雨也算什麼呢？

附記

這篇故事後面理應有點說明，但是鄙人怕發議論，現在只抄集一點材料在這里，當作小註罷。

一，舊約出埃及記第十二章：

耶和華在埃及地曉諭摩西亞倫說，你們要以本月爲正月，爲一年之首。你們吩咐以色列全會衆說，本月初十日各人要按着各家取羊羔，一家一隻。若是一家的人太少，吃不了一隻羊羔，本人就要和他隔壁的鄰舍共取一隻，你們預備羊羔，要按着人數和飯量計算。要無殘疾的一隻公羊羔，你們或從綿羊裏取，或從山羊裏取，都可以。要留到本月十四日，在黃昏的時候，以色列全會把羊羔宰了。各家要取點血，塗在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門框上和門楣上。當夜要吃羊羔的肉，用火烤了，與無酵餅和苦菜同吃。不可吃生的，斷不可吃水煮的，要帶頭腿五臟。用火烤了吃。不可剩下一點留到早晨，若留到早晨，要用火燒了。你們吃羊羔當腰間束帶，腳上穿鞋，手中拿杖，趕緊的吃，這是耶和華的逾越節。因爲那夜我要巡行埃及地，把埃及地一切頭生的，無論是人是牲畜，都

擊殺了，又要破壞埃及一切的神，我是耶和華。這血要在你們所住的房屋上作記號，我一見這血，就越過你們去，我擊殺埃及地頭生的時候，災殃必不臨到你們身上滅你們。你們要紀念這日，守爲耶和華的節，作爲你們世世代代永遠的定例。

二，談虎集下卷，從猶太人到天主教：

一她走到她父親的園裏，

摘下一個又紅又綠的蘋果，

拿這引誘那可愛的休公子，

誘他進到屋裏。

她引他走過一重暗門，

一重重的走過了九重，

她把他放一張桌上，

像一只豬似地宰了他。

最初流出濃濃的血，

隨後流出了那稀薄的，

村裏的逾越節

隨後流出心裏的鮮血，
裏邊再也沒有餘留了。

她用一餅鉛箔捲了他，

叫他好好地睡着，

她把他拋在聖母井裏，

有三十丈深的井裏。」

這是英國敘事民歌休公子 (Sir Hugh) 的第六至九節。全篇共十七節，說林肯地方有童子二十四人在那裏拍球，球落在猶太人的家裏，休進去，被猶太人殺死，其母求得死體葬之，寺鐘自鳴，空中聞誦經聲云。

據說這是一二五五年（南宋理宗寶祐三年）的事情，英詩人屈塞在坎忒伯利故事中又借了尼公的口講過一遍，更使他有名了。這篇故事當作文學看頗有趣味，但裏邊却含有一個野蠻的迷信。猶太人謀殺休公子，到底爲什麼呢？有人說是把他釘在十字架上，以侮辱基督，但普通則說是殺了童子瀝取鮮血，當作逾越節的羊羔用。大家知道出埃及記上說起，耶和華除滅以色列人的仇敵，叫他自己的人民用羊血塗門爲記，他就逾越過

去，不加災害，以後每年舉行這個節日，這一回不過輪到休公子身上，做了無辜的羊羔的替身罷了。這小小一件故事不打緊，在事實上却發生不少的悲劇，歐洲有些半開化的地方如何加利俄羅斯之類，直到近來還想信猶太人要攆去基督教的童男女瀝血祀神，引起許多次反猶太人的慘殺行爲，猶太人在上古時代究竟是否用人於社，我不知道，或者用過也難說罷，但中世紀以來似乎沒有這回事，至少在被殺虐的這幾回終沒有證據，這個責任是完全在迫害基督教徒的肩上了。

夠了，自己不能說話，多抄「刊文」何益。十八年三月十五日，於北平。

春之初

楊 騷

時節爲春。

人物是女子，男子，妹妹。

地點在郊外的田陌上。

春之初

女子

去罷，我的人。

男子

是，去罷。

妹妹 (氣喘喘走上)

——哥哥你到那兒去？等我一下。

——哦呀，是你麼，小妹妹！

——是我呢。哥哥，你到那兒去？

——我將跟這位女子釀酒栽花去。

——到很遠很遠的地方？

——那說遠就遠，說近就近。總之，任跑也跑不出這小小的地球外去。

——哥哥，我想你何必東跑西走呢。你和我永遠住在母親留給我們的小房子裏不好

麼？就你要釀酒栽花，我也得幫忙一下。

——妹妹你聽。你看這四圍的綠芽幼枝，那個不是生的表現，那個不想向外伸展？

假使通他星球有路，什麼都會跑往的，因為這地球上到處都這麼寂寞，辛苦……

——就是這樣啊！所以你不要走好了，多走走多辛苦。而且母親留給我們的小房子……

——哦！將死的魚最後尙要翻一翻白，什麼人能夠不想動呢，雖世間到處有這麼寂寞，辛苦。

——哥哥，你一定要走的麼？

——我一定走的。

——你走了我要怎麼辦！母親的墓年年要我們兩個人去掃的……

——啊，啊！母親哦……

——所以，哥哥，還是不要走罷。母親留給我們的小房子，我們該永遠地把牠守住。而且房子的前面又是曠地，儘可以讓我們栽花種菜呢。

——不，不，我非走不可，我一定走的。

——哦！哥哥，哥哥！

——啊！妹妹呀！

——你走了我怎麼好呢？我也跟你一道去可以麼？

——那不好，妹妹。愛撫你的人隨後就來了。並且要比我對你的親切好幾倍。

——誰要愛撫我安慰我，除開哥哥以外！

——其實我怎麼能夠長久安慰你，終久是要走開的。

——我總覺得母親以外只有你好。我在你身邊的時候，什麼都不怕，什麼都很安穩。

——真會使你快活的不是我哦。

——是你！

——我不能安慰你的。

——能！

——你所要的到底不是我。

——那麼是誰？

——啊！總之我不能夠安慰你，永遠地，你也不能夠安慰我。

——你爲什麼不能夠安慰我？我說能！我也不能夠安慰你麼？說謊！說謊！你不是常要哭麼？當你在哭的時候，我到你身邊撫捫你的頭髮一下，或是和你一共流起淚來，你不是就要好了的麼？

——其實你清如秋露的淚水，怎能夠開要肥泥吮吸的荷蕾？

——說什麼我不懂。總歸你在說謊，在說謊！你不是有時還要抱我親起來麼？哥哥，你不喜歡我了麼？哦！哥哥，像以前似地再抱我一抱，親我一親罷，哥哥，我要伏在你的懷中，像小鳥在母懷似地，叫你溫暖我！哦！哥哥，我很冷，不，不，我很傷心，很傷心……（往抱哥哥）

——呵！妹妹，我那裏會不喜歡你呢？我比從前更愛你了，更愛你了的……
（擁緊妹妹）

女子

呵，呵！那是什麼兄妹！兄妹？

——呵，哥哥！你說謊，你說謊的！你已經不愛我了！你愛那個女人！我要你親

我，要你親我一下呢！你爲什麼不親我？哦！哥哥！你，你……

——妹妹，我爲什麼會不愛你？我不是這樣地愛你麼？我無論到何時都是愛你的。你不是這世界上我唯一的最可愛的妹妹麼？你抬頭看我一看，你就知道我是很愛你的了。你爲什麼只管垂下頭呢？哦，你在哭！爲什麼要哭？抬起頭來罷！你看這四圍的風景好明麗！你看小鳥兒在稻田中跳來跳去。你又看，你看稻苗隨風微動，好像一湖的綠波似地。你又看，看雙雙的胡蝶在陌上飛舞……哦！越飛越近來了！妹妹看啦，你抬頭看一看啦，這件件都，什麼都像在你的面前獻媚似的呢！哦，妹妹，你怎麼只管把頭來垂，爲什麼盡管流淚？你傷心麼？傷什麼心？這花花綠綠的天地不是很好玩麼？聽啦，你聽見空中的鳥鳴麼？那是很伶俐的很美小的雲中子在宵漢中唱天樂哩！不，不，那是很哀怨很哀怨的告天子將地上的憂愁苦惱編成歌曲，想奏給天帝聽的哩，呵，不是，錯了，錯了，那是一匹很巧慧聰明的雲雀在你頭上唱着你的讚美歌哩！妹妹，你聽見了麼？可聽見？呵，不行，不行，你以熱的耳朵和紅的頰老壓在我的胸前，這怎麼聽得到……怎麼……

——我只叫我親我一親！

女子

呵！呵！

——妹妹，那有什麼。你抬頭看我一看好了。你看，看我是如何地愛你！我何時都愛你的，不好麼？我無論到何時都不會把你忘記的，好麼？

——我要，只要你親我一親！

女子

哦！好一個有趣的妹妹！

——那有什麼，妹妹。我以前也常常抱你親過的，你也是。我是你世界上唯一的親哥哥，你是我世界上唯一的可憐的妹妹。那有什麼。呵，呵！可愛的妹妹……

（與妹妹親嘴）

女子

哦，哦！好一對有趣的兄妹！

——哥哥！

春之初

——什麼？

——你不要離開我哦！

——你聽我說，好妹妹，我非去不可的。我要跟這位女子去釀酒栽花。我去釀出一樣很甘美的酒來送你，送我的最可愛的妹妹，使你醉臥花邊，一些的蜂蝶都怕酒香不敢近你身邊來。我去栽一種很艷麗的花來贈你，贈我的最可憐的妹妹，使你簪在頭上就像仙女那樣美麗起來了。好罷，這樣不很好？

女子

可不是，我們快去罷。

——我不要那樣酒那樣花，我只要你在我身邊，晚上抱着我睡在母親留給我們的寢床，你去了，我怎麼好，怎麼好！我怕，我怕……除開你以外有誰愛護我，而且誰我也都討厭的。哥哥，不要離開我哦，一定的！

——我不能不離開你的，妹妹。並且我要爲自己開一個很深的永遠的酒潭，闢一個很大的永遠的花苑。這須得這位女友指導，幫忙，我不能不跟她去的；我現在很愛她，但也很愛你。

女子

可不是麼。我的人。我將製一個露珠瓶，裏頭乘滿萬年不消的甘露水，養你栽就開成的紅花。

——哥哥，你一定要跟她去的麼？

——一定要跟她去的。

——呵！我很傷心，但是……

——但是什麼？你不要傷心好了，愛撫你的人隨後就來哦。

——哥哥，你一定要離開我麼？我也跟你一道去不好麼？

——那不好。愛你的隨後就來。

——呵！我很傷心……但我漸漸明白了，你是爲着什麼要離開我的。

——哦，好妹妹……

女子

快點走罷，我們的路還長呢。

——哥哥，這位女子是誰！你何時認識了她？

春之初

——我們今天才在路上偶然碰着的，由是認識起來，由是我問她的行徑，她問我的中心，由是我們決意走了。

——但爲什麼你要走也不通知我一聲？害得我跑了半天，東西找尋，後來問到人家，才曉得有個像你的影，走向這兒來了，還跟着二位女人。

——那，我是這樣想的，既終久要走開，通知你也是走開的，只多了辭別的辛酸哦。

——那你就錯了。我怎麼能夠活下去的呢，不曉得你究竟怎樣走失，怎樣過活。

——但好罷，現在你明白了，讓我去的罷？

——我有什麼法子挽留你……（哭）

——不要傷心好了，妹妹。

——我可以和那位女子說幾句話？

——當就可以。

妹妹（走近女子）

姐姐，我好像很失禮了，好像很對你不住了的樣子。

——那裏那裏，我們都是很好的。誰也不會對誰不住，也不至於。我們都是極自然的，並且要任自然才好。

——真的呢，我剛才不知如何很嫉妬了你。

——那也是自然的。

——但我現在已經明白了，該讓哥哥跟你去。

——那也自然的。

——你不恨我麼，我嫉妬你？

——不會。

——你不感謝我麼，我讓哥哥給你？

——我只謝自然。

——哦！

男子

呵，背後有人來了呢，不知是誰？

女子

去罷，管他什麼。

妹妹

呵，真的有人來了，不知是誰，有很好看的頭髮。

男子

很活潑可愛似的。

妹妹

真的呢，很活潑可愛，又好像很怕羞着似的。

——是，是，有點孩子氣似地。

——哦！他腳停了，好像在想什麼？

——他的心中有潮水在起起落落的罷。

——他又開步走了！走到這兒來……

——是，因為這兒有人。

——他越走越近了，你看他的眼睛，那是多麼美的喲！我的眼睛是很銳利的，我看得到很遠的很遠的片雲的花紋……他的眼睛像在做夢似的，好像在凝視什麼？

哥哥，他在凝視什麼呢？

——他在看你哦。

——瞎說！你看到他的瞳孔裏有了我的影子的麼？

——你的身上有花園，他的確在看你的。

——但我不認得他。

——快要認識了。

——呵！哥哥，我恨怕，我心跳得利害……

——愛你的人來了哦！

——呵！哥哥，不要離開我罷……

女子

去呀，我們的路還長呢。

男子

去罷。妹妹你自己珍重。

——哦！哥哥，我怕，我怕，他越來越近了，他手裏還拿着什麼呢，我怕，我怕

……

——呵！那是花呀，要送你的，一定送你的。

——哦，我怎麼好，怎麼好，心跳得利害……

男子

再會罷，妹妹！

女子

再會罷。

由是兩人攜着手走下了。妹妹獨自在那兒迷住，她的憂慮的臉上現出紅霞，隱約着微笑，仰頭望天，好像是在禱告上帝；那兒雲雀在急湍流珠地高鳴……

於此，春之初完了。

1929.4.23.舊稿改作。

摘刺

(一點翻譯)

老民

一 地獄所見

在地獄的呼號暫時停息的時候，有兩個聲音發出。

「我的名字，」一個說，「是路銳格·凡·悲多汶。我是一個迴非尋常的音樂家哩。」

路陀爾夫公爵曾經慣於和我攀談，在維也納的街市上。」

「我的名字，」另一個說，「是路陀爾夫公爵。我是一個迴非尋常的公爵哩。」

路銳格·凡·悲多汶曾經把一篇『三部曲』題獻於我。」

按：這個「公式」到很可以套一下子，姑試之如下——

「我的名字，」一個說，「是Q——。我是一個迴非尋常的文學家哩。X——」

女士曾經挽着我的手兒走路，在上海的街上。」

(621)

「我的名字，」另一個說，嬌柔地，「是X——女士。我是一個迴非尋常的女士哩。Q——先生曾經在他的一部創作的卷首題上我的名字。」

二 訪員和主筆

一個年青的訪員，顫抖着，站立在一個都會的大主筆的面前。

「如果我寫出這件新聞來，」這訪員說，「那便會糟塌了一個女子的聲名。」

「如果你不寫它出來，」這位大主筆說，「我就要一脚踢斷你的腿。」

翌日，這位訪員加了薪，而那位女子則吞了兩「盎斯」的青酸鉀。

按：譯者曾經譯過屠格涅夫的一篇題爲「訪員」的小品，那裏面寫的是這麼一回事：兩個朋友在館子裏喝茶，忽然聽到街上打人。甲先生使大有「路見不平，拔刀相助」之概；但是，及至聽到他的同伴乙先生說「他們所打的是一個新聞訪員」的時候，他就「喔」的一聲：「我們還是喝完幾盃茶再說。」其實，我想，如果這訪員就是那訪

員，到也應當去救一救的。

三 擬一篇現代小說的要略

歐爾曼愛上了懷奧萊，一個老糖尿病患者亞爾曼的妻。亞爾曼的症候是：每天驗出百分之三的糖質。歐爾曼和懷奧萊，兩個都是教徒，只好以善良的耐心等待亞爾曼的倒霉病的下場。

一天，弗萊德利克·亞倫醫生發明了他的糖尿病治療法。

.....

以上係譯自H·J·Mencken's "Book of Burlesques"。總題目是譯者加上的，以表示所「摘」的並不是「花」。

瑣屑的翻譯，似無須附以堂皇的介紹，——雖則這位作者是現時美國的一個頗有聲名的批評家。

血的祭日

暴生

今天是什麼日子呢？——

哦！五月十五，日本的「三一八！」

火一般的晶球被搗破在軍警的鐵棍下，

血泊的身體橫臥在滿鋪石子的路上！

哦！軍警跳過了院牆來打人！

赤手的學生各各慘嗚叫爹娘！

爲了什麼呢！——

無緣的學費，苦苦增長，

手持屠刀的思想善導的反抗！

哦！今天是什麼日子呢？我底兄弟！

是這沉死的帝國，染上了流血的慘跡！

魔焰萬丈，籠罩了東海的五千萬民衆！

一聲暴雷，炸開了這悽慘的五月十五中！

弟兄們，不要笑話吧，

這島國的綿羊般的羣衆，

世界上不爲強權激怒了的人種！

不要輕笑吧，兄弟，

這島國從今日起

也用血洗刷了這黑暗的地皮！

這是什麼日子呢？哦，弟兄！

東隣的帝國正起了翻天的禍風，

皇室莊嚴的鐵連被憤怒的烈火燒斷，

血的祭日

大理石的威權之宮踏翻在反叛者羣的脚前！

聽！聽！這鬼哭神號！聲動天地！

「湧上去啊！弟兄們！

奪回我們那被縛了的弟兄！」

聽！聽！這聲動天地！鬼哭神號！

「湧上去啊！弟兄們！

奪回我們那被縛了的弟兄！」

憶巴黎

野渠

(十六) 憶江南

日出江花紅勝火

春來江水綠如藍

能不憶江南？——樂天憶江南——

夜來又是瀝浙地飄灑了一番風雨，早間醒來，聽着欄干雨滴的聲音，依然是沉悶的天色罷，悵悵的起來了。撩起窗帷，打開百扇窗，滿盈在空中的，却是一泓純清的大氣，直將我的身心激醒了如在夢後似的，索性俯出頭去，仰起一看，斜對面的屋之高牆外，散漫的佈着各色的雲，紫的，紅的，淡黃的，而預報朝日之光芒是快要降臨了。

我呆立在窗前，竟不再記到要梳洗了，這一瞬間的恬靜的心境，竟絕不是五六個月來在這煩雜的城市中，這小客寓中所有過的，此刻我已置身在我那三萬餘里外的故鄉，那些可愛的小鄉村，那些清水，那些碧山，圍列在我四周，盡我的心地俯仰着，那東方的，恬靜的美。

這些時來，我的身體固然是早涼夜熱的沉入了病態，我的精神，我的心情，也正如這身體一樣，時冷時熱的在發着寒熱病了：早上從到學校去的經過的路上，爲得怕汽車，電車的碾死，時時刻刻左顧右盼的看着，爲得怕被地上的泥濘所滑倒，只是慢慢的留心走，心裏急着怕遲到，又只好急速地走，及至走進公園，穿入那條側徑，我才得深深地呼吸了一口

(627)

憶 巴 黎

三七

氣。緩緩的步着，聽小雀兒小鳥兒在禿樹枝裏飛着，啾啾的叫着春的蘇醒，我抬頭，兩旁高偉的參錯的樹交相的列成了一條甬道似的，陽光正從這疎疎的樹林外穿入了。當我走上石階，回頭見那火似的紅日，正高高的掛在樹梢頭，我幾乎以為是在海邊的三到亭上觀日出，我設想那是海邊，我覺得那真是海邊。我的心在這時候才算寬舒了些，我的心推擴遠去，接返着無限際的天地，我逃出了我自己的這個小囚籠，如雲霞一般的輕鬆而飄忽了。然而，能夠見着這般恬靜的天國不能到十分鐘，依然是，又要擁擠，急促，挨在這人羣中，而這個心境立刻又是灰黑，執拗，狹小起來，刻刻只是顧着生命，……那些為自己的一切，所以，我想，倘然再在這種城市中住上一年半載，我也不知將如何的變成了一個偏猛，麻木的心境的人了！

生的樂趣完全失去了，充塞了這四周的却是狂亂的動作：弄裏汽車，大車的疾馳，笨重，尖銳的聲音，如像蚊的毒舌，人的惡語，刺痛我的心腦；晚間，吹得來的，那如酒醉後的囁語的留聲機音樂，那如開赴戰場去的敗北下來的混亂的跳舞的腳聲，我不知道我該怎樣多述，或是歌頌，倘然這裏面是有着美的；我只好稱牠們是狂亂的動作，不，那麼至少是有一點寒熱性的就是了。我健全的身心，在這寒熱性的環境中已經感染了些病態了麼？

每晚在燈下看看書，門外一陣車的聲音像喊似的飛過，我的腦子如像壓榨了的，絞了的那麼地痛着，兩頰與面額統統如火似的燒着發熱，我只好閉上眼睛，養一養神。而十個生字只記住了四個，看到第二十頁的，還只好以十四頁看起。記得在先前，那些穎靜的環境中，翻出書本來，以一個字母中可以發現數十以至數百的悟意，而那靜寂的深夜的失眠，都給了一個極好的清澈的反觀的機會。這些時，翻着書本總要到十二時一時才睡，然而，從沒有沉沉的睡得好，也從沒有如先前那樣到三時四時不睡一眼的，總之，不睡似睡的昏昏的到了早上，白天又繼之以昏昏的在冷一陣熱一陣之中過去了。要想看一些書都不得靜心，我幾乎不能再認承我自己是有力量的了，我想，總得抵抗呵，抵抗這四周的寒熱性的動作呵，可是，這外面的影響固然要抵抗，最要緊的還是抵制那自己內心的病態呢！人人都不反省，都不相信，都不承認，自己的惡點的抵制是更勝於抵制這外來的惡劣影響的；人人都不認承自己有惡點，人人都說救人，實際却是吃了人還不自知；這是一條人的自絕的路，在那裏只有着人的末日。

我自己便那樣地思索着。可是終究不能完全驅逐掉，微微的時冷時熱還在發着。

讀了秦清芬的憶江南：『人靜也，獨自怯憑欄，戲剝瓜仁排卍字，閒將盞底印連環，無

事上眉彎。』忽然心裏悠悠然的還復到五六年前的心境了。

在這麼一幅靜嫻的安恬的女子生活，在現時代應當說牠是不適合於革命的呢，也是現代的不能再找得的女子的生活呢。

我是不敢再想起了的，想起了時也是十分渺遠而覺得模糊了的：

那一年我飄泊在一遠省，星期日，我與書姊慢步到戴東原圖書館，在那裏檢閱些詩詞。

圖書館正臨着江面，從江面飄來的不但是這碧水與綠藻的清沁，陣陣的芬芳從對江的桃李園中醉了我們的心了。紅的桃花與白的李花，一般的都襯托着綠葉，十分新艷。春色已經滿溢了這小小的寂寞的山村，雖然是很寂寞，然而十分恬靜，十分安慰；聞着我們去在千秋橋邊看行雲，朝陽從獅子山巔升起，山脚的杜鵑花紅得像血一樣，書總說：『莫待無花空折枝。』於是摘了些，髮髻衣襟上統戴掛滿了，『這一枝給你放在瓶裏吧！』我總是不大愛摘，她送我，我便拿了。我們穿過田隴麥徑，沿着江邊還來時，看那魚秧浮在水面，麥秧淺綠的鋪着，我的心的確撫摩遍了這春的大地，那一草，一花的深性了的。我確信人世間的糾紛與惡濁是可以排遣掉的，那就是在這恬靜柔美的自然國裏。

此刻，江南當已透露了綠梅的消息了，水仙花的亭亭的影依依着明窗淨几，然而，我不

敢設想，那是，在這個易散難聚的零落的人間，況且已經是來日無多了的，不能再得於此生的機緣了哩！

異國飄着春雨，又透出春色了，故鄉正值歲暮，不久新年的景象便要罩上這小小的江村了，我在這三萬餘里外遙聽着濤聲，在夜雨中。『春潮帶雨晚來急。』我遙聽着，讓這幾番的春雨，幾番春雨中所帶來的濤聲，清醒我沉入於這病態裏了的身心呵！我所憶的江南呵，那裏有着我不死的生命，我走遍了世界所找不到的。

一九二八，一，一六。

夜，巴黎客舍。

什麼話！

兆以

記得若干時間前有一個江蘇著名的學棍做了一篇什麼『毀家興學』的文章。這種所謂學棍專在軍閥或大腹賈面前獻殷勤，本同姨太太或少奶奶面前慣會打滾的叭兒狗一樣；他做這種歌功頌德的文章，那有一句真實話！最近，我交運，到這毀家興的『學』裏來了，使我增

廣了許多見識：

某晚，開教職員會議了。所謂教職員會議者是包羅萬象——教務，訓育，甚至吃飯，拉屎——的會議也。我就按定時到會，見會議桌上放着茶杯，茶壺，餅乾，香蕉，葡萄乾，瓜子，至於香烟，火柴，旁邊茶几上放着棋盤，正有人嗑着瓜子，吸着香烟，在下棋。棋下的差不多了，其時已七點半鐘了（開會時間是七鐘），於是校長站到主席的地位，說，『我們開會吧！開完了會再下。』於是大家抓着瓜子，夾着香烟就位。於是主席領着大眾向總理遺像三鞠躬，接着就像和尚唸『消齋經』一般低聲而絕迅速地把遺囑背了。於是大家坐下，嗑瓜子，吸香烟。於是主席就說出許多教育的名言來：

『……校主化許多錢來辦這個學校……我們總要幫校主的忙……諸位總要幫兄弟的忙……』

『……我們每次上課，總要問學生，問了以後總要記分數——就是不真的記，也應該假裝記的樣子，這樣，學生就怕了。……』

『……學生假使有不守規矩的，請隨時告訴兄弟，把他叫來，罵了一頓，他就怕了。……』

「……諸位應該特別注意學生的思想——共產是最危險的——諸位應該特別注意。……」

最近我看見學生看一本什麼愛的教育。他說是教員介紹他看的。噫！怎麼這種書……」

于是有一個教員忍不住了，「愛的教育是部世界名著，並不是性史之流……」

「是呀！」主席看風轉舵了，「我原說，凡關於這類有益的書，希望諸位多多介紹給學生看……」

「……再有，關於訓育方面，我覺得全中國沒有一個學校有成績的，所以我們應特別注意……學生見了教員有不鞠躬的，諸位應該隨時糾正他；這是很要緊的。學生房子裏的玻璃應該擦得干淨；這是很要緊的。……」

「……再有，我們學校的運動已經很好了，現在我們應該把文風提倡提倡。現在這裏有位X先生。他是兄弟的老師，又是校董的老師，這學期兄弟特爲去請來的。X先生是古文名手……」

「……再有，兄弟以爲游泳和划船是很要緊的。假使我們趁海輪，遇了危險，會游泳或划船的就容易死了；所以是很要緊的。所以打算叫學生游泳或划船，因爲假使一個學生不會游泳或划船，他就不能算一個完全的……。希望諸位幫兄弟的忙，替兄弟提倡提倡

……」

另一晚，又開同樣的「瓜子香烟會」，討論高中的學程。有教員主張大代數定為文科的必修。主席就很堅決地說，「這不必的！我從前在大學的時代亦沒有大代數。這不必的！就是砍掉我的頭，我總不這樣定。」這主張居然否決了。

有一次，學生向校長說，某教員解釋課本不清楚，請換人。校長說，「課本本毋庸解釋的，你們應該自己看。我從前在大學的時候，教員上課，只說，從第幾頁到第幾頁，都是自己看的。」「但是，」學生說，「我們自己看了不懂，問教員，他仍解釋不明白，又怎麼辦呢？」「呃！不用多講！你們應該自己看的。」

大禮堂裏有給獎式了。凡學生操行，學業，體育三項中有全數或兩項列入甲等者都有獎牌，主席在台上報告宗旨說，「學校里給你們的獎牌，其實不能算是獎品，只能當作一種紀念。因為你們在學校裏幫了學校的忙，幫了我的忙，所以給你們一種紀念品……」

沒那閒工夫盡寫出來，不過「舉一反三」而已。

我本來最怕談教育，而偏生為環境所驅逼，跑到這裏來，所見所聞又是如此！

在過去，學生會曾喊「打倒校主」的口號，說他是把辦學校做廣告用的。現在看來，此話必竟有些意思；倒不是『毀家興學』，却有些『毀學興家』的意思了。哼！

一九二九，四月，在搭拉的雨聲中

灰城通信（第一封）

冬芬

編者先生：

計自我出乎意外地回到這古茂淵懿的灰城裏來，到此刻已有兩月光景了吧。舊地重遊，照例是有許多感想的，而況是現在的我，回到這裏時失去了政治中心的灰城！

事務的糾纏，使我沒有握筆的餘暇，而此刻捲起筆來，又如在大海裏撈針，從何處着手？無已，先寫我初時到達這灰城的感想吧。

一樣的，從我跳下海輪，踏上工埠的陸地上，便嗅到北部中國特有的氣候的氣味——乾燥而沉重。車行了一長段路，長蛇似的黑魃魃的城牆終於在望了。「原來還是這樣！」當我將頭從車窗外轉回來的時候，默默地向自己的心說。

(635)

(636)

一忽兒，蜿蜒如流的列車捷速地進了城洞，似曾相識的茅屋，泥牆，煤舖，和樹木等等，都在我的眼邊，向後飛去，我就想到停止的和捷進的東西（自然人也在內）之間底差隔。這思想在我的腦中盤旋，直至那號筒「哦！」的叫了一聲，我便跟着大眾準備行李下車。劈頭向前途一望，不禁又默說了一句：「還是這樣！」

先生，我這人是很要聯想的。當我踏上那長長的月台的一角上，我就想起從前幾次踏上踏下的情形，甚而至於想到我們有一次送行的情形。行跡之變幻呵，是人生的真意！我拿着這個感想，定睛將這回到達的灰城的外廊，仔細一讀，不覺說「一聲「唔！」原來不動的一切，雖然還是呆滯地擺在眼前，與前時無異，而動的一切，却已表現的有點不同了——接客的人之稀少，與旅館侍者招客之寥寥！我於是想到，「裏面不知怎麼樣了？」

因為是意外，所以我的神情是又悲又喜，我帶着這又悲又喜的神情，忽忽地向站裏面跑去。

突然地從後背聽到一種吆喝的聲音：

「停住！檢查！」

這是無法抵抗的；然而，如果我老早記着段執政和張大帥們在這里坐鎮時的老規，我也

許不會受到這一聲吆喝的震驚了。「這似乎還是一樣的呵！」我想。

自然，檢查對於我是無問題的，便是他們要我的腦袋割下來檢查一下，也找不出什麼危險的意象的，因為我本來不把什麼東西放在腦子裏去的了。

那末，當我走出站外，劈頭給我看到的是什麼呢？站門外的屋檐下，橫掛着兩丈多長三尺多高的白布一方，上面寫着擘窩大字是：

「歡迎口總司令！」

這使我聯想到南方沿鐵路的車站裏的白布橫幅，不過改了個姓就是了，那還不是這里和那邊提兵趕跑軍閥的司令是不同的原故麼？

「這是應該的」，我想，「如果做市民的對於勞苦功高的司令，當他提兵到來的時候，不表示意思，那簡直蠢到連好歹都分不出了。萬一——當然是假設——「軍閥」張宗昌死灰復燃起來，誰還肯拚命地為百姓除去害蟲呢？單是看守一個空城，難道有什麼好處嗎？」

照例，洋車夫像螞蟻般麤集擁來，拉拉扯扯地，似乎很認識我似的，要把我拉走。是的，他們是知道我袋裏有着許多銅子呢，而這銅子預備給他們去買麵包的。終於找到一輛之

(638)

後，我就很輕快地向目的飛去，便有許多觸眼的標語，自然是「打倒帝國主義」之類，張貼各處。其中重要的，還有警察保護，不許塗抹。我好奇地想到，如果有人敢侵犯它們一下吧，那警察一定要認真拿辦，這是反革命的行為呵！好像他們——自然警察——從前拿辦甚至於槍斃那喊「國民革命！」口號的人們底那樣起勁了。因為他們的軍服和以前一樣，幾乎要使我錯認就是從前我所看到過的那幾個警察了，我心中非常高興，又默默地在心中說道：

「情形確是不同了！革命已經成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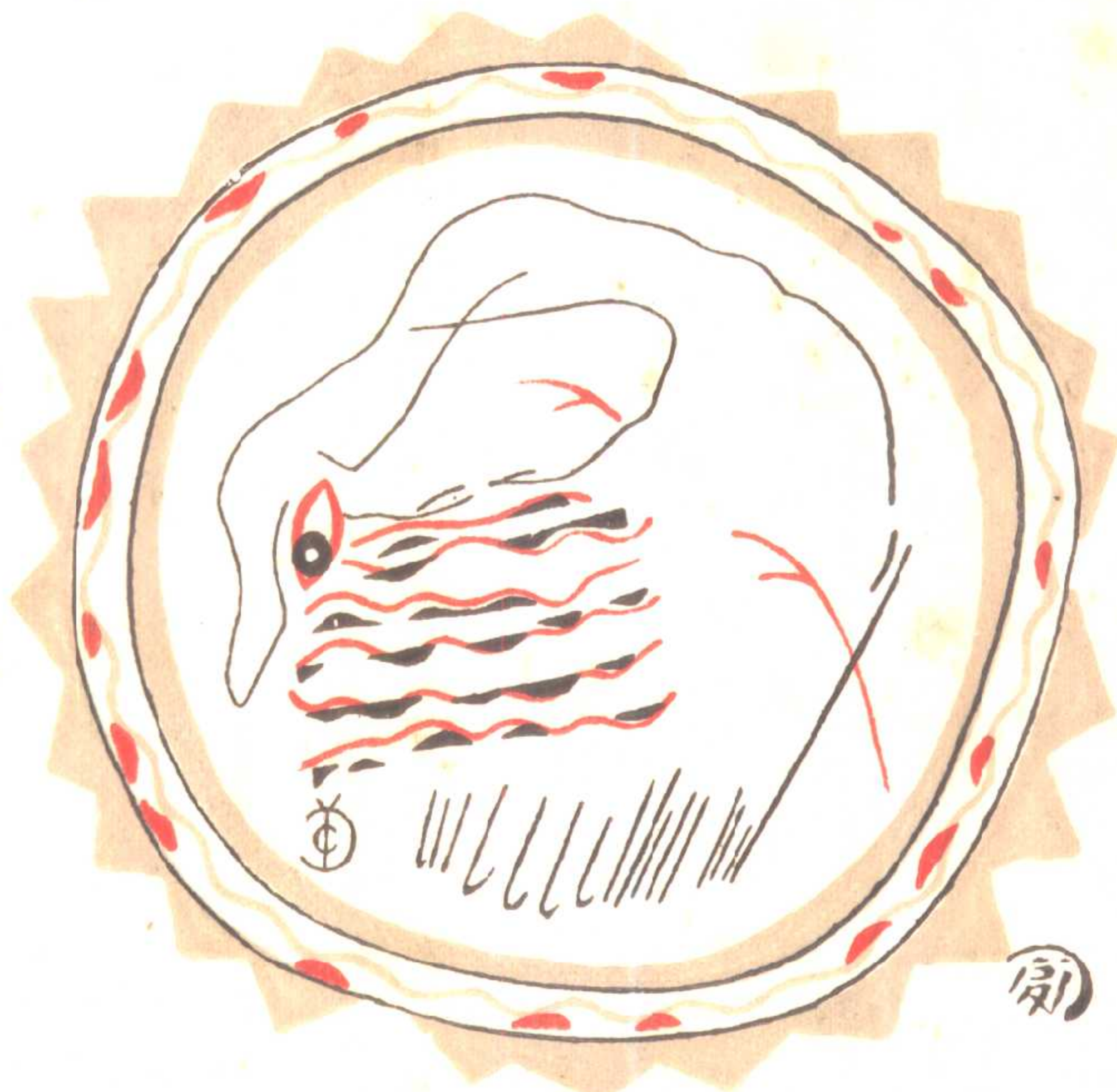
但是立刻我心中似乎有點抱恨：

「如果革命早些成功了，三一八慘案和類似的事件中所犧牲的烈士們，也許不至於拋棄頭顱，而在寂靜的墓中，享受空洞的榮譽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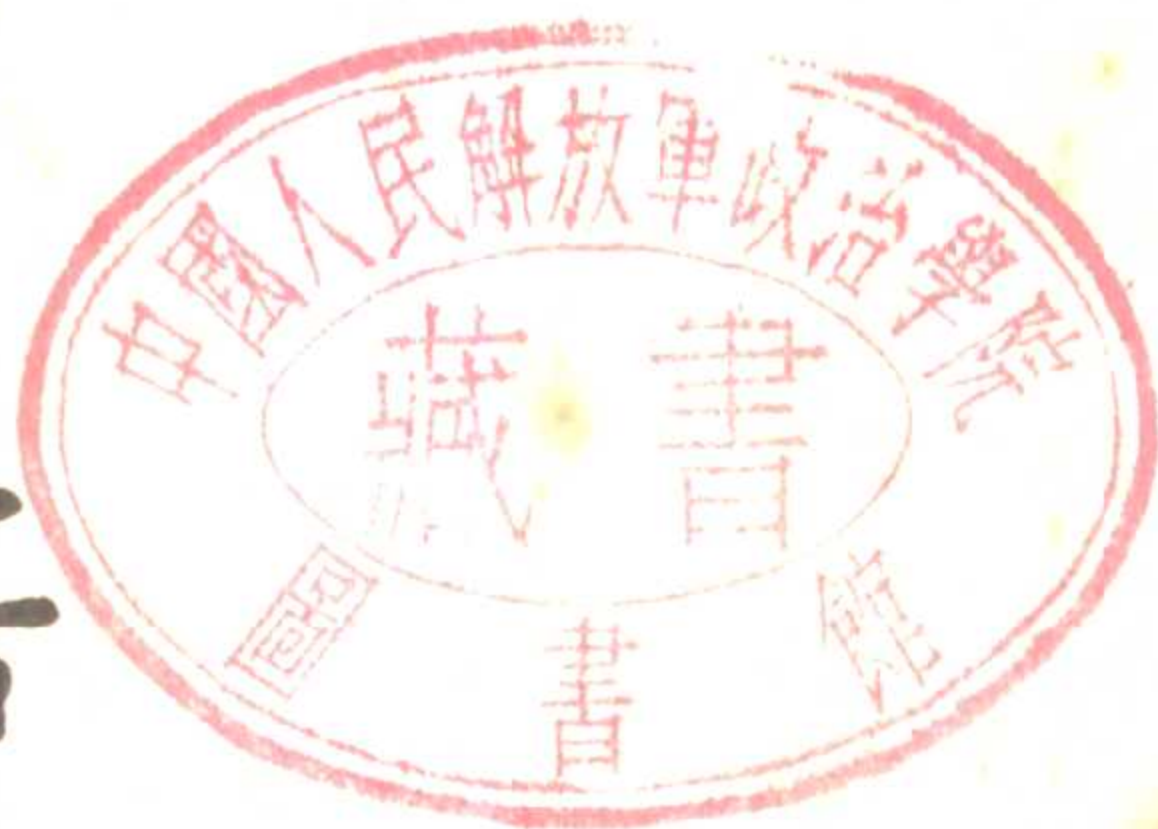
這使我又譏笑自己推想的幼稚，沒有犧牲的人，那里會有成功的人呢？他們是命中注定如此，遲早終要犧牲的呵！

我這樣想着，忽然有一種冷寞之感，襲到我的心裏來，那就是前門大街的行人稀少到出乎意外，我彷彿想到這樣：

中華郵政局立券的報紙
一九二九年六月十日



刻



絲語

期四十第 卷五第

Francis Chang



北新書局通告 (一)

本局議決以五十元爲一整股所有不滿五十元之零股一律取消茲將辦法數條列下

- (一) 以前凡持有本局十元之零股收條者補足五十元換取正式股票
- (二) 不願補足一整股者將收條換給存據作爲定期存款年息一分每十元另贈書券二角
- (三) 股東及持有長期存款據者各給長期優待券一紙向本局購書得享受特別廉價之利益本版平時八折廉價九折外版一律九折
- (四) 定期存款如欲取回時須將存款據及優待券同時繳回

北新書局通告 (二)

本局發放第一二三期股息業經登載北新語絲各刊物而股東方面因地地址不明至今未來局請領者尙屬不少特再通告凡未領一二三期股息之各股東請從速示以地址俾將領股息單寄奉以便憑單取息俟後亦可按期發放以清手續爲盼

北新書局通告 (三)

本局爲謀與讀者之關係密切使讀者得以享受購書之優待起見想了一種定期存款的辦法不僅可以較少之金錢獲得多量之讀物且有利息和贈券其辦法列下

- (一) 凡以銀十元(或十元以上)存入本局者給存款據一紙期限一年逾期隨時可以領取
- (二) 存款年息一分每十元每年另給書券二角多類推
- (三) 凡存款讀者各贈長期優待券一紙向本局購書得享受特別廉價之利益本版平時八折廉價七折外版一律九折
- (四) 取回定期存款時須將存款據及長期優待券同時繳還

目錄 一九二九年六月十日

論迭更司 (O. Dickens.) 德，梅林格原著	畫室譯
凡爾培的牧師丹麥，勃力川原作	柔石譯
小車底下的幽囚	楊晉豪
憶江南 (憶巴黎之十七)	野渠
長汀的愛情山歌	嚴光漢
新鮮話	兆以
隨感錄	
人肉還包含着特有的滋味	瞻浩
最近不舒服事件之一	光儀
朦朧	代殘

上海

北新書局

未得獎之求學補助金券得享

一大優待

本局所發求學補助金券，除已得獎者照領獎金外，持免未得獎諸君向隅起見，特定兩大優待（1）持券購書得享八折優待，（2）購書滿一元者加送書券一角（以本版書爲限）惟有效期間以三個月爲限，（七月底截止）過期無效，愛讀本局書者，幸勿失此機會。

語絲

第五卷 · 第十四期

論迭更斯

(Charles Dickens)

德國梅林格原著

畫室譯

維多利亞女王時代的三大小說家——巴爾瓦，迭更斯，薩愷萊——中，最被德國人所愛，所讀的作家，是迭更斯。在迭更斯，大陸的文學或哲學，較之有古典的教養的其他二人底競爭是十分沒有緣分的，但反之，由於他底天稟之才及那——恐怕是他底最顯著的特徵吧——不可破壞的活動力和生活力，他是遙遠地駕凌着其他二人的。

他是純粹的英國人。所以，即使說他沒有從純粹的倫敦子的性質裏完全地脫離出，也決非不適當。在他死後由他底友人福斯塔所發表的他底書信之中，當他旅行在不曾像今日這般被旅行者的大軍所騷擾的瑞士山中的時候，他反復地慨嘆着在他的詩的生產上所不可缺少的那都會底喧騷之缺乏。一八四六年，寫着他的最大傑作之一（「鄧培與兒子」），從羅散他寫信給友人這樣說道，「我真不能以言語表出我是怎樣地飢渴着市街底喧騷呢。對於

我，市街這物事，覺得是在我底頭腦不能不活動着的時候給與我的頭腦以必要不可缺的東西。一星期或二星期之間，我是能夠在離開人里的地方不可思議地運動着筆的。嗣後如果要再使我興奮起來，重新執着筆，則在倫敦過一日是必要的了，但是，明天又明天都是沒有這魔術的的燈火而送命寫着東西，這對於我真覺可怕：：我這個人，在我底周圍沒有羣衆住着的時候，就覺得好像是一個不會動的人了。我在日內瓦差不多沒有寫東西。於是我以為這種影響是可以感到的：：但運氣的事情，就是在那裡還有我每晚能夠在燈火之間散步的，至少有二英哩長的街道，並且每晚有一個大劇場開放。和這類似的嘆聲，可以從這作家底書信之中煎出好幾打。在這點上，就是在同時代的藝術家之間，他也占着unique（無比）的地位的。

那種使神經錯亂的世界的大都市底生活，纔正是他底作品底特色。他是深深地知道這種生活底任何角落的。他曉得以可驚嘆的炯眼捉住都市底社會的type，給與牠以活生生的姿態。這些姿態底大多數，到今日為止，英國不用說，就是在英國以外的國裏，也膾炙一般人口的。辟克威克及其沙姆·威萊，是差不多和吉訶德先生及其山曲·班查爭奪着世界的名聲。與這一起，這個作家底心，就是在他被招到大臣底祝宴，可以和英國知名的人們親密地

交際的時候，也不曾離開過貧窮的人們或不幸的人們——他是從這些人們之間出來，以異常的精神力和生活力追蹤到赫赫的名聲之島去了的——之側的。不論何人，也不能像迭更斯那般深深地感到自然底繼子底心——即盲人或啞子或聾者底心。而且不論何人，也不能像他那般深深地——這件事是更其重要的——感到社會底繼子底心。就是資產階級美學者，也一半像資難一半像驚嘆似地，以下面樣子的話來論迭更斯的：粗野和犯罪及不道德或污穢，都決不會使迭更斯底對於勞動者階級的同情有所迷失。

他底創作力，是幾乎難以相信一般地旺盛。那給與他以豐富的作品的不靜止的社會生活底一切方面，他是大部分都享有着；僅僅二十年間他寫成了十二種大作和無數的短篇與小品，及每年一篇的聖誕節故事，並其他旅行日記等等。對於他以外的人是一生的大事業的那「Daily News」似的大新聞底發刊，或「Household Words」似的優秀的週刊雜誌底刊行，對於他覺得只是一種副業。人們是想從他底粗略來說明他底多作的。又人們是對他資難着——於一切意味上的節約底缺乏；雖大旨地使事件糾紛着，在解決着牠的場合上所顯出的手腕底拙劣；情節底不真實；文體底故意作態；滑稽底淺薄；奇怪的誇張等等的許多事情。事實上，這些資難底大多數是難否定的事，又這事也許可從迭更斯極安易地執筆的一事來

說明；但是倘若人們，以他在許多的作品上——最壞的作品當作別論——追究實際目的的理，由而想拒絕給他以詩人底月桂冠，那是太極端的了。

姑且單單想起下面的一事吧，就是，他是以刺一般的諷刺描寫着——在「奧利伐·特威斯特」裏的慈善家，在「尼古拉斯，尼凱爾比」裏的教育制度，在「Bleak House」裏的裁判制度的。這些小說，雖曝露着非常可怕的狀態，却屢屢被用爲英國民底名譽底稱號。倘若德意志底某個詩人，在迭更斯底時代，——在今日也恐怕一樣的吧——例如像迭更斯在（Bleak House）裏描寫了裁判制度的一般，描寫了德意志帝國底公家的制度之脆弱頑迷，則他底名字要被那包含「自由主義的蠢貨們」的愛國主義者底全集團，當作冒瀆帝國底尊嚴的人放逐出法律底籬外去吧，被侮辱的裁判所要在深思熟慮之上，以招待不良之徒於監獄的一事，企圖着純普魯士的的名譽回復吧。某詩人底下面似的話，實在含有某種真理的。

只有自由的國民纔值得有Aristophanes！

回到迭更斯吧。他並非在藝術作品之中排斥傾向，他只是排斥那以非藝術的手段描寫着的傾向而已。於是，當選擇這些手段的時候，迭更斯，像福斯塔所發表的他底書信所顯示着

的一般，是慎重的，極良心的。當然，這場合他是依從他自己所作成的美學。但是，萊心已經知道這件事：一切天才都作着新的規範，不管美學底理論怎樣地想強襲着，也不管倫理的判斷或藝術的嗜好怎樣地想銳利地規定着牠底界限，這些界限——如一切國民及一切時代底藝術作品底大多數所立證着的一樣——在藝術的創造底實踐上是消滅去的。「想把人類弄好一點」的這衝動，在詩或藝術底領域內也是不能搖動的衝動。由於謹慎多疑的羞恥而迴避着這衝動，則那是要走到滿足的道德帶了藝術底假面在其中滿溢着的，毫無興趣的那種可厭的極端。

不管以上一切的事情，在迭更斯那兒藝術家氣質依然怎樣地強烈的一件事，是可以比什麼都雄辯地以他不曾加入現實的政治生活——雖然他對於公共的生活底最重大的問題給以不撓的注意，並且他具着急進民主見的見解——的一個事實來證明的。對於這樣的抑制的此外的理由，即所謂見識或勇氣底缺乏的那種理由，見完全從迭更斯底場合被除外的。因為，他曾以粗暴的手衝擊了支配階級底致命處。但他底民主主義的確信，在他以藝術的感覺之缺乏而被威脅的場合，決不是那原來樣子的。他對於合衆國是怎樣地下着苛酷的不公平的判斷呵。但藝術的意大利底生活却相反，不管其中小國家底慘憺的狀態，對於他底心是很愉快

(648)

的。他有一次從意大利到了瑞士的時候，他寫了這樣的信。「在小兒子一般地小小的家家之中，可以說清潔的家，在意大利人之間是差不多尋不出來的。然而優美的意大利底禮儀作法，柔和的國語，親愛的眼色或諧謔的的話語底敏捷的理解，表示慾望時候的魅惑的的表現等，全都使我們愉快的。我是把這些東西放在亞爾帕斯底背後去過來了。我雖也想到這些東西，但塵埃，煉瓦的床，剝落的壁，沒有粉刷的天花板，毀壞的窗，却什麼時候都覺痛惜不堪的。」

但是，要是人們即刻承認：藝術家底看法是比政治家底看法更淺薄，或迭更斯是爲了使資產階級底可嫉恨的良心熱睡起見而陷入無聊的慈善好半裏了，等等，那是不行的。倒相反，正是這不快的行爲，纔使他成爲民主主義者。他是不屈不撓地攻擊着「在一切流行語中最邪惡最卑俗的，即所謂博愛的流行語」的。他向基督教的社會主義者這樣叫呼着：「藉一點點的空氣與光，給與他和他底一族以神底光輝吧。給他以水吧。幫助他掃除吧。給照一照那陰鬱的空氣吧。他在那裏邊次第地衰弱下去，因此，不是他要變成現在那樣的硬質的物質嗎：：然而以後，他果然善歡想着別人的事，喜歡聽那以一切人間的苦惱對他們表同情的人底說話與否，那是不在豫言底限定之內的。」他底友人克路易克漢克，爲着警告的地描寫

飲酒癖底結果而發表了許多線畫的時候，迭更斯對於那技術的完全給與了賞讚，但那時他像下面似地附說道：『可是我以為，倘當作教義，則實證底哲學(Philosophie de Sache)是完全錯的。因為，爲使牠成爲適切的，獨創的的起見，則飲酒這件事應該在痛苦，貧困，無智這二種東西之中開始的。於是，倘若這是如此的，則這線畫是兩邊刀口的劍吧。——然而對於我的可愛的阿爾特·喬治，這要以爲太「急進的」吧。』迭更斯是在飲酒癖之中看見英國底國民惡習的，但就是在這裏，他也從一切偏狹的片面的狂信主義裏被解放出來。他自己是喜歡飲良酒，不會隨入禁酒主義底偏心裏去的，但雖如此，於其根本上他是禁酒會底援助者。只有在禁酒會想以敬神的道德的千遍一律的文句來絕滅飲酒癖的時候，他纔——例如在「辟克維基爾」的一場面上——最痛快地罵倒了禁酒會。他曾再三再四地指摘了飲酒癖底社會的原因：惡臭浸入的狹小的不健康的住室，或光線，空氣和水等不足的壞的工作場。照他底意見，倘若人們要指示貨幣底一面，即指示印刻在那上面的國民底缺陷與犯罪，那麼人們還有應該更指示貨幣底別一面，即指示更深刻地印刻在那上面的對於國民的政府的缺陷與惡德的義務。

雖這樣說，我們當然不能稱他爲社會主義者。加之，在他，冥想的素質或傾向是缺乏

的。在當時，倘若沒有這些，則推翻資產階級社會，把牠建設在新的基楚上的這種思想，是比今日困難得多的。迭更斯，並沒有受着什麼系統的教養及教育，都必須努力着脫去最殘酷的貧困。倘若他會有染手於哲學的機會，那麼恐怕他在哲學裏感到非常程度的蠢笨吧。走入人生的第一步，在他是如此地困難的，但他在二十七歲時已經成爲著名的作家了。而且資產階級社會，對於他一個人，決不是繼母。在他不斷地勤勉了數年以後，資產階級社會就把他們所能給與的東西全都披瀝給他看了。這樣，雖許多的詩人是以比他廉賤得多的價格成爲社會底阿諛者，而他決不會成爲這種人。他底善良的心與對於人們的理解，是使他注目到社會底病患了。不管這樣，他底——不是要把當時的英國惡制度更換爲新制度，乃是應該改良牠的——這個政治信條，成爲許多激烈的說話而表現了以後，在什麼時候已經消滅了。

在他底生涯底最後十年間，迭更斯是被可憐的黃金慾 (auri sacra fames) 所依附着了。這個慾望也並非能夠十分地站得穩定的東西，但因此，他不但當作作家而破滅，又當作一個人，也在使他底個體受苦的徐徐的自殺之中磨滅盡了。這是一種精神錯亂。由此故，他被引到這樣的一個頑固的觀念裏——他必須爲他底家族賺得很多的錢，不但足以保證現在的闊綽的生活，並足以保證將來的這種生活，不，他要賺比這更多更多的錢。迭更斯會屢屢爲演

員，爲臺上演說家，又爲講演家而現示出來的那異常的辯舌之才，現在他開始拿來用在他底作品底廣告上了。他底友人福斯塔，正直地指說這種發財是不適合於迭更斯的這一點勇氣是有的；但單這一個友人底聲音，是在這作家底新的工作所帶來的喝采的暴風之中被吹滅了。迭更斯繼續着與驅使着他鞭策着他的惡魔的買賣關係，到一八七〇年七月，招了他底悲慘的死爲止。

這樣，這個作家底晚年是，被暗影所覆蓋着的。但這個暗影，要趕走照着他底人生底發曉與正午的輝耀的光亮，却不能夠。在他底誕生百年祭的二月七日，這個詩人底墳墓是有德意志勞動者階級也獻贈以花輪的價值的。

一九一二年一月原作，一九二九年

五月譯自川口浩之日譯

凡爾培底牧師

丹麥S.勃力川原作 柔石譯

一 安力克蘇蘭珊法官底日記

靠託我主耶穌基督底名字！到現在，由上帝底意志，由我親愛的保護者底宏恩，我升擢了，一切都不敢當，做了縣執行官與法官之職而治理人民。願審判萬民的主宰加賜我智慧，恩典與正義，使我完我職責以得被手中之恩惠。

『定人事乃在耶和華。』箴言廿九章廿六節。

一個人孤獨是不好的。我現在既能養活一個妻子，我就不應該選擇一個伴侶麼？凡爾培底牧師底女兒是知道她的人都說她好的。自從她母親死了以後她就管理牧師宅裏底家庭雜事，恭儉而溫良的；沒有別的孩子們，除了一個哥哥以外，他是大學校的學生，這是可預卜的，假如她父親又死了她前途的運命將非常淒涼的。

馬丁·勃魯今晨從英伏斯忒拉帕到此地而且送我一頭肥犢；我因記起摩西底警誡『你不可受賄賂』而拒絕了。這個勃魯是爭訟多端，我已聽人說過，是一個好勝而大言無慚的人；我對

他也別無所爲除了公事公辦以外。

我現在同我天父與我內心商量，這在我是明白的，曼多·可維司小姐是如此一個人我願同她過我底生活到死。我偷偷地觀察她好幾次。恩惠是欺騙的，美麗是空虛的。總之，她是無疑的是我在世上所見的最美麗的女人。

我覺得馬丁·勃魯是一個很討厭的人，雖則我不能說出爲什麼緣故。他不知怎樣使我想起來一個惡夢，但是我記不清楚，甚至說不出什麼時候我會真真的夢到他。這或者是一個凶兆。他今晨又到這里來，送我兩匹純種的良馬——壯麗的動物，灰色而斑斕的，黑的鬃同尾，黑的距毛。我知道他分開的買來化了一百四十元錢。兩隻馬的實價，至少要值兩百元，雖則他送給我不過一百四十。價錢如此便宜使我呆了。這不是賄賂麼？我的確知道他心裏又要打官司了。我決不要他底灰色而斑斕的馬。

今天我去訪了凡爾培的牧師。他是一個敬畏上帝而正直的人，但熱情而性急的，反對他

辛思的事他也不寬容。此外他也吝嗇。我到了牧師宅時有一個農夫正要求減輕什一稅。那人
是狡滑的，什一稅並不算過高，蘇倫牧師明知底細，他對那人說一隻狗他也沒有從他手裏給過
牠一片麵包；他愈罵，他自己愈忿怒……呀，天知道，無論誰都有他底過失。可維司底暴怒
沒有什麼妨礙，一忽兒叫他女兒給那農民一片麵包牛油和上等啤酒……她真是一位愉悅而
規矩的處女。當她一見我，歡迎我，態度是非常可愛地雖則稍稍羞怯的，我奇怪地心頭跳動
着，幾乎對她說不出話。

我底農場管理人到我這里以前在牧師宅做了三年以上的爭。我想巧妙地問問他，關於他
所知道她的，她是怎麼地對待家人等等的爭。一個人常常可以從他們底用人那里得到最多的
真實價值的消息。

✻

✻

✻

唉，氣數！我底用人拉司瑪告訴我這馬丁·勃魯在不久以前到凡爾培牧師宅去求婚，但被
拒絕了。這牧師當初十分願意——因為勃魯是一個饒富的人——但他女兒不要他一些什麼。
我知道，起初她父親嚴厲地叱責她，以後看見她固執地反對這門親事，他也隨她去了。這並不
是她驕傲；拉瑪說她是非常謙恭的，這無疑地可承認，她自己底父親是農民出身的同勃魯一

樣。

現在我明瞭英伏斯拉帕馬在羅司末底作用了；他們要引我離開走正直之路了。這是件亞兒·安徒生底泥炭田與草地分界底事。掠奪是無疑的變為馬底真價……否，否，我底好馬丁，你不知道安力克蘇蘭珊其人。『你不應委曲貧苦者。』

今晨凡爾培底蘇倫牧師在此地談了片刻。他僱用了一個新的馬夫，尼爾·勃魯，英伏斯拉帕農夫底兄弟。這個尼爾，牧師說他壞話，懶惰而老臉皮的，還好勝的。蘇倫牧師要他將家畜弄弄好，但他弄不相像。我忠告他甯可立刻回掉這不規則的人，否則給他敷衍過去到期限滿了就算。開始他立刻答應我底提議，後來聽完我底話他對我的理由想了一息，他接受了我底意見，他熱忱地謝了我底忠告。他是一個火性的急躁的人，但不難開整當他自己鎮靜而想定之後。我們分別時非常友愛的。沒有一句話說到曼多小姐。

今天我在凡爾培牧師宅過得非常愉悅。我到的時候蘇倫牧師正出外了，但曼多小姐熱誠

地招待我。我進去時她正在紡織，我看她深深地不好意思……

這真奇怪許久我才想出一個談話的題目來。當我穿着法庭的外袍坐下長凳時，我很少沒有話說；而且當我傍詰一個犯人的時候，我能想出許多問題來；但在這高貴的純潔的孩子之前我站着惶惑的如同一個手染血跡的偷雞賊。最後我想到談談亞兒·安徒生同他底官司，他底泥炭田同草地的案子；但我不知道以後談到什麼，忽然談鋒會從草地轉到玫瑰，紫羅蘭同雛菊，到末尾她領我到她底花園去看花。我們過去如此的快樂直到她底父親回來，於是她跑進了廚房而沒有再出來一直到她來叫我們吃晚飯。

恰恰當她走到門首，她父親對我說，「我以為你要趕緊結一門親事。」我們恰恰談及在呵阿謨地方舉行的壯麗的結婚。聽到這最後的幾點曼多小姐臉孔紅起來同玫瑰一樣。她底父親滑稽地微笑道，「女兒，別人能瞧出你方從火邊裏出來。」

我拿了這位好教師底忠言納在心坎內，而且，上帝底意志，並不長久我將到牧師宅去求婚，我思她父親底話是一個隱射，他一定不會厭惡我做他底女婿的。那他女兒？她為什麼臉紅？很奇怪。我敢拿這個當作順利的表示麼？

這可憐的人，案子判決了，泥炭田同草地歸他所有……但一定這個判決使那富人做了我永久的敵人。在法庭未宣讀判決書前，馬丁·勃魯侮慢地注視着亞兒·安徒生。當讀，『這是法庭的判決，』他向法院四周看看而狡獪地狞笑了，好像操必勝之券。如此他是，實在的，他注意地告訴我，『那個乞丐癡心妄想要贏我底官司。』

但事情恰恰相反。

當勃魯聽到這個判決，兩眼閉着，兩唇蹙着，臉色同鉛粉一樣白。當他走出法庭，他極力壓制他底忿怒，向對方說，『我願你快樂，亞兒·安徒生。失了那片泥炭田我不會就討飯，而英伏斯忒拉帕雄牛將無疑地到處得到牠們所需要的乾草。』

但在外面我聽得他對自己詛咒了，用皮鞭打在馬背上，如此，森林中起了回音而再回音。

法官底職責實在重大的。他每宣布一回判決書，他就多招一個新的仇人。但倘若我們能與我們底良心交好……『忍受一切爲了良心。』

昨天是我生平最快樂的一天；我同曼多·可維司在凡爾培牧師宅舉行訂婚禮。我底將來

的岳父摘取經句說，『我將我底使女放在你懷中。』創世紀，十六章，五節。他感情興奮地說如何他給我在這世界他底最尊貴的寶物，如何他希望我將來和善地對她。（心裏情願，上帝幫助我！）

我少有相信這樣嚴肅，雖嚴厲的老人是如此的溫善和靄。當完結時，他底眼睛流出淚來，他底唇顫動了。我底愛人哭起來像孩子一般，尤其當他提及到她親愛的母親；當他說，『你底父親同母親將遺棄你，但主願保護你，』我也覺到我底眼湧上淚了，因我想起自我雙親亡故以後，上帝是怎樣地用他底恩典保護我，領導我，賜恩我。

我們盟誓以後，我甜蜜的新娘給我第一次的接吻。上帝祝福她！她深深地愛我。

席筵上歡娛是舞躍着。許多她母親底親戚都到了，但沒有一個她父親底，就是有幾個也住在很遠的斯加。豐富的筵席，散席以後舉行跳舞一直到天亮。附近的牧師從亞爾沙，林格培，黑來得都到；最後的一個酒喝得大醉被人扶到床上。我底岳父也盡量地喝，但並沒有看出醉態來；他同大漢一樣壯健，無疑地能和一縣底牧師們比飲而使他們醉倒。我留心着，他想這很好玩，也要我微醉的看看，但我當心着不會被弄醉。我不是酒底愛人。

我們底結婚將在六星期以內舉行。願上帝一直祝福到那時。

真可憐我底岳父叫尼爾·勃魯來做事。他是一個粗魯的人，值得做英伏斯忒拉帕底兄弟。他應當給他工資命他回去；這比同一個野人去吵好的多。但這位好牧師是一個火急的固執的，兩塊硬石頭不能好好在一塊磨擦的。他決定要尼爾做滿時期，雖則這天使他自己極煩惱的。

有一天他給尼爾一個耳光，以後這惡漢恫嚇說「他一定要打牧師還。」但這些話都沒有證據。我曾叫尼爾到前面，一邊規勸一邊威嚇，但我對他也無可如何。此人不良。

我底未婚妻也勸她父親不要為那人生氣，但他沒有比聽我底更多地聽她。我難於知道事情將怎樣發生當她從她父親家裏來到我家以後，因為她遮掩了許多煩惱不使這老人知道如何地弄妥過去。

她將做我底賢妻，「好像你屋邊底結實累累的葡萄。」

這是一件不幸的事——但亦有運氣，因尼爾已跑走了。我底岳父同日耳曼人一般發怒，但我暗地裏喜悅如此他纔從這危險人底手中脫離出來。無疑的，勃魯想要報他兄弟底仇在最

近相似的機會中，但謝謝天，在這裏我們有法律與威權，而這法律是保護我們的。

事情似如此的，蘇倫牧師叫尼爾在花園中掘地。當他出去了一息以後回來看看他做到怎樣，他看見這人靠着鋤站着正在敲槌子，從樹上摘下來。他終於一點也沒有掘。牧師解散他底繩。尼爾衝撞地回應他不被無論那個所差遣，同時他聲勢汹汹。於是他丟了他底鋤，污穢地漫罵他主人。於是這老人底火性暴發了，他拿來了鋤敲在他頭上。他不應當如此做，鋤是危險的武器，尤其在暴怒之下一個強壯的人底手裏。這個無賴他自己跌倒裝做假死，但當牧師驚慌起來，試試看去扶起他，他却跳起來，跑過花園，跳過籬笆，逃入牧師宅後面的樹林中而不見了……這是我岳父自己敘述的不快的事件。

我底未婚妻爲了這事非常苦痛。她擔憂尼爾要不擇手段的報他自己底仇——他將傷害獸畜，或者甚至放火。上帝幫助，我想並不要緊。

不過再過三星期，我就能娶我底新婦到我家裏來。她已經置備好到這裏來的內內外外所用的每樣器具。她是非常喜歡而願我們到處都有秩序與清潔。她惟一的悔恨是離開她底父親，而他要不見了她。但我願無論做什麼我能償賠他底失去的。我願以我自己底好姑母甘忒魯德和他女兒交換，一個很能幹的婦人，小心而活潑的。

我底未婚妻真是一位天使！個個人說她好——我可斷定我將是一個最幸福的人。讚美上帝！

※ ※ ※

那人遭遇些什麼！我疑心他已經離開這里。實在這是一件抱歉的事，人們開始圍着教區談論這件事。我斷定那些毀謗一定有他們底源流在英伏斯忒拉帕後面。我底岳父聽見真是難忍……倘若他聽從我底忠告而早回掉這暴戾的人就好！人底忿怒並不是上帝所賦的正直。我雖然是一個凡人，但我以為不應嚴責一個上帝底僕人，尤其似他年高位尊……我們只能希望一切議論牠自己將消滅下去。

明天早晨我要往凡爾培去，我不久將知道他曾否聽到各方面底毀謗。

金匠恰恰在此地，帶了我叫他做的一雙手鐲來；牠們非常精緻，我可斷定將給我親愛的曼多以快樂。不知能否適合……我是在祕密中用了一片草葉急忙地量了她手腕底大小。

※

※

※

我覺察我底岳父非常沉悶；我以前從沒有見過他如此銷沉。饒舌的人已作他是一種可笑的傳說，那，更可憐，是鄰舍們普通的談話。馬丁·勃魯再三聲稱，「這牧師必要還我底兄弟

(662)

尼爾，甚至下及黃泉地，要他從地下掘出來。」

這或者他是藏在英伏斯忒拉帕。無論如何，他又跑了，從他走了以後沒有一個人看見過他底影子，我可憐的未婚妻她爲這事心裏非常苦；她被凶兆與惡夢所抄擾。（未完）

小車底下的幽囚

楊晉家

「吱吱噁噁……吱吱噁噁……」

他——小車夫，隨着他底四個同伴，推着他底那輛小車（狗頭車）。小車穩當地緩緩向前進行着，也不快，也不慢，總是保持着一定的速度。車身在微微地顫動，車輪被壓在道路上勻整地轉向前途。

「吱吱噁噁……吱吱噁噁……」

他底兩隻手握着他那小車底兩條木柄。那兩條木柄底兩端，連繫着一條粗粗的帶子，背在他底兩肩上的那片披在他底肩上直披到他底兩隻手背上的長長的藍布上。藍布在他底背後被

微風輕輕地吹動，他底兩肩後包着凸出的脊骨的棕黑而瘦削的皮膚，就在他底浸透了汗水而染着污黃色的灰塵的襯衫底破爛的窟窿中，裸了出來。他底蓬蓬的黑髮，沾着污黃的沙塵，有的地方一片一片地像那暄乾了的爛泥醬，有的地方竟又進又出地像那不整飾的野草了。他底皮膚都像被紅漆塗沒過的那般地棕紅；只是路途上飛揚起來的沙塵，時刻地猛撲到他底身上，所以他底皮膚也就變得污穢而暗淡的多了，他底面上的神氣是終日沒有變化的：總是那麼地棕黃，瘦削，凸着髑骨，頰上流瀉着兩注污穢的汗水，嘴唇合緊，眉毛蹙皺，兩隻圓睜的眼睛苦悶地不旁視也不轉瞬地注視着車身。他底下身穿着的那件青布褲子，破爛骯髒，而且縫補着許多白色的或藍色的布片。他底足腿，裸在捲起的褲腳底外面，像樹桿的那樣粗笨棕黑了。他底兩隻穿着草鞋，裸在上部的腳背，厚沒着一層灰黃的沙塵，像新從沙漠中拖出來的一樣。當他推着那輛重載貨物的小車時，那兩膝像要支持不住那些重量的樣子，微微地曲着；兩腳似乎無力行走，被迫得不得已，所以就不能自由地——然而倒很平衡地——一步一頓地向前移動。

「吱吱噁噁……吱吱噁噁……」

他兩手緊握着那粗硬的車柄；車柄上底帶子背在他底後肩上，他底胸口微微地彎了下來

(664)

去，後背也轉成駝起了；上身像木做的一樣，頭兒從不曾左右旋轉，視線被拘囚在前進的車身上；兩腳左右跨開，擺動着一步一頓地跨着他底幽囚寒旅途。

「吱吱噁噁……吱吱噁噁……」

車身上放着兩隻二尺多長的橢圓形的竹絲筐，筐中滿載着累累磊磊的火紅的粗糲的碎石。那石子裝在竹筐中，凸裸在口外的，足有四五寸樣的高。那車身下面的鉅大的木做的獨輪，被那幾百斤殘酷的堅實的重物下壓着，牠連連不息地痛楚地訴着怨恨的愁苦，發着悲憤的嘆息。

「吱吱噁噁……吱吱噁噁……」

時令已經是初春了，那氣候在前數日寒冷了幾天，近日來忽然轉變得像仲夏那般地悶熱了起來。

他隨在他底四個同伴底背後，推進着那輛滿載着兩筐黃石的小車。一陣一陣的汗珠在他底額上滲了出來向兩頰瀉了下去，背後的衣布上，上半部也已經潮溼了，他雖然有時也用了他底手背掀起了那條藍布在頰上拭了一下，然而斑斕的汗痕總是刻刻留在他底面上。

車輪是只有一個，介在車身底中間；所以車身很容易左右傾跌下去。當車輪向左旁側下

去時，他底左脚就忽急地顫動地向左旁稍稍跨開了過去，同時右手就壓住右柄，左手用力把車子底左柄提起來。反之，也一樣。

有時道路上底泥土鬆軟了些，那支着幾百斤重量的獨輪就要向泥土中嵌下去，嵌得太深了，車身便推不動了；于是非用盡大力把車輪推出那凹進的泥痕不可；力氣用得也太猛了，稍不留心，車身便要左右傾側下來。

「吱吱噁噁……吱吱噁噁……」

他底注意力完全集中在那輪小車的身上。前後左右的景物，那是映不進他底眼簾中的；周圍輕微的聲音，那是傳不到他底耳膜上的，還有那榮華富貴的思念，那也飛不進他底腦袋裏的。

——不要使車身左右傾側，緩慢地推進車輪……

完了，這便是他底世界，他底一切。

「吱吱噁噁……吱吱噁噁……」

他們靜默地專心注意地由東向西推進着。走過了正在修築的武廟（關帝廟），于是折向南行，道路漸漸地高了起來，這條路底中間橫着兩規小火車底鐵道。兩規鐵道底中間和近

旁，雖然用木板墊高的，使道路稍稍成了平面，不致十分妨礙車子的行駛；但那半尺多高的突然高了起來的斜坡，總是使得黃包車夫們和小車夫們突過這高坡的困難而受苦呵。

由這路向南去是成賢街；突過了火車規道，路又突然地低斜了下來。約前進兩丈光景，有一垛低牆阻隔着，於是他們再折向西，緩漸地推進。北面從稀疏如網的柳葉和別的高大樹木底又出的綜黑的枝條的隙縫中望去，隱隱地顯着高懸的斜坡一條，連着缺齒的縣連的城牆的灰黑色的台城，靜站在西斜的陽光下面；西北是鷄鳴寺底東向的靜穆的門口，和南向的紅壁映着落日的光輝；八角形的氣象臺，高聳在鷄鳴寺底西南。孤零的人影，小得似成一個黑點地在台城和鷄鳴山上或則靜止着，或則在輕輕地移動。

「吱吱噁噁——吱吱噁噁——」

他前面的四個同伴們底車子推在橫臥着的鐵道的旁邊時，他們就用着力，屏着氣，趁着勢，向上拚命地衝去。

「噁！噁！」從他們底緊張的胸口中，衝出這兩聲輕微的——然而完全是用他們底精力粗織成的喊聲來。

第一次衝不上去，車身被斜坡阻住了。於是他們把車子稍稍退後了幾步，又像前次那衝

樣地衝上去。

二次，，至多三次，他們底車子倒底衝過那個斜坡了。路又傾斜了下來。這時，車身便要乘着下流的斜勢，迅速地滾下去，他們恐怕向下滾得太利害了，便將撞倒車身，所以就背着車柄上那條粗帶的兩肩向後仰着，兩手也緊握着車柄向後拖住，這樣，車輪轉動的行勢便可稍稍緩和了。於是他們又穩當地耐性在推着，折向西，在柳樹枝桿上掛下來的蜜蜜的綠葉中隱沒了。

最後是他底車子還不曾衝過那斜坡，他也已推在鐵道底旁邊了。於是他也像他底同伴們一樣，屏着氣，用着力，趁着勢，向上拚命地衝去。

「嗯！嗯！」

他底年齡本來已經老了，那天自早推着那車子，已經推了大半天了；氣力漸漸地在衰弱下來。前一刻因在中途上一不小心跌了一交，手背內骨髓中底隱痛，一直還不曾消去。所以這時他實在再也用不出猛力來把那車子衝過這斜坡了。車身只向上路為動了一動，被突然高起來的坡斜隔着，于是又稍稍倒退了下來。

「嗯！嗯！」

第二次的努力，可是仍舊衝不過去。

「吱吱噁噁……吱吱噁噁……」

行在前面那四輛車子底鳴聲漸漸地在輕微下來了。他有些着急了，他想他不要落在他們底後面，路隔得太遠了，要追不上他們……

「噯！噯！」

然而他底氣力更覺衰弱了，當車輪剛在傾斜的坡面上轉上了一些，立即又向後倒退了下來。

「阿根呢！——阿根呢！」他想叫一個同伴來幫助他，合力把他底車子推過去。可是他底同伴們已經折轉了路，遠遠地走了。他底呼喊的聲音當然不及就近在他們身前的車輪底鳴聲的高響。他們一個人也不知道他還不會把他底車子衝過那鐵道，而現在却在呼喊他們呢。

「阿木呢！阿木呢！」同樣地，也沒有回應。

「哺！哺！」汽車在他底身後叫了起來。

——快快衝過去阿！要追不上他們了呵；要追不上他們了呵！

「哺！哺！」汽車在後面飛上來了；在斜坡上只輕輕地一跳，向前瀉了下去，折向東，

於是成水平線地毫不顛動地馳去了。這裏還留着飛揚起來了的沙塵，滿空都成黃色。他昏迷了一回，眼睛幾被沙塵的散播而張不開來了。

隔了一息，他自己覺得心腦清明些了，於是又竭力向上衝去。

較前更爲衰弱了的氣力，牠所生的影響也就更小了。

「嘔！嘔！——」

火車底吼聲在遠遠地傳過來了。

——唉！唉！他們已經走在什麼地方了呵？快快衝上去呵！要追不上了呵！要追不上了

呵！……

他滿是惱怒，憤恨，苦悶，以致失望。

「噫！噫！」

愈是焦急，愈是不易成功了。

既而「轆轤」的火車輪滾在鐵道上的軋裂聲也漸漸漸近地傳來了；與「嘔嘔」的氣笛底吼聲相應和着。

「噫！噫！」

小車底下的幽囚

(6)

火車頭上底黑煙，像烏雲似的往上吐出來，漸漸地漸漸地從東方帶近來了；一卷一卷遺留在車子底後方，升上去向空中消失了。那軋裂的聲音更響而且更暴裂更急切了。

——衝！衝——上——去！

「噫！噫！」

他閉住了眼睛，一口氣也不吐，心中燃燒着焦灼的火焰，施着勁，往上猛力衝去。倏倏，這次他是衝過去了。火車剛剛在他底背後從東方馳過來向西飛過去。「軋軋」的暴裂的聲音響了一回，又漸漸低微下去了。

——倒底被我衝過了！倒底被我衝過了！

「心雖然在劇烈地忐忑地狂跳，然而還是在喜悅着。

可是他底氣力是完全耗盡了。他再也不能向後支撐着身軀——阻止住車輪乘勢向下衝滾的猛烈的顛倒。車身像瀑布似地向下激流下去；他底背着車帶的兩肩像被兇狠的囚役猛烈地連帶着拖了下去；身子不能自主橫衝直撞隨着急進的車身滾了下去。車身撞在前方的牆壁上丁：「勃落托……」向左翻下去了，磊磊的碎石子從竹筐中傾倒了出來。

他心腦昏迷欲裂，四肢軟弱無力。他一切事情都忘掉了，只覺得天地在旋轉，萬花境陣

陣地在他眼前排現。他底身子，這時，就隨着車身跌了下去，頭橫倒仕傾在地上的碎石上；腦殼撞破了，緋紅滲顯的血，參雜着幾片乳白的腦髓。

這時落陽已沒！只在西天留着紫紅色的雲霞數片，與流在黃石上的血醬相輝映。

「噹！噹！噹！」在那清寂的野空中，傳來鷄鳴寺遙遠的葬鐘的悽慘的音波。綿綿纏繞，安慰着那傷痛的靈魂。

一九二九，三月，廿二日于南京中央大學

憶巴黎

野渠

(十七) 憶江南

天涯豈是無歸意

爭奈歸期未可期

——調寄鷓鴣天小山詞——

天氣又瀟瀟灑灑的悶雨了一日，到晚上，在微稀的燈光下，聽着風雨的聲音瀝瀝浙浙的越來得淒清，四週也越覺得暗淡，我倚在椅子閉上兩眼，悄然地一絲毫的情緒也沒有。有時候，想找幾首舊詩詞來吟哦，然而搜遍了心腦，或者翻出書來找時，總不能得到適合於當時的心緒及情景的，那時候，我便只好依舊閉上兩眼，若有若無，裝腔作勢地哼起來……

在這五六年來，飄泊生活於我是早經習慣的了，然而，要像如今那樣地寂寞與孤靜，却是先前所不曾有過的第一次。有幾回，想到有一二個女友來幽談時，那多少能解消一點倦客的愁悶呢，也就紀念到惠與芸。可是這半年來我却只給了她們各人一封信。北京明姊的信來了三次也還沒有覆，在這兩夜該當是可以覆書的安排好的時間哩！

「不好諸人貪客過，慣遲作答愛書來」，以前我常責惠之不多給信時，惠曾錄了這兩句詩來答我，而今却正配得到我自己用了。

「我們現在這樣遠隔着，欲晤面不能，欲通信又嫌其太緩，這相思真叫人好難受也！」然而，我不是找出話來替自己辯護，因為離得遠了，一切都不知道從何寫起，就是寫了出寄，好容易等待回信來！真是：『書來已是明年事』因此就懶下去了。雖然寂寞是參透了這
個心！

(673)

「二年半沒有收到家裏一個字！」當我聽着D君這樣說時，我竟驚奇地喊了出來：「呵！」二年半的時間，該不是短呢！他說：「寄了掛號信去總也不見回信，我總不知道是什麼緣故。我曾經多方的去信給兒時的朋友探聽究竟，只有在鄰縣的一位小學時的同學還信說，我們那縣裏受的天災最利害，差不多十家人家，倒有八家死絕的，我想，我們的家也許……」

「也許怎樣？」我說：

「也許死完了！」

「不會罷！」我說，實在，天災這樣東西，在我這個江浙人的腦子裏一些也想像不起來，就說兵災罷，也是這幾年來的事。然而我聽着D君的這句話，我的心却忍不住的悽然來了。

「現在是一些計劃也沒有，生活，就是過了一天算一天，今天算明天，明天算後天……學業呢，不能有時與精力去對付了，做了工作，實在不能念書，」D君說，停了一刻又繼續了：「我出來後只有七八月後，就斷絕經濟的接濟了，本來地方上也有五百元一年的補助費，那時候家裏也籌二百餘元，正合起來預備寄我，被兵過統搶劫去了，這四年來都任了工

(674)

作，從那時起。唉！讀書的機會是沒有！」——

「先前，有一個時間任的事報酬也還豐富，那時每天都該有三四封借錢的信收到，我都寄了。大家說得好聽，互相幫助。我想，這好比大家同坐在一隻船裏過渡。現在，有的還去做着大官兒了！」

「是的，他們已經過了渡，你却被剩留在對岸了！」我說。我心裏却暗暗的連想起這所有的一切，所謂「別人求我三春雨，我求人家六月霜。」唉！人情！人情！看透了！看透了！什麼熱心，什麼熱情，到頭來還不是目討苦吃？我對D君雖然只這樣簡單地答了一句，然而我心裏却有無數的悲慨與他是同感的。接着我說：「還去罷！這樣的生活，該也太枯燥呢！還去看看你的家，倘然不大好，可以移到南方來。——我知道大概人人都討厭人人的故鄉——。」

「在上海我也住過近兩年，都是家裏寄錢來用的。現在已是三十歲的人了，還去難道再去用家裏的錢麼！」

「那也絕不至於的，找一點事情担任，維持了生活，閒暇的時候可以畫，可以讀書。」
「可是，說說是容易呀！我想還國去還不如在這裏，這裏，生活總免強的過去了，還到得中國去，東一派，西一派，滿天滿地都是派，他們不要我，我也合不來……」

我聽着沒有話說，只是「唔」的似允似嘆的慢長的輕喊了一聲。

「可是，終究歸去罷！」我說：「終究歸去罷，看看你的家！」又重複着說。

「我想等局面平靜一點還去看看，從前，我第一個半年沒有收到信的時候，夜晚都不能睡覺的，白天去做事，還不怎樣想，有同伴談談天，唉！唉！後來，我想只好拋了罷，現在不大想了！」

我好久說不出話來，「還去吧！還是還去吧！」

「是的，我想要還去的，總在一二年後？」

「這也長呢！」我說。

「我想你是應該還去的，你們是比較有着好家庭。」

「唔！唔！」我感嘆着呢，「那裏？我只有一个病老的母親，餘外都是假的呢！」

「唔！這話說不得的！」D君說。

「先生，你們大概都看得我很幸福麼？——我這幾年來的社會的奔波生活，對於一切都很灰心，我是肯吃苦的，要不然……男子究竟不同，在社會上早已安排好給他一個地位的，要說女子，從中國的這種環境，先要跳出了這個家庭已經是不容易，跳出了家庭要走入社會又不

容易，一入社會要有個立足的地方更不容易。並且在女友之間不比你們男子對男朋友那樣大家可以通融一下，因為男子是比較社會的，闊大的。要說女子，見量很小，天生成叫她們看守金錢與門戶的，我所以有的女友固然不多，然而能夠超脫一點物質的只有一個，這一個，我們曾經通融過的。」

「你這些話我很相信。」他說。

「那些安坐在屋子裏的人，才夢想浪流的生活是好的，美妙的，快樂的，一走上世路，就覺這世路的難了！」我說：「雖然我到這裏的時間不多，山谷云：『去國十年，老盡少年心。』恐怕不要十年吧，一年也夠了哩！」

D君說：「我却天天是那樣做事的，已經四年多了！」

D君送去後，我爲他這番話所感動，直沉思到了夜深。我不想到，淪落在天涯的何其多，也許還有像濤君一樣的更有的在呢！可是，當我明瞭了濤君這一番身世之後，我對他不但深深地起了同情，也起了對於他的敬仰。一個處在這樣顛危的境地，而數年來仍能保持他的特點：誠懇，穩重，在這個風俗人情，絕對不同之地在這個常是濁流中實在是不容易的！況且他又曾領受到這一切浮薄的人情所給他的悲慨與灰心。

我曾有一次，與土君隨便的談起，我說：「我未見巴黎的繁華與熱鬧，我確信巴城是被寂寞所罩着的，因為多有旅客。」於是便談及D君，已經成了家，而且有小孩子的。「他的夫人也可給他寫信呢！」我說：「也許不大能寫吧！」

我常以為這些煩惱都是從知識裏來，所以我很悔恨我的識了幾個字。然而有時候，以自巳的眼淚沉浸在這些抒寫之中時，如像酒後的麻醉的得了一些安慰，我不懂得酒味，我却從眼淚裏體味出這類似的酒味來。可是，這却不是能夠得到的，在有些人。能夠懂得女子的，我相信還是女子自己，就憑那些如何近於女性而以為明白了解女性的男作家們，他們的描寫，從未引起我多大感應。

「是的，我想還去的，總在一二年之後？」

我想想D君的話。「這正是天涯豈是無歸意，爭奈歸期未有期」呵！其實，我回想想我四五年前流浪的決心，何其壯呵！那年在古州，雖然是如此混濁的境地裏，我都還錄了這幾句古詞給芸的：「祇解勸人婦，却不留人住，南北東西總是家，勸我歸何處？」呵！至今想起，我那壯的心呵！壯的心呵！

我的兩手支住了面額，停止了想，這才聽着風雨的聲音，正不絕地在飄瀟着，好像在每

次聽着遠處教堂裏所吹送來的鐘聲，那樣他悠靜，悠靜得如將我的心理葬在深洞裏。

一九二八，二，一，晚。

長汀的愛情山歌

嚴光漢

這些敵處長汀的山歌大都是樵婦歌唱的。假使你當夕陽殘照的時候，走到野外的路亭裏坐坐，便有連續不斷流汗夾背的樵婦，嘴裏唱着清胞的歌曲；有時，當她們砍樵時，也會歌唱起來；或者，在瑩晶的月亮照遍了大地時，她們便在月下坐着密談，或歌唱着。所以歌唱的地方，隨地可以聽見的。她們要歌唱的原因，無非是贈心中的快樂。

因為像這些的歌曲，都是關於愛情的，所以我把牠名之曰愛情山歌。

(一)

壁頭打釘卦象鞋，

有情哥哩只望來，

總要兩人情私好，

喚我丈夫讓開來！
(我讀哀，以下同)

(二)

熱頭落山總落山，

老妹同郎玩一餐，
(玩讀塵，以下同)

老妹同郎玩一刻，

玩到不知那時間。

(三)

紅紙斗笠白帶鞍，

老妹戀郎無相關！

老妹戀郎無情私，

正月交關二月斷！

(四)

紅紙斗笠嫩細細，

老妹同郎玩哩不肯歸，

只肯同郎食藥死，

不肯同郎分路歸！

(五)

高山棟頭一鉢葱，

老妹戀郎幾多宗：

還要探郎情意好，

又要探郎水般鬆。

(六)

新買擔竿兩頭尖，

買得我郎担毛邊，

總要兩人情私好，

一肩帮你擔到紙行邊。

(七)

長汀的愛情山歌

米篩篩米彭籃張， 一心戀郎想風光。

一心戀郎解愁悶， 曉得我郎雪上加霜！

（彭籃卽盛米之最大器具，張，盛也）

（八）

高山棟頭種株桃， 桃子細細萬石傲。（平聲卽形容多也）

有情妹哩摘滴食， 無情妹哩想哩會生癆。

（九）

高山棟頭做屋層上層， 戀妹耍戀兩對門。

三餐食飯望得見， 暗鋪洗浴共脚盆。

（十）

十八妹哩白皚皚， 皆精人才皆精腰。（皆讀解）

皆精目珠畫眉眼， 皆精手子抱郎腰。

（十一）

十八妹哩一身鳥， 皆高皆大無乳姑。

皆高皆大無子種，

唔敢嫌我無功夫。

(十二)

十八老妹一身藍，

脚下有個鯉魚潭。

有隻鯉魚來層水，

兩個田螺穩在旋縲潭。

(十三)

熱頭一出紅東東，

十回來哩九回空。

十回來哩九回走，

唔要銅錢要人工！

(十四)

有錢買酒滿東東，

無錢買酒酒壺空；

有錢問妹諾諾響，

無錢問妹妝到耳朵聾。

(十五)

新打茶壺口包銅，

哥哥戀妹心要雄，

不要別人牽索子，

只要二人說話同。

(十六)

真君廟前直上府前街，
老妹嫁個老公死屍灰，
睡到三更無側轉，
一把好鎖別人開！

(十七)

那個命壞無我命般壞，
擔竿籬脚交得我，
早晨起來無米放，
暗舖無油問我篩，
(篩即斟也)

(十八)

食煙要食水烟筒，
煙又好來焰又濃，
戀妹要戀當家嫂，
銅錢又有胆又雄。
(焰讀飭)

(十九)

十五十六玩月光，
望隻鯉魚乘水上，
鯉魚唔怕清江水，
戀妹唔怕路頭長！

(二十)

姊脫衣衫白如雪，
郎脫衣衫白如霜，
姊做獅子先睡倒，
郎做瑯球滾上身。

十八，四，六日夜。

新鮮話

兆以

這是在五一節的紀念式時見識到的：

是在四月三十日的深夜，我正睡在床上看紅樓夢，忽然門響，進來位主任。我連忙坐起，他說，『不用起來，沒事，沒事。我是來請你明早紀念式時演講。』

『啊！什麼？』我茫然了。

『明天不是五一節麼？』

『但是我不配……』

『這有什麼配不配的，隨便講幾句。』

『哦！……』

於是他去了。於是我仍睡下，仍看紅樓夢，但在字行間却看出許多字影：勞働——校主

——資本家——校董——土豪——校長——小官僚——學生——家長——店主——廠主——
股東——買辦——勞動？勞動？？勞動？……

我究竟講什麼好呢？我翻騰了兩個鐘頭，什麼時候睡着的，連自己也不能確定。然而五月一日是到了。

到了開會時期，我仍茫然地走去。

開會了。主席上台報告宗旨說，世界上的人雖分作勞心和勞力兩種，但不論心或力，總是要勞的；所以我們是勞心者，亦可算勞動的一份子，所以我們來紀念這五一節。於是我們紀念這節的資格總算定得確之又確了！

於是演講開始了。第一個是黨義教師，檢定委員會檢定合格的黨義教師。他把中國的工人生活狀況描畫得活龍活現，簡直是一幅『流民圖』，使人聽了要掉淚的。但是他的語氣和態度大有少爺丟銅元給化子一樣的意思，而且他有句話，使我聽了，刻骨銘心，永矢不忘的，就是：『我們中國沒有階級的，更沒有階級的觀念。』

第二位演講了。那時窗外薰風吹來，使我十分要睡，無心聽講，只依稀聽得什麼日本的天長節，美國的聖誕節，……節。最後，他叫了一聲：『我們要打倒外國的帝國主義。』我

於是睡眼朦朧地醒來，心頭猶突突跳不止。

第三位上台了。他是著名的演說家，而且竭力主張不准學生在教室內打瞌睡的，所以思想激烈得多了。他說，我們在紀念這五一節時應有一種覺悟：以後不再打工人了。後來不知怎麼一來，他竟轉過去描畫俄國革命後的經濟生活了。經他一說，現在的俄國簡直是個人間地獄。

主席忽然走來，湊近我的耳邊，說，「不料各位先生今天講得這麼長。」其意若曰：你不必講了。

「沒有什麼，我本沒什麼可講」我趕快接着。

他就趑趄地去了。

會散了。我深感他們的恩賜，深感自己的大幸，又深感自己的不配——不配在這環境裏紀念五一節。

遇到幾個學生，他們忽地問我，「你今天怎麼不說話？」

「我麼？不配！這就是證據。」我指着校丁剛送給我的一本本校的週刊，上面有兩處：

校董請各校禁止演劇以弭盜竊函，還有，閱書指導委員會議決——審查書籍標準，過激派及

浪漫派二種，均在禁止之列。

「噯！這個環境！」

一九二九年五一節廈門

隨感錄

人肉還包含着特有的滋味

瞻浩

房龍在他的人類的故事裏曾說過這樣的話：「……一到夜間，便把他的妻子兒女都藏在樹洞裏，或在幾塊大石頭的後面，因為他的周圍都是些兇猛的野獸，在夜間這些野獸都要出來巡行，尋些食物給他們的妻子兒女吃，他們最愛吃人肉。在那個世界裏，反正你不吃別的，別的動物便來吃你。……」原來人肉是動物界最愛吃的東西，大概牠是有特別的滋味吧？據說我們的先代曾吃過，不是有易子而食的事記載着嗎？我想：現在有一部份人也還正在那裏大嚼其人肉呢！他們是怎樣懂得了「你不吃別的，別的便來吃你」的這句深意的話啊！

現在報紙上不是天天鬧着什麼世界和平什麼東歐非戰協約這類的話嗎？——這使我疑惑了，難道這樣好吃的不費一文錢的人肉都沒人吃了嗎？失了牠的特有的滋味不會？不然，那真是「人心不古」了！

好！我的疑惑，總算冰消瓦解了，這仍要感謝這些新聞記者的。我在四月三號的時事新報上，看見有下面這樣一則的新聞，現在我就把牠抄在下面：——

「殺人之新利器。

單人機關槍。能自動換彈

國民社一日倫敦電 英陸軍部近正在試驗一新改良之單人機關槍，該槍能自動的換彈，每分可三十五發。此次試驗結果若佳，陸戰術又將一變，該槍重僅一磅半，與現用來福槍分量相埒，而其功用則遠過之，其發彈之速度，數倍於尋常槍枝，且因自動用槍者可省出時間，加意瞄準，再其回力亦較他槍為輕，執於手中，及支在架上，均可任便，其玲便概可想見，聞此槍之初發明者為美國軍隊之湯姆遜將軍，嗣由白明漢孟小軍器公司加以改良，日夕試驗，於茲已有兩年之久，但尚有一種困難，須待解決，因其發彈之速度過快，一人難攜帶鉅數之彈子，不過當機關槍發明時，亦曾發生此種困難，然卒安然能決，諒此槍亦可有同樣

解決，無用過慮也。」你看，這不是告訴我們的人肉還包含着特有的滋味嗎？

在此，我們只要閉着眼睛默想一回，就覺的我們的肉太好吃的可憐了！「你們不要吃別的，讓我先來吃你的吧！」這樣的聲音到處跟着我們左耳邊響呢！

「附註」旁邊的圓圈是我加上去的。

一九二九·四·四·于吳淞

最近不舒服事件之一

光儀

上海通信圖書館，已有十年的歷史的，近今終于被市黨部封閉了。

它完然是社會的事業。為發展館業起見，有共進會的組織。由會員認定常年費（學生會員一元至二元，普通會員最低兩元。）；由在滬會員中的二三人，每日盡三四小時的義務，辦理館務。是無抵押地借書給來館或來信借書的人。三年前會務報告上，有一篇文章裏說，「窮人雖拿不出借書押金，難道拿不出信用麼？」館務最發達，是革命軍未到滬以前的幾年。每月來信借書的，有八九百起；遠至哈爾濱，甘肅，雲南，新加坡。李寶章在滬殺人如麻的時候，館會關門半年。恢復之後，館務較弱，每月來信借書的，約四五百起。

徵買圖書，是有標準。二年以前，獅師社曾來信說願送閱全年，却由會議決「壁謝」了。

書日底編訂，借書手續底簡易與完整，以及盡義務諸會友底技術工作底敏捷，俱全是科學的。但今被市黨部封閉了！

市黨部初是派警來抓了正在服務的三位會員去。審問的時候，聽說第一句是問，「做這種事，既出錢，又費力，於你們自己絲毫沒有利益，你們爲什麼幹呢？你們必有用意吧？」幾次交涉的結果，三人是放出了，交換的條件，是沒收圖書，沒收資金五百元。於是十年歷史的上海通信圖書館，曾充了許多智識青年的麵包廠的。在十八年五月完了。

封閉此館的動機，有種種傳說。有一個傳說，說他們想辦個市立流通圖書館，裝點太平，慶祝全國統一，革命成功。但向各書局徵書，各書局却都不給；爲謀得此四萬冊圖書起見，故有此一着。此一個傳說，是否事實，在此青天白日之下，不敢擔保；但三個會員被抓，圖書沒收，資金沒收，而市立流通圖書館却已宣布將成立了，這都是事實。

此事當然不止於不舒服的。聊寫此上海通信圖書館的訃文，公告大衆！

朦 朧

代 殘

朦 朧

四七

某處我曾看見一副如下的畫：

一個妙年剪髮的女人，裸體地跪在地上。她伸着顫抖地迎接着的兩手，及有着熱羨與恐怖的表情的面孔之前，畫着一位想撲着她的老人，鬍子和她底頭髮一樣地長了。老人底頭上，則如在夢着似地畫着鑽石戒子，寶玉鑲着的金鏈條，雖然只是汽車頭但是可看出是十分輝煌的汽車頭。

畫旨是明白的，畫筆也如流行的廣告畫。但情調却十分朦朧，朦朧中又十分明白。

語絲

第五卷·第十五期

淚和笑

梁遇春

(691)

匆匆地過了二十多年，我自然也是常常地哭，常常地笑，別人的啼笑也看過無數回了。可是我生平不怕看見淚，自己的熱淚也好，別人的嗚咽也好；對於幾種笑我却會驚心動魄，嚇得連呼吸都不敢大聲，這些怪異的笑聲，有時還是我親口發出的。當一位極親密關切的朋友，忽然說出一句冷酷無情冰一般冷的話來，而且他自己還不知道他說的是使人心寒，這時候我們只好哈哈地莫名其妙地笑了，因為若使不笑，叫我們怎麼樣子好呢？我們這強笑或者是出於看到他真正的性格（他這句冷語所顯露的）和我們先前所認的他的性格的矛盾，或者是我們要勉強這麼一笑來表示我們是不會給他的話所震動，我們自己另有一個超乎一切的生活，他的話是不能損壞我們於毫髮的，或者……但是那時節我們只覺到不好不這麼大笑一聲，所以縱笑，實在也沒有閒暇去仔細分析自己。當我們心裏有說不出的苦痛纏着，正要向

人細訴，那時我們平時尊敬的人却用個極無聊的理由（甚至於最卑鄙的）來解釋我們這穿過心靈的悲哀，看到這深深一層的隔膜，我們除開無聊地破涕爲笑，還有什麼別的辦法嗎？有時候我們倒霉起來，整天從早到晚做的事沒有一個不是失敗的，到晚上疲累非常，懊惱萬分，悔也不是，哭也不是，也只好咽下眼淚，空心地笑着。我們一生忙碌，把不可再得的光陰消磨在馬蹄輪鐵，以及無謂敷衍之間，整天打算，可是自己不曉得爲甚這麼費心機，爲了要活着用盡苦心來延長這生命，却又不覺得活着到底有何好處，自己並沒有享受生活過，總之黑漆一團地活着，夜闌人靜，回頭一想，那能夠不吃吃地笑，笑時感到無限的生的悲哀。就是我們淡於生死了，對於現世界的厭煩同人事的憎惡還會像毒蛇般蜿蜒走到面前，纏着身上，我們真可說倦於一切，可惜我們也沒有愛戀上死神，覺得也不值得花那麼大勁去求死，在此不生不死心境，只見傷感無端地重重來襲，偶然掙些力氣，來嘆幾口氣，嘆完氣免不了失笑，那笑是多麼酸苦的。這幾種笑聲發自我們的口裏，自己聽到，心中生個不可言喻的恐怖，或者又引起另一個鬼似的冷笑。若使是由他人口裏傳出，只要我們探討出牠們的源泉，我們也會惺惺惜惺惺地心酸，同時害怕得全身打戰。此外失望人的傻笑，下頭人挨了罵對於主子的陪笑，趾高氣揚的熱官對於貧賤故交的冷笑，老處女在他人結婚席上所呈的乾笑，生

離永別時節的苦笑——這些笑全是「自然」跟我們爲難，把我們弄得沒有辦法，我們承認失敗了的表現，是我們心靈的堡壘下面刺目的降旗。莎士比亞的妙句「對着悲哀微笑」*smiling at grief* 說盡此中的苦况。拜倫在他的傑作 *Don Juan* 裏有二句：

”Of all tales 'tis the saddest —— and more sad,
Because it makes us smile.”

這兩句是我愁悶無聊時所喜歡反覆吟誦的，因爲真能傳出「笑」的悲劇的情調。

淚却是肯定人生的表示。因爲生活是可留戀的，過去是春天的日子，所以纔有傷逝的清淚。若使生活本身就不值得我們的一顧，我們那裏會有惋惜的情懷呢？當一個中年婦人死了丈夫時候，她號洶地大哭，她想到她的兒子這麼早失去了父親，沒有人指導，免不了傷心流淚，可是她隱隱地對於這個兒子有無窮的慈愛同希望。她的兒子又死了，她或者會一聲不做地料理喪事，或者發瘋起來無端地狂笑，因爲她已厭倦於人生，她的微弱的心已經麻木死了。我每回看到人們的流淚，不管是失戀的刺痛，或者喪親的悲哀，我總覺的人世真是值的一活的。眼淚真是人生的甘露。當我是小孩時候，常常覺的心裏有說不出的難過，故意去臆造些傷心的事情，想到有味時候，有時會不覺流下淚來，那時感到說不出的快樂。現在却再

(694)

尋不到這種無根的淚痕了。那個有心人不愛看悲劇：亞里士多德所說的淨化也的確不錯。我們精神所糾結鬱積悲痛隨着台上的悽慘情節發出來，哭泣之後我們有形容不出的快感，好似精神上吸到新鮮的空氣一樣，我們的心靈忽然間呈非常健康的狀態。普式金 Dostoevski 的著作人們都說是笑裏有淚，實在正是因為後面有看不見的淚，所以他們小說會那麼談諧百出，對於生活處處有回甘的快樂。中國的詩詞說高興賞心的事總不大感人，談愁語恨却是易工，也由於那些怨詞悲調是淚的結晶，有時會逗我們灑些同情的淚，所以亡國的李後主，感傷的李義山始終是我們愛讀的作家。天下最愛哭的人莫過於懷春的少女同情海中翻身的青年，可是他們的生活是最有力，色彩最濃，最不虛過的生活。人到老了，生活力漸漸消磨盡了，淚泉也乾了，剩下的只是無可無不可那種將就木的心境和好像慈祥實在是生的疲勞所產生的微笑——我所怕的微笑。十八世紀初期浪漫派詩人格雷 Thomas Gray 在他的 *On a Distant Prospect of Eton College* 裏說：

流下也就忘記了的淚珠，

那是照耀心胸的陽光。

The tear forgot as soon as shed.

The sunshine of the breast.

這些熱淚只有青年纔會有，他是同青春的幻夢同時消滅的，淚盡了，個個人心裏都像蘇東坡所說的「存亡慣見揮無淚」那樣的冷淡了，墳墓的影已染着我們的殘年。

「紅的笑」引言

梅川

在俄國一九〇五年第一次革命的前幾年。文學上高爾基的勢力已有衰敗現象，新進的循序而起，阿爾志跋綏夫，梅茨士珂夫司基，勃留沙夫，梭羅古勃是各代表一種潮流而起來的。人物。若說高爾基在俄羅斯文學上，在一八九〇年至一九〇五年之間自成一個時代，則這個寫「紅的笑」的安特列夫在一九〇〇年之後直到其死時為止也自成一個時代。

安特列夫一八七一年生於奧萊爾。他的父親雖然早死，而且他早年過極貧苦的生活，但他終於在奧萊爾地方受了普通中等教育。一八九一年又進了聖彼得堡大學。完了第一學期，因為失戀，他曾想自殺過，後來回了家，遊蕩的過了幾年。一八九三年又進了莫斯科大學，一八九七年得了法科學位，做律師助手。在那時以前，他已從事文學了。他的律師生活，過

(696)

得不多久，因為他不久之後就進了文學界。對於文學，第一個鼓勵他的是高爾基。到一九〇二年發表深淵和在霧中二篇之後，他的在文學上的名望突然大著。一九〇四年日俄戰爭發生，他寫了這部反映時代的『紅的笑』。從一九〇二年起，他名利雙收，直至一九〇六年他的第一個妻死時，這幾年是他一生最愉快的時期。後來雖然又娶了妻，但以前的幸福是不能再有了。於是他的作品及生命裏充滿了陰沈和空虛。他不絕的用刺激來推動他，改變種種的生活；到一九〇八年，他的名望開始衰敗。大戰的發生，這個大刺激，給他一個新生命。但不久之後，一九一九年九月他死了，他的最後的作品是題作 *Воскресение* 的向聯盟國請求把俄羅斯從波爾塞維克的專政下救出來的熱烈的請求。

安特列夫的小說，一部分是討論『死』的，勒柴魯司及七個被絞死的人就是討論這『死』的。勒柴魯司寫他死後三日從墳中再生的事，他與死亡相符，他的一瞥視，就表示毀滅的力量。七個被絞死的人寫判決死刑的五個革命黨員及二個普通殺人犯從判決到執行死刑間的事，這題目雖然講到死亡，但主要則不是死的恐怖，却是革命黨員的純潔與英雄。

他的大部分書，則寫寂寞，死一般的寂寞。在城裏，想來到鄉間去未遑免它，在鄉間，想到城裏去來避免它。但是不能避免的。幾乎他的作品，都表示空虛，無意，虛偽，但

他的中心思想還極力想解決咀咒生命的理性及贊美生命的感情之間的不和。

他還寫下許多戲劇，但都不能與他最好的小說相提並論。他的戲劇，可以分作二類；俄羅斯生活的寫實的戲劇，跟了契可夫和高爾基的傳統；象徵的戲劇。其中 *The Life of a Man* (人之一生) 及 *He Who Gets Slapped* ——二種都是象徵的戲劇——是成功的。他在其中故意避免實生活及生命的色彩的懷疑。但講到這些戲劇的中心思想，還是空虛，死亡，與人類的詐偽，浮飄。

安特列夫作為小說家，現在已過去了。他的對於世界空虛的一種感覺，現在的人已多沒有了。但他在俄國文化史上仍是一個重要的代表人物，代表小資產階級進化上的黑暗與悲劇的一方面。

對於作者，已約略的講了一點，譯者來講一點關於譯文的話。

一講到譯文，就覺得中國文壇之不幸，有這樣墮落的分子。凡看見過本年四月十八日的華北日報副刊的『鶴西』的關於紅笑，再來參看五卷八期語絲魯迅先生關於關於紅笑。就可以知道『鶴西』的怎樣卑鄙了。文章雖然又婉轉又隱約，但因為死轉隱約，他的醜態更顯明。若他還像個人，應當先有確實的證據，然後簡捷的說『梅川是抄襲(?)我的』。這類的

(698)

事，豈是「……不過也許……」含糊之詞可以來瞎說的麼？善於「運用」中文的「鶴西」，這種地方不免運用得太妙了。雖然文中跟着說了「那麼，這錯處就在我……」但事情不是這麼簡單，可以一了百了。倘若可以的，那麼我也可以说「鶴西是強盜，是拐匪，是……他的……是……」跟着也說「不過也許……那麼，錯處就在我，……」這豈不是一樣的。話似乎講得太遠了。現在來說譯這「紅的笑」的動機及種種：

想譯這本書的心，還在一九二七年的秋季，當時不知何故（照所謂「鶴西」的羅輯，必是因爲見了他的原稿而想譯的罷，雖然時間上有矛盾。）忽然想譯這本書。於是買了一本美國 Boni and Liveright 公司出版的近代叢書中與七個被絞死的人合訂的一本。因爲不能像「鶴西」趕譯，也因爲沒有按預定的計畫去譯，所以到一九二八年暑假前還只陸續譯了上半部。到那時才定了決心，在相當期內，把這下半部譯完；當時還因爲近代叢書中的版本 *Misprints* 太多，又去買了倫敦 T. Fisher Unwin 公司 Alexandra Linden 譯的一本。譯完之後，直到暑假後回上海時帶來，後由魯迅先生介紹到小說月報社，並用日譯本替我校了一遍，改正不少錯誤的地方。到現在，不知怎麼一來，變爲用所謂「鶴西」的譯文做藍本而譯的東西，這豈不太離奇麼？

講到我的譯文，自然有不少錯誤及生硬的地方，讀者肯加以糾正及批評，我是十分歡迎而感激的；不過，如所謂『鶴西』存了別種心思的批評，我非但不感激，而且輕視的，何況還有許多地方他的糾正反把我對的『糾』錯，如

斷片一中原文……as fiery—white and sharp as the white-hot point of the bayonets,
……（近代叢書本一〇四頁倒數第二行）我譯作『……宛如槍刺的白熱點一樣的銳利寒膽，……』這譯文無論怎樣嚴厲的批評家，除了所謂『鶴西』之外，總不能說這譯得不通，或生澀費解罷，難道一定要像『鶴西』的死譯爲『……像那些白熱的刺刀尖一樣的白灼，尖銳，……』麼？

又斷片一中（英文一〇五百倒數第五行）英文，Preoccupied manner，我譯作『強佔的態度』所謂『鶴西』說是『恍恍惚惚的意思』；但下文明明寫着：『好像那塊不平的熱的石頭是一切我努力的目的。』

諸如此類還很多，不過這里不多引了，請讀者自己去對罷。

還有，所謂『鶴西』的『關於紅笑』的一文中，有這麼一段：『一個人能力不大夠，却爲了某種原故不得不譯點東西出來，這樣的事或者也還可以容許。但他自己這方面，無論如

(700)

何，似乎總應該把心放細些，盡自己所能的做，而且中文總得是『通』罷？然而梅川君對於這三點就都沒做到，無怪要錯誤連篇了。『這些話怎樣講呢？心放細些，先讓『鶴西』的譯文發表，我才可以取來改我的對的錯的，然後再發表我的譯文，即使把許多對的改錯了，批評家如『鶴西』者不至再要我心放細些了！至於中文的通與不通，自己不便說自己的文章通而又通，不過，即使『鶴西』是一個有權有力的批評家，不許梅川的是通的，所可惜者是讀者有眼睛能自己讀的。總而言之，因為我的譯文先發表了，『鶴西』為自己譯本的銷路起見，做了大文章來說我的譯文怎樣不通，錯誤怎樣多，我是沒有什麼的；現在以不正當（可說是下流）的方法來侮辱，這我可是肯原諒了。因了這一件事情，使『鶴西』得了一個教訓，利己這種事雖可以做，不過損人不要太過分。

最後，有一句話要問一問，我現在已把吉訶德先生譯了不少，不知是否還是用了『鶴西』的譯文做藍本而譯的！

文中所引第八期語絲魯迅先生的關於于紅笑一篇，為手民弄錯，目錄上未排入題目。編者

凡爾培的牧師（續）

丹麥 勃力川 原作 柔石譯

主憐憫我們一隊人罷！我爲悲哀與悻怖所壓倒而不能握筆了；已經有一百次筆從我手中溜下。我底心充滿驚怕，精神如此恍惚幾不知從何處說起。整個事實對我暴發如同雷電。時間對我停止了一切運行之意義，無所謂清晨，無所謂落日，整天的可怕如同電光底鋸齒的擊射，立刻打坍了我希望與大志的巍峨宮殿。

一個上帝底可尊敬的人犯了殺人之罪，今已繫諸縲絏之中了！自然有一種希望，他或者清白的，但是，唉！那種希望僅如蘆葦之漂於狂瀾中，因爲詳密的證據反對他實在太厲害了。再想想我，不幸的東西，做他底裁判官！他底女兒是我訂婚的妻子！……

昨天早晨很早，日出前約半點鐘，馬丁·勃魯到這院裏來，帶了一個乾·拉生，凡爾培的小農場佃人，還有一個寡婦和曾在他家裏牧過羊的女兒。勃魯立刻對我宣布可維司牧師殺了他兄弟尼爾的疑案。我答他那我也聽到過關於這事的流言，但我對於這一切當作愚蠢的惡毒的毀謗，不值高明者一笑，同時牧師已經告訴我尼爾已跳起來跑了。

「假如尼爾真的跑了，依可維司牧師說，勃魯嚴厲地說，「我可斷言他必定立刻跑到我這裏來，而且告訴我這全部事情的。但他一直到現在不見，實在的原因有些兩樣了，那幾個良民」——他指他同來的三人——「能夠做證人，如此我要求你，以法官的地位，去搜查

他們。」

「你再仔細的想一想，勃魯，」我警告他，「你，良民，你再仔細的想一想在你未控告你底可尊敬的高尙的靈魂底嚮導以前。倘若，我不相信，你底控告沒有證據，那對你要有些爲難了。」

「牧師或非牧師，」勃魯忿怒地叫起來，「聖經上寫着，『你不應殺人，』而且也寫着法庭不能無故用刑。在這里我們有法律與正義，一個殺人犯不能使他逃脫相當的懲罰——即使他有女婿是做官的。」

我不理他底譏諷，尊嚴地回答，「很好，照你辦罷。你，克司丹曼達陶探，知道馬丁勃魯控告你們底牧師的罪麼？真實告訴我，如同你要在大法官座前告訴一樣，如同你以後必需在法庭前告訴一樣。」

如此警戒了她說出下面的事：

那天午後傳說尼爾·勃魯已經逃走了，她同她女兒，伊兒沙，沿這牧師宅底花園外小路走過。恰恰當她們將近右牆的半路，那是圍着花園東邊，她們聽到一種聲叫「伊兒沙！」這是尼爾·勃魯。他正站在榛樹籬笆的後面，那是連着石牆的，而且攀下樹枝來問伊兒沙要否榛

子。伊兒沙拿了一捧來，並問他在做什麼事。他答牧師叫他掘花園，但他寧願摘榛子；花園讓牠去罷。同時他們聽到一種關門聲，尼爾說，「聽，現在我們要被斥責了。」實在奇怪，他們等了一息，果然聽得牧師和尼爾在吵鬧。這個說一句；那個說一句，最後她們聽得牧師大叫，「你這狗頭，我看你如此大胆！你要死在我腳底下了！」同時她們聽得重重地打了兩下，好像打在嘴邊一樣。如此，她們聽到尼爾罵起牧師，罵他是絞坯，懦夫，還有許多別的，結果牧師又打他。牧師不答一句話對於這種辱罵，但克司丹同她女兒聽到兩個砰砰的打二下，看見鋤頭同鋤柄高舉在空中兩次；但是誰底手捻着鋤她們看不見，因為籬笆高而且密。這樣以後，園內就沒有聲音，但是牧羊的寡婦同她女兒變成非常的恐懼，她們急忙跑開到草場外的獸畜那里。

這姑娘伊兒沙樣樣證實她母親底所說。我問她們或者她們沒有看見尼爾從花園跳出去，但她們兩人都否認，雖然她們對我確說她們曾回看幾次。

這一切完全和牧師曾經告訴我的相合。那兩位證人沒有看見尼爾出來是被解釋由於樹林恰恰近於花園的南邊的緣故，而且，根據牧師的話，正是這個方向他所逃出去的。如此，在考量克司丹和她女兒底敘述之後，我對馬丁·勃魯宣布她們並沒有新的發現關於這件案子。因牧師

自己已經將這完全經過告訴我之故。

這時勃魯苦笑地，要求我盤問他底第三個證人，我正要進行做的。

乾·拉生在我盤問他如其餘二人一樣之後，說出下面的：

那天黃昏以後——不是不見了尼爾·勃魯的一天，他記得是第二夜，他從托爾斯忒拉帕鄰村回家，沿這條路走，那是靠牧師宅花園東邊的一條，當時他聽到裏邊有人掘地的聲音。那夜月色頗亮，雖有幾分驚怕的，但他決計要看看誰在裏邊掘地，在如此晚了他能做出什麼來。於是他脫了木頭鞋子，爬上石牆，兩手弄一個窺視的洞穿過厚籬笆。在那花園裏面，月光底下，站着牧師底影子，穿着他長的綠色外袍，帶着他白色棉花夜帽。他在弄平這地面用鋤底背。忽然牧師回去了，好似有人覺察他，而乾·拉生怕起來，急忙留下來跑回到家。

雖然我想這是奇怪的，牧師在夜晚這時候是應該到花園去的，我仍不能尋出什麼健全的證據對於懷疑的歸罪殺人。結果我通告馬丁·勃魯用一個嚴厲的警告，不只收回他底誣告，還要消滅這個流言由他登報聲明。對於這個警戒勃魯僅僅地說，「除非及到我
知道這牧師那夜那時在花園中做些什麼。」

「在那時候，」我警告他，「這或太晚；你擲你底榮耀與福利在危險的孤注上。」

「我有負於兄弟太多，」他接着說，「我希望我正直的法官要不拒絕我這個幫助而維護法律。」

如此要求我不能不理，於是我着力考查勃魯證據。我急忙預備些緊要的東西，於是同勃魯和三個證人驅車上凡爾培。我底心非常滯重，苦痛的壓迫着，不是怕我將在牧師宅底花園中尋出逃避了的尼爾來，是我想到牧師和我底未婚妻要如此的被吵擾同損失威嚴。我一邊走一邊想，如何我可以治無罪者的詆毀人以重刑。呵，你慈悲的天父，對我的打擊是如何重大！

我預算 當我一到，先叫牧師到一邊預告他，如此給他一個鎮靜他自己的機會。但馬丁預料到我，因此，當我驅車進牧師宅，他就騎着他底馬跑過我傍邊，衝到門口，這樣，當牧師開了門，他就叫起來：

「人們都說你殺了我底兄弟，將屍葬在花園內。現在這法官同我來搜查他。」

這種粗暴的話非常擾亂了牧師，使他說不出一句話來在我未跳下車子以前，於是我急忙跑上，執着他底手，說：

「現在你總聽到三種謠言，而且沒有文飾的。我很抱歉，我以法官底地位被限制着做這

(706)

人底命令。但你自己的榮譽要求真理弄得光明，而使毀謗者底口子封閉。」

「這實在爲難，」可維司牧師答，「一個人在我底地位中要證明這一種可惡的控訴是假的……進來倘你願意，我底花園同我底家都向你們開着。」

我們經過房子走進花園後面。於是我底未婚妻遇見我們，但當她看見勃魯在我後面，她怕的顫抖了，她底眼懇求地望着我。

「不要怕，我親愛的，」我急怕輕輕地向她說。「進到房裏去，不要怕，你底敵人是魯妄地衝到他底荒坵了。」

馬丁·勃魯帶着路到籬笆邊對東邊。我同證人等跟着他，於是牧師同他底用人們來了，用人們是牧師自己命令他們帶了鋤來。這原告靜靜地站着一息，向四邊看看等到我們走近他；於是他指着一塊地方說，

「那裏看起來好像被掘過不久的。讓我們在這里開始。」

「掘罷，那末，」牧師忿怒地命令。

他底用人們動手用鋤，但幾分鐘以後，勃魯，他看着他們進行顯然不耐煩地，從他們中一人手裏奪去了鋤接着可怕的用力地掘。當他們掘了約一尺深，到一層非常硬的，這很顯明

牠並不是最近被搗亂過的——或者沒有經過幾年。

我們個個——一個例外——是非常愉悅，尤其是牧師。他開始對原告者勝利了，譏笑的辱罵他——「呀，你這毀謗的人，你尋出些什麼呢？」

勃魯並不會給他半句回答，他思考地站着一息，於是，轉向乾·拉生問道，「乾，那夜你看見牧師在什麼地方掘的呢？」

乾是一直站着，拌着兩手看他們掘，經這一問，他向上一看。他轉動他底凝視慢慢地狐疑的繞了花園，最後指着一角離我們約二三尋的那處。

「我想牠是在那里。」他說。

「什麼事，乾？」牧師稍稍粗暴地問，「你什麼時候看見過我掘呢？」

沒有關心這個阻止，馬丁·勃魯招我們個個到那指出的一角。他拂了一些枯萎的菜梗，樹枝同別的廢物，叫掘者立刻開始。

我靜靜地站在傍邊，非常滿足這事情有些渺茫，同我岳父談論將治控告者以造謠的罪和懲罰助他的人，這時掘者的一個高聲叫道——「耶穌基督！」

我們立刻去看他們。帽的頂子已經發現，而他們個個是驚怕地凝視着。

「我想我們將發現，什麼我們所要找尋的，恰在這裡了。」勃魯說，「我很知道那頂帽是尼爾底。」

我底血在我底脈管中凝固了，我看見我生命底全個構造碎破在地上了。

「掘，掘！」這可怕的爲被殺者報仇的咆哮，他加倍地用力。

我望着我岳父；他臉色青白如死而發抖，但他兩眼睜開注視着這種蠱惑之事在那可怕的地方。

第二個呼喊！他們已經發現一隻手從泥土裏伸出來。

「看，」勃魯叫道，「他是走上到我們前面了。等一下，尼爾兄弟，你底仇不久即將伸雪了。」

現在這全個身體被掘出來，證實這是不見了的尼爾，無疑的。臉孔是幾乎還可認識——肉已經開始腐爛了，鼻子已碎而壓平；但衣服，特別是小衫縫着尼爾底名字的，被其餘用人立刻證明其是了。在左耳上他們甚至尋到鉛的耳環，這是尼爾帶着有幾年了。

「現在，你上帝的僕人，」馬丁叫道——「來，放你底手在死者上面倘若你敢否認你底罪惡！」

牧師深深地嘆息了一聲，默然地仰求於天父。『萬能的上帝呀！』他說，『你是我底證人，對於這事我是無罪的。打他呢，我實在是做過的，並且現在我很痛悔。但我只有打他，誰葬這屍在這裡，只有你知道的清楚。』

『乾·拉生也知道，』勃魯尖利地插入說，『或者此外我們也還有知道的，法官老爺』——他轉頭向我——『無疑地你將盤問這班用人，但我請求你先將這口密腹劍的人鎖鑄起來。』

唉，你慈悲的上帝！我不再敢猶豫了；證據太顯著了。但我已深陷入恐懼與厭憎之域。我打算對牧師說他將被捕，而他自己先開口了。他非常青白，發抖的像一片白楊樹葉。『表面上罪在我底，』他承認道，『但實際這是魔鬼做的。我知道只有頭上一人他願做證人證明我無罪。來，法官老爺，鐵窗鐵鏈我決計等着上帝底安排，我是不幸的罪人了。安慰我底女兒！記住她是你訂婚的妻子。』

他還沒有說完他底話，我們就聽到我們後面有一聲呼喊接着就跌倒。我們很快地回轉頭，我看見是我底未婚妻昏倒俯伏在地上。假如上帝允許我情願臥倒在她傍邊而我們兩者就永不再醒來了！我扶起她，扶在我底臂上，以為她已死了；但她父親從我底手中拉她去，帶她

(710)

到房內。同時我被叫去檢閱死者底頭部傷痕，這傷痕雖不深，腦殼已碎了，而且顯係爲鋤或其他粗笨的兵器所傷。

以後我們就走進牧師宅。我底未婚妻已經蘇醒過來，當她一見我就衝到我面前。兩臂環抱我底頸，竭誠地哀求我設法救她父親從將加治於他的大罪中。以後她懇求我，爲我們聖神愛情的緣故，允許她同她父親一同到監獄，我允許了。我自己伴着他們到格蘭那底獄中，我底心在怎樣一個境地中，上帝一人知道。當我們抑鬱的驅車前進時我們中沒有一人說一句話，而且我分別他們底時候心幾乎暴裂了。

尼爾·勃魯的屍體被放在乾·拉生爲他預備的棺中，明天將鄭重地舉葬於凡爾培公墓中。

明天，第一次的兩證人又要到堂了……上帝助我底懦弱勇敢起來罷！

※

※

我真愚蠢如此急切地爭得地方法官之職！早知如此我決不幹了！做法官實在是一件淒慘的事。我欣然和一位陪審官交換一個位子！

當今晨這位上帝底僕人被帶到法庭時，他兩手縛着兩足上了鏈，我想起我主任在巡撫彼拉多審判座前，心想我分明聽到我愛人底聲音——唉，她在格蘭那病了——輕輕對我

說：『你沒有方法救出這位正直的人麼？』

上帝願她父親是如此一人，但眼前我不能想出些微的可能表明他底清白……乾·拉生，寡婦，同她女兒伊兒沙是最初的證人。他們再三賭咒的斷言這全部經過同他們以前告訴我的——一樣，而且咬牙切齒的。沒有減少，沒有加增。此外，三個新的證人到堂，蘇倫·可維司底兩個男用人同一擠牛乳女工。兩個男用人說那殺人的一天午後他們正坐在用人的房內，通過開着的窗他們分明地聽到牧師底聲音同尼爾忿怒地起來爭辯，如此他們又聽到牧師叫，『你這狗頭，你要死在我底腳下了。』他們底所說，於是和寡婦與她女兒一致了。他們又說，很早以前也有兩次他們聽到牧師辱罵與虐待尼爾，當牧師發怒時，他並不想一想手裏拿來了什麼武器而使用着，所以有一次他曾用木槌打一個用人。

女工更作證，乾·拉生看見牧師在花園中的同一夜，她也睡不着，她醒睡時聽到從廳堂通花園的門底樞鍵響聲，她從床上跳起來走到窗口望望什麼事，看見牧師穿着長袍同夜帽在花園中。她看不見他在那里做些什麼，但約一點鐘以後她聽到花園門才重新關好。

當我聽了這些證人底話，我問被告者還是他有什麼話要辯白，還是他就寫認罪書。他放他底手在胸前，嚴肅地說，『我說實在話，上帝幫助我，我用彼之聖言發誓除我已經懺悔之

(712)

外不再知道了。我用鋤擊他一下，他跌倒，他又自己跳起，逃出花園之外。以後發生了什麼，還是誰將他屍身埋在我底花園中，我一些不知道。對於乾·拉生同我女工底證據他們看見我那夜在花園內，我只能這樣說，或者他們造謠，或者他們見鬼……但我是清清楚楚地知道世上將無一人爲我辯白矣，倘我天父寧願沉靜，則我明知我將完了，我俯首於彼之不可思議的意旨之前。」當他說完，他喟然長嘆一聲，垂下頭到他胸前。

傍聽席上有許多人不能自制他們底眼淚，他們互相耳語他們底牧師或者是一位無罪的人；但這僅僅是被他激發起來的情感與同情底自然結果。我自己底心，也爲這無辜者爭論，但裁判的理由不能爲良心底告白與商量所推翻；既無愛又無憎，既無尊敬又無蔑視，無得亦無失，如一粒沙亦能稱出多少重量來的準確的天平。我自己熟思判決是不由我決定除非說原告殺了尼爾·勃魯，雖則還沒有仔細酌斟或計算。在未殺以前有幾次他對尼爾在我看來也顯然沒有好意；因他個性生成如此，雖以前沒有人知道他這種事。殺人之事無疑的是熱情之罪；但被告現在堅執否認是無疑地因爲要去明白的自衛而希望恢復他底名譽。

馬丁·勃魯（以前是一個貪心的野蠻者醜惡十足的，現在却更壞從殺了他底兄弟開口說，強迫這固執的犯人招認，但我立刻不准他說。上帝禁止要我放如此可敬的人在拷問台上！對於

這一切有什麼意思呢，不過給肉體一種苦痛；他耐得住這種慘刑，或他耐不住，兩者都要亂說的，至於強迫招認永沒有價值。不，甯可比較依賴這個——我願拋棄我底官職同義務，那是對我非常煩厭了。

唉，我可憐的曼多，我最親愛的，我在這世上已失了她，但我用我整個的心愛她。

✻

✻

✻

我又經過了傷心的一幕。當我坐着心裏重想這件可怕的案子，想找些端倪出來時，門忽然開了，牧師底女兒——我難敢叫她是未婚妻，她將做不成我底妻了——衝進來，跪倒我脚下，抱了我底兩膝。我扶起她抱在臂中，但是許久我們兩人只流淚說不出話。我壓制了一下我底感情，對她說，『我知道你為什麼來，親愛的——你來要求我救護你底父親。唉，上帝憐憫我們不幸的凡人，我無爲了……告訴我，親愛的孩子，即你，你個人相信你父親是無罪的麼？』

她按她手在她心上，說，『我一些不知道，』說着又更苦痛地哭起來。『的確的，他沒有埋尼爾在花園中，』她走前去，她想起了什麼，『我想這人被我父親打了一下之後死在樹林外邊——唉，一定如此的。』

「我親愛的女孩，」我說，「乾·拉生同女工兩人那夜却看見你父親走出到花園裏。」她慢慢地搖頭。「或者什麼魔鬼蒙了他們底眼睛了。」

「主耶穌禁止他有如此的力量對基督教徒們。」我答。

她於是又哭，但一忽以後她說，「告訴我，我訂婚的夫丈，明白告訴我，倘若上帝不會遠見及此，你將怎樣判決？」她畏懼的看住我，她兩唇顫動了。

「說不定，其餘的法官都比我嚴厲，」我回答她，「我要立刻掉換我位子——是，我願意永久解了我底職。但是，你要求我答覆，我不敢隱瞞你，上帝與國王兩者底法律最中肯的一句都是殺人者死。」

這樣曼多絕望地跪倒了，但一息她又站起來。她退後了幾步，又向前對我，叫起來，好像瘋狂的，「你要殺我底父親嗎？你要殺你底未婚妻嗎？」她拿起她底手到我眼睛，「你看見這戒指嗎？」她向我。「你還記得當你放這個在我手上的時候不幸的父親所說的是什麼嗎？」我將我底使女放在你懷中，「但你——你刺穿我底胸。」

慈悲的上帝，她說的每一句都刺穿我自己底胸了。「最親愛的孩子，」我悲嘆道，「不要如此說罷！你用赤熱的火鉗刺碎我心了。你要我怎麼辦呢？你要我釋放一個被上帝與人類

底法律定了罪的人麼？」

她沉寂一息，失了思想，我繼續說，「我只有一件事可做，而且倘若這是錯的，我懇求上帝不要將這罪歸我負責。聽，親愛的孩子。倘若這個判決斷定了，那我們兩人知道你父親底生命要消失了。除出飛以外沒有方法逃避。假使你能夠想出什麼逃避的計策，我決計閉着眼不響……此外，我還願無論怎樣幫忙你。你看，當你父親一入監獄，我就有信給你在哥本哈根的哥哥，我們幾天之內可以望他到了，同時用你底計謀買倒獄吏；倘若你要錢，我所有底就是你底。」

當我如此說了，她底臉上浮上希望之火，她把她底臂環抱我頸，叫起來，「上帝報答你這個忠告！只要我哥哥近幾天會到，我們就能成功了。」她停止了，靜默一息。「但我們到那裏去呢？」她問，「而且假如我們找到避難所在偏僻的異鄉，那我將永遠再見不到你了。」

她非常悲哀地如此說，我心幾乎暴裂了。「最親愛的孩子，」我安慰她，「我會找尋你到你那裏來的，隨便你走的怎樣遠沒有關係。倘若我們底急計對於我們底生活維持不適宜，那我就拿出手來爲我們大家做工，牠們已經捻過斧頭和樹在先，現在牠們再做做。」

(716)

這樣她很快樂，對我吻了好多次。於是我們一同禱告，上帝對於我們底計劃有遠見，當她離別我時她被希望所浮動。

我也希望我們能想出什麼方法來。但曼多去了不久，我底精神被萬慮所攻擊，一切困難在那時看起來毫無妨礙，現在却如崇山峻嶺簡直不是我底弱手所能攀援而過的。不，在這苦痛與黑暗之外祇有上帝他能使夜放光如白晝而領導我們！

✻

✻

✻

馬丁·勃魯今晨在這里，而且帶了兩位新證人同一種空氣那是預告對我們有些不利的。他有硬如火石的心而且充滿毒汁的。新證人明天到堂，我沮喪的如同自己的事，是他們如此作證反對。願上帝賜我以力！

(未完)

十一個囚犯

玉諾

——自己詩歌之一

鏗叱嘩啦，鏗叱嘩啦，他們十一個——他們十一個囚犯，被八個武警壓着，正在築路；這路是從洛陽直通到西工的。

祝福十一個囚犯，

——可敬地十一個修路的人！

你們的鋼鐮不能高舉，

——因為你們的兩肘被繩索綁在一起。

舉鐮，你們不能大步前進；

茲鏹，你們的後腳也不能高高揚起，

像田野神聖的農夫們一樣；

——因為粗重冰冷的銬鐐扣在你們的腳脖裏。

祝福十一個修路的人，

——可敬的十一個囚犯！

你們

十一個囚犯

平了坎慄，

鋤了荆棘，

——造成平廠馬道；

讓那

收稅自由法權獨裁的

大爺們的汽車開去。

嘩啦鏗叱，嘩啦鏗叱，他們十一個——他們十一個囚犯，被八個武警壓着，正在築路；他們不會吸菸，他們不會喝茶，他們也不會休息。

一九二七，五，一。

憶巴黎

野渠

(十八)變

今天是二十一日了，忽然想到這正是七個月前上船遠別的日子，心頭一陣淒楚，眼淚禁不住的就掉下來了。

這七個月來我一些都沒有變呵，只是瘦削了我這許多的肉，我的兩頰，增添了這許多的白髮！唉！我還能認識我自己這形像麼？

大早，被牛奶車與垃圾車隆隆然的聲音驚覺了，總是六時半，夜來到了三時或三時半才得入睡的那不足的休息，然只好懶懶的張開兩眼，坐起了。起來後，燒了水洗面，沖了一盞牛奶，八點鐘便入學校上課了。

一進教室，從坐位上立起來用笑臉迎看我的是維尼亞與阿尼司，他們有時親了我的頰，有時握了手，近來，有十數天了，維尼亞的未婚夫從美國回來了，她打算不繼續在這學校裏念法文，他們要到意大利去游歷。只剩得阿尼司了，然而因為這樣，阿尼司却對我更加殷密了。

「你的手心發燒，」她說，又撫着我的面額，「你該請個醫生治一下！」我不說，好久，我答道：「我想不要緊的！」二十多天來日日是如此，而一到午後二三時光景，我開始發冷，直要到晚上七八點鐘，冷得我倦倦的不能看一點書，到牀上睡又捨不得這般寶貴的

(720)

光陰，可憐，靠在椅子上，兩眼望着窗外的天，陰沉灰暗而瀰滿「雲霧」的。我在好些時來都不知將我這個生活，如何地解決了才好。到晚上八時以後，冷是過去了，却又覺得熱，在電燈光下奮興地讀生字，面熱到得如火燒似的。

上完課急急地還來，敲着門房的門，問有信否？回答的是：「後有一個字！」有時候，女門房開了門，伸出一隻手，探出半個頭來，我接上一看，還是那些什麼新聞紙之類的東西，我心頭多不如意，只是謝了她。我想她的手伸出是交報紙給我，然我總疑心她的頭却是探出來看我這個欠房租的中國女子的面目的。

我還到房間裏，頹然的倒在椅上，我的眼前一切東西都像在搖動起來，於是我緊閉了兩目，有時還用兩手遮了起來。我暗暗的重復地伸說着如自誓似的說：「吃苦！吃苦！總得吃苦！」

傍晚，屠君又來探訊我有沒有收到國內的借款，我說：「沒有呢。依然沒有，大家都忘記我了！好比一隻斷了線的紙鳶了，——你呢？」

「沒有！」他忿然的說：「簡直拆爛污，難道叫我在這裏餓死不成？已經去了七封掛號信了！單單這七封掛號信還用去了二十幾方，這二十幾方可夠十天的吃飯呢！」

「怎麼辦？」我說。

「我今早又向楊君借了十方。」他說。

「這樣借來過有幾次呢？」

「我對他說等寄來了還他。」

隨後便談到國內的消息了！

「某某做了大官兒了！大官兒，哼！」——「我說他是投機！」

「別說吧！」我說：「有機進誰不投呢！」

「某某被暗殺了，某某被刀殺的，殺了三刀還割不下頭，死不去！」

「唔！頭……殺……」我唯唯的允着。

「某某與某某出洋留學了，收到旅費是五十萬！我們出洋留學連五個小錢也沒有人送！

——做浙江省人的學生就倒霉，他們那些安徽省湖南省的每縣都有補貼的呢，倘不是省費，

就有縣費，一個月五百方！五百方，這點夠了呢！」他說完又接着說：

「五十萬！好好五十萬呢！給我五萬就夠了！」「買書！——讀法文！書！」他說。

「五萬！夠極了！一年用一萬，夠住五年，用得完一萬麼？一個月用一百元，一年用一

(722)

千多吧……呀！這該多大的數目呀！」我說着，屠君與我都流露出了笑容，好像已經從這灰暗的天空上掉落給五萬的樣子，不是我的，就是屠君的，倘是屠君的，他允許借我一半，倘是我的，我也必允借給他一半的款，二萬五千元。

「我說，榮君也就奇怪，還有北京的，我算他們每人每月至少有三四十元，一個人移我拾元吧，十個朋友有一百元。不要一百元，六十元就夠了，五十元也夠了呢！他們在我出來的時候都說得好，什麼幫助幫助，我對榮君信上說，趕快隨便什麼地方借三十元四十元寄我吧！決不做無賴，一定歸還的！可是到現在一個字的回覆也沒有！真叫看死不救！」——「喝老酒！」屠君說着更覺忿忿然了；「真真奇怪，此地不是中國，要搶劫都不成呢！社會太有次序了！他們都知道這裏是舉目無親的異國，沒有錢，麵包就會掉下嘴來了不成？」「做工呢，也得工作做，還要介紹！」「真是的，這一次什麼好處都沒有受到，人情倒是完全拆穿了……哼！人情！」屠君斷斷續續的說。

我聽着他這些話，在享福者還該引起一點同情呢，——這也要有良心才行。何況我與他的處境真是苦到得一式一樣，我壓制我心頭沉着的抑忿而說道：「不要貴人吧！我近來不從這方面去觀想了，人生是有限的，誰也都想要享福。譬如我你沒飯吃，沒屋住了，在你我看來

覺得是應該將別的人們的喝酒游玩的錢來借我們吃飯住屋。然而，你不知道在喝酒與游玩的人所用的錢在他們自己看來，沒有理由要借你吃飯的，喝酒在他們與你吃飯是同樣的重要。所以，不該怪沒飯吃與沒屋住之不能得人同情，應該怪自己沒飯吃與沒屋住之不足得人同情了！」——「享福吧，讓人們去享福吧：我不該去剝削他們。誰對我們這樣貧苦者有同情與幫助之義務，這是偶然間的開雅的事呢！——所以，我也不想再信給借錢逼款了，算了罷！寬寬心心的等待運命的支配吧！人是時間的問題，人是總要死的呵！」

「不成！」他喊了出來，「你這種阿Q哲學，不成！」

「不成怎麼辦？先生，你知道此刻要到街上去求乞一個蘇都不成呢！」

「革命，殺人！」他喊着，忿然的立了起來。

「你的刀呢？你的鎗呢？捧你的羣衆呢？」我說。

「革命！革命！別人的命不曾革，自己的命倒先被革去了！革命！革命！這些畜生犯不着殺，唉！這些畜生，真還不值得去殺，唉：唉：……自殺吧！」

「所以呀，這就叫聽運命的支配了！」

「我不相信是這樣的，天上沒有墮落龍，地下沒有餓煞蟲！」他說。

「好話！」我說，我聽着他用這句俗話，不禁好笑了：「可是像我，怎麼辦？到街上去賣淫罷！」我說出不覺更笑了，這笑是比着哭更具有悲重的力量呢。

「……唉！唉！自殺罷！」

又是一次，屠君又來探問我收到了錢沒有，「沒有呀！」

「氣死我了，今天收到了朋友的信，倒是寫着問我巴黎的街是怎樣的，聽說地下也有車，是怎樣開的？」「你看，他們真有閒工夫想到這一些呢，可見飯是一定吃飽的了，覺也一定睡足的了！」他又說：「變了！大家都變了！」

「唔！唔！」我允着，「對他們說地下的車與飛機一樣吧！」哈哈！我忍不住笑了出來，「這是譬喻不出的呀。」

「變了！」他說，「怪道這三個月來沒有收到野君的信了，他們大概以為我變了呢！」
「是的，」我說，「因為他們想到你坐地道車，同法國人講話，以為你一切都變了！」
「唔」他允着，沉入於思索的狀態裏了。

「人間本來是無可憑藉的呢！本與良心又是個什麼東西呀？是方的還是圓的，見得到麼？」

「唔！」他還是在思索着。

每次，在屠君的來時，我總找出我的阿Q哲學來再三勸解他，然而，等他走過以後，我還想他所說的話，都像針刺似的痛我的心。唉！天涯的淪落者呀！究竟何辜而受這樣的顛困呀？

我多少時來已經想定將我的心靈從此沉入麻木，將我的軀體毀滅牠，我失去了對於人羣的關念！那一次，在阿尼司的屋子裏，對着那一對跳着的白臘燭光，我說到我的孤僻幾乎已經成了天性，而自己極願意永遠這樣孤僻的時候。我見着她那崇高的宗教的靈魂裏所內映於眼中的那明潔的光芒：「相信呀！做人是好的呵！」我竟有意的躲避了她。

「咧！你眼中含着的是什麼東西呀？」她撫着我的兩頰，我有意的從她那臂邊躲避了開來。

我所能夠得到安慰的，却只有這個眼淚了！阿尼司所見於我的，只有我那常常不哭不笑的臉色，我那常常發熱的手心與面額，屠君呢，只聽到我每次再三勸解他的話，有時候，見了我的一雙眼睛有些浮腫的時候，問道：「你不大適意麼？」「很好！」我回答着。

無端又飄蕭了一陣晚雨，天色凝暗重壓如銅塊，似乎要將這個大地吞沒了的。室內開了

電燈，街頭汽車的輾動的聲音疾遊而過，燈光搖搖的如像五更風中的殘歇的燭光了。唉！再沒有更能勝於這樣的那單調的一切的了！再沒有更能勝於這樣的傾雜聾耳與心靈的枯寂與無聊的了！

每在濃霧之晨穿入魯森堡園中，所有的樹叢與石像，統統都掩沒在這濃霧裏了，我走在長廊上，遼望天與地茫茫然的凝結在無垠之處，如那陰沉的海岸所見的。偶然的一二聲飄來的輕緩的車聲，我不再會想像到那是車馬如梭的煩擾的街上所傳來的。一瞬間，我的心靈隨着這個輕微的有如濤語似的，波音似的聲音，推拓遠去，遠去，直到那無盡的海之彼岸，遠去，遠去，我的故鄉，那個安靜的寂寞的小鄉村中去。

我近來，我真不敢用我的想像了：我想念那個接近了年景的，小村中的安閑與寂寞，水仙花與臘梅的芬芳不分窮富的倒處吹送着了。春的消息將從鳥的歌唱中聽到，蔓草也漸漸透露出嫩芽來了。然而，說不定，這一切也全都變了！自然與一切的命運正如人是一樣的，如同我，如同那些大官兒，那些殺了三刀還割不下頭的……是一樣。

我常常想將我這個可憐的，貧弱的，破碎的心靈，從這惡劣的實現，惡劣的受賜中解放出來，然而，瞥見了這四周直豎着冷酷無情的鋼刀，許多惡劣的幽魂繞繞在四圍，如密網似

的張着，呵！我沉沒，我埋葬，我永遠的陷落在這裏面了。

世間還有什麼事情可以堅信我對於人羣的關念與好意呵？讓我寬恕了吧！然而，可憐我只有這不能再來的一生呵！斷送了牠，陷落了牠在這不能再來的一生中了呵！至今是只剩了這垂斃的身心了，除了這個辛酸的眼淚，唉！賜給我多量的眼淚吧，我的命運呵！從這些眼淚裏我見到了母親，呀！母親，那怕我這般的飄零與流沛呵，只叫我有眼淚，我便從眼淚裏見着了你。

新興藝術論的文獻

藏原惟八著

不文譯

關於新興藝術理論的文獻，單那主要的已有非常多，在這裏正是不能全部列舉的。所以在這裏，就只把其中最一般者舉出，簡單地加以批評。

關於新興藝術理論的問題，最被提出，最被解決着者，不待說是在現代的俄國。所以在關於新興藝術理論的文獻中，俄國就占着壓倒的多數。

蒲力汗諾夫：

「藝術與文學」——略查諾夫編蒲力汗諾夫全集第十四卷，莫斯科，一九二五年。

（日譯——外村史郎譯「藝術論」註一）藏原惟人譯「階級社會底藝術」——叢文閣

「馬克思主義藝術理論叢書第一編及第二編」

關於藝術的蒲力汗諾夫的諸論文，前曾在「藝術論集」（一九二二年，諾瓦洲，莫斯科社）的題下發行，但現在收輯在他底全集第十四卷裏，是最正確，最完全的了。那主要的是「關於藝術」（一八九九——一九〇〇年），「無產階級運動與資產階級藝術」（一九〇五年），「從社會學上看來的十八世紀法蘭西戲曲及繪畫」（一九〇五年），「藝術與社會生活」（註二）（一九一二——一三年）等；這些在日本全有譯本了。

蒲力汗諾夫，是安置了在俄國又在世界的馬克思主義藝術理論底基礎的人；他底藝術論可惜沒有整結為一個體系而終了，但他所留下的藝術理論底方法與成果，却被其後的馬克思主義藝術理論家所攝取並使其發展，被放在那研究底根底裏的。

盧那卡爾斯基：

「實證美學底基礎」(見註四)——莫斯科，一九〇三年。

(日譯——收在外村史郎譯「藝術之社會的基礎」

——叢文閣馬克思主義藝術理論叢書第四編——之中。)

「藝術與革命」(論文集)——莫斯科，一九二三年

「藝術之社會的基礎」(註三)——莫斯科，一九二五年

(日譯——外村史郎譯「藝術之社會的基礎」)

「馬克思主義藝術理論」——莫斯科，一九二六年

(日譯——昇曙夢譯「馬克思主義藝術論」(註四)——白揚社)

盧那卡爾斯基是接着蒲力汗諾夫，很早以來就從事着馬克思主義藝術理論之確立的。他底「實證美學底基礎」是少有點整結了的馬克思主義之藝術理論底世界上的最初的著書；但在這書上，像牠底題名所題示的一般，還殘留着許多觀念的唯物主義底要素。「藝術之社會的基礎」是把這多少加了修正，一般地重新改寫了的東西。在「藝術與革命」裏，是包含他底舊論文「關於藝術的對話」，(註五)和「藝術與馬克思主義」等等有興味的論文。但是，他底最整結了的藝術理論，可以在一九二六年發行的「馬克思主義藝術理論」之中看

(730)

見。這是全書分爲一，藝術與社會，二，藝術與人，三，附錄（霍善斯坦因論），並不是很大的書；但現在牠是屬於最富於示峻的藝術理論之一。

波格達諾夫：

「藝術與勞動階級」（註六）——莫斯科，一九一八年。

（日譯——麻生義譯「無產階級藝術論」（人文會出版）——是其一部分。）

收在這集裏的波格達諾夫底諸論文，曾在革命的當初，於馬克思主義藝術理論底通俗化的一個意思上，盡了某種歷史的任務。但從現在看來，則其方法是缺乏嚴正，那應用是機械的，歷史的以外沒有許多價值。

和此書同時代出版，盡了和此書同樣的任務的還有如下的諸書。

捷烈夫斯基：「藝術與無產階級」——莫斯科，一九一八年。

弗林采夫：「藝術與無產階級國家」——奧留爾，一九二一年。

弗里采：

「藝術社會中概要」——莫斯科，一九二二年。

「藝術社會學」——莫斯科，一九二七年。

弗里采是和盧那卡爾斯基等等一起地很早就動筆於藝術理論的，在現在是蘇聯的這方面的第一人；但他底初期的論文從理論上看來是很粗雜的。他底「藝術社會史概要」是關聯着歐洲及俄羅斯的繪畫史而說述了他底藝術論的，但就是在這裏也看到他底粗雜。但一九二七年他發表了他底「藝術社會學」，斷然成爲世界上的藝術理論底第一人了。這書，照現在看來是最被生關係的藝術理論。尤其重要者，是他在這裏廣大地利用了在俄國和在西歐的這方面的研究底成果，並且試看解決那置在馬克思主義藝術理論之前的幾多的理論的課題的一件事。特別關於藝術的辨證法的問題，是初始由他具體地解決着了。在弗里采，除出以前的著書以外，還有許多重要的論文。那主要的是——「藝術社會學底任務及問題」(Academy 通報第一五號，一九二六年)，「關於藝術底辨證法」(同，二一號，一九二七年)。

瑪察：

「現代歐洲的藝術」——莫斯科，一九二六年。

新興藝術論的文獻

(日譯——藏原惟人，杉本良吉共譯「現代歐洲的藝術」，叢文閣前揭叢書第八編。) 此書，在最初應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於現代歐洲底一切藝術部門的一點上，是特別重要的。這是，從一方面和無產階級底實踐的必要直接有關係，從他方面則相應着馬克思主義藝術理論現在所當面着的一個重要的課題——即歷史的材料之邏輯與馬克思主義的解釋這課題。

阿爾瓦特夫；

「藝術與階級」——莫斯科，一九二三年。

「藝術與生產」——莫斯科，一九二六年。

在這等著書，阿爾瓦特夫主張通過藝術與生產的融合的無產階級大眾藝術底確立在他底理論中多少有點形式主義的的地方，但這理論是從實踐出發的——這是他底特長。

以下單把此種藝術論底著者和書名列舉一下——

格甲克：「藝術辨證法的問題」(從官實主義向當作生產形態之一的藝術)——赤塔，

一九二一年。

維特洛夫·達衛陀夫：「馬克思主義造型藝術史」——一九二六年。

修米特：「藝術」——一九二五年。

論文，重要的除以上之外還有——瑪察：「超唯物論的藝術」（魯·梅爾頓批判）——
Academy 通報第十四號，一九二五年。

阿克綏克洛特：「藝術底方法論的諸問題」——「克拉斯納亞·諾夫爾」一九二六年，
第六——七，十二號。

金梅爾：「世界觀與樣式的形式」——Academy 通報第四號。

蒲哈林：「關於藝術上的形式主義」——「克拉斯納亞·諾菲」一九二五年，第三號。

修米特：「藝術發達底辨證法」——「馬克思主義底旗下」一九二四年，第十二號。

論文集——

「藝術研究底方法與任務」——「俄國藝術史研究所編，一九二四年。

新興藝術論的文獻

四三

「藝術社會學底諸問題」——國立藝術史研究所編，一九二六年。

關於俄國以外的著書，單舉一舉德國底霍善斯坦因及魯·梅爾頓。

霍善斯坦因——

「羅珂珂」

「巴羅珂精神」

「藝術與社會」——（日譯——阪本勝譯「藝術和唯物史觀」——同人社

「現代底造型藝術」

「繪畫與社會」（藝術社會學草案）——（日譯——收在林房雄，川口浩共譯「藝術

之唯物史觀的解釋」中。）

「繪畫上的表現主義」

霍善斯坦因是在西歐發表多少有點整結了的唯物史觀的藝術理論的最初的人。尤其他底「藝術與社會」，當作給與世界的藝術史以新的解釋的東西有着極大的興味和意義。但他還不是於真的意味上的馬克思主義者。在他那兒還留有許多的形式主義，耽美主義。但於藝術

樣式底研究上，他是在現在底馬克思主義藝術理論上做了許多的寄與的，並且今後也要如此吧。

魯·海爾頓

「形式——藝術底本質及變化」(一九二四年)

這書是在現在最綜合的，最浩翰的馬克思主義藝術理論之一。牠互及音樂，建築，彫刻，繪畫，文學的各領域。在這限度內對於馬克思主義藝術理論底確立的此書的意義是大的。然而在這書中，也有和在霍善斯坦因底著書裏同樣的那形式主義作怪着。著者忽視了藝術底意識形態的方面，單看見對於藝術的社會生產技術之直接的影響，關於通過別的上層建築的那間接的影響，他太沒有觸到——這是此書底缺點。但雖有這等缺點，這書，特別在藝術底形式底發達之研究上，依然是一個劃期的路標。

——譯自「在新興科學底旗下」五月號——

(735)

註一：有中文重譯本「藝術論」二種，其一，林柏譯，南強書局，內含「論藝術」，「原始民族的藝術」，「再論原始民族的藝術」三篇，一如外村史郎之原譯；其二，魯迅譯，

水沫書店「科學的藝術論叢書」第一篇，內容除以上三篇外，還有一篇「二十年間底序文。」

註二：有中文重譯本「藝術與社會生活」，畫室譯，水沫書店「科學的藝術論叢書」第二篇。

註三：有中文重譯本，雪峯譯，水沫書店，即「科學的藝術論叢書」第四編「藝術之社會的基礎」中之第一篇。

註四：魯迅譯的「藝術書」(大江書舖)，即以昇曙夢的譯本為底本；但重譯本略有增減，例如把原書附錄「霍善斯坦因論」去掉(此篇仍收在魯迅譯的「文藝與批評」——「科學的藝術論叢書」之第五編中)，而把「實證美學底基礎」底某幾章增補上。倘據重譯者所說，則如此，既可當「藝術論」讀，也可當「實證美學底基礎」的。註五：有中文重譯本，雪峯譯，收在水沫書店「藝術之社會的基中」。

註六：蘇汶譯的「新藝術論」——水沫書店，「科學的藝術論叢書」，第三篇從英重譯——也就是此書之一部分。

再答胡適之先生

鐵民

(一) 附胡先生原信

鐵民：

你的信收到了，謝謝！

陳先生的第二信，確有強辯之嫌。但靜之的駁論既指出原文無所謂「粗」，也無所謂「美」，便是你和陳先生都錯了。若如此立論，也不失平允，所以我總覺得後來的討論都不免節外生枝，把有用的精力費在意氣之爭上，實在太不值得。所以我勸你們休息休息吧。

(中略)今日中國人的大患只是缺乏一點談諧風趣。有許多事，大可一笑置之，不值得太使蠻勁也。……

適之。十八，四，二十日。

(二) 鐵民覆信，

適之先生：

再答胡適之先生

第二信收到了。我已經搬到江灣來住，所以你的信又被耽擱了四五天。

你這信略微使我心平一點。因爲你也不客氣地承認了陳鐘凡的「強辦之嫌」，同時還在「節外生枝」和「和意氣之爭」上面加了「都不免」三字；我相信你已經不再「一邊倒」，不再打算把陳鐘凡捧上天堂，而把我和靜之打下地獄了。

尤其可感的，你前後兩信都不肯忽過靜之的駁論的平允。真的，我也承認靜之是一個最平允的公正人，她那光明磊落的態度，他那針針見血的判斷，不但陳鐘凡之流見了害怕，連我也感佩得五體投地的。靜之始終不屑「節外生枝」也不至於「聰明誤用」，但老大哥却拿他和我罵在一起，未免有「玉石俱焚」和「打折手向外彎」的嫌疑吧！

我自己的意氣用事，是無可掩飾的；回想起已往的言行，多半從意氣出發。

至於你的前後兩信，都說我「節外生枝」。我想了又想，究竟那一處是節外之枝？爲什麼會生出節外之枝？大概你所指的是我們因「粗人和美人」的討論而牽涉到一千餘條的錯誤吧。其實，只因他自己說「拙著倉卒付印，內中錯誤至多，經我校正約千餘條，」我回他的信隨便帶了一句：「至於大著的錯誤，據你說有一千餘條之多，我却完全不知道。」這在不會說客氣話的我，却是一句道地的客氣話，是聲明我並不打算把他的一千餘條錯誤都找出

來，而排頭敲擊下去；並且有請他不必着急的意思。但他却跳起半天高，在答汪靜之的信裏，拉長了面孔，說我「大錯特錯，罵我「豈有此理的不客氣！」，說他所謂一千條是「排印的錯誤」。他這種勢仗，實在使人不能忍耐：

——他需要別人給他怎樣的客氣呢？難道必須說「恭喜！恭喜！大著錯了一千餘條，真是不朽的偉績！」嗎？

——一本不滿三百頁的四號字的書，說是被工人排錯一千餘條，平均每頁要錯三四條；你相信不？說是原著的錯誤，倒是有着更多的可能性吧。譬如，那書裏緊接着「伯兮」之後，又有這麼一條妙論，說：「兼葭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是「寫山水」。我想，排字工人怕不能錯得這麼聰明吧。

寫到這裏，我覺得又有許多不雅的字句在我的筆尖上流轉。你看他豈單是「強辯」，豈單是「之嫌」，簡直是——呵。不寫了吧，寫出來又會被老大哥說是「醜詆」呢！

你一再勸我休息，我是誠心悅服的；因爲我所發表的關於「粗人和美人」的文字，始終不會拿到半文錢的稿費；我並不曾在原稿上寫了「不受酬」的字樣，但編輯先生們却都老實不客氣地省下這小費。況且我搬到鄉間之後，從窗外進來的是風和月，在門前邂逅着的是鶯

和蝶，許多鼓勵我寫文章的朋友都不常來了。往時——在街上居住時——幾乎每天有人來報告關於大學教授們的妙論，報告的人都是氣洶洶地，引得我手癢起來。例如：

(一) 陳柱尊教授在抄錄了杜詩箋註算是他自己編撰的杜詩研究而印成講義之後，還在課堂上大發牢騷，反對白話文學，他說：『只要把古文做好，把「之」字改爲「的」，把「也」字改爲「呀」字就是白話文了。』於是他便以身作則地在墨版上譯了一首古詩爲證：『麟的趾，振振公子，吁嗟麟呵！』

(二) 陳鐘凡在罵了我們「一搗亂再搗亂」之後，便自詡爲中國第一流的學者，同時向學校當局提出大改革的條呈；主張尊孔讀經；主張禁止高中學生讀白話書；主張把初中的白話教材縮至以十分之一爲最高限度；主張把兼教文言白話的國文教員統統辭掉，而以絲毫沒有章鐵民在靜之之流那種惡氣味的人來補充……並且說，暨南的校風，經章在搗亂之後，是百年難復的了。

(三) 還有一位教授說，用白話做詩文，是進了文學的地獄，永遠不得超昇。譬如，「一摸摸到什麼邊」這一類的白話詩，一天可以寫出千百首；像「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這種詩便一世也寫不出一首。

(四) 某教授說：『你們文章不會做通時，不妨採用新式標點。但做通之後，儘可不用，用了反使讀者覺得不雅。』

(五) 某校教授說：『胡適之從前讀書太少，所以反對古文提倡白話；回國後讀了些古書，纔知道古文的博大精深處；所以後來就不敢菲薄古文了。』

聽了這一類的報告，確乎一時引起了我的發勁；但是「吹皺一池春水，干卿底事」，現在想起來，大可以休息休息了！

鐵民五十四週紀念節。

『黑旋風砍腿止神行』……

虞 孫

「……戴宗念念有詞，吹口氣在李逵腿上，李逵拽開腿步，渾如駕雲的一般，飛也似去了，……李逵不省得這法，只道和他走路一般好耍。那當得耳朵邊有如風雨之聲；兩邊房屋樹木，一似連排價倒了的；腳底下如雲催霧趨；李逵怕將起來，幾遍待要住腳，兩條腿那裏收拾得住，却似有人在下面推的相似，脚不點地，只管走去了。……驚得一

身臭汗，氣喘做一團。……李遠道：「阿也！我這鳥脚，不由我半分，只管自家在下邊奔了去！不要討我性發，把大斧砍下來！」……」

當我們看這段時，只當是文人虛構而已，不料實際上竟有這麼回事！

當時代的神行法把我們向前如駕雲般地推進時，我們中間就有黑旋風出現了。他怕將起來；他要砍他的腿，爲的是，走得太快了。其實，更因爲看見沿路的酒啦，肉啦，却不能買來飽他『自己』的肚子；於是他就怕這神行法，甚至要砍他的『鳥脚』。

他在驚得一身臭汗，氣喘做一團的當兒，他竟下狠心了，他竟性發起來，舉起雙板斧，把他的『鳥脚』吹下來了。

他怕將起來，是他自己胆小；他砍他的腿，是他自己不情願向前跑。他却不特自己怕，勸人家也要和他一樣胆小；不特自己不願向前跑，並且逼着人家也不要跑。於是他揮動雙板斧，一陣砍，於是許多人的腿也砍下來了。於是大家躺下，永不能再向前跑的了。於是大家呻吟着，流血着，眼巴巴地專等嚥氣的一剎那的來臨！

黑旋風的厲害就在他的雙板斧。現在呢？他躺着在流血，他的死期快近了！他空有雙板斧，也無所施其技了！我們幾他留着腿的人應該還向前跪；因爲時代的神行法只有雲催霧

趨的向前去。至於：

「……戴宗……趕上一步」，把衣袖去李逵腿上只一拂，喝聲「住」李逵應聲立定。……」

這回事是決計沒有的。• 或者有鬍子的人希望這麼着，但除非戴院長真的活過來！

一九二九，四月，蚊子圍攻時。

銅君先生：來稿統收到，請示通信處，以便函覆。

編者

蘇 曼 殊

五 集 全 出 齊 了

柳亞子編 平裝每集一元 精裝一元五角

曼殊大師是曠代的薄命詩人，他的天才的卓越，詞藻的綺麗和情感的豐富，凡稍讀過他的作品的人都可以同樣的感覺到。他的詩集是我們最近百年來無二的寶貴的藝術品，他的譯品是真正教了我們會悟異鄉的風味，他的說部及書札都無世俗塵俗氣，殆所謂「却扇一顧，傾城無色者」，現經柳亞子先生廣為搜輯，遂成此集，為曼殊作品之最完全者，分爲曼殊著作及附錄兩部，裝訂成五冊，前三冊是曼殊自己的作品；附錄兩冊，是曼殊友人寄贈哀悼之作及後人研究曼殊的文字，內容與插圖尤爲豐富，凡愛曼殊作品者，不可不手置一篇也。

上海北新書局發行

語絲

第五卷·第十六期

詞源

鈴木虎雄著 汪馥泉譯

一

「詞」起於何時，這要待決定了詞底性質後才能說明。合於後世所謂詞的底形式的，這中唐以來才有。但近於詞底形式的，似起源很早。清毛奇齡，說六朝宋鮑照底梅花落已可叫作古詞。按梅花落，原本是笛曲。其辭曰：

梅花落

宋鮑照

中庭雜樹多，偏爲梅咨嗟，問君何獨然，念其霜中能作花，露中能作實。搖蕩春風媚春日，念爾零落逐寒風，徒有霜華無霜質。

這原本是五言七言底雜言體。與其舉梅花落，實不如舉照底夜坐吟來得適當。

夜坐吟

詞源

冬夜沈沈夜坐吟，含聲未發已知心，霜入幕，風渡林，朱燈滅，朱顏尋，體君歌，逐君音，不貴聲，貴意深。

這倒近於詞體。

毛氏舉梁代諸家之作，當作可以稱為古詞的。即武帝江南弄諸樂，陶宏景寒夜怨，徐勉迎客，送客，王筠楚妃吟，簡文帝春情是。其辭如下。

江南弄

梁武帝

衆花雜色滿山（一作上）林，舒芳耀綠垂輕陰，連手蹊蹊舞春心，舞春心，臨歲映，中人望，獨踟躕。

寒夜怨

陶宏景

夜雲生，夜鴻驚，淒切嘹唳傷夜情，空山霜滿高烟平，松華沈照帳孤明，寒日微，寒風緊，愁心絕，愁淚盡，情人不勝怨，思來誰能忍。

迎客曲

徐勉

絲管列，舞席陳，含聲未奏侍嘉賓；羅絲管，舒舞席，斂袖嘿唇迎上客。

送客曲

徐勉

袖續紛，聲委咽，餘曲未終高駕別；爵無算，景已流，空紆長袖客不留。

春情

簡文帝

蝶黃花紫燕相追，楊低柳合路塵飛，已見乘鈎挂綠樹，誠知淇水霑羅衣，兩童夾車問不已，五馬城南猶未歸，鶯啼春欲駛，無爲空掩扉。

楚妃吟

王筠

窗中曙，花早飛，林中明，鳥早歸，庭前（楊作中）日，暖春闈，香氣亦霏霏，香氣漂（楊作飄），當軒清唱調，獨顧慕，含怨復含嬌，蝶飛蘭復熏，裊裊輕風入翠裙，春可遊，歌聲梁上浮，春遊方有樂，沈沈下羅幕。

毛氏之說，大抵本於明楊慎之說。（楊慎論簡文帝底春情說，「此詩似七言律，而未句又用五言，王無功亦有此體，又唐律之祖，而唐辭瑞鷓鴣格韻似之」）楚妃吟辭中附以黑圈的字句，楊慎所增）上引江南弄以下諸作，是三五七等的雜言，其氣味狠近詞。

毛氏又舉徐陵底長相思，其辭有二首；

徐陵

長相思

長相思，望歸難，傳聞奉詔戍皋蘭。龍城遠，雁門寒，愁來瘦轉劇，衣帶自然寬，念

君今不見，誰爲抱腰看。

同

同

長相思，好奉（或作春）節，夢裏恆啼悲不洩，帳中起，窗前髻（楊慎詞品作咽），柳絮飛還緊，遊絲斷復結，欲見洛陽花，如君隴頭雪。

這亦近詞調。陵之作，該成於梁代，因梁張率已有此體。

對於隋朝，毛氏舉煬帝夜飲朝眠曲及望江南。按楊慎在詞品中，當作夜飲朝眠曲的，是下列二首。

憶睡時，待來剛不來，卸妝仍索伴，解佩更相催，博山思結夢，沈水未成灰。

憶起時，投籤初放曉，被隱香黛殘，枕隱金釵島，笑動林中鳥，除却司晨鳥。

按集中，這詩題效劉孝綽雜憶詩二首。馮惟訥古詩紀中所載，題同。古詩紀還加了注；兼

及其他諸詩，注說『雜言。已上並見隋遺錄』。梁沈約，有六憶詩，形式全同此時。這叫

夜飲朝眠曲，不知何所依据。望江南，其體和後世詞體同，調名亦同，所以詞家多以此調

始於隋。這事，見於傳爲唐韓偓撰小說海山記。海山記記煬帝於宮苑五湖，東邊的叫翠光

湖；帝常泛於東湖，因作湖上曲望江南八闋。八闋並載記中。即湖上月，湖上柳，湖上雪，

湖上艸，湖上花，湖上女，湖上酒，湖上水是。形式如次：

(一)三字 (二)五字韻 (三)七字 (四)七字韻 (五)五字韻 (六)三字

字 (七)五字韻 (八)七字 (九)七字韻 (十)五字韻

這是把三五七七五，重複二次，成十句；第二，第四，第五，第七，第九，第十各句，

押韻。今錄湖上月

湖上月

湖上月，偏照列仙家。木浸寒光鋪枕簟，浪搖晴影走金蛇。偏稱泛靈槎，光景好，輕彩生中斜，清露冷侵銀兔影，西風吹落桂枝花，開宴思無涯。

其他都同。但据唐段安節樂府雜錄說：『望江南。始自朱(案當作珠)崖李太尉鎮瀨日，爲亡妓謝秋娘所撰；本名謝秋娘，後改此名，亦曰夢江南。』徐鉉在詞苑叢談引青瑣高議，李太尉作李海裕。据此，望江南調，可說產生於中唐；煬帝始創的話，是小說家底假託。楊慎也說，『傳奇有煬帝望江南數首，不類六朝人語，傳可疑也。』就是雖至隋代，也沒有後世所謂詞。

在唐底初期，中宗景龍中（公歷七〇七—七〇九），有回波樂的曲辭。中宗宴侍臣，酒酣，各作回波樂，衆皆作諂佞之辭，及自求榮位；到諫議大夫李景伯，景伯曰：

回波爾時酒卮，微臣職在箴規，侍宴既過三爵，誼譁竊恐非儀。

這時，沈佺期以罪流嶺表被恩歸朝，但未復朱紱，因亦歌回波樂辭以見意；曰：

回波爾時佺期，流向嶺外生歸，身名已蒙齒錄，袍笏未復牙緋。

中宗便以緋魚賜之。又本事詩記，同時御史大夫裴談之妻悍妬，談畏之如嚴君，中宗也

漸漸怕皇后韋氏，優人唱回波詞曰（沈裴事，並見本事詩嘲戲第七。）：

回波爾時栲栳，怕婦也是大好，外邊祇有裴談，內裏無過李老。

這是酒宴中的戲言。這以前北周王褒有高句麗曲，六言六句，說歌舞之樂及畏時日易逝；陳陸瓊，有還台樂，同是六言六句，說燕樂之樂。如同波，也定是它底餘風，只句數成了四句了。

高句麗

北周王褒

蕭蕭易水生波，燕趙佳人自多，傾杯覆盃灌灌，垂手奮袖娑娑，不惜黃金散盡，只畏白日蹉跎。

還台樂

陳陸瓊

葡萄四時芳醇，璃琉千鍾舊賓，夜飲舞遲銷燭，朝醒絃促催人，春風秋月恆好，驪醉日月言新。

三

到了盛唐，玄宗時張說所作舞馬詞，也是六言四句；今傳六首，現在舉其二首如下：

舞馬詞

張說

萬王朝宗鳳展，千金率領龍媒，舐鼓凝嬌蹀躞，聽歌弄影徘徊。

聖君出震應籙，神馬浮河獻圖，足踢天庭鼓舞，心將帝樂踟躕。

玄宗千秋節，催諸伎；中有舞馬，設連榻使馬舞其上。馬，衣紈綺，被鈴鐸，驥首奮鬣，舉趾翹尾，變態動容，皆中音律（見津陽門詩註）。這，其態已可想見了。這詞，是和所謂音律而歌的。這些，如其當作詞，也只是萌芽吧了。其形，只六言詩。

到了盛唐，詩底五，七言絕句，都合音樂而歌；可這些，都用於燕樂。所謂燕樂，這和

雅樂相對的，這有隋朝以來底沿革。隋朝當開皇（公歷五八一—六〇〇）之初，置七部之樂；到大業，（公歷六〇五—六一六）中，擴為九部。唐武德（公歷六一八—六二六）初年，依隋制用九部之樂；太宗，增高昌樂，又創燕樂，去禮畢，著于令的十部：（一），燕樂；（二），清商；（三），西涼；（四），天竺；（五），高麗；（六），龜茲；（七），安國；（八），疎勒；（九），高昌；（十），康國。總稱之為燕樂。燕樂底諸曲，始於武德，貞觀（公歷六二七—六四九），盛於開元（公歷七一二—七四一），天寶（公歷七四二—七五五）。上記十部的第三西涼以下，都是外國底樂，這狠可看到它底興盛了。那冠以涼州，伊州等中國西北部州名的曲，都是合於外來的曲的，如王維底謂城曲（陽關三疊），是同樣的東西。

凡樂曲長的，分許多部分，各部都以絕句組合攏來。這狀態現在可以看到的，有載於樂府詩集（卷七十九）的水調歌，涼州歌，大和伊州歌陸州歌等。這些，都是順序地排列五言或七言的絕句的。試舉一倒。如水調歌（商調曲）；第一，歌，七言絕句，第二，歌，七言絕句；第三，歌，七言絕句，第四，歌，七言絕句；第五，歌，五言絕句。其次，有「入破」部，把這第一，七絕，第二，七絕，第三，七絕，第四，七絕，第五，七絕，及其次在

第六的部分叫『徹』。第六，徹，五言絕句。組成如上。附記說，『唐曲凡十一疊，前五疊爲歌，第六疊爲入破，其歌第五疊五言，調聲最爲怨切。』涼州歌底組成是：第一，第二，歌，七絕，第三，歌，五絕；其次有叫『遍排』的部分，用這第一，第二，七絕。大和底組合是：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歌，七絕；第五，徹，七絕。伊州歌底組成是：第一，第二，歌，七絕；第三，四，五，歌，五絕；入破，第一，二，三，七絕，第四，五，五絕。

陸州歌底組成是：第一，二，三，歌，五絕，排遍，第一，二，三，四，五絕。入破，排遍，徹，這是表示樂底音調底緩急前後的部分底名稱。（我會說，這用絕句組成，這通例都如此。有的是絕句以外底詩形的詩，這也是截取其中四句，如絕句地在用的。飛樂府詩集底倒，涼州歌底第三，歌，五絕，用『開篋淚霑襦，見君前日書，夜台空寂寞，猶見紫雲車。』這是高適作五言古詩哭單父梁九少府底起頭底四句。適底原作，襦作臆，紫雲車作子雲居。陸州歌底第一，歌，五絕，用『分野中峯變，陰晴衆壑殊，欲投人處宿，隔浦問樵夫。』這是著名的王維底終南山底五言律詩底後半。原作浦作水。可以此類推。）

又有某樂曲名，一看他所用的歌辭如何，却是著名的絕句。如蓋維縫這曲，它所用的歌辭，是王昌齡底七絕從軍行。『秦時明月漢時關』；崑崙子曲，它底歌辭，是王維底五言律

詩從歧王過楊氏別業底前半；戎渾曲，它底歌辭，是王維底五言律詩觀獵（起句云，「風勁角耳鳴」。）底前半。由這些來看，如這里有某曲，合上去的歌辭，並不管曲底長短，是把絕句合上去而歌唱的。

（未完）

凡爾培的牧師（續完）

丹麥 勃力川原作

柔石譯

一切都過去了！他樣樣都招認了！

法庭開審，犯人被帶到前面來聽新的證人底證據，他們證說：如此，在現在人人知道的犯罪後的那天底那一夜，他們向通牧師宅底花園和樹林中間的那條路沿着走去，他們看見一個人突然從樹林裏出現，背上揩着一大袋，很快地跑進花園，不見在籬笆後面了。這人底臉孔完全被袋遮掉，但是月光滿照在他背上，而他們分明地看見他是穿着綠色長袍，戴着白色夜帽。

第一個證人講完他底證據後一忽，這牧師底臉孔如死灰一般慘白了，非常困難的，他訥訥的低聲，「我病了，」給他一把椅他昏沈地坐着，勃魯轉頭向眼見者說，「我幫助牧師底記

憶，不是麼？」牧師既不會聽這種諷譏也不理牠。他對我招手，當我跑到他前面，他說，「讓我回到監獄中去。我要對你說。」就照他底請求做了。

我們驅車向格蘭那，牧師伴着獄吏同書記，我獨自的。當我們開門進獄，裏面站着我底未婚妻在整理她父親底床。床底一端底椅上掛着那件搬弄是非的綠長袍。當她看見我們都走進去，她發出快樂的叫喊，她以為她底父親自由了，我是去釋放他的。她丟了棉被，衝到她父親前面，把她底兩臂環抱着他底頸。這位老人哭了，他底眼爲淚珠所盲罩。他簡直沒有心告訴她方才在法院所發生的什麼，只差她到鎮上去做別的事。

在她離我們之前，她跑到我前面，拿我底手壓在她底心上，輕輕的問，「你有好消息麼？」隱藏我自己底苦惱我吻了她底額上，僅說，「最親愛的，過一刻你就知道一切了。我不能告訴或者所發生的是很很重大的事或者不是。現在你去，做事去，是你父親所吩咐的。」

唉！怎樣的改變了，那時這個無辜的孩子居住着在這快樂的牧師宅中，自由而愉快的，比起可怕的現在來在這灰暗的獄中。

「請坐，我底朋友，」牧師對我說，一面他自己坐在床邊，兩手交疊在膝上，眼注視地

板上好像失了知覺。終究他自己驚醒了，坐起來，眼釘住在我身上。我屏息地等待着好像我要聽的是我自己底判決——實在，當時是這種心理。

「我是一個大罪人，」終究他說了，「大到連我自己都不知道。上帝一人知道，我堅執地信服他願責罰我在這世界上，如此我此後可以接受無限的永遠的祝福。讚美與榮耀歸於上帝！」這樣他似更鎮靜而有力，他接着這樣說：

「從我最早的童年起，遠遠回憶到我能記牢為止，我就有爭鬧的天性，驕傲而急性的，不能忍耐，常常要去相打。但我很少記着宿怒，也不抱怨於人。當我還祇是半成人的時候我底難制的感情就使我時常感受苦痛，甚至現在，我一想起不能心無苦痛。我們底守門狗，一隻溫和的動物，牠從沒有傷害別的生物過，吃掉我底點心，那是我放在椅上一息的。我立刻發怒重重的用我木鞋踢他，次日早晨他死在可怕的極痛中。那次不過是一隻不會講話的畜生牠做了我感情的犧牲，但給了我一個警告以後不要苛刻對人。幾年之後，舊性復發，那時我是在來比錫大學的學生，我和一位高年級生相打，辱罵他，給他胸部一拳幾乎打死他。如此你看這幾年我所該受的報應現在我受到了，但現在我底責罰是十倍地臨頭了：一位老人，牧師而兼和平的先驅，還是——一位神父，呵，慈悲的上帝，那是一切最深的創傷！」他兩腳跳起

來絞扭他底手使我能聽見關節的軋軋聲。我想說幾句話安慰他，但找不出一字來。

等他目已重新制止一下，他又坐下，繼續說，「對你，以前是朋友現在是法官，我自認我底罪我不再狐疑了，但我仍不十分明瞭。」

我奇怪地望着他，疑惑他不知什麼用意，因我自己已預備他光明磊落的招認。

「我要你給我很注意關於我所要敘述的，」他繼續說，「試試看來了解我。我已經預備好供認一切我所知道的：我用鋤打尼爾——還是用鋒口還是用平邊我記不清楚——於是他跌倒，跳起來，跑出去到樹林中。其餘，唉！已經由四位證人說過了：那孩子死在樹林中，於是我找着他底屍體，第二夜葬牠在花園中。雖則一切我自己一點不知道，我却強迫當作真實接受，你將聽我底理由。」

「三四次在我一生的早年，我嘗夢中走路。最後的一次我知道做這事大約九年或十年之前；這是在我爲一個猝然暴病而死的人舉行喪事禮拜之前的一夜。我清楚地記牢……我記得我窮於適宜的處置，當我想到一位希臘哲學家底話：「在他未死以前不能說他快樂。」但用於異教徒的題目對於基督徒是永遠用不着的，但我的確我能找出同樣的觀念在聖經裏面隨便什麼地方。我努力尋求，但沒有成功，到我從別的事上做疲倦了，我脫掉衣服就寢，我一

(758)

忽就睡熟。第二天早晨我去翻聖經想尋一相當的題目摘記我底講稿，我驚惶地看見，在案頭，一片紙上有這樣的話：「不能說他快樂未到他底年壽過去。」大而清楚的寫着。但不只這一切，此外還有喪葬的規條，雖則簡單但結構很好的——一切都是我底親筆。房內沒有一個人。門向裏門着，因為鎖壞脫很容易跳開。沒有一個人從窗口進來，因天氣冷到連窗扉都緊凍。我鎮靜的寫了這全部事情在我底睡眠中。

「還不是惟一的這類的比喻。實在的幾個月以前我這樣做過，我熟睡着，走進教堂拿來一條手巾我清楚記得留在聖餐桌後面我底椅上。

「而現在，我底朋友，我必須將一切詳細告你。當第一個證人今天早晨在法庭中所說的證據，我忽然想起以前夢中走路的事，我也記得，別一件事情，那是到那時候已完全脫溜出我心的：打過尼爾以後當我第二天醒轉來我尋我底綠長袍，那是時常掛在我床邊的椅背上的，落在地板上……我難制的感情底不幸的犧牲者一定倒死在樹林中了，我必須去尋他，帶他到我底花園裏來，葬了他——一切都在我底夢中。是的，上帝憐憫我，確是如此。」

他停止說了。藏他面孔在兩手中。至於我，我是完全驚惶而疑惑的。我從開始就相信那

殺死的人是死在他被擊的那地方，這位牧師就急忙用泥土蓋了他——雖則他怎麼能做，在這青天白日之下要沒有人看見，在我想來真是奇怪——以後他深深地葬牠在花園中。現在這最後的證人恰恰說他們看見這牧師背着一隻袋從樹林裏出來。這打擊我至矣盡矣，我立刻發現出那他們底證據和我最早關於此案的所說要衝突，而這人的無罪如此可被證實。但此刻，唉，一切的事統統湊合權來都非常之巧，他底罪案是在狐疑的影子之前成立了。這奇怪的事，情他夢中走路造成此禍繼續困擾我。他承認殺人是確定了，但這是無關重要的，無論是由醒時做出來的或夢中做出來的各成其半的罪惡，使我煩悶地想着。這牧師底全部行爲，他底在法庭的證據，穿過真理的金印；是，爲了真理的緣故他放棄他生命底最後希望。或者他仍希望保留某種光榮的餘賸；或者，反之，他是老實地告訴出事實。這種夢中走路的話是沒人知道的，也是在可能的範圍之外，一個人像尼爾這樣會跑的弄到打死……

這牧師很快地走來走去，於是站在我底前面。「你已經聽清楚我完全的招認，」他說，「我知道你底日子將逼着宣布我的判決，但告訴我，你底心怎麼說？」

「我底心，」我回答，雖則我可憐的幾乎說不出，「我底心爲你祝福，且將停止答責在這時候能救你出來從羞恥與可怕的死中。」我們最後的慰藉——飛走——我不敢再引伸。

『你不能救我，』他急促地說，『我底生命要消失了，死期到了，我將做榜樣如同可怕的警告對於後起的人們……但允許我你不要拋棄我可憐的女兒……我希望，唯一的，她與你結婚。』說到這里眼淚湧上他底眼睛，但他制止他底感情，繼續說，『這個希望我自己破壞了，因為你不能同一個罪人底女兒結婚！但答應我你願保護她如同繼父。』

我悲哀地將手給他。

『我想你最近還沒有聽到我兒子底消息？』牧師繼續說，當我們兩人都回復到靜寂時。『我希望他還不知道這件不幸的事到這事完全過去以後，因為我不想我能忍得住見他。』他掩他底臉在兩手中，轉過去靠他底額在牆上，像孩子般哭泣了。過了許久他才能說話。

『現在，我底朋友，離開我——讓我們彼此不再見面及到我們在尊嚴的法庭上再遇見。如此——給我一個最後的你底友誼的紀念——讓我底判詞快些宣布，倘若明天能夠更好，因為我實在羨慕死。我希望因基督底恩惠與無窮的慈悲這將表示更快樂的生命的開始，比現在這一個苦痛與可怕的長夜。別了，我底和善而同情的法官，讓我明天被帶到你底前面。立刻請我底朋友乾司牧師在亞兒沙的到這里來，因為我要他為我做最後的聖禮。別了，上帝祝福你，保護你。』他避開他臉孔，但對我伸出手來。我走出監獄，不知道自己做些什麼。

我將騎馬回家不對他女兒告別，假如她沒有等待我在監獄之牆外。她一定在我底臉上看
出死刑判詞來，因為她臉色青白了捉住我底臂。她懇求地瞧着我，好像爲了她自己底性命，
但不能請求——或者不敢。

『快，快——去看護你底父親！』我只有這一句話。我騎上馬，在我知道這個以前回
家。明天，唉……

判決宣布了，這罪人聽着比法官的態度更堅忍而鎮靜的。法庭中的個個，除出他底硬心
的仇人之外，對於他底定罪都表示極深的憐惻，他們有許多互相耳語，那是一個強暴的判詞。
是的，實在強暴的，因爲牠遞奪了一人底生命同三人底的永遠的心裏的快樂與平安。願慈悲
的上帝審判我更寬仁比我，可憐的罪人，敢審判我同類之人。

今天早晨他在這裏見我病在床上。再沒有什麼希望了。他拒絕逃獄。

樣樣都佈置好。獄吏已經買通。一位漁夫，她母親底外甥，答應遷運他們到瑞典去，將
他捕魚小船預備好；但這位痛悔的犯人勸不服。他不願從正義的劍中逃出去，因他堅執地相

(762)

信因他自願的死而且他救世主底死，此後他將得救了……她離開我同她來時一樣不快樂，但是沒有一句惡言。上帝幫助她，可憐的孩子，經過這樣的風波她將怎樣活下去呢！我睡在這里，身心交病了，不能安慰她，幫助她……她底哥哥還沒有到。

別了，我心坎中的新娘！別了，在這可怕的世界中我們到天國中再見罷……不久了，因我對於生命非常厭倦預備赴死了。假如這樣我在他之前越過這國境，嚴厲的責任強迫我送他到那遠處。

「永別了，我底愛人，」她對我說。「我離開你毫無苦痛，我知道你所做的僅是你嚴厲的責任：但永別了，現在因為我們兩人永不能再見了。」她對我做了十字，她走了。

慈悲的上帝，她將到那里去？她預備怎樣呢？她底哥哥還不會到——而明天——在拉佛底小山上……注

（安力克蘇蘭珊法官底日記到這里突然停止了。關於這件可怕的悲劇底注解與說明，我們可以借用亞兒沙教區牧師的敘述，他是悲傷的蘇倫可維司底鄰舍同朋友，那接續在下面。）

(注)這小山在亞兒沙草原上，恰恰在格蘭那外面，那裏是蘇倫可維司牧師被殺的地方，現在仍叫拉佛小山。

二 亞兒沙牧師底敘述

在我做牧師之職的第十七年，我底鄰區發生一件變故，那是使人人充滿驚惶恐怖使教士們反映羞恥與侮辱。凡爾培的牧師，可尊敬的蘇倫可維司，在忿怒的時候殺了他底馬夫，當夜葬在他底花園中。他被捕而受審判，以後他聽了幾位證人底證說之後，招認這可怕的罪惡了，於是他被判決斬首。這個執行是在亞兒沙草原上，當場有幾千觀衆。

這罪人，我以前是他底精神的規友，要求我到監獄去看他給他宗教的慰安，我能實在地說，我從沒做過這最後的聖禮對一位更後悔的忠實教徒。他深深地懺悔，硬着他底心且如一個暴怒的孩子，對於這個上帝深深地謙卑他，用羞恥蒙着他用愁苦屈就他，那他可以爲基督所再提攜。他支持着他底鎮靜一直到最後一刻，站在刑台之上，對聚集攏來的羣衆說了幾句是非常有力而動心的話，這個他在禁錮中已預備好的。他底說法是忿怒的，可怕的結束，充滿着動情的提及他自己同這次罪惡，他底忿怒帶他到這樣。他底題旨是採取舊約中耶利米

(764)

哀歌，第二章，第六節，『耶和華在怒氣的憤恨中藐視君王和祭司。』在他底動情的講道的結束中，他解開衣服，縛住他底眼睛，拌着手跪下去，當我這樣說——『實在我對你說今天你要同我一道在天國裏，』刀砍下去，他底頭就從他身上滾下了。

他一想到他留下底兩個孩子，這種死法是使他更苦痛。大的一個是兒子，處決的時候是不在，那天傍晚他到了，可是他父親已處極刑。這女兒——她，更悲慘的痛心她自己同愛人，已同判決他的法官訂婚——在她對父親說了永訣以後，我帶她回家，她痛不欲生。當我盡過我一生最苦痛的義務之後回家，我覺察她非常嚴肅，急忙的預備她父親底屍衣——因為允許他葬在聖地只要他底出喪是祕密而靜靜的。她不再哭了，也不說什麼話。我也靜寂的，因這是我對她說的就是我自己也俯首於憂愁與惡耗。

我回家後約一點鐘，我底馬車戴了屍體來，一息以後一位青年騎着馬衝到我底天井。這是他底兒子，他，我們以為他在哥本哈根，誰知他一向就在倫特。他撲他身子在他父親底屍體上，以後又倒在他妹妹底兩臂中；兄妹互相擁抱了許久，但他們沒有一個能說出一句話。

下午墓就掘深，在亞兒沙教堂底門傍，在半夜，就葬下這最後的肉體會是凡爾培牧師的

遺骸。一塊石碑刻一簡單的十字架，那是我早先爲我自己預備着的，做這墓的標誌，使每個做禮拜的人想想人類底罪惡與最後的拯救，靠託基督十字架底功勞。(註)

第二天早晨，兄妹兩人都不見了，以後也沒有人能找到他們底蹤跡。只有上帝知道他們隱匿在什麼偏僻的地方，離開這世界。

這位法官繼續病了而且不希望活下。我也爲憂愁與苦楚所傷痛，而且我覺感到我們在一塊死是最大的快樂。我們是在上帝底手中。願他給我們由他底智慧與慈悲的治理。

註！這個標誌至今仍在亞兒沙墳地。

※

※

※

主呀，你底意思是如何令人草測呀！

在我做牧師之職的第三十八年，恰恰是我底兄弟牧師，凡爾培的尊敬的蘇倫可維司殺了他底一個用人而被判決斬首了後的二十一年，忽然一個乞丐走到我底門前。他是一個上了年紀的人，灰色的頭髮，走路要用拐杖。那時沒有一個女用人在家，於是我自己到廚房拿一隻麵包給他，當他爵着他底麵包時，我問他從何處來。他嘆息一聲，答，『不從那裏來。』

我於是問他底姓名。他小心地四圍看看，說，『他們常常叫我尼爾·勃魯。』

凡爾培底牧師

三一

我覺得毛骨悚然，對他說，『那是一個醜名字；約二十年以前這里有一個被殺的人是這樣的名字。』

他更深深地嘆息一聲，怨恨說，『那時我應該死了；從我離開這國家我一直都是不好地過去。』

我頭髮根根倒豎起來，可怕的震顫着；看起來我到有些認識他，仔細一看，站在我前面的好像是馬丁·勃魯底活着的影像，他我在三年前葬他了。我向後驚動，做了十字，因為我想這一定是魔鬼。

來客却自己重重地坐在火爐邊，說，『嗚呼，牧師，我聽到我兄弟馬丁是死了。我回到英伏斯忒拉帕農場，但新的主人不認識我將我趕出來……我底老主人，凡爾培牧師，現在還健在麼？』

如此我忽然醒悟，我明白這悲哀的事件底全部意思，但我被如此沉重地一擊，我一時呆若木鷄了。

『啊呀，』他一邊說，一邊吞嚥地吃麵包，『這都是馬丁底罪過。也有什麼禍水落到老牧師底頭上麼？』

「尼爾，尼爾，」我叫起來，非常恐懼而厭憎，「在你良心上有流血的罪，照你底報告一位無辜的人底生命是傷失在劊子手底手中了。」

這乞丐向後驚退，他幾乎跌在火內；麵包從他底手中落下，他底拐杖拉拉敲在地板上。「上帝恕你，馬丁，」他呻吟的，「上帝恕你和我，但這無關我事……告訴你，」他懇求地注視我，「這不是真確的麼？你不過要嚇我一嚇。我是從很遠的漢堡底那邊到這里，路裏沒有聽見一句話說起。沒有人知道我，除出你，牧師，但當我走過凡爾培我問是否這牧師還活着，他們說「是的。」」

「那是新牧師，」我告訴他，「不是那個你和你底不良兄弟所害死的人。」

這樣，這可憐的人就緊捻他底拳，呻吟，嘆息，顯然忠誠地，我能清楚看出他是一個魔鬼手中底盲目機器。甚至他喚起我底憐憫，我叫他走進我底工作室，我對他說了幾句安慰話使他非常沉着的，於是告訴我，斷斷續續地，他們底兇惡的陰謀底全部故事。

他底兄弟馬丁——一個皮力安人——非常地恨凡爾培的蘇倫可維司牧師，從牧師拒逐他同他女兒結婚的那一天起。此後這牧師回了他底馬夫，馬丁告訴他底兄弟尼爾去找這個位置。「現在你留心些，」他告訴尼爾，「機會來了我們對這混蛋弄一點詭計，你不會折本。」

尼爾，天性粗暴與頑梗就被馬丁所煽動，不久就和他底主人爭鬧，第一回牧師打他一下他急忙跑到英伏斯忒拉帕告訴他兄弟。

「讓他再打你一次，」馬丁說，「他就要上當了。倘若他果然做，你立刻跑到這里來告訴我。」

此後不久，尼爾就在花園中同牧師爭鬧了，當牧師用鋤柄打他一擊他跌倒，他就跑到英伏斯忒拉帕一些不遲疑。兄弟兩人在農場屋外遇到，尼爾告訴馬丁方才在牧師宅花園中所發生的。「也有人看見你跑到這里的麼？」馬丁問他。尼爾想沒有。「那末，」馬丁說，「我們要和牧師鬧一場，這兩星期他總不能舒服了。」

馬丁就帶尼爾經過小路到農房，藏他在那里一直到夜。當個個人都睡着了，兄弟們偷偷地出來到草地的一角，那里兩天前，他們葬着一個年輕死屍，年紀，長短，容貌都和尼爾相似。（他是在英伏斯忒拉帕做工的，自己吊死在房間內，有些人說爲了勃魯的暴虐；有些人說，爲了一件失戀的事。）這個屍體兄弟兩人掘出他來，不管尼爾底意思，帶回到農房來那是就近的。於是尼爾被逼着脫了衣服，給死屍穿上，一件一件的，甚至尼爾底耳環也給死屍換上。這樣好了，馬丁用很重的鋤在死屍的臉上敲一下，額上敲一下，又將屍體裝在袋中。

直到第二天黃昏，於是把地背到樹林中恰在凡爾培師牧宅外面。

再三，尼爾對我說，他問他兄弟要這樣胡鬧做什麼，但馬丁總是答，『這不關你事；你離開，一切都在我。』現在他們在樹林中，馬丁向他說，『跑進去給我偷一件牧師底長袍來——尋尋看，長的綠袍子我看見他早晨出去穿着的。』

『我不敢，』尼爾答，『他底衣服都是掛在寢室裏面。』

『那末我去，』馬丁說，『沒有你我也會做。現在你立刻滾開去，永不要再露你臉孔在這里。』他從衣袋內取出一只包。『這包裏面有一百元錢；那可以使你過活及到你到了南方——但要牢記——很遠的離開——到沒有人知道你認識你的地方。換了一個名字，永遠不要再回到丹麥的國土裏來。夜裏走，日裏躲在森林裏。這是一個包裝滿食物夠得你走出這王國……不要再回來倘若你要你底活命。』

尼爾照老例聽從他底兄弟，依他所告訴的做，兄弟分別了，此後兩人就沒有再見面。

尼爾在異鄉飽受了痛苦。在德國他入了軍隊當兵，經過了幾次戰役他身體衰弱了。貧窮，虛弱，悲哀，他決計在他未死以前回到故鄉來，同許多的艱難辛苦奮鬥了以後他總算找到歸來之路到了鄰近。

總而言之，這故事不幸的惡漢告訴我，我用力的接受這實情。如此他對我發表，那我底不幸的兄弟牧師已經當一個犧牲陷入他永久的仇人底不顯著的窮兇極惡中，法官與證人的欺詐中，與他自己的明知故犯的自騙中了。實在，這算什麼人他自己竟敢胆坐在法庭上審判他底同寮——那個敢對他底兄弟說，『你應受死罪！』不要審判別人，別人也不審判你。復仇在我，我娶爲你報仇，我主說的。祇有上帝他能主宰生死。願上帝爲你苦痛的殉道，報你以永生的禮物！

我不感覺佩服加於這創傷的痛悔的罪人的法律，這最少對於法官，安力克蘇蘭珊，是仍舊活着，這將兇暴的使他知道他底大錯特錯，在他離開這世界之前只有一個人那里一切事被洩露着的。此外，我用力給這位回頭的浪子以宗教的慰安，而且勸勉他對人人去神聖的發表他底姓名真事實關於凡爾培的罪惡。如此我允許庇護他照料料我兄弟底家，他是遠離這里住着的。

第二天是星期日。當我從我安閒的教區回家晚上遲一些，我覺察我底乞丐已去了，在次日的黃昏之前這個故事已經連附近都知道了。爲他不安的良心所驅使，他急忙跑上羅司末在法官同他一切的親戚之前發表他底真姓名是尼爾·勃魯。這法官是非常深切地感動，如此他受

了一個打擊過一星期就死了。在星期二的早晨他們發現出尼爾·勃魯死在亞兒沙教堂底門外，橫臥在聖蘇倫可維司底墓上。

(完)

S. 勃力川 (Soren Steensen Blicher 1782—1848) 生在遮特蘭 (Jutland) 是牧師底兒子。他在哥本哈根讀了十年書，他預備獻身給教堂，但許久他得了一個委任在可憐的荒僻地方。以後他轉到較好的生活，在肥沃的遮特蘭的一部分，在那裏他一直住着到死。他同一婦人結了非常不幸的婚姻，他以為她美麗，活潑，誰知變做了他家庭的暴君。

勃力川要找得家庭苦悶的救濟，一邊貪飲非牧師所信守的杯中物，一邊帶他底鎗同獵狗到荒原去打獵。在打獵中他發現許多人物同故事，都是文學上所沒人知道的。

這篇「凡爾培的牧師」是立基於活動的遭遇上。在一六二五年一位教士名蘇倫約生可維司，爲了他殺人被斬決，以後發覺他沒有做過。勃力川非常自然的用了這材料。犧牲者與法官兩人底道德的與感情的內心底衝突是完全給他表現出來。

憶巴黎

野 渠

(十九) 村中

P君領我去 Arcueil 訪他所新租得的房子，正是晚上，穿過了燈火輝煌的大街，到火車站了，站名魯森堡，背着魯森堡公園的一角。車站的房子一些也不高，可說是十分低，一推進門去，却覺得很宏大，牠原來是深的。這在我所見，又是驚奇新鮮的第一次了，我走那條街也不知會有多少回，但我從來不曾注意到這個車站呢！

火車在地下走，直到從車窗內望見闌珊的燈光遠遠的在隱耀看，已經出了城。

我的頭支在軟軟的皮椅背，手臂倚着窗格，托住了頰，側耳聽着火車落落地緩緩地單調的悲淒的樂曲的演奏，窗外的從叢林中映出如是似的燈火，車正高高的沿着塞納河走，時現時沒的三四如漁燈，飄浮於水面的夏螢似的。呵！我悵惘，我沉醉，我蘇醒了，我四個多月來已死了的心靈！我的心靈直上青天雲霞中去，對於這個蕪濁的卑污的冷酷的人間，不再

瞥視一眼！

在這人間不能給於我一個完美的好感，已是無疑的了，就是要以我素昔所懷的夢想，在惡濁中找潔淨，在冷酷中找溫情，在奸險刻毒中找坦白光明，這種沒望，亦是無疑的了，我如今亦再沒有勇氣，受欺騙捉弄以辛酸的梅子認為甜如甘蔗的口味了。那一年我從上海返杭州，向晚的黯黑漸漸的掩沒了夕陽的光，殘霞也逝了，我憑着窗口，望見臨平山遠遠的若黛若眉，柔柔的躺着，一線，從山脚下透出幾絲的光芒，這該是前途的光明了吧，誰知道這久埋沉於鬼魄陰靈中的森森然的鬼火……

如今是遠了，遠了，這一切，想起來都如逝夢一樣，從上海到杭州，從杭州到上海，那滬杭車中的四五小時的情緒，每次不同的情緒，也已經是不可捉摸了呵！

四個月來的生活，已經不能算為生活，這是生活麼，這是超人的生活，受着物質與精神的礮烙的刑罰，索債的信一星期中必有一二封，譏罵挑唆的信一星期中也有一二封，遠遠的送了毒藥刀鎗來的信一星期也有一二封，我的心靈就死寂在這境况的逼迫中了，我感謝他們的偉大，用他們的力量整個的將我的心靈迫死而且埋葬得一些痕迹也沒有，此後索債信自然是還有，但譏罵挑唆，毒藥刀鎗是不再來了，他們的偉大已死埋了我的心靈，他們明白！

無論是五十生丁的硬麵包的枯淡無味的咀嚼，無論是房主人的催繳房租的白眼，我總算均以這個超乎生死的精神來渡了過去了，宗教的感情奪出我的心胸喊道：『盡力的享受上帝所爲你安排下來的每天的苦痛如快樂一樣！』唉！唉！到今朝還留着我麼？這世上早該沒有我了呵！！這世上早該沒有我了呵！！

Y君屢次說：『呵！你清癯極了，清癯得如像我故鄉剡溪的山水，秀秀的山峯如一片雲，綠綠的水底映出水藻與白石！我給你畫個像罷！』

『謝謝你！』我說，『油呢？』他的畫箱已在動身之時慷慨地送給了朋友，連油也送完了，如今呢，吃飯的錢也沒有！『油呢？』他淒然的苦笑了。

Y君之際遇也算是淒涼的了，究竟是誰使他飄零落魄到如此地步的，『誰謂爲之，孰令聽之？』『人間事事不可憑，但除却無憑兩字』呵！世間自有一般專以挑唆別人之事以爲己事的成功者，又何其多呀！

『看！這裏是一個公園！』P君喊，我如夢初覺似的抬起頭來，呆望窗外。只見一片黑黯的森林，遠處，遠處，僅有一點兩點搖搖不定的燈光而已！

『你不大好適應？』P君說，凝望着我。

我這才覺想到，感到，眼前的模糊的緣故了，我連聲說『很好！』側着頭便拿起手巾來擦了眼。

翌

『這車子太搖動麼？』P君問。

『很好！』我說：『我平時是雖名謂住在城裏，却永遠不去坐車，既然沒地方走，也不需要坐車。惟在有一次收到C先生借款四十元時到銀行去，那天大早D君領了我去取錢是坐地道車的，我一走進地道車的門，那種悶塞熱氣，頭便暈了，一上車，車子振動得太利害，我竟昏暈得幾乎要嘔，那天還來就整整的頭暈了一天，若不是取款一定要自己去時，我真不想去的了。可是火車我却一向愛坐的。』

車到第五站，名Ludres的，我與P君下來了，整個的暗黑罩住了車站，除我與P君外還有七八個旅客，我們都絡繹的走出了。走出車站，過了一條狹狹的不十分寬的馬路，便是小村Arcueil。

若不是Y君已經答允了我，去代借二三百方來時，雖然走着在寥寂的清潔的幽靜的美的恬安的鄉村中，我又那敢作非分的妄想，過了一天算一天吧，在已被死埋了的心靈，還有什麼是生活？

(775)

(776)

P君領我去訪在後日就須搬走了的T君。

接了電鈴，我與P君立在門外待着，暗暗的我從門的疎疎鐵格外向內一望，只見一條長廊，狹狹的通進內屋去的，T君來開門，領我與P君走進長廊，轉過一個彎，却是淺綠色的欄干，走上石級，便是T君的住室了。

我與P君坐在T君的室內，T君正在整理行裝。室內的擺設那裏是城中的上等旅館所有的，我也見過，長窗垂地，月白色的窗帷掛着，走出室門，就是平台與綠欄干，憑着欄干，望那天際迷黯的佈着雲片，院中的禿樹林，悄悄地一些聲息也沒有。幽寂呵，何等的詩意呵！我凝思起：『六曲欄干深院宇，日日風風雨雨！』我想像夜雨時的那淒寂的境地，我回想到道村，不知此生還能如那般的間暇安靜的讀書生活否；得將我的心靈整個傾之於自然，而無所礙掛否？

我對T君及P君說我甚願住租這屋子，T君說像這樣的屋子實在適合於學文學的人住呢！我說，可惜我不解文學呵！T君願回他的房主去說，於是我與P君再去訪P君所定的屋，然後來論訂T君的關於我的租一。

「請進來！」敲了門後，聽着這一聲，我與P君便推大門進去了，走近石階，「虎！

虎！』的兩聲嚇得我直倒退了兩步，接着便是狂狂然大叫起來，我是最怕狗的，P君已經走上石階進門去，而我却始終立着不敢走，老夫人說：『不怕，她聽話的！』說時，他的手拉住狗的領口皮帶，拍拍牠的頭，我鼓起勇氣走上石階了，我心裏懸懸的，想：『牠至少要狂狂然的叫着嚇我一下！』那知牠前倨後恭，等我走過時，如像對於舊主人似的來舐我的衣角了。

進門去，靠左手的是飯廳，一家父子老少在那裏吃，老夫人進飯廳去繫住了狗，然後領我與P君上樓去，一起三間屋子是連角的，彼此的門都可見到，P君所定是靠左的最大的一間，其餘兩間聽說一間是給老夫人的阿姊在住，一間則小孩們住的。P君的房間還沒有整理好，電燈也還沒有裝上，老夫人燃起了白燭，在微微的燈光裏我環視了一週，就下來了。

老夫人再三的對P君說，希望P君別處有屋，希望我來住到她家，她說『我們是一個家庭呵，歡喜女孩子來住的！』P君告訴她我的城中的旅舍還有半月才能移呢，她說不要緊的，我們可以等。P君與我別了她，便再到T君處問回音，那一間我所愛好的住室。

『她說不租給女人的！』T君開首便這麼說。

(778)

『爲什麼？』P君驚詫地先問了。

『她說：』T君說：『她自己是個寡婦，已經很寂寞了，倘然再給了女客住，那就更加寂寞了。』T君接着又說：『因爲有一次，先前，住了一個女客，房主她自己去海濱避暑時，賊却從鐵窗中打開了爬了進去，將所有的東西偷完了，所以，她說要給男客住，在平時既可壯壯她的膽，有不測時還能幫幫她的忙。她只有一個五歲的小女孩呢。』

我聽着T君這幾句簡單的話，立時引起我心頭無限的同情，那度着孤寂生活的一個中年婦人，我雖然沒有見着她。但從這座屋宇的周遭看來，單講T君的那房間，及房間裏的擺設，從衣櫥到椅桌，畫照等，沒有不是十分精雅的，就說那綠欄干外的小庭院，出平台去長廊邊的倭牆，這都可見想到當時的主人是如何的有着高超的思想，美的地詩的地來營造這一座屋子的！並且，在這座美的詩的屋子裏，又如何的會有着美的詩的那生活！如今呢，就剩了她與那可憐的女孩度着那般寥寂恐慌的生活：『憶生來小膽怯空房，到而今獨伴梨花影。』

T君有朋友來了，於是我與P君就辭了，T君與他的朋友送了我一程，直到那路的轉角，在暗暗的燈光下，T君說：『P小姐住了P君的那間定屋，你，P君，就住了我那搬出

的屋子吧！」

P君說：「這也好，因為我那家房主歡喜她呢！」

我沒有答允，我只好深深的太息着。我心裏想：「那間屋子，我實在一些也不愛，雖然房主儘歡喜我！」然我總不敢直捷地說出，好久，我對P君說：「另找一找好麼？我不大愛那間屋子，三四間房接連一起，我怕吵，有狗！我怕狗！」斷斷續續的說。

P君笑着說：「這真有點像戀愛呢！」T君及他的朋友與我都笑了。
我只好深深的太息着。

轉了路角，T君與其友往西邊的道去了，離火車到還有三十多分鐘，P君就說往他朋友W君那裏去坐一坐吧。

W君坐在客室中溫功課。那間客室的兩邊牆壁上掛了些盜器，這在法國比較上等的人家常有這類的裝點，如像中國上等人家客廳裏所掛的字畫，對條一樣。我與P君坐了不久，房主老太太就進來了。握手時，她滿口是：

『我的小底』(Mon petit)，『我的小底』(Ma petite)頭髮已是花白了，而額上的縐紋縱橫的在着，這該是她年青時的餘韻了。身材是清瘦的，不像在城中常見的那種三十歲二十七

(779)

(780)

八歲的小姐，與五十六歲的老太太，痴肥得整日好像是懷着小孩似的那個大腹。看她說話的姿勢，腳的移動，手的搖擺，在在都覺得她是很靈活的，她比我那老母還大了兩歲，已是六十五歲了呢。

P君開始託她找屋子了，既問她知道這村中還有別的召租的房子沒有，價值是至多不過一百五十方一月的。

我告訴她M夫人之不要女客住而拒絕我的。「我真不知M夫人爲何不要女客住，這麼一個小女孩，不就是自己的大女兒麼？不然，正是一個小妹妹呢！我真不懂她是什麼脾氣！」她說。「不要愁急吧！我替你留意着。」

「你來了多少時候了？」她向。

「你們中國人的家庭這般怪的，這麼一個小女孩怎麼敢放她出來？」

「你不怕麼？」

我都沒有答，笑笑。

「你說她幾歲？」P君說。

「十六歲麼？——十五歲！」她說。

「十七歲？」

「再多一點！」

「十八歲！」

「好眼光！」

我只是笑笑。

到九時四分，離火車到還有十分，P君與我辭了，W君直送到火車站，看我與P君上車，才從窗隙間看他擁着大衣的領口踉踉跄跄的出車站去了。

在安坐了之後，火車就開了。

「你還去再想想看吧！」P君說。

「是！唔！」我允着。

到魯森堡下車後，P君送我到寓門口便還去了。

火車給我的疲倦，腦中的思緒，使得我不想再拿起書來看，一到十時，便上牀睡了。

我一夜沒有睡好，到聽禮拜堂的鐘聲響了四下。我總想不出如何辦才好。

要離開這個旅館，心裏也有些不忍，並不單爲了女房主的見待之和善，爲了在這間破屋

子裏是曾經度了我最可憐的最艱困的生活，我與她曾苦過患難的。而且這種最可憐的最艱困的生活到如今還在繼續着，還有，此後的。

P君的意思，照目前的事實與真情看來，他的那間定屋的房主既如此歡喜我，那麼我去住時，一定非常的待我好的。『要變臉呢？』——『或者不需要我，而有別的人要來想租這屋的時候呢？』我都沒有對P君說過。

其實，在這人間就何處不是缺陷與悲劇呢？我不是今天才知道的，我知道了已經好久，而我還在這短短的過去，認承以這一生的絲微的力量來補彌這人間的缺陷的！不但認承，而且實行了的呵！

無論是在平時購買一件小東小西的實用物件，同去的旁邊的人以為好的，樣式或顏色等等，而我自己却並不覺恰意，我十次有十一次立刻打消自己的主見，總覺別人不錯，就依照了旁人。我明知我這種輕信就是受一切的欺騙的大原因，然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受了欺，吃了苦，自己的良心總是安慰，覺得我沒有罪惡。就使還有一起的旁邊人加我以指摘，說這衣服，小東小西的不好呵，顏色不對呵，長長短短的批評，但我自己不覺得悔恨與難受。就使當初那位勸我買如何的樣式的我依照的旁人，也否認是曾經這樣時，我也不覺得難受。

朦朧中聽着牛奶的車子經 聲音，驚覺了！『人間的缺陷呵，人間的悲劇呵！彌補能！這一點微弱的心力呵！』我於是乎又深深地自誓着，想定了，再是一次吧，這是最後的一次呵！我如今已死埋了我的心靈了呵！

早起，正梳洗好後，P君來問我想得如何，『好的，P先生，我歡喜去住的！』我說。

『那很好！』P君說。

靜默了好些時。

『只是——』我說：『P先生，他們允許我在屋子裏洗些手巾及襪子之類麼？』我支支吾吾的說着，這實在是件小事呵！

『就是這個麼？我可以代去與她們講定的。還有什麼別的條件沒有？——法國人這種脾氣是好的，說一是一，決不賴，只要是說定！』

『唔！唔！P先生，這算什麼條件呢？人與人之間不該有什麼條件呵！』『我是怕——』P君因着有事便走了。

我靠坐在椅子裏，想那隻凶凶然狂叫的狗，與那老夫人的一臉油光與肉味的態度，那如水流似的多的話，……這好像可以判定了我的終身似的，我竟倚着書桌悲愴起來了，……

午時的薄陽雖就從濃霧裏透出來，微微的射進室內。

紹興節詩集序

章廷驥

民歌：是流行於民間而有自然音律的一種文字，大半無作者姓氏。研究方面，大率有五種分類：

- (一) 以意義分類；
- (二) 以民族分類；
- (三) 以地域分類；
- (四) 以時間分類；
- (五) 以格式分類；

以意義分類；即就其意義，爲之類別。如關於男女思慕之情者，可稱爲愛情類；關於戰爭，政治者，可稱爲社會類。

以民族分類，即就民族，爲之類別。如苗歌，獠歌等是。

以地域分類；卽就地域，爲之類別。如流行於廣東者，稱爲粵歌；流行於江蘇者，稱爲吳歌。

以時間分類；卽就產生之時代，爲之類別。如明代歌，清代歌等是。

以格式分類。卽就格式，爲之類別。如攢十字，卽先三字兩句，後四字一句，可稱爲攢十字類。又如節詩，卽歌中都有合着表示節序的文句。可稱爲節詩類。

現在所要研究的，是關於節詩的，而且僅僅是關於紹興節詩的。

節詩雖在流行地，亦不易發見，因爲關於這個的愛好者，都是懷春的青年人，尤以女子爲多，她們從不敢在人前輕輕地洩露她們的美妙的詩句，大約是怕爲名教中的罪人，因爲裏面多半是思情的調子。

節詩作者姓氏不傳，但許多人却認定這是無聊文人的創作，其實無聊文人能創作這樣東西，倒是很有光榮的成功。例如——

硃砂一點下山西

硃砂一點下山西，

小佳人房內想佳期。

紹興節詩集序

冤家呀！你出門一去無信息，

撇得我香闌心慘悽！

不知道，何方貪嬌妖嬈女？

留你無情薄倖的……

我想來，東天佛來西天也是，

又不該，揀廟燒香把我欺。

你好比三月桃花隨揚柳，

到處生根不帶泥。

我本將心把明月，

豈知明月照溝渠。

欲待討隻小舟，私行察訪，察訪私行，

尋着你冤家，咬定你腮邊幾塊無情肉，

想想前情，又舍不得你。

你睡到半夜三更，

雙手按住胸膛六神，
摸一摸來想一想，
還是你負我來我負你，
我待你好比珊瑚瑪瑙珍珠樣，
你待我好比穿破鞋子脚下泥。
欲待要把書來寫，
懊悔當初不讀書，
只得提筆將圈畫，
你諒來聰明曉得的，
我一圈畫你恩情重，
二圈畫你鳥如飛，
三圈畫你團圓叙，
四圈畫你做夫妻，
圈上，圈下，

圈大，圈小，

圈不出多少知心話，

紙短情長圈不盡書，

冤家呀！

好比月下提燈總是須，

爾今何日轉家居？

這種細膩而粗野的表情，豈是有聊文人所能及？節詩中的句子很是參差不整齊，但正因為不整齊，更顯出音調的婉轉和活潑來。

此外思想上，也很有可取處，如

西宮夜靜百花香

西宮夜靜百花香，

欲捲珠簾春恨長，

楊太真醉臥沉香榻，

高燒紅燭待明王。

(789)

高力士，奏娘娘，
今宵御駕幸朝陽。

貴妃聞奏心不悅，

懶懶吩咐卸宮粧。

和衣獨睡香妃榻，

兩行珠淚落腮傍。

龍衾冷，鳳幃涼，

勸爲人切莫伴君王，

倒不如，嫁個儒雅風流子，

朝歡暮樂過時光。

青春不久長，

有話有商量，

說什麼，紫薇花對紫薇郎？

這對於掠奪婦女的皇帝，顯然作反抗的呼聲了。

總之，節詩雖是無聊文人創作，却並不是無聊的，於藝術上有價值，於思想也有價值。所可惜的因時代的關係，已有許多湮沒了。

這次所搜集的，凡一百四十二篇，意義相同，而字句稍異的，概行刪去，所餘共八十四篇，分上下兩集。這都是無聊中的工作。年來事事違心，意義銷沈盡了，又因為窮的緣故，想把這東西，求人介紹到書局裏去賣點錢。並不敢自銜有學術價值也。唉！做了一個人，不能做點轟轟烈烈的事，而要恃這東西去騙衣食，想起來真是可羞，下集或許不出版了！

四月二十九日於杭州西浣紗路

努力現在

勉 士

入世來，二十年的光陰已匆匆過去，嘴邊是微青的長起一些硬毛，——大概是所謂「鬚」了！越剃越長得利害，這，可是沒有辦法的事情！有時，倒覺得好笑，這一條小小的生命畢竟不可思議。然而，轉有點傷感了，人生是由沒鬚時期到有鬚時期，有鬚時期到白鬚時期，白鬚時期便到鑽入墳墓的時期了！也有在有鬚時期便跨到鑽入墳墓底時期

的！

兒時的，甜蜜的生活，也就成爲回憶的殘影，永遠的恰如夢境一般的懵懂了！噢，人生果如此的匆匆麼？可是，在回憶和理想的國度裏，永久是甜蜜的。現在憶着過去的生活是甜蜜，倘在超過「現在」而到了年紀再長大一些，那時憶着現在的生活，也許是甜蜜的吧？「將來」這虛渺的東西在我們前面引誘着，但，到了將來，恐怕也要覺着現今的生活是成了淒迷的殘影！「過去」一天天的增加，一天天過去的啊！「將來」，將來還有將來，……甚至於有些人到了白鬚髭的時候，心中還希望着將來的能夠「魂升天國」——是的，快樂的天國——「將來」這奧妙的東西永遠是誘惑人們的。

人生總是在「過去」「現在」「將來」中討生活的，感着缺陷，和環境的不滿，很容易生出苦悶來。但，從苦悶中又很容易去認識生命的「力」，內心的火也容易燃燒起來的。「過去」由他過去罷，「將來」也不要管他，現在，現在，只有現在有價值，努力現在！是的，我現在是離開了童年時代，嘴邊長了一些鬚髭，是到了應該「自己」去「爲人」——換句話說是要奮鬥的，努力的生活着，應該去認識生命的「力」，內心的火也應該燃燒起來的時候了。

努力現在

努力現在！

一九二九，五，九，於廣州。

隨感錄

坦白

代 殘

時事新報上，載了「中央執委」吳鐵城祭張雨亭上將軍文，當是現代中國底不重要的史料，我把它提出來：

「維中華民國十八年五月十日，中央執行委員吳鐵城，奉命爲國軍編遣來瀋，謹以清酌庶饘，致祭於雨亭上將軍之靈曰：嗚呼！我公往矣！憶昔先總理與公修好聯盟，欲謀統一大局，建設偉業，拯生靈於水火之中，奠邦基於磐石之固。不圖功業未竟，棟折梁摧，東北西南，同深哀悼。今者北伐功成，宇內統一，訓政開始，建設維新，公及總理所賚之志，皆已表彰於世，而東省軍政凡百事業，尤蒸蒸日上，是皆公手樹之基，身遺之澤，有令人景仰徘徊

個不置者，烏乎！疆圉無恙，堂構有光，我來陳醴，瞻拜中唐，尚饗。」

我有位女朋友，日常在一種熱想與狂戀之中，朋輩都稱她做「奇女子」。一天，A君帶譏笑的口吻問她，「你難道將真的自認為奇女子麼？」她安詳地回答：「人生在世，不做點奇事，不奇一下，有什麼趣味呢？」吳鐵城彷彿也有這般坦白的態度。

六月十六日

西湖之月

許欽文著
實價四角半

這是個長短篇，前半篇重在一般青年在西湖畔遭厄運的描寫，半後篇是寫一種戀愛的經過，夾寫新思想和舊禮教潛在勢力的衝突，很新穎，實情却是已很普遍的了。語多詼諧譏刺，揭示着許多新舊間衝突的重要問題。作者鄭重著筆，是一部極精鍊的作品。

上海北新書局印行

語絲

第五卷·第十七期

詞源(續)

鈴木虎雄 汪馥泉譯

四

這里，來一研究詩和詞底關係。普通把詞稱爲「詩餘」；詞，果是由詩發生的嗎？關於這，有兩種說數。一，是詞由詩生；二，詞，與詩並存。這兩種說數，都有理由，也都沒有理由。先就前說來看，森氏槐南，在詞曲概論中說：

唐人底絕句，都可歌唱，到因千編一律生了厭倦時，便發生和聲（原注：間之手）。由於和聲底如何，同一的絕句也生節奏長短之別。長短別，工拙生；工拙生，便欲爭勝，於是新聲繁興。做詩的詩人，和司聲的伶工樂師，不能求於同一人，於是伶工樂師亡，歌法亦亡。

(795)

「不得已，這里有著一種法門生，就是把文字填充沒有文字的聲中。在七言四句之

外，因聲底長短參差，填以實字。如和本詩相聯絡，後人單由字數來尋繹，雖樂工底曲譜亡佚，萬世之下猶能髣髴其曲調。這是填詞倚聲之學所以興。說填說倚，可由此悟其濫觴。」（譯者按：這一段，鈴本氏注，「此項原文」）。

這是『詞由詩底歌法而興』的說頭。便是『當歌唱詩底本辭時，附加以沒意義的音聲；在這沒意義的音聲部分，也填以有意義的文字：弄這歌法的，是填詞。』這說頭，中國人也講過。
全唐詩底編者，關於詞說：

唐人樂府，元用律絕等詩，雜和聲歌之；其并和聲，作實字，長短其句，以就曲拍者，爲填詞。（關於和聲這講在後面講。）

森氏底說頭，全和這同。從前，宋朱子已有此說。他說：

古樂府只是詩，中間却添許多泛聲，後來人怕失了那泛聲，逐一聲添個實字，遂成

長短句，今曲子便是。——朱子語類卷百四十論詩

這里說詞由詩生。

詩詞並存之說，創於清汪森。他說：

自有詩，而長短句卽寓焉。（中略。以下說周頌，漢郊祀歌，饒歌也是長短句；說

六朝底「江南採蓮」諸句也近於倚聲。自古詩變爲近體，而五七言絕句傳於伶官樂部；長短句無所依，則不得不更爲詞。嘗開元盛日，王之渙，高適，王昌齡，詩句流播旗亭，而李白菩薩蠻等詞亦被之歌曲。古詩之於樂府，近體之於詞，分鑣並騁，非有先後；謂詩降爲詞，以詞爲詩之餘，殆非通論矣。——汪森底朱竹垞著詞綜序。

汪森底議論，雖稍曖昧，主張詩詞並存。如其凡長短句的形式，不能便說是詞，把由於節奏而被諸歌曲的叫做詞，那末說詩詞並存，也似並非不可。二說，都有理由。但我以爲，詞這東西，並非單由詩底歌法導誘而產生的，是「寫樂曲及聲曲這東西的」。這所謂樂曲聲曲之中，固然，（一），有合於詩（律絕等）而歌的；（二），有在詩中加以和聲的，（三），有單單節歌得很有趣的聲的；（四），有即使沒有詩辭，而單單有有趣的樂曲的。關於這，求諸於前人，清張惠言之說，已先獲我意。惠言說：

詞者，蓋出於唐之詩人，採樂府之音，以制新律，因繫其詞，故曰詞。——張惠言詞選序。

就是採樂府之音，創製新律，在這新律中填以有意義的文字的，這叫詞。我以爲不限於制，說或便可以用。

這般地觀察，可以說詞和詩，也有關係，也沒關係。

五

再回轉來說盛唐時的事吧。

玄宗自己是音樂家，尤愛羯鼓玉笛，這是做八音底領袖所不可缺的。晚唐南卓在羯鼓錄中說：「玄宗自製的春光好之曲，杏花隨時會發芽；奏秋風高，秋葉爲之下。又說，『諸曲調，如太簇曲，色俱騰，乞婆婆，耀日光等，九十二曲名，玄宗所製。』卷末列舉諸宮曲：屬於太簇宮的，有色俱騰，耀日光，乞婆婆等二十曲（其中有春光好。）；屬於太簇商的，有蘇羅，捺利梵，大借席等共四十九曲（其中有波羅門秋風高回婆樂等。）；屬於太簇角的，有火蘇賴耶，大春楊柳，大東祇羅等共十六曲（火字其大之誤也？）。說，『其餘徵，羽調曲，皆與胡部同，故不載，』此外，諸佛曲調，有九仙送曲等九曲（其中有御製三元送曲。）；食曲，有雷居曲等三十三曲。這些裏面說玄宗之作有九十二，可見占了大部分。九十二曲，怕不單限於以鼓笛爲中心的樂曲的吧。崔令欽教坊記，記載着唐盛時關於東西二京各左右教坊的事其中有題爲曲名的部分，錄獻天花，和風柳以下凡三百二十四種的曲名。雖

則這些曲不盡是盛唐時而混雜這以前這以後的，但也可看到盛唐時新樂底興盛了。我因以相信，詞所由起的樂曲，聲曲，在盛唐已很多了。

我以為詞，不單由詩底歌法誘導而產生，是由於以填充有意義的文字代替聲曲樂曲底音譜而產的，這我為證實這說頭，來試舉一二例證。有長命女的曲，「此曲起自開元前，太厝間，樂工加減節奏；宜春苑女張紅紅，又正一聲。」——王灼碧雞漫志。樂府詩集中所載的歌詞，是岑參底五律底前半。有何滿子的曲，是開元中倉州底歌者臨刑時的曲，也是舞曲。唐文宗時，宮人沈翹會歌此曲中有「浮雲蔽白日」的句子。這怕是截取「古詩」底一部，合這曲調以歌的吧。後人作何滿子詞，有三十六字的，有三十七字的，有七十四字的。有羅噴曲，這是陳後主以來的曲，中唐越州妓劉采春很能歌唱這曲，所歌的是五言絕句。這也是把五言斷句合於這原曲底節歌而歌唱的吧。這種例，還很多。我因此說：凡有某某曲，看它底歌辭，總是五七言絕句，這都是把絕句合諸曲而歌唱的；並不是把絕句，表示這曲底音節的。大曲，就是集合許多曲而歌唱的，這有霓裳羽衣曲。這原本出於婆羅門曲。這曲，凡十二遍，據白居易說，前六遍為散序，沒有拍子；第七遍以下為中序，才有拍子；所以第七，也叫拍序。宋詞中，有叫霓裳中序第一的，毛先舒解說道，「填詞，名以中序第一者，蓋中

分十二疊，以第七疊爲「中序第一」，至此乃舞。』先：此曲，始於玄宗時，至元和，白居易聽覽之，五代李後主得其譜，昭惠后改之，宋宣和時王平自稱得「舜則霓裳羽衣譜」。詞底霓裳中序第一，是寫這原曲底第七遍之聲的。這些，都足徵聲曲樂曲之與詞的關係。

六

普通雖說盛唐時代，李白有菩薩蠻及憶秦娥二詞，可不確。宋釋文瑩湘山野錄中說：初寫於鼎州滄水驛樓上，宋魏泰（道輔）愛之，後至長沙，於曾子宣（曾鞏弟布）內翰家得古風集，乃知係李白所撰。這傳說，實難憑信。明胡應麟懷疑它，說李白底詩集叫草堂集；且在宋人編纂的草堂詞的詞集中，看到有後人把唐無名氏作的二詞說是李白之作——莊嶽姿譚下。也有人說這是晚唐溫飛卿輩之作。按蘇鶚底杜陽雜編（卷下）：『大中（按：公歷八四七——八五九）初，女蠻國貢雙龍犀，有二龍，鱗鬣爪角悉備。明霞錦云，鍊水香麻以爲之也，光耀芬馥著人，五色相間，而美麗於中國之錦。其國人危髻金冠，瓔珞被體，故謂之「菩薩蠻」。當時倡優，遂製菩薩蠻曲，文士亦往往聲其詞。』由這來看，「菩薩蠻」是形容宣宗大中初女蠻國人底狀貌的；歌曲也起於同時。那末李白未作這詞，是明明白白的。

了。二詞之外，說李白有清平樂令和桂殿秋，這也難於置信。

盛唐末，肅宗（公歷七五六——七六二）時有張志和，作漁父歌。其辭曰：「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莢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這原近於七絕，把七絕第三句的部分打為三言二句。這在志和，只是發於自然的漁父之歌。後人用這調子，造漁歌子。

七

到中唐，有三台體，由六言四句而成。韋應物王建有此作。又有叫調笑令（一名宮中調笑，一名轉應曲。）的，以二語相重的四言句起，承以六字，再二句六字句，其次用顛倒第四句末二字又二語相重的四字句，最後用和這四字句押韻的六字句：一共六句。韋應物，王建，戴叔倫皆有其辭。例如：

三台

王建

池北池南草綠，殿前殿後花紅；天子千秋萬歲，未央明月清風。

調笑令

韋應物

詞源

七

河漢河漢，曉挂秋城漫漫；愁人起望相思，寒北江南別離；離別離別，河漢雖同路絕。

此調，雖辭意悲哀，但在同音底反覆曲折間，似生滑稽之趣。這所以有「調笑」之名的。

此外，在中唐，有白居易，劉禹錫，詞體已備了。白有花非花，憶江南，長相思，劉有春去也，瀟湘神。韓翃底章台柳，全和劉底瀟湘神相類似。

八

到了晚唐，詞已全備。調名從這時起也多了。作者，有溫庭筠，皇甫松等。到溫，有蘭金荃等詞底專集，今散佚。溫底詞，收入花間集的六十六首，其體也有十八調之多。十八調為：菩薩蠻，更漏子，歸國遙，酒泉子，定西番，楊柳枝，南歌子，河濱神，女冠子，玉蝴蝶，清平樂，遐方怨，訴衷情，思帝鄉，夢江南，河傳，番女怨，荷葉盃。菩薩蠻有十四首，孔光憲在北夢瑣言裏說，「宣宗愛唱菩薩蠻詞，令孤丞相（按：名綸，大中四年同平章事。）假飛卿（按：飛卿，庭筠之字。）新撰密進之，戒以勿泄，——而遽言于人，由是疎

之。』據這，可知菩薩蠻從這時流行起。

皇甫松是韓愈門人皇甫湜底兒子。他底詞，也存在花間集。一共六體十一首。他底採蓮子中，很可珍貴地存留着『和聲』的例。形式等於七言絕句，第一句第三句底終了各添『舉棹』二字，第二句第四句底終了各添『年少』二字。這詞，是用採蓮曲的調子歌唱本文；其間，當作Hayashi地插入『舉棹』『年少』二語。棹和少，押韻。例如：

採蓮子

皇甫松

菡萏香連十頃陂 舉棹

小姑貪戲採蓮遲 年少

晚來弄來船頭濕 舉棹

更脫紅裙裏鴨兒 年少

現存的和聲底倒，此外，有稱為五代孫光憲之作的竹枝。用『竹枝』『女兒』二語，作為和聲；七言各句底第四字下添『竹枝』，第七字下添『女兒』。枝和兒，押韻。例如：

竹枝

孫光憲

門前春水 竹枝

白蘋花 女兒

岸上無人 竹枝

小艇斜 女兒

商女經過 竹枝

江欲暮 女兒

散拋殘食 竹枝

飼神鴉 女兒

前人多說：唱詩的時候有這種和聲，又唱本文時的聲音加以長短節奏的，如這調子，填

以有意義的文字，這叫詞。但這說頭，不能不說只是詞底所由發的原因底一部分。

據上所述，可知詞，起中唐晚唐之際。

到五代十國，詞更興盛，君臣咸耽之，並有作者。其中在蜀及南唐，有了空前絕後的隆盛。宋詞，又承其後。

民 團

虞 孫

自從殺人放火的惡消息迭次由四鄉傳來以後，城內的空氣似乎緊張了不少；街頭，茶館的談話近來都集中在這件事上。

當張七爺提着長烟管，架着玳瑁框墨晶眼鏡，一步一搖地踱進長興茶館時，裏面已有人三三兩兩地在那裏談論了。見他進來，就有人站起招呼；他嘻着黃牙，略點點頭，昂然獨占一副座頭坐下。他似乎格外鎮靜，雖然他底家產和地位實在不容他如此。

「七爺，你知道昨晚西鄉又有土匪到趙莊上去麼？殺了八個人，燒了十幾家……」趙魁見七爺進來，趕着報告。他是崇拜七爺的；因為七爺平時對於地方上的事最奮勇，而且

他新近得的禁烟局書記的差又是七爺薦的，這實在使他感激，佩服而崇拜。今天首先報告，就是要探探七爺的意見。

「你怎麼知道？」七爺很尊嚴地問。

「今兒早上，我還沒起床，我底一個堂弟打從莊上趕來——簡直是連夜逃來的，告訴我如此。」

「真該……」旁人同情地湊着，「你們那老宅動沒動呢？」

「那還管你老宅新宅哩；反正一齊去。」七爺憤然地說。

「倒傲倖，我們那老宅沒着火；可是現在誰還敢去住！」

「這還不敷麼！」七爺接着，「聽說這些土匪盡是本地人；這，這還不是民亂麼？簡直造反了！唉！真不得了！」

「大概真命天子還沒出世呢，所以一班星君鬧個不了。」一個旁人慨然說。

「真命天子是早出世了，這是三瞎子說的——他的文王課最靈，他算出來總不錯的。而且，他說，照卦上判出來，真命天子還出在我們縣內；可是在那一鄉，他却不肯說——什麼天機不可泄漏。他說，現在還少個將軍，所以真命天子不肯就出來。……」又一個說。

(805)

「那亦不見得。真命天子總在甲子年纔出來；這是翁先生說的。他在我家前廳教館，一部什麼綱鑑易知錄，真熟。他說，明朝洪武爺是在甲子年做皇帝的，順治皇帝也在甲子年坐龍庭的。你那些瞎子的話，怎能作準！」有人激然地駁。

「啊！那不得了啦！甲子年，還得要過幾十年，我們怕不得見了！」信服三瞎子的駭然了。

七爺聽了，一語不發，鼻管裏嗤的一笑。他實在鄙薄這些無智識底話。他只低着頭，拚命抽烟。忽然，他抬起頭來，睜着紅嵌邊的眼，說：

「這些都是空話。不管他真命天子在甲子年出來，或乙丑年出來，反正目前總得想法子。我們又沒一些整備，萬一鬧進城來，怎麼辦？」

趙殿魁連忙點頭；他想，七爺的見識議論確乎高人一籌，實在值得佩服，崇拜的；一面襯着說，「的確，昨晚那些土匪劫了趙莊，臨走的時候，聽說，還放風，說，三月十五晚一定要攻城……」

「可不是麼？」七爺得到有力底證說以後，議論格外激昂了，「要是攻進城來，大家休想逃掉一個！」

「噯！那怎得了呢！」那信服三瞎子的先慌張起來；想到，土匪果若進城，他舖裏的麵粉，麵條，餃餡之類向那裏藏呢，一定給搶去作點心；竟自目瞪口呆，半晌說不出話。

「啊！了不得！怎麼辦呢！」那信服翁先生的也慌張起來；因想，他祖爺手創的一所大房子，應基下，聽說，還有藏銀，一响沒去發掘，倘給土匪一股兒燒毀，豈不可惜！于是臉上現出一陣似甜似苦底怪相。

大家也想，七爺的話着實有道理，尤其是鬧進城的話格外值得注意；不禁都慌張起來。于是一齊熱切地望着七爺，聽他有什麼好打算。

「記得太平天國的時候，」七爺的宏論開始了，「長髮軍鬧得真利害——殺人，放火，姦淫，擄掠。那時愈鬧愈近了，先父就趕緊出來辦白頭軍，守城，守了三天三夜，竟沒給他們攻破。後來救兵到了，他老人家竟開城夾攻，兩面混戰，他老人家臉上還吃刺了一鎗，你們先前不是見他臉上有一條癢的麼？」說着，滿臉英氣勃勃，好像他老子的傷痕于他亦有光榮的。

「有，有；簡直像張嘴！」殿魁趕接着。

「其實，」七爺直了直腰，「現在的土匪那裏有長髮軍厲害……」

「那裏……」殿魁亦鄙視土匪了。

「我們……」七爺乾咳了一聲，敲敲烟管，「我們只要仿照白頭軍組織一個民團，把這城池防守得鐵桶相似，這些土匪來一個，殺一個，來兩個，殺一雙；怕麼？」

「行，行，」殿魁緊緊地搓着拳頭，揮着膀子，似乎土匪一個個都在他掌握中了。

大家聽了七爺說得非常活躍而威武，看殿魁的英重底氣概，也覺得着實有把握，不由得
不點頭首肯。

○ ○ ○

費了集會，籌款，徵募，種種慘淡經營以後，民團竟成立了；借一處土地廟做本部。七爺被推爲團長，殿魁爲庶務；這就算他們勞苦功高的報酬。

但籌款非常困難，集數太少，七爺却以爲穀了；因爲他不主張辦洋槍，白頭軍所用的槍，刀已足致土匪的死命；那所費確不多的。他就派殿魁到鐵匠鋪裏，叫打十支鈎鎌槍，二十條朴刀，再買些米和鹹蘿蔔——備巡夜的吃粥，向鋪裏租十條被——備巡夜的睡用的。

殿魁回來說，槍，刀三天後有；於是巡夜期就定在三天後開始。殿魁還特地買了一罐腐

乳，藏在土地神龕裏，說，專爲七爺備的。

巡夜日期到了。按照七爺的主張，每店舖或住戶應當派出一人，但這第一天到的不滿二十人。七爺當着大衆，在演說鈎鏢槍的厲害。他說，他家老祖先，張翼德亦使鈎鏢槍；在百萬軍中，直入橫出，簡直如入無人之境。

「張翼德使的是丈八蛇矛，不見得是鈎鏢槍吧」，殿魁有些懷疑了。

「你那裏知道，」七爺生氣了；因爲素來佩服他的殿魁竟敢當面表示反意，「我家裏的宗譜上的翼德公肖像，手裏明明握着鈎鏢槍，上次給鐵匠鋪的圖樣就照上面放大的。那些演義上的話怎能作準？」

「其實趙子龍使的長鎗亦不錯，」殿魁給七爺用有力的證據駁倒以後，亦在贊美祖先了，「你看他單騎救主，多麼厲害！」

「那亦不見得，」七爺聽到趙子龍，格外不服，「要是沒翼德喝斷瀾陵橋，趙子龍怕亦逃不了。你看他大喝一聲，一條橋就塌了；這多麼厲害！一部三國演義真不錯，把張翼德說得真像活的！」

七爺一面說着，一面把鈎鏢槍舞弄，他自己覺得頗有翼德公的氣概了。忽地，他說，

「我今天帶來一件寶貝，大家可以看看。」說着，他就在神龕後面抽出一把刀來。那皮的刀鞘已給蟲蛀壞了不少，刀柄上的紅布已作蒼白色。他很鄭重地捧着，向大眾說，「這把刀嘗砍過無數的頭顱；是先父領白頭軍時用的。這把刀是很能壓邪的；無論那兒鬧鬼，只要拿牠去一掛，鬼就逃了。你們今夜出去，大可帶着，驅驅邪，壯壯威。這把刀鋒口快極了……」說着，用盡勁力脫那刀鞘，却脫不下來。於是趙殿魁和大豕過來，幫着拔，方才拔出。刀上滿是赤銹。七爺連忙接過來，說，「不要緊，這鐵銹全是人血結成的，最能驅邪。」說着，就舉起亂舞，却沒提防那銹刀脫出刀柄，從七爺額邊飛過，掉落地。大家趕忙避開，只見七爺額上已在流血了。于是大家忙着給他紮好，殿魁還過來慰問。

「這算什麼！」七爺慨然地說，「我們和土匪打起來，這點兒傷算什麼！」他一手揉着傷處，苦笑的脸還顯出如前線傷兵般的英勇和驕傲。

巡夜的先吃一頓粥，然後整隊出發。在吃粥的時候，七爺很批評粥太薄，而同時又贊美腐乳的可口。整隊時，大家總不能站成一條直線，纏了許久，纔七齊八雜地執着槍，刀去了。

巡行一週，回到土地廟時，大家已不見七爺在內了。殿魁首先發覺，二十條被已不見

了。于是四處搜尋，終找不到。大家決定，總是失竊了。但總得先找到七爺，纔有辦法。殿魁忙趕到吳懶子大烟鋪裏，果見七爺。連忙趕回土地廟。先去招更夫來，着他去捉。「不然，」七爺很嚴厲地說，「就要賠；吃了飯，怎不管事？」

「原是爺們說的，有了民團，就不用更夫守夜了……」

「放屁，誰跟你說的。趕快滾出去，替我找去。不然，」七爺大怒了，「就是你通賊，要你狗命。」

「真是現世作孽，二十條被還守不牢。還要防土匪呢！」更夫鼓着臉，低聲咕嚕着，去了。

但失竊是小事，三月十五竟在目前了！城內紛紛傳說：土匪確在三月十五晚要來攻城，攻進後，一定要放火，擄掠，最可怕的就是屠城——不論男，女，雞，犬，都是一刀；而且土匪確有洋槍；而且城內確早播滿了土匪的探子——所以大難確乎快到了。

三月十五的暮色竟迅速地圍合來了！巡夜的雖然到了幾個，雖然依舊有粥吃，但搶賊蘿蔔沒從前踴跳了，尤其是整隊的時候，大家都懶着站起來。七爺見大家如此畏縮，要鼓勵大家的勇氣，就親身，掛了那柄驅邪底鏹刀，帶領大眾出發。臨行，他特地向大眾說，洋槍不

用害怕，聽到槍聲就暈倒，決無妨的。

走到西城，格外荒涼，雖在城內。一條大道在麥隴間穿過，道旁夾樹着峭立底白楊，風吹樹葉，時時猝雨般息索。天際的月輪似乎比往素格外皓亮，映着靜寂底四野，使人感覺一派陰森森底氣象。大家悄悄地走着，因為這是最可怖底一處，麥田中，隨時有發見匪探的可能。七爺把鏽刀也拔出，拞在手裏，在月光中舞着，見道旁躺着一條死狗，就走過去，連砍幾刀，臉上顯着氣蓋一世！

七爺執着鏽刀，只願向前走，忽地，後面「拍」的一響！

「洋槍！」

「伏下！」

七爺覺得身不自主地兩腿立刻軟折，伏在地上，只覺得一顆心要向喉頭躍出。只聽得有人說，「不要慌張；不是洋槍，是我踏碎了一塊瓦片。」又有人接着：「殿魁，你這頑笑開得太大啦！你看七爺嚇成什麼樣子啦。」

大家去把七爺扶起，見他面色像死灰一樣，只微聲地哼着。等了許久，見他漸漸硬朗起來，大家主張趕速回去。殿魁過來，扶着，一手替他提着刀。

「土匪的槍真厲害！」七爺哼着說。

「不是槍，是我剛才踏破一塊瓦片」，殿魁笑着。

「然而，我們究竟小心爲是。」

大家才走幾步，只見麥叢中暴烈地一動。

「有人！」

「土匪！」

「槍！」

「伏下！」

殿魁棄了七爺，掉下刀，就飛逃；七爺已蠟人一樣，撲地倒了。等了一忽兒，不見動靜，膽量稍大的就爬起一望，只見麥叢中仍是暴烈地動着。就有人提了鈎鎌槍，捻手捻脚地走近去。

「你們在這兒幹得好事！」提槍的大喝了一聲，其他的都爬起來，跑去，只見一男一女，蹲着在料。大家上前去，拖起來；男的還一手提着褲子，女的下身竟脫得精光，已急得要哭了。

大家忙着要帶他們到民團局——土地廟裏去，回頭只見七爺兀自躺在地上，看他已跌得頭裂血出。先着人送七爺回去。

七爺回到家中，才扶上床，喔地吐出一口鮮血，面色竟發青了。很微弱地哼着，他口內還含糊地說：「土匪……洋槍……真厲害……」

一九二八，五，廿一。

吉卜西之歌

F. D. Sherman 原作

吳東幾譯

腳底下的草地，

頭頂上的青天，

我能睡而夢着

至長夜飛渡；

陰影也過去，

星光也散離，

讓漫遊的吉卜西

滿心坎飢餓。

葡萄樹的聲音，

山谷中的幻影，

我知道他們

沿着綠的長痕；

早晨的陽光

似玫瑰的驕艷，

讓我聽吉卜西之叫呼

小鳥般之可愛！

潺湲的溪水，

啾啾的樹林，

吉卜西之歌

我聽懂這歌聲

他們唱給我聽；

我的幸福夢，

快樂建築成，

讓吉卜西有長日，

匆匆過去夜！

我們在命運的星底光下蹀躞着

馬蕭蕭

(一)

約摸十日前：正是雞花生樹，江南皆春，錫蕭旨酒，山坳溪曲，踏青的佳節。FRODO的哀情下，懷着散在四方的遠友，重溫着過去的艷情歡笑；唉唉，我會孤孤淒淒地獨自坐在窗前，聽着海風的怒號，茫無着落的寫了一篇清明時節。

「在這麼一個彈丸般的孤島上，還有誰懷念我嗎？」不覺猛撲了一下桌子眼前的景物覺得都模糊了。不知什麼時候，我也有他們一般的興高彩烈，居然也走到樓下，參與什麼紀念會——但夢中般醒來時，我却已和T君坐在這地唯一的小酒菜館的樓上了。我舉着一杯酒，注視着T君黃瘦的面龐，心裏想：「可憐！可憐！可憐的落伍者，你的青春呢？你的幸福呢？」滿滿的嗑了一杯酒，我又轉了一個念頭「你真是弱者，你怎不把社會不許你愛而你却愛着的女子，和雪萊一般逃到意大利，不，逃到日本去呢？唉唉！名譽是什麼，笑罵是什麼？……」T君素不嗑酒，祇低着頭默默地吃着麵。他微笑着隨便和我談話，他知道我在想什麼，他也知道自己在想什麼。

"I storm with none, for none worth my life;

Nature I loved, and next to nature, art;

I warned both hands before the fire of life;

It sinks, and I am ready to depart."

「在這種世界上，我還要和他們競爭點什麼呢？什麼東西值得我的生命去競爭！唉！我現在唯一所愛的，只有這美麗的自然，這偉大的自然，次之，就是藝術。是的，是的，我

我們在命運的星底光下蹣跚着

現在已把我的兩隻手烘在生命之火的上面了，等到牠慢慢地銷滅了去，我也預備和世界告別了」呵呵！Landor 喲！你真好，你真是個好男子喲！……」從小酒樓上踉踉跟跟搗了手我們走出來，橫過了海邊沙土的曠場，曠場上有許多樹不知是什麼名字，在這裏一年四季溫熱的氣候，却沒有生出一片葉子。在樹蔭下走着，眼上又浮上許多字來「寒林枯樹……漠漠平林……」。

(二)

好像童話裏一般，有這麼一個美好的風景！倘如你仰起頭來一看：青翠的蒼松，顫抖的赤楊，巖隙石罅中雜生的風尾艸類和凍紅的秋葉，都層層疊疊砌滿你四圍的山上，襯出一片淡藍靜謐明淨的秋的天空。在午夜候蟲亂鳴的暮秋，在寂靜冷僻的秋山，又加這麼一個陰沉沉的天氣；都市中的少年男女他們早到熱鬧的公園，車水馬龍的旗營追歡尋樂去了。他們那裏有這麼閑情逸興，到這種荒山曠野中來深深地默味秋之悲哀呢！

這時候天氣似乎高爽起來了，有一層淡淡的陽光，鍍到山上。不過這種陽光，是要朦朧着眼睛微覷，你才能捉住牠來去的蹤跡。那遠處樹林中，濃厚的葉上，似乎有一種微微的透

明的光，漫漫地亮起來了，葉子也起了更鮮艷的色彩，——忽而又慢慢地隱去了。這時候連一隻草蟲的叫聲都沒有。只有健羽的山鳥忽而從叢林中撲翼飛去，葉子都起了縹緲聲，等到你注意，抬起頭來去尋覓時，却不見什麼，滿山的秋葉，一掬的迎着微風濕動。有時天空有蒼鷹喚風的長叫，不過你仰起頭來一看，仍舊只有幾朵淡薄的雲彩移動而已。

○ ○ ○

一個山脚直伸到溪中，另外一座山好像展開懷抱來歡迎牠，成了一個半弧形。這個半弧形下在春水泛濫時就是一條清澄明澈的溪水。你若轉過這個山脚（不過形式不同吧！）那裏又有這樣曲折的溪水，這樣的澗。也許因為這個緣故，所以叫做九溪十八澗。

溪邊兀立的山石，經過了溪水的衝激洗濯，都非常瑩潔了。四圍又生滿了不知名的山花野艸，倘如你能偕一位知心女友，並坐在石上，一面濯着足，一面悠悠地談着；倘如你們談話的聲音低一點，那末就會被潺潺的泉聲掩沒了去，那時你們可不必再談下去了，只要互相契心的一笑，那就夠了。

○ ○ ○

白坐在伸在溪水中的山坡上，手按着坡上衰黃的秋草，兩隻脚伸在溪中。溪水從山坡後

我們在命運的星底光下蹀躞着

面流下來，有時水珠都濺到他的衣上去。

槎在溪中涉水慢慢地走到對面一座小山的削壁下，在摘野花。梅坐在小山上在看着一冊雜誌，有時俯下頭來，和槎笑語。

白一面在洗足，一面躺在山坡上了。靜寂的上午，溫暖的陽光下，聞着四圍的木香花氣，眼睛皮軟得睜不開來，已微微地有點睡着了。

珽在山後摘了一握苜蓿花和綴滿凍紅的葉子的不知名的枝極，忍着笑，把嘴唇藏在花中，悄悄地掩到白的背後。對面山上坐着的梅仰起頭來朝她笑了一笑，珽朝她搖搖手，梅又低下頭自己閱書了。珽忽然蹲在白的身邊，凝視着白——輕輕地推他「不要睡着呢！」珽臉上有點愠色了。

「叫他不要睡熟呢！睡出病來！」梅在對面小山上對珽朗聲的笑說。槎也回過頭來說：「不！這孩子碰着草地就睡！」

珽坐在白的身邊，握着他的手「白，不要睡着呢！——你看，這是什麼花？」

一個茂密的森林，林中有一塊草地，離草地數十步，有一道斜坡，坡上山岡上，立着一個顛巍巍的紅牆古寺。這時剛剛正午，寺裏的鐘聲，一暈地一暈地散到岡下來，被松林中淙淙的泉聲悠悠地掩沒了去。梅和槎到寺裏隨喜去了，揀了一塊松蔭下的草地，白和珏坐在地，整理採來秋山的美葉。

「今朝的濯足真爽快。」白撫着兩隻腳。

「還虧你說呢！」珏微笑着把小嘴撇了一撇「沒有我叫醒你，怕這時候還睡在那山坡上呢！」珏低了頭把籐籃內的秋葉山花都拈出來，白笑了一笑不語，沒意思似的替珏製直了她腳下纏着的裙子，珏抬起頭來，笑看了他一眼。

忽然艸地上的陽光隱晦了去，仰起頭來一看，有一塊雲障在天上移動。白手中弄着一片楓葉，凝視着珏：

「倘如我們一生，能這樣消磨在溪邊山上，倒也不負此生，不過……」白微微地歎了一口氣，似乎有一種未來的某種憂慮襲上心頭。

珏看着他半晌不語「不過人定勝天，也未可知。」

「誰不受命運支配着的，我想不到今年會到杭地來，也決想不到會碰到你而一見如故，

我們在命運的星底光下蹀躞着

但是將來誰能知道呢？唉！這廣泛的將來兩字……」白立起身來向空中噓了一口氣，又癡癡地看着珏。重新又坐下來。

山中差差落落的農居，屋脊上午飯的炊烟都已銷滅了。田間陌上時時走着一個兩個體格堅強的農夫，肩上肩着農具回家去。從遠村近村有一聲聲的雞啼聲不時的顫蕩過來。

「聽！那裏的雞啼聲！」白和珏都抬起頭來。

珏斜依在白身上說「這裏真是平和美好！」

「是的，平和的鄉村！」白握着珏的雙手，注視着珏，珏手上握着一球苜蓿花。

在昏黃的街燈下，白和珏，梅和槎半途上分了路，道了別。

夜中他反反覆覆的睡不着，好像有一條泉水在他胸中瀉着，又美妙，又戰慄似地。他生起來，扭亮了電燈，寫了一首詩寄給珏。

林中

天空翱翔的蒼鷹，

遠村的午雞聲。

我們並坐在林中，
默看那雲衣吹動。

採來秋山的美葉，

小聲兒歌頌；

最美麗的字眼，

林中淙淙的泉聲。

深密的松林，

逗着微風，

輕柔的密語，——

髮的馨芬。

手中的首蓓花，

我們在命運的星底光下蹀躞着

點點金星，

輕輕吻着，——

伊的眼神。

(四)

喝了半瓶白蘭地，心胸煩燥得狠。呵呵！你看，你看！這不是南海嗎？碧波的南海哟！倘如一帆風順，泛一隻遊艇過扶桑度太平洋……我煩燥的心胸，定要用南海，不，定要用太平洋的水來洗一洗才好。我即刻脫下鞋襪赤着足跳在水中，——但是，這不是一條狹小的溪水嗎？

在這麼一個荒島上，那裏有可以遊覽的勝景呢！這裏比不得西子湖畔，南山路上，隨處都是優美的風景。所以就是這麼溝一般的一條溪水，幾堆亂石，一叢灌林的矮林，難怪就要給他一個 Sleepy Hollow 的美名了。

這裏島上，到處都是山岩起伏。幾日來春雨淋漓，潑水也泛漲了。T君坐在溪邊岩石上呆呆地看天上的雲，還有S和Y順着溪水涉到下流去了。我依着岩石，兩隻腳浸在潺潺在流

的溪水中，睡在石上，溪水在腳上很快的急流過。

真是命運支配着，我怎麼會到這麼一個孤島上來呢？唉唉！散在四方的遠友，家中的老母，遠適塞外的少女哟！即使我今日不死，一年中也難得和你們有幾次見面。遠適塞外的少女哟！此生我恐怕再沒有和你相見的日子了。呵呵！從我身後笑着走過來的不是你嗎？和從前一樣的嬌小身材，黑的眼仁，素淡的衣裳。呵呵！你手中不是也握着一握苜蓿花嗎？是的，這裏的氣候，比我們生長的江南熱得多，這幾日在江南還是春寒時節這裏已是開滿油菜花了。

唉唉我在做着夢！我們在命運的星底星光下蹣跚着做着夢。

一九二九年初夏改作於杭州。

憶巴黎

野渠

(二十一) 近來

近來怕說當時事

結徧蘭襟

月淺燈昏

夢裏雲歸何處尋。

容若采桑子，

歲又宴了。

早來，陰霾的迷霧所濛漫了的天空。折起那冷削的寒風，如像針刺似的鑽入心骨，我已經麻木了。

弄裏，街頭，大車，小車，汽車，電車的聲音，矇矓的人影，小販，頑皮的兒童，管家婦，妓女，奔波着。踟躕着，在這路燈的淒暗的光所照見的一角。然而我已經麻木了。在這樣麻木的心情中已過去了多少時日，我不記得了。

那一天，在完課的歸途，飄着像棉花結子大的雪花，隨落隨化的直到近晚，黃昏時我儘想着：「倘然明早積得厚厚的雪怎麼樣？」我竟不能答。

然幸而次日又是接着一個陰霾濃霧的日子。

我與敬去北海坐冰車，正是這個時候了，前年吧。那是一個近晚，夕陽淡淡的演映在五龍亭上，好像那不鮮豔的老年人的膚色。我們緩緩的走在冰上，一半是爲着怕滑倒，一半也爲是沉入於思索中的緣故，到上了漪瀾堂的石級而將出園門時，敬連續的感嘆着說：

「唉！一年不如一年了！」

「唔！一年不如一年了！」

「一年不如一年了！」我們同聲的感嘆着。

真的，一年不如一年了。不必說人事的變遷呵，單說自己歸時的心情，也就消失得不易我尋了！

就說初到巴黎的時候的情景罷，夾竹桃的紅艷，綠蔭的清沉，晚來公園裏的音樂，小孩們在河邊坐羊車放小船的喧鬧，活躍的氣息氤氳在這大地一切之中，現在呢，什麼都沒有，什麼都沒有。只有陰霾的濃霧罩住了旅客的心！

然而，法國人可以排開這濃霧，而暖暖的圍着爐子，過聖誕節了。走過街頭，賣花堆上已有大的天竹子，糕餅店裏堆放着花花綠綠的糕餅盒，聖誕節的禮物，書館底玻璃窗裏嵌着各色的賀年片。我遠望着，想到了那天，不知將怎樣的熱鬧呢，然在我見此實引不起何種感

情，只覺時序的遷變而已！

我此刻想到那晚敬與我遊北海的情景，雖然還很分明的記得那偉然的獨出於蕭寂淒冷中的白塔，然而究竟是很渺茫的了，要說起那時候的心情來。

前晚收到簡的一封信，我心裏不覺深深的一振，也已經好多時失去了這些的憶想了，故鄉何處，故人何處，就是遠吧，又似覺很近的，說是近吧，又確實如此渺茫。

「書近已由容返渝，聞得一子頗頑強，君當作書賀之。」——簡的信。

我整晚都沉在書的憶想中，確實，我們固然已經好些時不通信，而我之不想到她也已很久了，不說是她吧，連我母親，也已好些時沒有想到了。

這種軟軟的惆悵纏住了我的心，我終於提筆寫了封短信：

「簡信來，知君近得子，特奉書致賀。不知何時，我得歸來，我屢夢蜀山之遊，兼訪慧也。「昔別君未婚，兒女忽成行。」今君與慧皆已綠葉成蔭子滿枝矣，未卜還能以歸時見待否，」

然而寫起重又撕破，撕破重又寫上，寫上又塗抹掉了。

我現在知道生之倦怠與心靈之寂滅了，那就是一切都失掉了一種活動的樂趣：大家都以

爲悲哀的不覺悲，大家以爲是歡喜的不覺喜，大家都以爲可忿怒的不覺忿，永遠纏住在心上的是軟軟的悵，淡淡的厭，微微的愁，這心好比是一條半死的灰裏白蛇，兩腳懶懶的緩緩的在踴動，這心好比是一朵被蟲蝕了的玫瑰花，雖然還沒有掉落，而花瓣統已萎枯了。

那一次，我到維里亞那裏去午飯的那天，飯後我們便到她附近的那個小山去玩。我們都不知道到那個是什麼地方，我們都不知道那叫什麼名字，直到現在。維還說：『我們不要知道罷，知道了來做什麼呢。』

我們穿過那個深深的樹林，柏樹與棕樹所交參着的樹林。上山去過橋，到那個高高的亭子，憑着綠欄干，一泓碧水圍繞在前，青藤攀着水欄。巴黎的叢屋埋葬於迷霧中，而所見的屋頂均像鴿子窠，望見秀然的枝柯深處，知道是盧森堡花園了。夕陽淒淒迷迷的照着那一塊草地。晚風吹縐了湖水，玲玲然的。

我覺得這有點像登北海的白塔望北京城，也有點像在西冷印社之頂望西湖，說初陽臺似乎太高些。我就以這感覺告訴了維。

『在這裏看落日常是很好的，是不是？』維說。

『看日出也很好呢！』我說。

(830)

愛很多的雪。」

「等下了雪，我們來玩牠一整天吧！」她說：「我可以來作畫。」

「要等看巴黎的冬天的落日不容易吧，日出也是，雪也不會有吧！」維悵悵的說：「我愛很多的雪。」

我們下山穿過那個假小洞，便在水邊慢步着。又緩緩的談着：

「你近來想家吧？」我問她。

「不想，我無家可想了！」她說。

「想美國吧？」

「也不想！」她說：「真的，我想我走遍了世界也還是這樣，走遍了世界都沒有我可愛的，我不想美國，也不想意大利，……你，我親愛的朋友，你怎樣呢？」

我說：「呵！正是，雖然我沒有像你一樣走得地方多，然而我也覺得有這種之感，總是泛泛的，不覺得可愛，亦不覺得討厭，亦不覺得新奇，總之，沒有切膚之感吧。我想，我還是我愛我的故鄉吧，那是生着深厚不可拔的兒時之印象呵！」

「正是，」她說，「我也想我的故鄉，覺得可以眷戀，但是，我的父母統已死了，我沒有理由再可以到那個地方去了呢！」說着，她不勝淒然。

「總之，我們是過客就是了！」末了我說。

「是的，我們是過客就是了！」她允着。

「我們是過客就是了！」直到遊罷歸來，我心裏還老是切切的想着，我自己覺得很驚奇，我竟有了這麼一個發明了：真對：「我們是過客就是了。」

我們是過客就是了，總是泛泛的，我們是過客就是了，在這迷濛了濃霧的巴黎城中，該是這般虛縹緲的。我們是過客就是了，我們的一生就是這樣；泛泛的，淺淡的，麻木的，好像一個冬季的天氣，就是這樣：是我們所找尋到的，是我們所愛的。

散文詩二首

俄屠格涅夫作

均風譯

春天的樹林

春天來了，最末冬天北方的宇宙高興熱鬧的醒了。在窪路喊叫起來的樹林，流着小河小

(832)

溪，沿着山傍張開着偉大的綠海，與廣大的濕地和深谷。雪化集緊成濁污的小河，大聲的跑向窪地，但是在林中仍有很多的雪，好像要長久的臥在保護他的密厚的松葉裏，迎着暖和的日光。將到風吹的四月，暖和的五月了，但積雪的雪堆，還斑白在樹林裏。

寧靜停留在那裏；有時分開樹的低微的唧噥，沙鳥唱着苦悶的聲調，飛出了最高的樹梢，在這些甯靜裏感到了豐饒的自由。

但是林中的安寧祇是意思着的，其實：在林中，是蓬勃的沸泉似的，純粹的動的生活，健康的生活，在那全的樹枝深呼吸着的濕的春的空氣；橫上突怒着幼芽，由那些樹裏放散出來奇異樹脂的香味；小草由地裏鑽出，在樹皮的底下，莖的樹根的底下。春天陰涼的大樹林裏的亂的穴中走出爲嚴冬消瘦了的野熊。掏氣的松鼠建築着將來牠的小孩的窩巢，由這樹跳到那樹。太陽光穿過了密葉，兇惡劣性的野貓隱藏在樹枝的中間，愉快的迷縫着雙眼。林中的小鼠從樹根的穴中盡力的跑出。各處叫喊的沙鳥，松鷄用力的搗着翅膀，又甯靜了。啊，啄木鳥叩打着乾枯的白楊，趕去了睡着的紅娘和甲蟲；出來能，告訴蟄伏的甲蟲們這上帝的世界，春天來了！甲蟲們從各處爬出，春天的暖和，同光明高興的迎着，他們都很快快的捨去了冬天的窩巢，脫去自己的衣服褪下羽毛，換上絨毛，爲的是要裝飾這春日佳

乞丐

我順着街走去……衰老的乞丐阻着我。紅色流淚的眼，青色的唇，粗糙的破衣，穢污的創傷……這個狼狽的貧窮的不幸的生物！

他伸出紅腫而不潔淨的手……喊叫着求我的幫助。

我細細的掏了掏我的袋……沒有錢包，沒有表，連小手巾也沒有……我什麼也拿不出來給他。

但乞丐老是等着……就伸出他的手輕鬆和戰慄的搖動着。

我完全失了靈魂，用力緊握這穢污紅腫的手……

——「不要索求，兄弟；我什麼也沒有，兄弟。」

乞丐用他那紅色的眼看我，他那青色的唇微笑了，他用力按次的握了我這發冷的手指。

(834)

弟。

——「怎樣，兄弟，」——他不清楚的說：——「爲這個我也謝謝你，這也就是布施，兄弟。」

我明白了，我也由我的兄弟那裏收到布施。

烟後亂說

銅君

七

許久許久，方給我發現了咱們貴國一個大真理，即是：兒女者，父母之產業也，與金，寶，玉，帛……同價值云。

有錢財，沒兒女；有兒女，沒錢財，產業都沒有完全，是之謂沒「福」。

因爲如此，便只求作好兒女，而忘却了做人，同時發生溺愛，私佔……等毛病。

按照一個做好兒女——頂好還是「孝子」——的規矩，就是把整生命交還父母也還嫌非簿似的，舉個例吧：父母在，兒子不能遠遊，遊必有方……這現象却古怪。

兒子要出去做他們的事；但，且慢，侍奉了老親再說，但兒子却又想出去呢？那麼，也只好慢慢等他們死去，人情已經化爲「天理」，卽算人情可以通過，但「天理」有所難容。

譬如爲了作官這類事呢？那是有更大的好處的，還是可以去，咱們古人的公允之言曰：忠孝不能兩全云。

父母不像人，但兒子們却不能說的。只要問：現在許多西裝X士們的世系，一定吹他們「世家」，卽算壞透頂，也時常諱莫如深，有不知趣的儘問下去，一定問得他們面紅耳赤，斥你爲不懂禮節了。這還好，這是不大「肖」的；一「肖」，可糟了，至少現在南京人一定腦後拖着長辮，走路幌蕩蕩的。

幸也，咱們貴國人不全是「孝子」。不然，當這邊在臥冰衣彩，泣血稽顙，那邊機關槍已架上山頭，鞭着做苦工去，不但沒有機會守三年之喪，連親視含殮也不許了。

做了奴才後再作大官的，一定更向他手下的奴才更作威福，孝子變成父親，他手下的兒子一定更難做，媳婦一旦作了婆婆，哼！我從前是怎樣怎樣的，這樣父親兒子，兒子父親，奴隸打奴隸，傀儡打傀儡，一代一代下去，這局面也終於萬古千秋。

不是因爲愛麼？是的，而這是出發於利害打算，如愛產業一般，其所以超過產業的愛者，因爲兒子本身的利息較產業爲優，摺子存在銀行中收息，穀千種在田裏獲稻，兒子呢？也許有成千整萬的銀子搬進屋的一天，在前清死後還可指望賜封，在陰司去嚇嚇官卑職小的靈官土地，生時坐綠呢大轎且莫說。

兒子們何嘗老實呢？「孝」，自己在生前便有好處許多，待他們死了，便把死屍當賭籌，向相信中了的好風水處擲下，什麼將來大富大貴，封妻蔭子，都在自己身上。

這個局面，是國產，這却沒有受帝國主義影響，這是遠在利瑪竇來華以前就如此，西洋大規模工業還瞠乎其後。

做了好兒子，便不知道自己還得做人。我以爲最好是求着走開，在家中等着送葬得遺產，到底不大雅觀。

必有人曰：沒有法子也，過渡時代也，以致讓這代犧牲。但這犧牲太不着實，太不經濟，並且很難免不自覺地傷害再後一代的人，我們自己的生路并不寬裕。

廚川白村會鼓勵人做傻子，近來有人奔向堂克蓄德 (Don Quixote)。

雖然如此，我以為武器要精銳，戰術要深嫻。

無論請酒開會，結親行賄，捧場升官，投好換帖，一一都不能夠移動自己的目標，這是傻子行徑，而請酒開會也到，結親行賄也收，被捧升官也做，投好換帖也得，甚至於請嫖妓也同去，却依然不移自己的目標，反之做出了更大的事，這人却值得鑄銅像。

爲什麼？因爲敵人太險惡，知己還要知彼。

無論什麼會跑者不能和汽車賽，所以追上汽車，自己也得坐汽車去，更好是知道了他們坐汽車，自己却坐飛機。

打得叭兒狗汪汪叫，固然可以快人心；待其落水又從而打之，可以免其反噬。現在却需要抽快刀一下砍斷那畜生的頭，永絕了禍根，而節省自己的精力，因爲畜生太多，人壽有限也。

這樣的傻，方可試出人性的堅貞，真金不會怕碰試金石。

九

聽說大革命後，有個時期是追逐性慾底。

追逐性慾後又怎樣呢？

我以為：一是死滅，二是再革。

為痛苦壓死的，罷了；自己去尋麻木的，罷了；沈溺於物質享樂的狂歡中的，也罷了，事情是要沒有死不麻木而不沈溺的人來幹。

因為如此。事業更艱難，并且時常只剩下挺身孤鬥了。

更因為如此，所以或升或沈，或揚或抑，或時高呼，或者低泣，進化依然循着曲線蜿蜒地向前奔行，有人以為這是循環，錯了，起點和終點或同交於一平線上，但牠們是不相遇的。

尋一尋歐洲革命史潮，有停滯的一日麼？

有主張歇息玩玩的，其動機出於愛現代人，但也並不是一直玩下去。有主張力疾前去的，是熱狂於將來的光明，而忽略現代人的力量了。

果戈理(Gogol)的外套裏，死後還得奪還自己的外衣，這是辛勤與痛苦所換得，即是，雖然變了鬼，還要有所為。

隨感錄

關於上海通信圖書館

光儀

昨日到一位朋友裏去，續聞一些關於上海通信圖書館的瑣事。

館員第一次受審問，審問者問：「郭沫若的書你讀麼？」現出你說讀，那我們就有證據辦你的預期的惡意的笑。

第二次，審問者問，「你是個好好的銀行的行員，爲什麼又要去攪這些事呢？」

答：「我有閑暇時間，我應當服務社會，我應當盡我底能力……」

他想說出「革命」的字樣來，但這時浮上來的「革命」的意義，是這般乖戾，他不說了。

(839)

館被封之後，便在門口貼一張啓事，說館已被當局封閉，還書者請還到五區公安局去。有一個還書者，真照辦了。初局裏說是不知有這回事，後說知道了，便將還書者扣留。扣留到晚間，還書者要飯吃，說是沒有。後來是那天放出，或至今還押着，朋友們已不知道。

(840)

我這時突然想到胡適博士最近在新月上發表的「人權與約法。一胡博士大言炎炎，玄虛者曰有玄虛。我只想到，歐戰之後，世界展到新的局面，殘忍底新的興奮的意義，在人類史不斷地抹着血。甲方面說，『乙是該殺的！』乙方面說，『甲是該殺的！』甚至於有一方面，說是不怕犧牲，被殺亦無悔，說是爲將來的時代下基石，我這樣想，便覺到胡適博士那篇論文，彷彿是篇「古文」了。

但而胡適這篇文章，仍是今文。因爲這是某部分人底嚙語。這是「備數」。

六月二日

語絲

第五卷·第十八期

文學天才與經濟條件

Marc Iskovicz 作

江思譯

歷史的和文學的探究充滿了許多對於大人物的研究。在這一個範圍裏，好像人們已經什麼都說盡了，什麼論斷也下完了。那研究這個問題的人是碰到四種理論，那就是迦萊爾 (Carlyle) 的，斯賓塞 (Spencer) 的，朗勃羅梭 (Lombroso) 和達爾德 (Tarde) 的，而當他碰到了問題的疑難和複雜的時候，他便時常躲避到這四種理論之一裏去，或是到這四種理論中的幾種的綜合裏去。實在，他是無所適從了。有的人，受了幾個大人物底任務的印象，被拿破侖，列寧一類人物所弄花了眼睛，便跟了那斷定說世界的歷史只就是幾個大人物的歷史，一切的進步和一切人類的大現實都是因他們而有的，迦萊爾而錯誤過去。有的沉浸在社會學的觀念裏，宣稱是和斯賓塞一系的，申說名人是社會環境的絕對而整個的產物，是隨着社會環境而變化轉移的。還有些朗勃羅梭的病理學的理論（天才人）的主張者，堅決地說天才是和

(841)

瘋狂接合在一起，而牠是以退化組成一種特別的形式。許多人都服從加勒里愛爾·達爾德的理論（模擬律），他是在迦萊爾的理論上包了一層社會學的巧妙的外表的。這赫赫的法蘭西社會學家把發明視為社會進化的原動力，他把一切的人分為發明者和模擬者兩類；前者是完成一切進步的天才，後者是只模擬着前者的羣衆。

這就是關於大人物的問題的四種理論。對於這一大堆的理論我們怎麼辦呢？我們對牠們取如何的態度呢？乾脆地說，我們把牠們完全丟棄了。我們認識這些理論的每一種裏所包含着的一部份的真實，可是我們也看見問題的整個的廣闊和整個的複雜；每種片面的理論，無論牠是如何廣大如何淵深，總也不能向我們解釋出天才人的出世的那個那樣奇異的現象。爲要達到那大人物的由來的稍可滿意的認識，拋開了我們的先入之見和放棄了我們的朗勃維梭派或斯賓塞派的信服是必要的；我們應當合攏書卷，大大的多張開智力。那時問題纔真實地向我們顯露出來，我們纔能作一個事物的客觀的考驗。

天才問題，在一個我們去得到問題的完全的理解的相等的幅員中，有兩方面是必要的：集合的一方面和個人的一方面。我們已預先看到將來有一種研究這兩軍的分析的新科學要出現；正如今日病理心理學之專攻反常的個人一樣，那天才人的科學（我們可以給牠題名爲

「天才學」嗎？將專門研究那些大人物。牠將分爲兩大部分：天才的社會學和個人學。天才的社會學將攻究問題中的集合天才，牠將分析一個大人物之發生的經濟和社會的條件；牠將研究社會的情形，階級的區分和這些階級的心理學，社會的和家庭的環境，教養，教育，以及其他。這種探討大部份是將受着那惟一能在時常被入遺棄在暗黑的角落裏的問題上發出明燭的光來的，史的唯物論者的理論的影響的。天才的個人學將分析大人物底心理的化學；牠將研究他的性格，他的氣質，他的原始，他的怪癖和他的非常狀態。他的生活法，他的生活和他的現實之間的關係。天才的個人學是將基礎於考察的各種不同的心理學的方法；牠將廣採弗洛持 (Freud) 派的方法，牠也不會不知道朗勃羅梭的探討，和病理心理學的論據。

只有用這種方法，靠一種闊大，淵深而完全研究的，我們纔能稍稍說明那天才人的出世的紛亂而神祕的問題。直到現在，在這個範圍裏的一切的努力已證實了一個多少是苦痛的失敗了，因爲人們從來不敢對着那問題的真正的廣闊上着眼的，在人們以某種學說的狹小的範圍做導線的時候，人們是只能得到些部分的結果的：馬克斯派只看見社會的一面，弗洛特派和朗勃羅梭派只看見個人。所以，總而言之，爲要成立那未來的天才人的科學，是要那一切學說的完全的貫通，那能建立確切不可動搖的基礎的一切理論的真正的結合的。

在這條路上，直到現在，人們的努力所得只是些零星斷片。完全缺少一個綜合。這是無可怪的，因為直到今日人們是一點也沒有把天才人的集合的一方面放在心上過。人們自滿着那個人的分析，作着那軼事式的或是傳奇式的傳記，就是如此而已。當應該深鑽主題，開始經濟的，統計的，社會的分析的時候，就是那最大膽的人也嚇退了：這工作也太艱難太精細的。

我們應該十分尊敬一位學者的功績，他打破了一切的障礙，在我們的路上安下了第一塊的基石，而且是用那樣地光輝燦爛的態度，使人引起了一切的希望。我們所要說的是阿爾弗萊特奧定 (Alfred Odin) 先生索斐亞大學 (Université de Sofia) 的教授，和他的著作：大人物的創世記 (共二冊，一八九五年，巴黎)。這部書在我們是一個真正的啓示；但同時對於幾個勞心瘁力地研究着科學，而由長期的努力而成的著作被埋沒在圖書館角落上的塵埃中的學者的命運，我們是起着怎樣的悲哀之恩啊！無論我們怎樣多方面的探討，我們總從來也沒有發見奧定先生的名字過，而他的著作也絕對沒有受人注意過；我們只是偶然地在日內瓦的「公共圖書館」裏發現了這部書，而我們還得到這個在出版後三十三年第一次把這部書裁開來的悲哀的優先權！

我們的這位學者是一位確信的馬克斯派和大統計家；他卓絕地有把握地運用着數字的工作，他知道數字的一切的神秘。他的研究的新奇是在那第一次把統計方法用在文學的分析上從而得到那些社會的順序的結論。他的探討真是十分廣闊的；他拿從一三〇〇年至十九世紀的上半期的法國的文士來做他的研究的對象。在這個「文士」的名稱之下，他蒐集了詩人，劇曲作家，小說家，雄辯家，伶人，甚至那些出版家 and 愛護文藝者都有，因為他們也是有重要關係的。他在他的表格上蒐集到六〇〇〇個有才的文學者，而且他為每個人特別標出一條，使人可以注意他們每個人的遺傳，地理和人種的環境，宗教，生地，教育，財產和父母職業。這裏的篇幅不夠把一切的結果都錄下來，我們現在單舉出那關於有才的文士的教養和經濟條件的數字。

一般人們都以為天才人是絕對不靠所受的教育，惟一的理由就因為他是一個「天才」而異乎常人的。奧定先生考驗了從一三〇〇年至一八二五年間的八百二十七個文士的教育，其結果如下：

時 代

良好教育

中等教育或無教育

一三〇一——一五〇〇……

三三三

一五〇一——一六〇〇……	一一〇	二
一六〇一——一七〇〇……	一九二	七
一七〇一——一七五〇……	一四五	一
一七五一——一八〇〇……	一九九	四
一八〇一——一八二五……	一三二	二

八一	一六
----	----

我們很明顯地看出教育在大人物的發展上的演着基本的角色的。在八百二十七個文士之中，是有八百十一個，就是百分之九十八，受過良好的教育的；這是一個最好的證明，良好的教育是他們的進化的一個必要而不可缺的條件。

現在我們且說那經濟條件罷。奧定先生探討過六百十九個文士，研究着他們青年時代所處的物質條件。這樣人們可以知道物質的富有對於天才人的影響，而看出天才生在貧苦之家是否和生在富有之家一樣。

時 代 青年時代沒有一切物質困難的 青年時代貧困不安的

一三〇〇——一五〇〇

一五〇一——一六〇〇	八一	四
一六〇一——一七〇〇	一五七	九
一七〇一——一七五〇	八九	十二
一七五一——一八〇〇	一三八	二〇
一八〇一——一八二五	七三	一一
	五六二	五七

這張表是無須注釋的。人們會立刻想到那以為天才無須好的經濟條件而在貧困中正如在富裕中一樣地滋長的這個笨想。上面的那些數子向我們證明這種主張的整個的錯誤，因為只有一小部份的多才人的年青時代是在艱困的經濟條件中的。可是這數目和真理相差還很遠，因為假如我們考察一下貧困和舒適的人口的數字的比例，我們便得到一個更可驚的結果。奧定先生說：『只從那些文士從中長大起來的經濟條件這事實看來，那些處於富裕的家庭裏的孩子的能得名的機會至少比那些處於貧困的家庭或經濟地位不穩定的家庭裏的孩子多四十倍至五十倍。』

最後我們來考驗那些法蘭西文士所屬的階級罷。這裏奧定先生研究了六百二十三個例，

他把整個人分作五大階級：貴族，官吏，自由職業，中流階級和勞働者（工人，匠人，農人，傭人，以及其他。）後面的那張表向我們指示出每個階級出了多少有名的文學家，和那幾個階級所出的大人物多。

社會階級	有才的文士	天才的文士	文士數目和每個階級人口總數的比例
貴族……	一二五	三四	一五九
官吏……	一五七·五	二九·五	六二
自由職業……	一一六·五	二七	二四
中流階級……	六二	一〇·五	七
勞働者……	五〇	一一	〇·八
	五一一	一二二	

這張表是最可使人注意的了。我們現在先考驗前兩段。我們看出貴族，官吏和自由職業這三個階級，簡單地說就是那幾個社會上的特殊階級，是有文學界的准壟斷權的，牠們產生了百分之八十的有才的文士和百分之八十二的天才文士（原註）。而且我們不須要申明這三個階級是佔人口的最小數的。正是那第三行的那階級把文學界的名人和人口的比例指示給我

們看的。我們一眼看去就看出那貴族階級是遠駕於一切別的階級之上的：牠生產了一百五十九個文士，而官吏階級只六十二個，中流階級只七個，勞働階級只〇・八個！貴族階級一共產生了比無產階級多二百倍的著名文學家。

我們看出那天才問題和經濟事實間的緊接的關連了；出生在一個豪富之家，接受良好的教育和青年時代無衣食之慮等情供給出成爲一個天才的極大的可能性，而出生於一個貧困的家裏的事情是絕對很難得成名的機會的，上面的數字是最可使人信服的，牠明白地向我們指示出天才的問題也就是階級的問題。

把那我們由奧定先生的列據的研究而獲得的結論的最大的要點劃着注意線，是並非必要的。那用權威左右着各世紀的靈魂的天才，土地中的鹽，並非如許多學者所說的，是在人類的進化中像一個「運氣」似地顯現出來的，他却是出生於上面所說的家庭中，而只在某種經濟條件之下發展着的。這種「運氣」來到社會的最高階級二百倍於到無產階級，因爲這個階級專有了無數物質上的富裕，因爲牠能把幸福的青年時代，平靜安適的研究給與牠的子弟。

天才的靈氣並不是東飄西蕩着的。牠留意地避開了無產階級者的陋屋，牠是不愛飢餓，

窮困的，牠是到安排着華筵，舖陳着舒適和富裕的地方去。

(原註)我們或許會驚奇在法蘭西文壇上有這樣多的天才文士。奧定先生對於天才文士的意見是一切「影響及於其同時人及後世，至今猶為文學界所熟知，而吾人以其名不能與最初等簡單的法國文學史分離者」。這是一個天才人的很寬泛的定義。

一九二九，六，十八，自*Monde*譯出。

希 望

柔 石

李靜文吃過了晚飯，覺得非常無聊，陰悶的秋天一般的，走了兩圈天井又回到書桌前坐着。點着一支烟捲，嫵嫵的青烟是引他思想的：愛情，幸福，美麗，家庭，他迴念了一周，於是又站起，輕輕地自說了一句「還是到密司脫劉夫婦那裏去坐一趟罷」，就走着出去了。

密司脫劉底妻有美麗的眼睛和頭髮，這是他時常記着的；眼睛不在笑的時候也迷媚的，

頭髮却細卷地披在頭後，他常對劉說，『要是我底妻有你底妻底這兩樣，無論她不識字，脚小，趁夠抵得過了！』

這時他站在他們底門外，他所謂幸福的家庭底門外。門是開着的，他却沒有一直進去，只揀了陰暗的簷下，偵探似的暗看門內劉與他妻底行動。兩人正在吃飯，『真是一對鴛鴦呀，』他搖首。可是一個却更顯出快樂，一個却更顯出嫵美，劉用五香燒肉拈在他妻底碗上，他妻却用這個拈到劉底口中，兩人推讓着，作客一般地。一時，劉妻又奔到廚間，不知拿來了什麼，放在劉底面前；又不知講了什麼，劉「哈」的一聲大笑了；——他幾乎也跟着失聲大笑了——飯噴上了菜和桌，劉妻拿出帕，稍稍愠怒地說，『三歲的小孩子一般，不好轉過頭去的麼？』劉應聲輕笑說，『我要嚼糊喂在你口子裏，看你怎樣？』簡直看影戲一般，使他忍不住了，就在門外，用掌拍，拍，拍的拍了三聲。

『那個？門外，嚇死人。』

劉妻吃驚地探頭向外。李靜文却氣餒地走進去，一面說，

『還不是白眼看看人的我麼？』

『李先生，你怎麼啦，不走進來。』

「白鴿樣一對，我要賞鑑你們底幸福。」

「笑話，笑話，幸虧我們沒有祕密呢！」

他却不待他們「請」，就坐下一把搖椅上，一邊說，

「除刻斯外，都表現着了。」

可是他們沒有說，匆匆吃完飯。女用人在傍收拾。

這時劉遞烟捲給他，劉妻就擦洋火給他點上火。他一邊在點火的時侯，一邊眼睛看着她

底眼，還橫上了看了她底頭髮。劉吸了一口烟，就向他問，

「你底夫人怎樣？消息——」

「一點也沒有，一點也沒有。」

他噴着青煙，搖搖頭。

劉妻笑了一笑，接着說，

「應當有一點了，李先生，你不肯告訴我們麼？」

「爲什麼不肯告訴你們？孩子生出來是不會同他母親一樣黃頭髮，纏過腳的。」

「冤枉，」劉說，「你總說她黃頭髮，我看來是非常黑的。」

「就是黃頭髮也沒有什麼，外國女人底頭髮豈不是比中國女人底美麼？」劉妻不自足地接着說。

屋內稍稍靜一息，烟氣縷縷地輕擦着各人底鼻管。李靜文忽然嘆息說，

「算了算了，黃也算了，白也算了。」

劉却暗笑地興奮地說，

「不會算了的，靜文，人底運命說不定，轉變是非常快的。」同時他向他妻瞟了一眼。

「你底父親真的到現在還沒有給你一封信麼？」

「真的，三個月了。三個月前底來信，他明說不久懷愛夫要產生了。」又吸了一口烟，

「可是到現在還沒有消息。」

「你自己計算計算月數怎樣呢？」

「十四個月了，十四個月了，去年七月離家……」

劉却沒有等他說完，接着說，

「一定有了意外了。」

「什麼呢？」

「難產也說不定。」

「難產？」他興奮起來，「怎麼難產？莫非我妻死了麼？」

「說不定。」劉冷冷的。

「就是難產，父親也應該有信來。」

「難產了，當然沒有信；空使你哭一場，什麼用？」稍停一忽，「否則怎麼會沒有信？就是生下一個女兒，也是你底第一個女兒，你父親斷不會忘記告訴你消息的。只有，只有難產了，你夫人不幸犧牲了，那你再等一個月，消息還是不會自動傳來的。」

「是呀，」他底眼睛睜的大大的，從搖椅上站起來，又坐下。「莫非真的有什麼不測麼？」
「事情有些可疑了，生理學上斷沒有十四個月還不生孩子的。」劉補充理由說。

李靜文微蹙着眉，靜默一息，悽涼的說，

「假如真的難產了，這怎麼辦？」

劉又向他妻瞟一眼，——她只是笑着坐着，沒有說一句話。——冷淡地譏笑般說，

「假如真的難產了，那只好另求別愛罷。」

這樣，李靜文却又跳起來，好似無聊到這時是完全沒有了。提高聲音說，

「我雖不希望她死，可是她却真的死了，那我未來的愛的幸福，還有償補的機會罷！愛情底滋味怎麼樣，我一些沒有嘗到過；戀愛的滋味，新婚的滋味，我真夢似的將自己底青春送過了。一個完全不識字的她，上字會掉頭讀作下字的，不，簡直掉頭也讀不出來！使我何等苦痛呢？即如現在，生了孩子也不曉得，不生孩子也不曉得，劉，你看，只要她能夠寫一個「生」字，或生字上再寫一個「已」字，幸福就增加不少了！我讀讀祇有「已生」兩個字的一張信紙，也必不如現在這麼無聊，這麼寂寞。所以她由難產而死，我是不希望的；萬一她由產而死了，劉，你想，那我……」

他沒有說完，劉底妻却客客的笑個不住了。這時她問，

「依你怎樣呢？李先生，你們男人底心理？」

「依我」，李怡然地說。同時他向壁上瞟了一眼，好像在這壁上他看出他理想的妻底美麗的影子。他就照着這影子，描摹出來地說道，「至少識得幾個字，會寫流暢的信的。也不要纏過足，穿上一雙高跟鞋。」

「頭髮黃不要緊麼？」劉妻笑着問。

「給她燙一燙；總之，頭髮黃是有個數的，我不知道怎樣惡運星，恰恰碰着鬼打臉。」

劉妻又問道「還要怎樣呢？李先生。」

「自然和我住在一道。我底收入是可以供給一個愛妻過活的，只要她不浪費，不買鑽石戒子，不買金鏈條，其餘，做件綢的粉紅色的衣服，都可以；那穿起來，我們同到影戲院去看看影戲，也使得別人眩眼，我也分沾着光輝的。」

「但是看了影戲回來，她却對你發起脾氣來，你怎麼樣？」同時她向她默笑的丈夫看
「眼，『我是常常和他看了影戲回來要鬧的。』」

「劉？鬧？你們要鬧？」他驚駭地向劉，「我假如有像你這樣的夫人，是會跪下去求她笑起來的。」

這樣，三人統統大笑了。

「那末，」劉說，「你禱告罷，禱告你底夫人，已經難產死去了。」

「這也不忍。不過她真的死了，我也不悲傷的，她太給我不滿意了。」

「你們男人底心理，我現在懂得了。」劉妻轉過頭說。

「你不要說這樣話，」他起勁地，「假如我底妻是和你姊妹，那我一定會和他同死的！——同生同死！」

劉妻微笑了，「奴婢一般地侍奉她麼？」

「上帝一般的侍奉她。」李靜文應聲說。

「那做你底夫人真有幸福。」

「不過描寫在天國中！劉，你以爲是麼？雖則人間也存在着的；有時跑馬路，洋車上，汽車上，見到不少的天仙似的姑娘，——活潑，嫵媚，動人，妖艷，輕盈的微笑，迷魂的眼色，可是誰底妻呢？誰底幸福與誰底極樂園？我，我，一個結過舊式的女子的婚底人，妻又是小脚而不識字的，簡直不能同她在街上玩，真悲傷，一想到這裏……劉，你爲什麼不響呢？你笑什麼？」

李靜文竟嚙嚙地說了。這時，劉答，

「此後你不悲傷了，希望來了。」

「還有什麼希望。」他仰睡在搖椅上，搖着，嘆息的。劉說，

「因爲你不滿意的人上帝帶她回去了，在這次的難產，一定的。」

他繼續着搖，同時向劉底妻看一眼，叫道，

「夢，夢。」

「你寫封信去間接的打聽一下罷，假如真的起變故，可以積極進行以後底。」

同時劉妻說，

「假如真的起變故，你一滴淚也不流麼？」

「流淚是假的。」

「那你爲什麼和她生着孩子呢？」

三人底目光互相關照了一下。

「誰知道，問造化去罷。」

劉妻又笑說，

「所以做你底夫人真冤枉！」

「同時我也冤枉了，你們女人總是帮着女人說話的。」

「因此，」劉笑說，「男人還是帮着男人，我勸你趕緊禱告罷，禱告你舊的夫人難產死

了，希望在你新的來，走近你，假近你，洗雪你底冤枉。」

「完了完了，不說空話了，」同時他向門外望了一望，似有他新的美麗姑娘進來一般，

但門外底陰影仍留住他底眼光，「我要回去了，寫封信，切實去問個明白。」

他站起來，雖則劉和劉底妻再三要他再坐一息，再談一息，而他終於開步走了。

路相隔是近的，可是他思想却奔跑的很遠很遠。他一回愁着，一回又笑了；一回追想起舊式婚姻的憎恨，一回又演現出新的夫人底美艷了；生活的單調，幸福的失落，他輕輕嘆息說，『希望，希望，轉機就在這一着了。』同時他跨進寓裏他自己底房門，向桌上一看，紅色的長方的信，箭一般射入他眼內，他急忙拿起一看，不錯的！是家書，他父親底親筆！他急忙拿剪裁了封口，一瀉心裏想願——在這封信內所封藏着的，

「汝妻不幸，一產病故！」

唉，沒有人知道他那時底心境和急促！他抽出信紙來，目光如電閃似地讀：

「吾兒靜文：三月前汝妻安然養下一子，肥白可愛……」

「唉！」他極樂地嘆息了，又極悲地笑起了。他不願讀下去了，捻着這封信，臥倒仕床上，自語的，空虛而失望。

「算了算了，戀愛，幸福，美麗，夢想，一切完了！」

一九二九年六月廿一夜

憶巴黎

野渠

(二十一) 呈獻給我的愛母

母親，今天正是七月十二日了！家裏正在秋祀了！唉！可紀念的七月十二夜！可紀念的七月節！

我呆坐在樓頭，悵望着白雲的飄飄，我的心是又遙遙地飛還故鄉去了，莫管這路途的大遠！

連日天氣陰雨，旅中的沉悶更是不堪言說！晴日我心頭已感到沉悶，陰日簡直將我的心情要埋淹而死寂了的！昨天在晚雨新晴後，我踏着初生的淡月，與落霞的餘光還寓時，驀抬頭，見月亮又彎彎得的掛着，你看，月亮又漸漸豐潤起來了！在過去，在現在，在未來，牠將永遠的一度一度的照臨着，這不可彌補的缺陷的人心與人事呵！

我想像這月光稀微的從簾內穿進，射到你的牀前，你輕輕的緩緩的撩開帳子，欲一搥這月亮的清光，你却深深的起了想念了！在月亮的光透過窗帷，母親，我也不能睡呢！這是我

的僻性。爲着愛好月亮而不想睡，也因爲月亮的神祕的光芒，映起我心裏的緘默的一切，我對着牠，我清切，我安慰，我澈悟，我不能睡了！三日後看着中元的圓月的皎潔時，我不知又該怎樣動思索咧！

在現在的思索中，只有眼淚是換得童年的歡樂的一瞬了！每次心頭甜甜的憶想，又酸酸的難過！我感激這一切如許厚賜我，然而我也悲忿這一切爲何要厚賜我？我常想在我心頭，建築一具最堅固最結實的墳墓，將這一切，所有過去的歡樂悲切，統統深葬了！我將永不發掘牠！過去是虛假的，過去是無聊的，過去的是過去了，讓牠去腐臭在我心的墳墓裏罷！然而，我每次因要建築這墳墓將些磚石堆砌起來，堆砌起又倒下！牠們不讓我深葬，牠們是有生命的，呵！那是兒時的歡樂！

去年的七月十二與中元在梵聲中度過了，我深悔不還家來過秋祀，吃餛飩，終於將母親爲我所留着的餛飩壞了！餛飩是壞了，而我却還不歸！母親傷心呵！

現在呢，明知這是毫不能實現的夢了！然而還想呵，還想呵！還想中的甜蜜呵！

我離鄉國已將三月，動身時，櫻桃還只初初上市，此刻已過了西湖的湖燈節，六月廿九日的遊北寺節也過了，七夕也過了！桃李的熱鬧已盡，枇杷也快完市了罷？棗子正可吃，西

瓜該還有呵！

我紀着七月十二的夜的祀祖的席上，必有西瓜與棗子，分裝在一隻花碟子裏。

這是半夜了，紅臘燭光長長的黝暗的燃燒着，桌上齊整整的供着瓜果點心，圓櫃的太師椅擺得齊齊的。我是不相信鬼神的，然而這夜的陰森，總令我感覺得恐慌，於是我便在人叢裏，嫂嫂們的身邊攢來攢去。兼之夜風的涼爽，有着微冷秋意，我們大家還穿了夾衣呢。

院外的桂花樹因風而顫動牠的葉，頑皮的斐哥便想出話來嚇我：「祖母來了！」或是「庶祖母來了！」我覺得這好像真似的，怕得遠遠的躲到廳角去，那裏進去就是廂房了。

在對面的終年緊閉的台門，那是通鴻嬪母家的。高大的槐樹伸過牆角撐着，那牆角因着年深本已壞了的。槐樹上有着鳥窠，牆角的破洞裏有着蜂窠。今夜燭光的照耀，引得羣蜂在院前狂撲狂飛着了。這些都是含有毒汁的毒蜂，常常要咬人的！然而斐哥却愛玩弄這些，每年總是在七月十二夜，他與小毛起勁的燒蜂窠。他們將一把竹帚縛在竹竿上，那竹帚上是傾注了不少的煤油，燃着了，便向着蜂窠去燒。

我與嫂嫂們在廳裏聽着羣蜂呼呼的聲音，不敢向窗外看，該有數千萬的蜂罷？「那裏？」小毛說，「燒得只剩一二隻了！這聲音還這樣鬧！」

這些蜂，我相信是燒不絕的，因為一到明年，在七月十二夜又要燒蜂窠了的！然而這已是四五年前老屋裏的景象，在現在這屋子裏，我還沒有過着秋祀哩！我沒有一點可以想像的資料！我的心是將永遠的沉沒在老屋中的兒時的還憶裏！唉！母親！我們何時再得到老屋中一溫舊時的夢呢？就是能夠重溫，也已經缺了一個馳哥了！

巴黎的天氣漸漸的有點秋色了，今天走去上課時，一陣風來，陡然覺得悚冷，我是穿了夾外套的。滿街飛舞着半黃半青的落葉，再望着那小公園的叢樹尖，也已經淡淡的露出了黃色！不錯！在這裏已算是八月了！八月的季候，正該『已涼天氣未寒時』了！然而，巴黎人却於這月正往海邊去避暑，所以，現在的巴黎是走空了的，一點不熱鬧，熱鬧的英美人却於這時到巴黎來玩，不過一過法國國慶，也漸漸的少起來了。其實巴黎並不熱，當我想到杭州，上海的暑天的熱時。我倒嫌巴黎還太涼呢！這是巴黎人的習慣（別的地方我還不知道。凡中等人家，每年總是預備好一筆款項，專作避暑之用的。所謂避暑，無甯說是休養，到海邊洗海水浴，散步，於身體均有極大的益處，自然，海邊的風景本來好，空氣更比城市中新潔多了，城市中所有的無非是囂雜呵！

在這一端，却已可看到法國人，至少是巴黎人的享樂了！他們對於現實完全是提住了享

愛的！這是我到此以後的淺見。你們惟恐青春的速逝，所以在能夠得一刻快樂的時候就快樂，常常的那些在旅館中給洗樓板的老婦人，她青春時倒有不少的艷事的咧！這比中國人有些從小到老愁了一生，沒享一點福的，沒嘗一點人生的滋味的，在他們自身該覺得痛快些罷！但這種過分要求享受現實的精神，在我看來也未免帶變態的：這種變態的精神，就造成咖啡館裏，街上，飯館的成千成萬的妓女，她們重視她們的青春，其實却是浪費她們的青春，她們的家境不大好，但都受過中等教育，她們不願做事，不願做工，她們却歡喜神女生涯，她們不願戀愛，不願結婚，她們倒愛賣淫。這固然是青年人肉慾與物慾所驅使，實在也因為法國人的享受現實的精神過分激動的緣故，才使社會上普遍了這些現象。

母親，我是不該與你談這些的，你對於這些未必能引起興趣。

母親！秋意已滲透了離人的心了！秋風不是無情的，帶我的思緒送給我的阿母罷！在雨聲浙瀝着，風聲瀟瀟的今朝中元的黃昏，唉！我悵悵的遙遠的憶懷呵！「人生愁恨何能免，消魂獨我情何限？」我不該說了！母親！願你健好！

憶巴黎（代序）

野渠

我佇立樓頭，

仰看飄飄的白雲

又拘起了無限的哀愁！

想當初輕輕地別，

到而今深深地憶，

夢裏巴黎，

只是迷離——迷離！

頻年客旅我心已倦，

倦心還向天涯寄

人生是——

暮去朝來多幽漪，

憶巴黎代序

一般是寂寂的，
一般是淒淒的！

口 技

島 古

碎！（撫尺聲）

（稍寂，突然嘈雜）

——時間到了，怎麼還不開會！

——咳！中國人做事照例不守時刻。

——這得質問主席，喂！怎麼？主席那兒去了。楊同志，借火給我，（擦火柴聲）唔！

M！燃了燃了，謝謝。

——Tu-Too, Tu Too！

——來了！

——對不起，會場禁止吸烟！

——怎麼還不開會，主席那兒去了。

——主席就來，烟得請你不吸。

——M！哼！官腔。

——咳！中國人照例喜歡搗亂。

——你別吸了，譬如你吸他吸，會場中的空氣就弄壞了。

——你是誰？

——我是糾察。

——M！再吸一口就不吸了。

叮噹！叮噹！叮噹！叮噹！

——荷！好了，開味開胃。

（漸寂）

——現在開會了。（自喇叭中發聲）

——還很開心（紙語）

——依照開會秩序，——恭讀總理遺囑！

口 技

(有大聲不斷哼遺囑)

——唯！請別噴人！（女子聲，輕輕地）

——M！

——嘻嘻嘻嘻！

——二！向黨國旗及總理遺像行三鞠躬禮，一！

——呵呀！秩序錯了。

——錯了也罷了，前前後後，都差不多，好在總理也上了山。

——咳！你行鞠躬不彎腰。

——二！

——你彎腰了却還留心了我。

——三！禮畢，靜默三分鐘。

——怎麼，禮就畢了？

——請諸君靜默！

(稍靜)

——現在！主席報告。

——今天……是「全國武技大會」開會的日子……吓……也就是我們——中華——民國

——國粹——武術——技……技就是本事——開會表演的日子……一天，我們中國

現在……吓……外面受帝國主義的宰割……內……吓……所以需要提倡國粹，強壯

身體……吓吓吓……對諸位不起，兄弟今天嗓子有點兒毛病……

——咳！傷寒傷寒。

——趕快坐車到上海去……陸仲安……

——吓……所以不大能夠說話，或者說，也原來不大會說話……

——陸士諤的郎中也不錯……交關……

——現在還是即刻表演遊藝，不是，即刻開演武術，因為……吓……中外來賓，已經等

得太久了……

隆隆，隆隆（移動桌椅聲，嘈雜，又寂然。）

頂！咚！咚！咚！（拍手撼及跳腳踏木台聲）

——這是打拳？

口 技

——這是打拳——南極拳。

——不是！是，是，是北極拳，你家。

——噓，少見多怪，（高聲）只有太極拳。無極生太極的太極，懂麼？

——哦！是的，記起來了，（低聲）不是你家說我還不懂呢，懂懂懂懂，是懂。

頂！叮！咚！咚！

——喂！請前面的人別站起。

——唉！坐下坐下又站起了。

——阿啦是矮子，儂弗知道哇！

——不是太極拳，太極拳打起來不響。

——響的也是太極拳。

——咳！中國人照例不守秩序。

——噫！仔儂。

——噢——好——Me。

披拍披拍披拍披拍

——這又是叫什麼？

——這是玩鵝毛刺。

——不，這還是太極拳。

——M！那叫白日見鬼，M！

——那娃兒玩的不錯，那腰兒小的可愛啦。

——一對奶不見了，你家。

——怎麼？掉了？

噤，噤，噤。

——唉！臉兒又掉過去了。

——那兒一對電鈴沒見麼？

——哦！是，見了，你家，是見了。

——喂！身體，阿啦弗看見。

——鑽在人中間的矮人最可厭，壞事的就是這班人。

——好——噢——的！M！M，

披拍披拍披拍披拍，

統統（有人跳上木台聲，接着刀環聲）

——好！（怪叫）荷喝！

——哈，八十五歲的老頭兒頑大刀！好的。

——看！這還是太極拳。

——Oh! Fine

呼呼呼呼，琅琅瑯瑯

——O Wunderschon

——先生說法文？

——不是。

——我只能說英文。

——鄙人——德國，德國。

——味兒足。

——是好，你家。

——M？好一部鬚鬚。

——Wonderful

——乙介

——還能說日文！？

——鄙人在日本，七年，七年——不多。

——那邊也打拳麼？

——有你們所謂柔術。

——M！誰放屁，N！N！臭得很。

——唉！中國人還喜歡放屁！

——怎麼？你來襲我。

——M，楊同志，你皮褲帶走漏了風聲。

呼！呼！琅琅瑯瑯

——M，努力革命工作的人，不宜放屁的。

——怎麼？你當面侮辱？

——那就是她。

——我沒有。

——她也沒有。

——M！噓，這要請糾察叫偵探了。

——這一定是那天津老兒慣吃大蒜放出來他停了十多年的大屁，既不顧會場中秩序，復不……

——你敢說？說我？

（忽然鞭靶聲，咒罵聲作，一時人聲鼎沸）

——主席！秩序！（尖聲）

——請前面的人坐下，還有三節棍……

——不行，得拚個你死我活！

——警察怎麼這樣不行，只知吃飯。

——仔儂仔儂，噫！

——不成，譬如你要進來，他要進來，這會場不會擠倒麼？

——M！中國還有四萬萬人。

——請坐下，還有單刀……

——不要進來，偏要……

——搗碎你們……強盜……

——豬頭三……着力呀……

——打死這班奴才……

——他媽的……大家看看……

——擠呀！擠呀！

——偏不怕你烏勢力……

拍拍，（皮鞭聲）

——楊同志，你穿了武裝，去彈壓看看。

——不要，不要（女子聲）

——媽的巴子！警察還壓不住飯桶？

——來！兄弟們，這太丟咱們的臉了，咱們出去打個落花流水。

——這真是豈有此理。

——我也動了氣，忍不住了。

——呀！他們有鐵尺，搗亂搗亂，咱們要拿傢伙打出去。

——來！打起來，兩人一對，打出去！

——幸而咱們每人還有兩手。

——Too Bad—Oh, My Goodness.

——駭目之至……對付這班人，只有武力解決，看他們打出去呀！

（打人聲，被打聲，呼痛聲，搗毀聲，踐踏聲，女子叫聲，孩子哭聲，一時俱起。

——來！拿洋油來，咱們放火。

——不行，燒他們不到，還有女人和孩子。

——去，拿洋油來！向那拿長刀的潑去呀！我們大家活不下去，還可憐人？燒呀！

（咒詛聲，嚎哭聲，怒罵聲，火發聲，屋支支欲倒聲，打人聲，被打聲……）

呼！（屋倒聲，俱寂）

六月，于雲母石桌上寫

評石民底良夜與惡夢

張文亮

這次離上海時影清曾將他底最近出版的良夜與惡夢送了我一冊。這些詩底大部分，當我倆同在北大時，他都給我看過。這次海行，又給了我一個重讀牠們的機會。實在呢，我也走很高興再會會牠們的。

年來什麼都懶幹得，尤其是敲筆桿兒的這麼回事。朋友們有時也來做紅娘，總想拉攏我和筆，但，畢竟，我倆是有情還似無情的。可是說也奇怪，影清底詩——這些老朋友——在和我再見以後，便不管我如何偷懶，畢竟逗得我底手緊握着筆底小腰兒狂飛亂舞起來了。讀者，耐心點兒，且看牠舞出個什麼花樣來吧。

(877)

我覺得凡是一個大詩人，他底詩底形式一定是很豐富的；大致分別起來至少也有兩種：一種是氣象雄大的，一種是精細幽美的。杜李之所以偉大就由他們二者都工。秦觀，蘇曼殊乃至於法蘭西底Verlaine，便只能辦到後者而不能前者；英之擺龍(BYRON)乃至辛幼安(不

(878)

過不如擺龍之甚)能前者而不能後者。影清底詩，至少依我看來，雖然題材底範圍頗為狹小，即權限於人生經驗之某一方面，然而他却將這一部分題材以種種的可珍視的形式巧妙地表白出來。例如第一首(頗與序詩相類)良夜：

良夜爲我收拾了這曠野，

天宇高高地覆蓋着我上面，

我展開而且檢視這悶塞的胸臆，

倩明月之慧光與列星之炯眼。

讀到這一段，自然有一種高朗的氣象浮現在我們底目前。又如東方日出，

於此清新的靜寂中，

我審切着大地底心搏……

其時有巨靈之呼聲，

爽朗如滄海之洪波，

隱隱地由窈冥中傳來，

喚我抖擻，起舞，高歌。

但是你，呵，我底靈魂，

却回答一聲長歎：「奈何！」

在高揚的巨靈的呼聲中彈出一個沈痛的頹廢的音波，能不打動讀者底心嗎？再如從深處：

從鐵也似的沈默的深處，

呵，何時將迸發一聲長叫，

一霎時搖落滿天星斗，

有雷霆之響應，電火之閃照，

喚起地獄中不能起被的——

冤魂，一齊，隨亂雲而舞蹈，……

你，可憐蟲，都對我嫣然一笑！

本詩前六句悲壯的歌聲，突地一轉，又落在伊底一笑底頹廢的網裏了。這樣內心衝突愈甚便愈沈痛，愈悲壯。實際上我最愛怪物一首：

評石民底良夜與惡夢

在我底靈魂底洞窟裏，潛伏着一個怪物。

牠出來作祟了：捉住了我底心，簸弄着，擲揄着，而且甚至於污曠着……

我憤恨極了，決定嚴厲地對付他，一瞥見，便儘力向他一擊——唉！這痛苦却落在我自己底靈魂上！」

這首詩底戲劇的色彩如此其濃烈，以致使我們自然地聯想到 Browning 底詩。而且牠將作者底心態表現得何等地深刻，何等地沉痛呀！

以上是就氣象較大的說。

以下再說其中幽美精細的。例如湖畔：

還有，你看，那可愛的柔條

輕輕地觸着湖水，湖水蕩漾……

呵！我底靈魂蕩漾了：你底手，

你底柔條——怎麼？——觸着我底胸膛。

又如月夜：

且靜一會兒，我底心，

且莫掙扎，且莫呻吟！

微風吹着幾個星兒，閃着清醒的眼睛，

凝視着月，那寂寞的女神，

杜伊底足下有輕軟的白雲……

聽！悄悄地，且聽取伊底足音。

再如顯畫

……

一葉扁舟，浮漚般，

在這大海中來往。

來往——水上，天下——

無礙，無牽，無罣！

且停槳，默坐，凝想，……

評石民底良夜與惡夢

任浪流送我到天涯』

讀了這首詩，使人覺得字裏行間有一種幽閒自得的情調在顫動着。

影清是最講究字句底推敲的。例如最後的救助：

從那深深的樹林裏，

撐破這無邊的夜幕，

是一個低低的窗內，

還未息滅的一支殘燭。

這一撐字來得多麼巧妙！沒有牠這一節便沒有生氣了。又如無題：

伊底吻兒接着我的——

一口氣吸盡我底吻想。

吸盡二字寫得非常直接而又有特殊神味。幻想乃心理現象，却能被一口氣吸盡，感覺之敏銳

可想而知。再如夜的深處：

聽吧！這是生命的足音，

一聲聲，踏着空谷的寂寞。

此中巧妙的一個踏字與李重光底玉樓春中間的『歸時依照燭光紅，待踏馬蹄清夜月』中的一個踏字有同一神味。

以上不過略舉一二，其實值得詳加說明的精采的地方還多得很，惟有待讀者自己去賞鑒吧。

再，世間本無所謂至美盡善的東西：我總覺得影清有些詩（當然少得很）簡直還未能完全擺脫舊詩詞的影響。我十分相信在最近的將來，爲着解救我們底狂渴，作者一定會專出些更其純粹國語化的詩底美菓來。至於題材範圍底狹小，並沒甚大關係，將來自然會隨作者底人生經驗發生變動的。而且正因爲題材不多而表現底形式極豐富，這部詩在最近國內底詩壇有牠獨到的價值。老實說，國內最近出版的新詩，大部分只是些題材底堆集，並不會通過藝術底洪爐。

一九二八，三，二七，夜，草於南甯女三師範。

雜感

紀念云乎哉

劍 芒

中國自從『門戶開放』以後，似乎染了一點『洋』氣。以前本沒有甚麼紀念，或者也因無紀念的事情；近來就不同了，這大概是染了『洋』氣的結果吧。

紀念彷彿似傳染病，或者也可說似蒼蠅，會播種子的。

現在中國紀念一天多一天了。長此演進遞增，一年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日，不難天天不是紀念日。

紀念是各式各樣的，不是『清一色』：慘的，樂的，酸的，甜的，……；但是用統計學的法子列起圖表來看，畢竟還是慘的，酸的，……的多。因為『自宋以來，我們終于只有天靈蓋而已』，『中國人對外國人是愛和平的』；兼之『老子打兒子』，是中國『祖傳』的『家教』。

紀念雖然是慘，酸，……；却也處處爲人着想。當到紀念的日子，機關上的『公務員

」，藉此可以「停止辦公」，學校裏的學生，也得「放假」休息。至于農，工，商是不會的；因為他們都是「土子」所以紀念也不會光顧到他們。

不但此也，紀念却也是一件很「湊趣」的事。現在是『由皮帶戀愛到西裝戀愛的轉變期（這是一位具備了新聞記者的資格的朋友告我的，我是沒有這麼靈敏的感覺。）在紀念日裏，男性們正不妨西其裝，革其履，頭髮梳得油淋淋地，蒼蠅站在上面都會跌斷腳脛。「準」冒牌或「竟」冒牌密司們當然更要換上一件新旗袍，——就是熱天，臉上也還要像霜天般景。一種醇濃神祕的香味，纏索着她的週遭，嗅着使你馬上會想跪在她的膝下求饒，會場子是乎成了戀場，因為科學家發明了『異性相吸』的定律，他們和她們既然擠在一塊兒，磁電浪就不住地交流，舉行團體「吊膀子」的「典禮」。大人們或委員們呢？當然在台上公開的做「花臉」，「小白臉」也不妨學學『坤角』，這是多麼「方便」「煞風景」呵！

紀念日，在較大的都市裏，自然「照例」（照例是中國民族的特性，老毛病。）開個會；還要遊行呢！標語貼滿牆，傳單落遍地，幾篇演說，『口沫淹死人』，高呼口號，嗓子就倒霉。還有軍樂隊呢，音樂悠揚，好聽呀！好聽。新聞記者也像煞有介事的，坐在講棹的兩旁，彷彿廟裏的關公的左右擺着關平和周倉，正正經經地把這些名言偉論一筆一筆不放鬆

地抄下來。報紙于是乎劃一專欄，將開會的經過和名言偉論整個的全部的登載，這是不可忽
略，磨滅的新聞。

白天開會 夜了自然也要「星散」；那個肯做阿木林去「摸瞎」呢！就是明天，後天：
……——除非紀念又在十殿閻羅的輪迴上面輪生了，誰不「過了算了」？中國人「健
忘」，「由來久矣」！

較小的城市，無疑地是大都市的「尾巴」。在這個輪迴上的紀念日，「免不得」也要擺
兩下。多是不多的，只有一二隻猴子（自然比不上大都市裏），在一座倭小的台上，扭幾個
圈子，也就了了一場大事。

至于「土幫」或「封建土宮」裏呢，因為「洋」氣沒有染得深，所以也沒甚麼紀念；就
有，也是二十一斤半的紅爹爹，把他們強奸着的。然而這又逃得出「過了算了」的中國人的
紀念的「公例」？

一年復一年，紀念復紀念，紀念終于是紀念。

但是究竟不能說中國人沒有人材，因為有些『哭老鼠』的貓兒。紀念日，正是他們『痛
哭流淚』的機會——自然不好意思空過，「也免不得」要拉長嗓子，立定腳跟，正正經經地

嗚嗚地吶喊起來。這是他一向的惟一的職業，當然用不着慚愧。恨中國的鄉巴老盡是「雙子」，徧徧聽不見聽不出這種深山廟裏的鐘聲，這顯然是鄉巴老的「不是」。

一年復一年，吶喊復吶喊，吶喊終于是吶喊。

中國人做事，原來是這樣的。

一九二九，四，廿八夜三時于南昌電台，

令人不可思議

萬迪鶴

據石集的人說：「趙瞎子的算命，真是有問必答，開口就靈！」靠近石集的幾個村落裏，只要是沒有風雨的阻隔，一個人每三天至少總可以有兩次聽見趙瞎子的胡琴聲「五六上公且」的從遠而近，又漸漸的由近而遠，漸漸的遠，竟得聲音消逝了。

那年大肚子阿金害了病，阿金老婆請這一位活神仙來替阿金算命，查一查流年月降，當時他說了許多的話，可惜我都不能記。我只記得阿金老交銅飯的時候，他屁股剛離開

令人不可思議

四七

(888)

了襖，接銅飯的個手緊緊的把銅板握住，握得連一米縫的縫也不透，還提起嗓子來這樣的說，說，阿金的命是，「銅打的，鐵做的，閻王不要的，」臨了還很說了幾個「放心！」

但是古怪得很，閻王不要的就是閻王要的，還沒有過兩天，銅打的鐵到的大肚子阿金，在一清早，照樣，眼一瞪，腿一蹬，終於壽終正寢。

死了的抬出去埋了，人們對於活半仙的趙瞎子，始終是信仰：雖然這樣的笑話是常有，然而經過幾位老太婆會商的結果。却尋出一個定理來了：對於趙瞎子的話，是要逆說順推的：說閻王不要的就是閻王要的。趙半仙始終是開口就靈有問必答的趙半仙！

是一隻狗牠受了騙，一次，再次，到第三次，牠也會覺悟過來，然而人！

——畢竟是一個不可思議的東西！

目錄 一九二九年七月十五日

- 關於詞格底長短句發達底原因 青木正兒著……汪馥泉譯
女盾牌手 瑞典罕特斯丹原作……真吾譯
宴 罷……式 微
烟後亂說 (八九至)……銅 君
三“Queer”……野 渠
雜感三則……勉 士
「戒烟藥膏」……
馬洪煥還神……
委員與女伶……

胡蝶

許欽文著
實價五角半

這個集子是十個有着關連的短篇，作者在敘文中說：我不是個無情者，我底顯不出我底情愛，只是爲着環境的拘束，掙不脫這拘束，是所受心之創傷未愈，現在無論如何，心所愛想的總得想，既然想着了總得寫出來，盡量的寫出心中所蘊蓄的愛情的結果，便成了這個集子，有兩句詩代序「窗前飛過花胡蝶，遊絲一縷任風飄，」可見作者下筆時的心情和含義。

語絲

第五卷·第十九期

關於詞格底長短句發達底原因

青木正兒著 汪馥泉譯

從初唐到盛唐被用於燕樂的樂章，取絕句，律詩的詩形，還沒發生可看作後世底詞的格調。這到了中唐，漸用長短句，這便發生了詞底格調。關於這，吾師鈴木豹軒先生曾在中國學（譯者按：原名支那學。）雜誌第三卷第一號，發表詞源一文，有精密的考據，我無間然。但先生底論點，集中於詩和詞在發達上有無關係的問題；至關於詞調底長短句，如何發生的原因，不曾涉及。我現在想對於這一點論述幾句，乞先生並高明正之。

關於詞調發生底原因，那古人前輩底說頭底主要的，豹軒先生已列舉過（朱子語類之說，全唐詩附錄之說，汪森詞綜序之說，森槐南著詞曲概論之說）。現在，我無需再列舉了；只朱子之說，那文獻的時代正是詞底盛行期，是經驗過詞底樂曲及聲曲底實際的人底考察，所以這里十分尊重他底說頭。朱子說：

關於詞格底長短句發達底原因

古樂府只是詩，中間却添許多泛聲，後來人怕失了那泛聲，逐一聲添個實字，遂成長短句，今曲子便是。

朱子底意思，是說把絕句和律詩合於樂曲而唱時，中間插入許多和樂章底本文沒有直接關係的無意義的聲；後來，對於這無意義的聲添入有意義的言語，便產生了長短句。所謂「泛聲」是指什麼，只靠朱子這句話很難正確地了解；可現在，這裡，有一段可以補足它的文獻。就是先於朱子，茗溪漁隱叢話（北宋詩話底集成。）中有說：唐初底歌舞，大多是五七言詩，後來漸漸變為長短句。今只存瑞鷓鴣小秦王二闕。瑞鷓鴣，是七言八句的詩，還易按字而歌；小秦王是七言絕句，必須雜以虛聲才可以歌唱。

朱子之說，似是繼承這意義的，朱子所謂「泛聲」，和漁隱中所謂「虛聲」，定然是同一觀念。清吳衡照在蓮子居詞話中解釋這漁隱叢話底「虛聲」說：這便是樂府指迷（按：宋義父撰）中所謂「教師唱家之有襯字」，其中二十八字為正格，其餘都是格外的字，以便於歌唱，如古樂府底「妃呼豨」。凡七言絕句都如此，不獨小秦王如此。

這是說「虛聲」便是「襯字」（正格之外加字），如漢代樂府中插入的「妃呼豨」，是爲了歌底調子而添上的無意義的字，我以爲：「襯字」這東西，從後世戲曲中常用的例來

看；是歌底『字餘』，決不是樂府中『妃呼稀』『伊阿那』等無意義的『拍子字』。把這和虛聲看做一樣，這是吳氏底錯誤。但把虛聲看作類于『妃呼稀』的無意義的聲這一點，我同意的；這從漁隱底文面上來看，怕是正解吧。

全唐詩編者底說頭，是以『和聲』二字代替了這『虛聲』『泛聲』。這用語，果是用作什麼意義的，雖則不明瞭；但清人萬樹，在詞律中舉晚唐皇甫松底詞：

芙蓉並蒂竹枝一心運兒女花侵橋子竹枝眼應穿兒女

當作『竹枝詞』底例，并說明道：

所用『竹枝』『女兒』，乃歌時羣相隨和之聲。

果其然也，這正相當於日本底『離言葉』。日本森槐南自注『和聲』爲『間之手』，這是錯誤的（參照鈴木先生著詞源所引）。鈴木先生舉採蓮子竹枝二詞，斷定採蓮子中的『舉掉』『少年』及竹枝中的『竹枝』『女兒』爲『和聲』，是贊成萬氏之說的吧；就是以我底見解，這說頭也不能動搖。果如萬氏所說，和聲與泛聲，虛聲之間，有着顯然的不同。虛聲，泛聲，是唱者自唱的無意義的『拍子字』。（以補足樂章底本文對於樂曲不足的部分的目的，爲合於拍子而用的字的意思。今姑創此新名詞。）和聲，是唱者以外底羣衆，與歌底每

關於詞格底長短句發達底原因

一節相和的『囃言葉』。如上述的『竹枝』『女兒』，有意義的也有。二者在性質上在用法上，全然不同。

現在再還到正文上來，如前所舉，漁隱叢話說，在絕句調的小秦王，雜以虛聲才能歌唱；朱子語類說，在絕律的樂府中，添上許多泛聲。雖則朱子底話未舉實證；但漁隱底記載，是對於當時還存在 小秦王得目擊的經驗，很足置信。又在理論上，這說頭也很可成在。我以日本底古謠來類推吧。例如寬文以前底流行歌『小六節』：

小六ツイタル竹ノ杖，モトハ尺八中ハ笛，末ハ女郎衆ノ筆ノ軸竹。

一大意「小六用的竹杖，根頭是尺八，中節是橫笛，末稍是娼女們底筆幹。

這歌，實際上是如何唱的，這在寬文四年刊行的系竹初心集中附着譜載着。現在略去樂譜，單把文句寫下來（爲便利計，加以句讀，用括弧區別音底延長及泛聲。）

コロクイツタル。タクノ（オチ）ツエコロク。モトハジジヤクハチ。ナカハ（ア
 ア）フエ。コロク。ス（ウ）エ（エ）ハ（ホ）ホン、ホホン、ホホンホホ、ノンヨ
 ヲヲ。ジョンシヨ。ジョンシヨン。シヨロウシチノ（ノ）ンカカ、イヤカカ、カカンカ
 ナシソソ、ソレマコトニノホンホホア。ナアチフデノヂク（ウ）タ（アア）ク（エ）

コロク。

單只引旁線的，是本辭；「ハ」中的，是無意義的泛聲；「ジョン，ジョン，」是「女郎衆」底「女」底音底延長；「ソン，ソレマコトニ」是感嘆詞，同時是一個拍子字，是有意義的泛聲。以此類推，唐代底絕句，也用了類於這個的歌法，以適應樂曲的。

承認了這唱法，第二個問題是，果如朱子所說，在泛聲中填以實字，便發生了長短句否，這得考察一下。我以為朱子底說頭，有欲舉其一端以遮蔽全般的獨斷的缺點。我於這變格底發展，假定有五種原因。

(甲)，以絕句調為基礎而生變格的：

(一) 由於本辭自身底句法底伸縮分裂，

(二) 由於在泛聲及和聲中填充實字加入本辭，

(三) 由於在樂曲底「間之手」填充實字加入本辭；

(乙)，不以絕句調為基礎，單獨成調的：

(四) 由於為順應樂曲底節奏，句法自生長短，

(五) 由於和樂曲底利士姆無關係地任憑言語的諧調，長短其句而成調。

關於詞格底長短句發達底原因

我所觀察到的，只上述五個原因。

在這裡，我試來徵諸調格成立底過渡期中唐到晚唐的現存實例，以實驗這假定。在中

唐 王建章應物底三台令（六絕），元結底款乃曲（七絕），劉長卿底鶴仙怨（六律），劉

禹錫白居易底楊柳枝竹枝（七絕）等，都是存着絕句調底遺迹的。一面，從盛唐 末期起，

大體的構造，以絕句調為基礎，其間很少看到混入異調的詞格。這些，正相當於（一）（二）

兩條。

（一）由於本辭自身底句法底伸縮分裂

（例）漁歌子

張志和

（七言）第一句

（七言）第二句

西塞山前，
白鷺飛。

桃花流水，
鱖魚肥。

（六言）第三句（相當於七言）

（七言）第四句

青箬笠。
綠蓑衣。

斜風細風，
不須歸。

牽臺柳

韓翃

第一句（相當於七言）

第二句

第三句

第四句

章臺柳， 章臺柳。昔日青青，今在否。縱使長條，似舊垂。也應攀折，他人手。

（劉禹錫底瀟湘神，和章台柳全然同調。）

花非花

白居易

第一句（相當於七言）

第二句（相當於七言）

第三句

第四句

花非花。 霧非霧。 夜半來。 天明去。來如春夢，不多時。去似

朝雲，無覓處。

如上例，七絕中的某句七言（四，三。），分裂為二句，上四言縮為三言；這，以七絕為基調的痕迹，歷然在目。這四言縮為三言，從七絕底利士姆上來看，有容易發生的可能性。因為七言一句，從字面上來看，是由四字和二字成立的；從朗誦這個的言語上的利士姆上來看，和由四言二句而成的一樣。假使用符號來表示，是：

一 一 一 一 | 一 一 一 一 | 一 一 一 一 | 一 一 一 一 | 一 一 一 一 | 一 一 一 一 |
四 字 和 二 字 成 立 的 七 言 一 句 縮 為 三 言 二 句

這分裂為三言二句，則如此：

一 一 一 一 | 一 一 一 一 | 一 一 一 一 | 一 一 一 一 | 一 一 一 一 | 一 一 一 一 |
三 言 二 句 的 七 言 一 句

關於詞格底長短句發達底原因

就是在利士姆上，都是四拍子，毫沒不同。

又如白居易底憶江南，雖五言與七言混雜，但由五言伸為七言，由七言縮為五言，這從利士姆上來看，是很容易的。這一闕，也和絕句有關係。

憶江南

白居易

(三言)獨立 (五言第一句) (七言)第二句 (七言)第三句 (五言)第四句
 (二) (三) (四) (三) (四) (三) (二) (三)
 江南憶。最憶，是杭州。山月寺中，尋桂子。那亭枕上，看潮頭。何日，更重遊。

這闕底言語上的利士姆，得想像為如次：

1 1 1 5 | 3 3 | 3 3 3 | 3 3 3 | 3 3 3 |
 1 1 1 5 | 3 3 | 3 3 3 | 3 3 3 | 3 3 3 |
 1 1 1 5 | 3 3 | 3 3 3 | 3 3 3 | 3 3 3 |

這五言七言三言朗誦上的利士姆之說，雖是前人未曾說過的；但我把親聽中國人朗誦詩歌時的言語的利士姆（不是歌唱或吟詠。），和劇中道化所唱的念誦板（有拍子而無曲。）痛切地感到的，應用到古代，這決不是架空之論。再以實例來看，中唐劉禹錫等所作的拋毬樂，是五言六句，到五代馮延巳等，便變為七言五句和五言一句（第五句五字）。這種例子，並不在少數。這不是因為五言和七言，在調子上可以互調的嗎？

以上，單從言語的利士姆上來論述的；下面，把這從合於樂曲而歌的聲樂上來看，句底伸縮分裂，更其容易。從唐樂底遺聲的日本底雅樂，和現在中國樂曲底歌法上來想像，唐代絕句底歌法，必用着許多磨調（把一字底歌聲，延長了來唱）。這磨調處增加二字，三字，在聲樂上是沒關涉的。又省略幾個不是磨調的部分底字，把這以前的字餘韻延長，容易成爲磨調。又由字底增減，對於原曲底節，加以多少修正，便易於歌唱。增加文字底實例，這看元明以後戲曲底曲辭，盛行應用『襯字』，便可知道此間底消息了。既有襯字，一方面減少文字之能成立，自也不能不承認了。

（二）由於在泛聲及和聲中填充實字，加入本辭。

泛聲與和聲，如前所述，有截然的區別；但它底形式，對於本辭有插入句的性質這一點，是一致的。因此，在這上以實字填充，加入本辭，這在詩形上便發生兩者類似的結果，其源來自泛聲或和聲難以區別；這由下舉的例，可以推知。

調笑

王建

（四言）插入（六言）第一句（六言）第二句（六言）第三句（四言）插入（六言）第四句
團扇，團扇。美人病來遮面。玉顏憔悴三年。誰後商量管絃。絃管，絃管。春艸昭陽路斷。

關於詞格底長短句發達底原因

九

(900)

上例，是以六言四句爲基礎，有兩處插入四言句的形式。（轉應曲，亦同調。）以這調，和在同時代流行的韋應物王建底三台令之調（六言絕句形），劉長卿底滴仙怨（六言律詩形）等比較來考察，可知這是由於在六絕形中插入泛聲或和聲的詩形而來的。從插入的調子上來看，這怕是泛聲底遺形吧。

長相思

白居易

（三言）（三言）插入（七言）第一句（五言）第二句（相當於七言）（三言）（三言）插入
深畫眉。淺畫眉。蟬鬢鬢雲滿衣。陽台行雨迴。巫山高。巫山低。

（七言）第三句（五言）第四句（相當於七言）

暮雨瀟瀟郎不歸。空房獨守時。

這是七言絕句形中二句，縮爲五言，再插入六言二句的泛聲。和聲變爲本辭的遺形的例，這在中唐之作間不可得見，但可以稍後的五代顧夔底楊柳枝來類推。

第一句 插入 第二句 插入 第三句

秋夜香闌思寂寥。漏迢迢。鴛幃羅幌麝煙消。燭光搖。正憶玉郎游蕩去。

插入 第四句 插入

無尋處。更聞簾外雨瀟瀟。滴芭蕉。

楊柳枝，中唐劉禹錫白居易等諸作，都是七言絕句。但顧夔此作，在七言絕句底每句尾，添入三言，這是由和聲底式樣脫化來的。

(三)由於在樂曲底「間之手」填充實字，加入本辭。

這在那樂曲已亡的今日，已不能論證。只在論理上，準諸和聲泛聲，推測也可以有這種情況。且遙想像以舉一例：

宴桃源

白居易

(六言)第一句(六言)第二句(填充間之手)(六言)第三句(填充泛聲)(六言)第四句
前度小花靜院。不比尋常時見。見了又還休。愁卻等閒分散。斷腸斷腸。記取釵橫鬢亂。
這是以六言絕句爲基礎，把「斷腸斷腸」的疊句填充泛聲或和聲；「見了又還休」的五言，
可以看作填充有曲無辭的「間之手」的吧。

(四)由於爲了順應樂曲底節奏，句法自生長短。

這是已有樂曲而無樂章，過後新作樂章時所容易發生的現象。隋唐以來底燕樂，從西域或其他外國傳來的樂曲極多。初唐制定的所謂十部的燕樂中，有八部盡是番樂。這些裏面，

關於詞格底長短句發達底原因

(902)

有只採用樂曲而不附以樂章的，也有附以樂章的；現在可由那樂章如涼州歌伊州歌婆羅門等（樂府詩集。）底存在而證明。這些樂章是用律詩絕句的，所以在歌唱方面，爲使樂曲和樂章一致，很得費點工夫。或用磨調以延長一字，或用泛聲及「間之手」彌縫樂章底不足。或對原曲加以幾分修改，以圖和樂章的調和。要用上這麼的細工夫，所以可知樂章採用律絕，是如何地不自然，無理。雖則如此，可仍這樣去幹，這怕是因爲這詩形是唐初新興的流行兒，作者自然致力於此，因而膾炙人口之作也多，音樂家也順應大勢，採用作樂章。

經過盛唐，到中唐以後，人們感到太單調了，便想稍稍加以變化了。或者把句子伸縮分裂，或者在泛聲中填以實字；同時，爲避免上述的強用絕句的不便，竭力順應樂曲本來士姆，便長短其句。這一項，和前項一樣，在樂曲已亡失的今日，已不能例證；但從現今的樂章來看，雖則朦朧，也不難想像此間的消息。就是中唐諸作，如上所引，大抵以絕句爲基調的；到了晚唐，離去絕句調而獨立；甚至不留痕跡的諸作，漸漸產生，經五代而至宋，這風氣更顯著隆盛了。試以晚唐溫庭筠諸作來做例：

遐方怨

溫庭筠

(三)

(二)

(四)

(七)

(七)

憑繡檻。羅幃。未得君書。斷腸瀟湘春雁飛。不知征馬幾時歸。

(五) (三)

海棠花謝也。雨霏霏。

這，很和絕句調異趣了。他底作品，如

更漏子 三，三，六，三，五。(下段，調同。)

荷葉盃 六，二，三，七，二，三。

思帝卿 二，五，六，三，六，五，六，三。

謝衷情 二，二，三，三，三，二，三，五，二，五，三。

定西蕃 六，三，三，三。六，五，六，三。

河傳 二，二，三，六，七，二，五。七，三，五，三，二，五。

蕃女怨 七，四，三，三，四，七，三。

之類，都和絕句調沒有關係的。這固然不能盡獨斷爲，單爲順應樂曲本來底利士姆而發生的現象；但成就這麼複雜有變化的調子，總有着什麼作者應依據的標準，或者要求到這地步的自然趨勢。那標準，怕便是樂曲底利士姆；要求到這地步的自然趨勢，是下項要講的，任

諸言語底自然的諧調。

(五)由於和樂曲底利士姆沒關係地任憑言語底自然的諧調，長短其句而成調。

這在先樂曲創作樂章的時候多。就是不為樂曲底利士姆所拘束，作者用任意的句調時。譬諸作詩，把句法整調為每句五七言或六言等，必得在言語上加以人工的故意的修正。所以現在如其去了人工和故意，任諸言語自然之調，那末，產生長短不齊的句法，這是當然的現象。如其全然放任，便成了散文了。這里加以幾分律文的約束的意識，施行某程度的整調，這便產生了長短句詩形。這是楚辭和漢樂府所以成為長短句的吧。在盛唐絕句盛行時，民間俚謠之自然成調的，這傾向也很明顯。如新唐書五行志底

紅綠複裙長。千里萬里聞香。(武后時童謠。)

燕。燕。飛上天。天上女兒鋪白氈。氈上有千錢。(天寶中童謠。)

五行志底資料，不足信，但因為缺乏其他的確的資料，不能正確地知道當時的民謠，也總有這麼的民謠的吧。

按在詞底格調上，從絕句調移到長短期調的過渡期中的中的諸作，如第一項底例中所舉，連用三言二句的很多。如漁歌子底「青箬笠，綠蓑衣」和「花非花，霧非霧；夜半來，

天明去。」這三言，在俗謠底句調上，很占重要的位置。漢樂府中，已往往有

戰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烏可食。（戰城南。）

之類。漢書五行志所載成帝時童謠，也有

燕。燕。尾涎涎。張公子。時相見，木門倉琅根。燕飛來。啄皇孫。皇孫死。燕啄
矢。

到唐代，李白等在擬古的樂府之作中，往往好用這句法。

岑夫子。丹丘生。將進酒。君莫停。與君歌一曲。諸君爲我側耳聽。（李白將進酒。）

新唐書五行志所載中唐德宗時代底童謠，也有

一隻筋。兩頭朱。五六月化爲蛆。

通觀這些，把詞調長短句發生底第一步的絕句調中某一句七言割爲三言二句，這不是爲樂府和民謠底諧調所影響的嗎？——這也是爲破去絕句調底平板單調。不單三言，或雜以五七言，或雜以六言四言等，這從詩形上來看，這是從絕句這人工的諧調，復歸于樂府長短句底自然的諧調。

女盾牌手

瑞典罕特斯丹原作

真吾譯

自(瑞典人和他們的首領)

安格勒是羅斯拉齊的大地主。一晚上他和他的賓客們坐談。壁爐裏劈開了的着了火的乾柴漸漸地熄滅了，但月光却由屋頂的窗洞照進來，散布牠歡樂慈祥的清輝在桌上和高座上。大時代爲斯維亞和果泰而初現了，談話的是關於功績和冒險，因爲地主椽下的賓客們方由劫掠回來。

在這瞬間一個奴僕跑進來，放了一件盜冑在桌上在安格勒跟前。這裝得四角蹺，在四角的上面這站立好像一隻有腳的壺。盜冑裏躺着一個赤裸裸新生的女嬰孩兩臂伸着兩足踢着而且哭喊。

「你有廣大的田地，主人，」奴僕說。「誰來承繼和管理牠們呢？迄今你沒有孩子，今晚却給你生了一個女孩。不幸的我們呵，他不是一個男孩！」

賓客們都笑起來了，盜冑循着桌子滾過去使個個人能看見孩子握握他的小手。「哈，安格勒，」愉快輕潺潺，「這里你有人指揮耕作，而這個是給你穿着，裝飾，和閒坐。但你

是不喜歡由她處大有所得在她所有的時日的。」

當盃胄手交地到了桌腳下的時候，這是黑暗的因爲月光不能照到，奴僕拿了牠於他的臂下走向門口。

「主人，」他說，「最聰明是讓我把他拋到林中讓他死去。」

但隨即他又抱起小東西，安格勒能由月光中看見她。

「不，座中高貴的賓客們，」他大聲疾呼，跳了起來，「你們當知道遠非如此。既然女孩在盃胄中交給我，這盃胄我年青時常常戴着的，當我站在我自己船上的時候，我現在將解除我的盾和我的櫟木的長矛給她去用。在雪中洗她罷，你奴僕，塞一小塊熊髓在她的唇間使她安靜，女兒喲，這里在明月清輝之下我給你取名，你當被稱爲逸爾迪。」

酒角重新斟滿了，歡樂的賓客們在閃耀的月光下喝了新生的喜酒。

女兒的母親是個女奴僕。她不久就死了，逸爾迪只和他的父親長大。她當他帶了斧鉞到林中去時跟着他，當他騎往村上的賤賣場去時跨坐在他面前。漫漫的冬夜，當她到他身邊掀他蓬鬆的鬚髮時，他教她絞弓弦生箭端。她對於別的女孩把布片縫成傀儡毫無興趣；她最大

的興趣是坐在爐邊的熊氈上把弄他父親的劍，這比她身條長了好一些。

但命運的骰子對男子們有奇異的力量。雖然安格勒待她常是好的，他竟愈爲無嗣承繼他的兵器和地產不能使民族增榮之憂而沮喪了。他靜坐沉思他的悲哀的想頭。奴僕們也同他悲傷，他在家中不復有些安靜了。

一天他照常帶了斧鉞往林中去，他的女兒跟着他。他們到了這樣茂密的樺樹叢中她頭髮給葉子拘住了。太陽美麗地照在樺樹的葉間也照在她褐色的濃髮間，當她由嫩枝解開頭髮時，使無論何人要歡樂得跳舞了。但安格勒頭也不回地一直走去。她喊他，她得不到回音；自那時起他一去不復返了。

她繼續如往日般漫游浴身雪中使之強健。在座的佳賓中當她在盃中給圍圍的人看時有個名叫安華·赫羅生者。他來自遙遠的冰島，是個沙格（*Saga*）：中古時代斯凱迪諾維亞的傳說——譯者）的敘述者，雖然他自己不能構造，他却學得很會。他漫遊的有一天他重至舊地，坐下，和逸爾迪長談她的父親和陰間的幽靈。「就是在死人中間我也要去找他，」當安華停止時她對他說，她就急急忙忙地又到林中去了。

當她終日在外時，她採刺果以充腹。但卽在那時她也不想到休息。她只是更遠地離開村

落，直至後來連樹木也沒有活的只有灰色的不會成長的了。沒有青苔柔軟地鋪在石上；大地給沙石蓋住了，大漂石散在各邊。但現在她注意到她是給一隊白色的形狀所圍住了，繞着他們的空氣冷如在噴泉之上。「你們死人，」她喃喃自語，顫抖起來了。

現在必得爬下去了，直到潮濕的巖石之間。最低的一級有個闊大的場所，高如裁判官席，在這上面坐着一羣蒼白者們」被審問判斷。再深下去有一條可怕的河飛沫潺潺作聲，在相對的一面是一羣幽靈，一個一個地，在半朦朧裏也能夠分別出來，但女孩呢並不自覺絕對地無助，因為在她旁邊走着一個帶着慈祥的眼光的好婦人，那閃光提醒她在安格勒廳中的月光之閃耀。

「這樣小的一個孩子是不受審判的，」她說，把逸爾迪拉過了凳到其他的孩子隊中。「看！她嘴唇還是紫的手裏是她方才採來的刺果哩。」

孩子們的蒼白起初使逸爾迪驚嚇。但由他們發射出天真的快樂的熱情，所以她不多時就同他們遊戲用她的染了刺果的手拍拍他們。「你名叫什麼？」她問一個她手握着的女孩。這人回答，「我想我的名字是『遺忘』」，而還有一個站在最近的也答道，「我的名字定是『遺忘』」。

白如聖，海拉（Hela），陰間的殘忍的女皇，現在騎在三足馬之上由對岸駛跑過來。「我有比別人銳利的眼睛，」她由河對岸喊，「我很知道你不是屬於這裏的，小孩。你找誰呢？若這是你的父親，知道他和奧迪（Odin：晚近斯凱迪那維亞衆神廟中之尊神）坐着，若他是引刀自刎的或他投身於祖先的絕壁的；到凡赫拉（Valhalla）：北歐傳說中之招魂殿）去女人們是很困難的。但不管他與奧迪或與我在一起，我希望一件事：即，他也將不久被呼爲「遺忘」。」

這時洛基（Loki：幸災樂禍之神）的女兒如此大笑回響在天空裏流轉。

逸爾迪蓋了她的頭於好婦人的衣服之中，好婦人依舊靜立在她旁邊，但現在她恐怖地把牠們落下逃到梯上來。她彎下身跳起來，當時她覺得她所碰到的那些冷的斗蓬和頭布掠過他的背。沒一個阻止她，因爲她只是個孩子。不自覺地她曉得找出林中的路在大空之下了。

夜並不太黑給她看出她身在何處，但她回家之前天已大明了。奴僕坐在門限上以一隻牛奶桶喂住在屋角下的蛇牠竟時常蜿蜒到火爐邊來。

當奴僕聽逸爾迪一忽兒之後，他以一種唱歌的模樣對蛇說，「聰明的東西，孩子到林中

去過夜夢想昨天冰島人所講的一切知識。但誰知道呢？怕這甚於僅僅是個夢能。因之一個像我這樣可憐的簡單的奴僕不敢說了。事實看去是殘酷的這樣好的一個主人如安格勒當長此被遺忘。」

冰島人，聽了他的說話，赤着頭急步由廳中前來答道，「你依你的知識說話，好家奴。但現在由奧迪我們有 runos（北歐古字詩）了，牠們是所有他的禮物中最聰明最偉大的了。同牠們相比金和鐵是不值什麼的。空虛的記憶的石頭這裡有許多，但 runos 將點綴石頭如綠葉之於枝椏，現在就是死者也能和我們說話了。凱旋的詩，法律的詩，歌頌英雄的詩，家庭詩，祝賀你們，因為你們殺死了「遺忘」。」

他帶了奴僕到了水畔的垂樺之下他舉起一塊石紀念安格勒。在他把詩裁短他以為適宜的之後，他在逸爾迪的額上吻一下重上他的道去了。

以後她喜歡坐一個黃昏在紀念石邊的草地上，當她開始了解 runos 的力量時，他不得不歡樂得哭泣了。這個發生在一個徒步旅行家站任高聲而讀的時候：「逸爾迪為她的父親安格勒，有功的地主，舉起這塊石頭。無論何人行經其地可以讀他的名而紀念牠。」

當逸爾迪十四歲時，她把她父親的冑戴在她的頭上，拿了他的盾和矛，騎了馬到烏拍沙拉去。在覆着青草的祖傳的丘阜之一坐着一個青年，他看去似和她同年。他有一副嚴厲的胆大妄爲的神氣，在他的嬉戲時他受了酒角的一擊，有個疤留在他的鼻上。

「晨安，女盾牌手」他向她致敬。「你無客氣的話語報答坐在他父親的墓上而要求他的承繼的他麼？他的父覺奧洛夫和他的兄弟歐列克是所有斯維亞領土的聯合國王。」

「那末若不是你，誰是國王呢？」她問。

「我是斯提勃，我他們不會舉起他們的盾而宣布的，」他哀哀地歎息。「我適由議會亂石和箭矢中被驅逐出來，因為他們不要有這樣年青的一個國王。」

「歐列克是聰明和勝利的麼？」她問，放她的矛十字形地在她的馬背上當她停着時。斯提勃不作答，但憎恨使他的前額漲紅，他拳頭握得緊緊地跳了起來。她於是說，「我看歐列克是聰明的而且勝利的，所以他是正當的人治理我們，但你却是驕傲而且兇暴。所以你還是求他給你幾隻他的最大的船到海上去行劫罷。」說過之後她騎向國王的住所而去。

斯提勃依了她的忠告。到晚上，他們都聚集時，他闊步走入殿中。勝利者歐列克坐在高座上；他是褐色面，高大有丈夫氣。以和氣的話語他允許斯提勃六十隻裝置完備的船。

但斯提爾勃却不報以一句道謝的話，只遠遠地落落難合地站着。

依着壁離他最遠的站着十二個選定的女盾牌手。逸爾迪早已准予加入十二人的一隊作爲最幼小的了。有許多倔強的奮不顧身的戰士喜氣洋溢了當他看見了她們的可愛的面貌的時候，但女盾牌手們對戰士們却不注意一點，互相歡樂地說笑替代了她們的兵器和她們的駿馬，她們是在外面的馬廄中頓足。

不向任何人告別斯提爾勃走到門口，並肩地走到女盾牌手的閃耀的行列裏，他轉向逸爾迪說，「這是悽愴的給一個被放逐的王子獨自在外面的風暴的水上。同我一道來罷，拿矛者！」

但女盾牌手們就這樣大笑起來了，聲響如噴泉裏的急流當和以冰塊的鏗鏘聲時。

「一個女盾牌手不和一個人走的，」逸爾迪回答，不能制止她的微笑。「我也曾有過一個父親。雖然他早已死了，但他總有一天聽到我揮舞他簡單的黑天用的矛和他有一個兒子一樣多的光莖。披上你先人的甲冑，斯提爾勃，莫讓你自己給女人們笑死罷！」

斯提爾勃於是登上在河裏的船，黎明時啓旋往大海去了。最精美的船的帆張以紅黃色的華蓋，以靜穆的莊嚴牠們在疾駛中掠過。當船隻蕩漾到綠葉成蔭的島嶼之間的麥拉時遇着

(914)

一陣常頭風。這島上的牛畜站着而驚視。但三十副槳只是划着每隻船把牠們迅速地驅向遼遠的不可知之處。斯提爾勃於是回過頭來，看看岸上，對他的人們說，他日若我不做那地的國王，我不想生存。」

✽

✽

✽

年青的海盜現在由此處駛到彼處，克服礮壘和土地，直至他受到『強者』的銜頭而止。這樣他來到波羅得海的華林島，這裏喬斯維金有他們被著名的礮台，喬斯堡。

這看去難於攻陷的，『沙格』裏說城牆之內有這樣大的一個港二百隻龍船可以並排地泊着。斯提爾勃知道司令不在，命令他的人划到那里去。穿過港的入口是一座石雉堞頂有一所望樓。由鎗眼裏沸騰着的瀝青和石子將如雨下如有人敢走近去，裏面的鐵門緊鎖着。一陣震耳的戰士之呼聲划船的人把他們自己投向後方，斯提爾勃的船向前急駛穿過浪沫。砰礮作聲好似活的巖石片片碎了，船骨瓦解了，鐵門急急地開了，而船自己突擊地衝出路來。戰士們是把他們的槳置之一邊，游入礮台。野蠻的傲慢的喬斯維金不得不以強者斯提爾勃做他們的首領了。

沒一人被受收在喬斯維金的隊中其年齡小於十五歲或大過五十歲的。渴望加入者必須身

堅強，精神坦白，勇於戰爭足以一當二。因為這樣的青年男子樂從如斯提爾勃這樣的一個首領。他幾乎總是出去行劫。假若是個喬斯維金人他可以永不顯露不滿意或抱怨和哀傷，不管遭逢什麼事；即在波濤和干戈之間，也沒有為這種心境的時間的。但划槳的人們在晚上却聽到他怎樣輾轉牀上於失眠的苦痛之中。權勢和名望，一個海盜王能夠想望的一切，他已獲得了，但卻沒有他日夜所夢想的一件東西：站在烏拍沙拉他父親的墓上受祝賀為斯維亞的國王。

丹麥的哈勒·勃留楚，請求他的援助，把他的女兒許給他。但斯提爾勃依舊時時思想在勝利者歐列克宮中的驕傲的女盾牌手而勇氣更變為堅決了。以恫嚇的手段他強迫哈勒·勃留楚加入他以二百隻船。最後不僅喬斯堡的大港不能容納聯合艦隊，這有一萬二千隻龍船斯提爾勃駛往波羅得海向着更光明的夜和樹木更茂密的島嶼。

他一把他的人們上了麥拉的入口，他藐視地焚了他的船隻。但當哈勒·勃留楚看見火焰時，他突然把他的船掉轉風向逃到丹麥的家裏去了。但斯提爾勃的勇氣却不銷沉，他穿過森林找他的出路直至他到了斐里伐爾。『或者我就將坐在烏帕沙拉的高座上，』他喃喃自語，『或者我將在一杯黃土之中。』

勝利者歐列克，他是個敏捷的勇猛的君主，早已頒下集隊的命令召集斯維亞全軍了。有兩天在平原上搏戰不相上下。

在第二天之後夜幕下降時，斯提爾勃獻祭（Thor）（雷神）。在雲煙中顯現，一忽兒一個紅衣紅鬚的人，他悲哀地看他。「我察知你預示我的死亡，」斯提爾勃說，垂下他的頭。「你給了我許多了，祇沒有給我所最渴望的。這樣是人類的命運。」

當時勝利者歐列克到大寺裏去在犧牲的偶像之中。外面，點綴着一條邊如一條金鏈，但在裏面這是黑暗，土地陷下許多級到神像的地方彷彿到陰間去。「十年之後我把我自己和我的生命給你，奧迪，若你賜我勝利，」他溫和地低語。當他說話時，那裏在他跟前站着一個獨眼的人他的帽邊是垂下的。「你們都屬於我的，」幽靈說，他交給他一枝矛不見了。

天亮時，勝利者歐列克登上最近的沙脊，跟着忠心的安格尼·拉格麥，他站在他身傍在許多次戰爭中給與好的忠告。喇叭吹出攻擊的調子，從丘上，脊上，道上沙石給脚步和馬蹄踏散了。「一切東西都是奧迪的，」勝利者歐列克喊道，猛擲他的矛，在那種記號的時候一陣箭雨由弓上飛躍出去了。

當沙吹近平原時，斯提爾勃和他的海盜們以爲這是騎兵，伸出他們的矛拒絕他們。但出了黃霧急衝着牛馬，這牛馬，好幾隻緊連在一個軛下，這軛密密地裝上利刃，矛端和釣子。牛的咆哮和以刀兵之鏗鏘聲，草上撒沸了流血的人們。斯提爾勃，他比他最忠實的戰士含羞逃遁還不畏死，插他的旗幟深入土中而保護它，雖然他早已受傷一膝跪下了。他於是看見如火把的一道微光在沙的旋風中。這是閃耀的女盾牌手隊，她們高舉長矛向前直衝，他由飄動的髮絲認識出逸爾迪。他招呼她，若她跟了她，他倆現在將於同日獲得騎往奧迪宮的光榮了。她回答這或者偶然會好的，而在那里她也許更溫柔些對他了。但不久大家都聽不到各人所說的話了；斯提爾勃倒在他敵人的箭下了。

勝利者歐列克正等候在沙脊上，把他的小兒子，奧洛夫幼王，抱在臂膀中，如他在史上的模樣。在下面的廷臣之中站着冰島人，安華·赫羅生。他急促地拿起一隻豎琴而且急到高處頭轉向後方眼發着光。在先前永不能作曲的他這一次接受了詩人的藝術之泉源的熱情。勝利者歐列克從他的手臂上拉下最大的環交給他當做犒賞。但安華的眼光注視遠方，和着悠揚更悠揚的調子他唱了一曲他的生命之歌。斐里伐爾之役的震耳的勝利之歌。

歌聲充沸救靜的平原，那里成羣的烏鴉已出現了，Valkyries（奧迪之侍女）牽了她

們的駿馬攫取蒼白的英雄們。許多有名的戰士帶一副驕傲的容貌和快活的希望躺在那里，侍女們，死之嚴厲的處女們，以姊妹般的過柔舉他們到她們的臂膀中又把他們放在馬上於她們的面前。後來她們到了箭矢會如雨注般緊密的地方。她們不得不稍停片刻而驚奇了，因為那里躺着十二個女盾牌手，一個一個地倒下，即已長逝了尙覺可愛。

侍女之一舉起逸爾迪到她的馬上向虹橋跳躍而去。馬蹄的顫動的雷鳴般的聲音喚醒了逸爾迪，當她張開她的眼時，她看見由斐利耶 (Freyr：司愛情與美麗兼長鬼域之女神) 殿中來的閃光和由峭壁中的雷神的紅的堡壘來的紅光，由這些地方火焰搖曳回響着隆隆的聲音同那些一起被帶到奧迪的殿中。

牆壁是矛桿做的，掛着金盾，從覆着鎧甲的凳上幽靈們站起來擁抱他們的兒子們和新近戰死的武裝老同志，傾聽人世的消息。但有個老人獨自遠遠地坐着不注意他人。「我無人可等待，」他深深地歎息。「我唯一的孩子是個女兒，那羞恥使我這樣痛苦我默默地走掉去投身絕壁。」

逸爾迪遮了她的眼。她現在看出那是安倫列。趨奔過去，她把她的膀臂圍在他的肩上而嗚咽了，「父親呀，我終於尋到你！這里我帶回你的兵器。牠們于我大有用處直至我自己

倒在劍擊之下。」

在老人的胸中有一種沙沙聲，他拉她到他懷中。但在殿中圍繞他們的已安靜了，因為遠自斐里伐爾來的豎琴聲即在這裡也可以聽到，個個人願靜聽的。於是侍女們個個互相鞠躬，當她們站在門邊戴了烏鴉翼的盔冑時，低語道，『安格列，有功的地主，現在可好了，高興他有了——一個這樣的女兒了！』

罕特斯丹 (Verner von Heidenstam 1859——) 的父母兩家都是瑞典的貴族。他生於惠透湖畔的奧爾修麥采地，這地方富於歷史的傳說和自然美的印象，十六歲他同一個家庭教師被送到外國去，這樣吸收了東方的和拉丁民族之愛在他早期的作品中可以看出。他初想做個畫家，在巴黎跟傑羅 (Gerome) 研究，但不久他覺得文學最適宜於他的個性。

回到瑞典，他出版「朝山和流浪的年願」(Pilgrimage and Wander-Years)，是有色的，富於幻想的詩，由東方杜造神像。他第一都小說，「恩特米盎」(Eudymion)，有東方的背景，但在第二部「漢·亞麗納斯」(Hans Alienus)，一篇想像的寓言散文

雜以詩歌，他把他的主人翁經過各年代各地方，讓他終於找到在他自己國裏的生活的意義。

自那時起，罕特斯丹專心於描寫他本國的過去了，「查理的人們」(The Charles Men)是一串故事沉思於查理十二旁邊的人物。「聖勃齊泰的朝山」(St. Birgitta's Pilgrimage)敘及中古時代的瑞典的最重要的宗教人物。「福爾康樹」(The Folkung Tree)是兩部小說的名稱，第一部，「福爾基·斐皮特」(Kolve Filbyter)，把我們帶到瑞典史之開端，第二部「皮亞販的傳讓物」(The Bjälbo Heritage)描寫瑞典團結為基督教國。最後罕特斯丹收集他成熟的歷史的知識之果於「瑞典人及他們的首領」(The Swedes and their Chieftains)。這是一串自石器時代到十九世紀的圖畫。

罕特斯丹的散文是壯麗的，有時至於狂熱的，雖然不缺少「幽默」或烈性的敘述。他的詩怕更為深刻的洩露，被瑞典批評家認為他的天才之最優美的花。他是瑞典學院的會員於一九一六年得到諾貝爾文學獎金。

宴罷

式微

宴罷，我們圍坐在老伯大人的屋子裏。徐君儷倆坐在牀沿上，老伯自占了一隻木背靠椅，還有一位高君——我已忘記了他的大名，在介紹過後，立刻就忘了——是立在桌子邊。我呢，真舒適，躺坐在一隻大而軟的福端椅裏，剩下的就是不君了，他將我坐的椅一邊的靠坐了去。起初他還安靜，兩個人各人都凝神的擎着一本聊齋誌，看得格格地笑起來了，後他却將他本來是拉住了椅背的一隻左手，用勁的按那椅墊的彈簧。

「噫！你喝醉了罷？」好如坐在公共汽車裏過山路的顛了起來，我說。

「看得好麼？」不君說，大聲地笑了。

於是大家都合上了書本。

「你們的意見怎樣？」徐君說：「那天送某君的照相，她說我寫了徐口口，與我大大的吵着，說是要用她原來的姓。」

「從來不見口口口女士，用了男子的姓，在稱女士的。」徐夫人說：「嫁仔人未完哉，這樣真還是不要結婚的好。」

「我真不來管你咧，隨便你用捨個姓末好哉！」徐君說。他們倆都是一口十足蘇白。於是乎七枝長八枒杈，周老伯主張用兩姓，凡結婚的男女都加上一個姓。但是這樣雖然公平，於實際上却有弊病，在我們以前的不必說，在我們三代兩代以後的却就有姓多於名的麻煩了，於是就有徐君說男孩用父名，女孩用母名的話。

「我是主張廢姓的。」我說。

「早幾年前我就這樣主張了，」不君說：「可是，家族的制度可以打破，家族的感情是天生成的，例如親子的關係，這是沒有法子可以消滅牠的。」接着他又說：「聽便罷，這全然是兩個人的問題。」

徐君談到法國的法律對於女子是很不公平的，甚至於她們沒有權利去公司買物，並不是沒有權利，她們是如小孩一樣，不受人認為有獨立人格的。

「我也讚成用 *M. idame*」不君說：「結婚後，自然是「太太」了！什麼先生？男先生呢，還是女先生？多麻煩，一點分別也沒有。」他說時望住了我，因為我在寫一片給他的姊姊的封面上是稱了先生，他的姊姊是已經結了婚的十足的太太了，在那一見刻那張片的時候，不君就提出了駁議。

「算了罷！誰愛稱 麼就稱什麼！你又不是教育總長，何必那樣起勁呢？正名麼？」我說着笑了。

「我不做教育總長則已，做了教育總長，一定——」我們大家豎起了耳朵聽着他，以爲他一定底下又有奇妙的文章來了，誰知大失所望：

「太太末太太！」這句話的本身並不可笑，但屋子裏却早已盈滿了笑聲了！

在淺綠色的燈光下，恬靜的夜，爐火的溫暖，越加使得人迷惘的，喝着甜茶，說着笑話，在故鄉也還是難得如此歡樂的遊子，今生是再也沒有想到重至森森別墅的一遭呵！

星期六的早間，每天的例，我在早起後就念書，直要到正午才出去吃飯，吃了飯還來，才把鑰匙放在門上。這早晨，門是照例鎖上，鑰匙放在裏面。

「托！托！」門上特然的大聲敲了，開出去一看，是一個送快信的小孩。急忙拏了五十五生丁給他，一看信面是認識字迹的，拆開來看時，是森森別墅請吃晚飯。

其時我正在爲寄一個紀念的郵票，寫一個短條給不君：「哼！好吃幸！」寫完後，我就在天脚加上了這四個字，在去吃午飯的時候，經過郵局，便寄出了。

「哼！好吃幸！」不君卸下大衣，從袋裏拏出一封信來，同樣的我從皮夾裏取出給他，

(94)

交換的看了：『好吃幸！』

『不難爲情麼？』他說：『這還是我替你討出來的！』

『所以，你是更難爲情咧！』——『替我討出來，實際上你自己要吃呢！』我說。

『哼！請柬上不是說，要我做陪客麼？』

『好，這樣，那一份點心就讓給我吃罷！』

不君沒有話，却儘管在他的面上做着了我。

星期日的早間十時，我往不君那裏去練琴，太陽是很和暖地照着開闊的街口路，風也是溫熙的，呵，春天是分明地到來了呵！也彷彿是那去年將要離開巴黎的時候，那樣的暮夏。

午飯後，我們便像魚一樣地游到了大學村。先在公園裏踱了一圈，遊人是異常的擁擠，好像中國的賽會的日子。跟在一大羣遊人中簡直脚步做不得主，踏煞螞蟻似的只好一寸一寸移，要想照的相也不成，就出來了。這樣我們便往亞村的草場路上游去，在路的一邊有一個球場，許多男學生們正在踢足球，究竟這是 子的嗜好，坐在草地上，不君再也不肯走，我是差不多要打瞌睡了！

「天呵！再不走，點心沒得吃了咧！」我說：「你留在這裏罷！我先走了！」

「看到踢球，我就要想到童年的生活！」

走在去森森別墅的路上，兩個人都靜默着沒有說話，不君是否在用「思索我是不知道，我呢，還想去年第一次 森森別墅的印象，是如此分明地映演在我的心底面前，然而，心境是不同了；現在，經濟雖然同樣的困難，緊緊的跟住了我的腳邊，可是，一切，無論是有形或無形的一切，我都是自由的！自由之鐘響了呵！想到這裏，我不自覺的露出了笑容，可是抬起頭來，見着不君是同樣的流露出那深心得，是一種久經了苦難而終於戰勝了的微笑。

走過了泥濘的小道，——前二日的雨，在鄉間到今日還沒乾呢。——按了門鈴，出來開門的是老太婆，知道徐君夫婦及老伯大人都還沒來呢。

老太婆，讓我們進屋子，不一回，就拿出甜茶來。夕陽正映在院外，於是立在那曾經散步的草場上，不君替我照了一個相。重新還到屋子裏，老伯大人及徐君就還來了。談了幾句話後，說起附近有一個“Appartement”不君要去看，徐周二位便領了去，已經租出了，於是散着步。威爾遜路的兩旁的禿樹正初初的發了嫩芽，遠村的烟雨與那依稀的疎落的燈光，好像是已經離開了塵界，樹的影子，高大與整齊而遼遠，越加透出了神秘的氣息。山外夕陽，

迷離夜色，是跟了我們急促的脚步，漸漸地深了。

徐夫人從門裏迎了出來，一到老伯大人的屋子裏，陡然多了好幾個人，有兩位是不認識的在老太婆這裏包飯的中國學生。是徐君的同鄉，另一位是老伯大人的同學。便介紹了招呼。這時候，老太婆來喊吃飯了，各人的刀叉都早已安排好了。就在廚房裏。一個牛肉過後，其實已經飽了，可是，又來了一個冬菇雞！接着又是一個甜點！是 *alisco* 的著名的甜食，呵！吃甜食的我差不多已經遠近聞了名，不君，我是與他訂定了條約的，所以他押得很少，於是我吃了兩份，還不止，在座的諸人各人都留讓了我些，結果是我吃得太多，幾乎是走也走不動了，不君大聲地笑了我，當宴罷進屋子去的時候。

在電車站的旁邊，高君及徐君的同鄉對我們道了別，他們是住在不遠的村中一條小路上，我與不君便上了電車，到 *Parlo d'Orlean* 又搬了電車。

「哈！甜點好吃！」我倚住了電車窗，打了一個呵欠，記起了的說。

「羞！羞！」不君羞了我，幸而車中乘客不多，沒有人注意我們。

「羞！羞！」我同樣地羞了他。

「話起來，你剛才吃了幾塊麵包？」我說。

「一塊。」

「我也一塊，怎的你吃得這樣少？」

「哼！我吃了三塊雞呢！還有好些冬菇！」

「我相信徐君他們或者是要吵嘴的，爲什麼徐夫人說那還是不結婚好？」我說。

「他們是很好的！」不君說。

「唷！我見了許多和好的夫婦，他們都從沒有不是大吵架的！我相信天下沒有一對好夫婦！」

「這都是因爲不滿足的緣故，只叫眼光放大些，心量寬容些，愛缺點有如長處——人是沒有全德的。——不就安靜了麼？」

「好！我們看罷！四五年後總可以看到了罷！」

「好！就看罷！」

「你是很凶的，很專制，比徐先生遠甚，一定要吃落你將來的夫人。」——「徐先生我覺得是很好的罷？」

「哼！他們都說我是要怕老婆呢！——或者你說的總是對的！」

我把頭偏向窗外，忍不住打了一個大哈哈！兩個人的面孔都紅了，我才感覺到剛剛說的話是太肯定了，於是沈默了一回後：「和君，他也很專制的！」想想這句話似乎又不妥：「男子似乎都歡喜專制的！」又加這一句。

「女子呢？」

「天曉得！」

到魯森堡園了，我們就下車。

踏着夜的幽秘，街燈的迷離，在人迹天絕的死沉沉然的先賢祠邊，緩緩地走着，回頭只見那鐵塔所映出的光的字及花紋，像高嵌於天庭之中。

不君送我到寓門口，立在旁邊，看我進了寓。

“Bon Soir, et bonne nuit”

“Aussil tu”我在門裏答出了這兩個字，便飛跑似的上了樓，樓梯上的燈光不十分亮，我屢次都是非常胆怯，這常常要使我想起在某一個夏天在一家別墅裏所走的暗暗黑的樓梯。

我好像還到了童年了！我的生活寂寞的恬靜的安慰裏，死夢樣的快樂的幻想裏！在沉沉的濃睡裏，浮上一些輕絲似的夢！呵！青春的美麗，就在這裏！

星期一的早間有鋼琴課，心裏老犯掛着「。有三個 Diggs，別給 嚕嚕了。

六點鐘還差五分，在急焦中我醒了來，夢着去上課，穿衣服的時候，幾件羊毛絨的衣服統是太大或是太小，沒有一件可穿，就這樣地焦急的醒了夢。我笑了出來，想着不君所說的「Bonn, nuit」也就想到森森別墅的晚宴了。

一九二九，三，二一。

烟後亂說

銅 君

八

彷彿第二次世界大戰就要來。

來了！怎樣呢？

我想：來了，不過來了。

無非使我們的家荒涼，無非使血肉化爲河水，無非多來幾條兵艦和飛機，無非皮鞋踐踏

我們的背脊，無非多幾陣恐怖，憂疑惶惶，痛哭，瘟疫，流離，絕叫：……
然而，我們的現狀差不多，比較起來，并不較好。

但是却有一陣鬧熱了：

有的叫：「打！打！打！」

有的叫：「唉！唉！唉！打不得！」

有的還說：「看！物質文明的結果！」「還是大糞主義可以救國！」……

於是廣開大會，召集羣生，散布宣言，通過議案……

於是有當街跳起的演說家，有不得不去的指導者，有大家弄幾文的官們，和民氣在此的

民衆們……

於是鎖好汽車，改坐包車；停吃西殮，改吃中菜……

呵呀！你不愛國；呵呀！我忙呢！……

還有「藝術的武器」，「還有「這次戰爭是有意義的」……

於是增多租界，沙包，電網，鐵甲車，喘氣，英文交涉，和種種作用……

然而死，一時不會到他們頭上來，任「他」在描金帳幔外刮發

于是……如是……

這是一齣新的老把戲，很熱鬧的，大家看吧！

九

曾經見到過 *Mina Cato* 中中國一些奇妙的砍頭，絞死，和代表東方文明的一些大大小小的酒罐的照片，很使人回想到西洋中世紀懲治異教徒的古怪刑罰，和那異樣的殘忍的威嚴。

現在只要偶翻 *Scott Nearing* 的書，便知道黑人生活之苦。白種人用石頭打死他們，燒他們，吊他們，一排排砍去他們的頭，在他們屍體旁跳舞，歌唱。他因此說，應該黑種人自己聯絡他們的友人，努力自救，或者經濟制度改革。總得走一條路。

然而，黃種人，尤其是中國人——的命運，彷彿將比黑人還不如。

而且，這很使人難得聯想開去，下去，世界上的民族都有幾千年文明，他們和我們都這樣自稱文明人。

III "Que"

野 渠

其實是比较巴黎還更涼爽的情爾河邊，長日間，我們除了日中的時候，各人都在各人的寓屋裏做功課，早晚總是消磨在散步，談天裏的，——最初有人喜歡在早間念書，就是我不，後來爲大家同化，就此改了。可是，到了我將離開史埠的幾天，忽然又變了格式，早間大家都不常見面，近午飯的時候，不君與伍君都來了，我每聽看那近門而懶拖拖的脚步，就知道是不君，至於伍君，他却是相反，往往是不君的懶拖拖的脚步還不曾完時，他那極有精神的打門聲就響了。開出門去，早就知道是他們了，我總是好笑。“*Quel chaleur!*”（怎樣地熱呵？）

伍君說，

三個人同去學生飯店，我居中，不君在左，伍君在右，我們緩緩的走在樹蔭下，——兩旁走車，當中的一條路。他們兩個人在一起時，少有不是 *Mon Dieu! Mon Dieu! Mais Non Mais Non* 那樣子嘖哩咕嚕的，其實不君是一個不大說話的人，但一遇到伍君，却不然了。他們兩個人說來還是故意的吵鬧，往往有許多意見相同的，不是伍君，就是不君偏偏地將對方的意見加以否認，於是乎話就多起了。這樣，就將我夾在他們的吵鬧中間。而且我也夾不

下說一句話。

我在這時候，拿起一本書來看了——我出門常是夾着一本書。——他們倆個人却同時來奪掉我這本書，結果是被不君擊去了。我沒有法子，無聊地擎着我手中的一把大門及房門的銷鑰敲起來，發出單調的聲音：

「這是白湖的牛叫！」我說。

「呀啲！謝謝罷！」他們倆同時笑而且喊了：「謝謝罷！」

這時漸漸的走近憶爾河的橋邊，三個人整理起了吃飯的精神走進學生飯店去。周老伯及洪叔叔徐君伉儷早已在座了，看見三個人走進，照例是微笑招呼。座位都是留着的。

起初，周老伯說我們是三兄弟，阿大——不君，阿二——伍君，阿三——就是我了。在飯桌上，對於一塊牛肉，或是一個雞子，大哥與二哥都要衝突起來了，——往往都是爲了小兄弟——我的嗜好問題。

「你們三兄弟，真是很，——很發笑的！」周老伯笑得不能支持的說。

「三兄弟還不對，」老洪叔叔說：「倒是三『Que』切合些。——阿大：Musique, 阿二：Prestique, 阿三：Poétique,」從此以後，正名了，大家叫我們爲三Que。

午飯後，我要到憶爾河邊去散步，二阿哥說是太陽大而取消了，他自己說是要去橋園打網球，經了大阿哥的絕無理由的「不讚成」而也取消了，結果，三個人出了飯店就在大學的路上浮來浮去浮了一陣，忽然，也不知道怎樣，三個人的脚步齊往八十六號不君的樓房去了。

我坐在正中的書桌邊椅上，隨意翻看不君的書，瑞士逸事中的插圖。伍君倚在番布椅上，兩腳輕輕的作看斯拉弗的舞步。噫！不君忽然走近了窗，擊起他的提琴，懶懶的拉起來了！

「呵！求求你能！求求你能！不要拉了！拉得使人都要打瞌睡了！」我說：「你再拉我們就走了！」伍君也提出抗議。可是不君却不理。

好！我就提高了聲音，響念瑞士逸事了！忽然的，不君的提琴聲止了：「你從來不肯念法文給我們聽呵，今天呢！好！念得好！再念！我們就肅靜的聽着！」這樣的說，我放下了書本喊起來：吵着要他們償還我念法文的損失。

當我 開史埠的前晚，我是曾經了多少感情理知的奮鬥而決定了的。大半還是八個月接不到家書，漠淡了母親的消息，與敬仰的師友的消息，帶着一切絕望的悲痛，與生命的幻

滅。決定了還到巴黎，而且不久就離開法國了。

那一天晚上我與不君都在伍君的房裏，他的房是通着老洪叔叔的，叔叔還沒有知道我這一還巴黎就已決定離開法國去煩人的中國一行的事，然而大阿哥與二阿哥是知道的，我們三個人互相簽字在三個人合攝於橘園的照片上。我用了我的理智忍住我的眼淚，然而終於掉下來了！我心急着要還去理行李爲辭而去寓屋，他們倆都以不送爲請求再留些時爲答，到了十二時了。

伍君在照片後寫了一首詩贈：*Petit frere*（小弟弟）

Pensant à l'univers, toutes choses de la terre,

En rayonnant devant moi, ne sont que passagers

Amour, amitié, sympathie, fraternels :

Même signais réellement un

Petit frere!

這照片一直被我攜帶到了中國，現在又被我帶回到巴黎來了。

那一天在北京飯店聚餐的時候，周老伯感嘆地說道：『史埠的人現在又在近一塊的地方

(936)

了，只是缺了叔叔與一「Que」徐君接着說道：「呀！正是，三Que只剩了二Que了！」——「悲哀的倒不是小兄弟，恐怕阿大有些不高興罷，今天Pasano。在這裏，他們倆準可以把這個魚骨頭也吃得不剩些！」不君微笑着望了我，我默着不會說話。

在沉默中，感到悵惆的氣息。使我們飽食的心腹感到空虛了。

一九二九，二、二八夜。

雜 感

勉 士

「戒烟藥膏」

在「革命策源地」，「戒烟藥膏」銷行頗起勁，這不能佩服「革命民衆」的「戒烟」(?)成績！

朋友，——除掉在廣州的人們——你們對這「戒烟藥膏」或者不十分明白吧？可是同在國民政府的治下，或者你們那裏也會有「戒烟藥膏」發現也未可知！我在這裏說說，總算使你們知道一點「革命策源地」的新獻！——否，是舊獻了，因為這「戒烟藥膏」，已辦得有

星期一的早間有鋼琴課，心裏老紀掛着「。有三個 Dingo，別給 噲囉了。

六點鐘還差五分，在急焦中我醒了來，夢有去上課，穿衣服的時候，幾件羊毛絨的衣服統是太大或是太小，沒有一件可穿，就這樣地焦急的醒了夢。我笑了出來，想着不君所說的「Bonn, nuit」也就想到森森別墅的晚宴了。

一九二九，三，二一。

烟後亂說

銅君

八

彷彿第二次世界大戰就要來。

來了！怎樣呢？

我想：來了，不過來了。一

無非使我們的家荒涼，無非使血肉化爲河水，無非多來幾條兵艦和飛機，無非皮鞋踐踏

等字樣，其是否已卸任之南海縣長還神，抑或另有同姓者，則未敢臆斷矣，」

「未新臆斷」者，尙留餘地給這位「縣長」也。

縣長還神，並不算希奇；然「革命策源地」的民衆引爲希奇，我轉希奇這「革命策源地」的民衆了！委員，縣長，革命同志，與「沐恩弟子」……

崇拜「偶像」的人還許多，許多呢！在我們的國度裏！

委員與女伶

——劉同志，你去那裏來？

——到區黨部找陳同志，找個不着，便回來了。

——找陳同志？現在已一點鐘，大概到「詠觴」茶樓聽女伶去了。

——聽女伶？

——他是「勇團」(註一)中重要人物哩！他捧「銀彩」最厲害！「銀彩」也注意他。

——你銀彩？怪醜！劉同志瞎了眼！

——吃醋？

目錄 一九二九年七月二十二日

我對於國語羅馬字母拼音的意見	建人
野花與蔓草(一之三)	式微
快要離家的晚上	三三
活着	蒙蒼
男性的占有與女性的占有	野渠
雜感	
「熱辣辣的政治」	學濂
什麼話	陳四民

犧 牲

藤森成吉作
沈端先譯

留意日本文藝的人，尤其是留心新粵文藝的人，誰都不能忘記了藤森成吉的存在。他是日本文壇的第一流作家，同時也是新粵文藝「戰旗」的領袖。此書撰譯藤森氏中篇傑作兩篇，附錄作者自傳及致中國讀者短序。序中有云：「在諸外國之中，我尤其是歡喜能夠得到中國的讀者。因為我的立場，是絕對的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其內容可想。每冊實價八角

上海北新書局印行

語絲

第五卷·第二十期

我對於國語羅馬字母拼音的意見

建人

當我年紀還小的時候，聽了清朝的「革命黨」的宣傳，彷彿這樣想：只要將滿清皇帝推翻，一切漢人來辦，一切就都好起來了。——什麼便會好起來怎樣的好起來這却不大了然。只模胡地覺得目前有許多事情不對，有改革他好的必要。

現在滿清推到了將近十八年了，有什麼事情好起來了沒有？此刻忽然想到這問題，接着便想起有一件來，便是國語羅馬字拼法已由國語統一籌備會議好，而且公布出來了。

我這裡不是說只因爲中國那種文字從進化史上看起來不及拼音字的進步，所以學時髦，應當改用他；也不是專爲了謀讀音統一起見，覺得非用拼字不可。我是說爲了謀民族的生存的便利上，非速速改用他不可了。

在生存競爭上，工具的便利與否是很重要的。譬如在鬥牛場上，我們可以料想：勇士固

我對於國語羅馬字母拼音的意見

然要強狡，但刃尖也需要鋒利。現在漢字好比鏽屠刀，古物即便有保存在博物館的資格，但應用上的價值却實在已經低落。漢文的書寫和學習不易，這里用不着我多說，檢字的不便利，只要學過英德法文的人，和查外國文字典去一比較，便明白知道。（說來真慚愧，遇到有些字，我至今還數不清他的筆畫，和如何查法！）我們如翻開教科書來看，西文的初級自然科教科書開首便是一兩面字，因為他們只要學會拼法，小孩便能讀懂簡短的句子，所以句子多點是不要緊的。現在中國的初等自然科課本，第一課聞說悲慘到只有一個「犬」字了。

所以我覺得今日熱心的人應當起來做一種工作，首先編一冊大字典，將一二三四，你我也，以至馬路，火車，直到露馬脚，積木梢等語，一一都用羅馬字母拼將出來，集成一冊字典。暫時恐怕還只好用漢字註一註。一方面更出幾種刊物，用羅馬拼字寫的，以後將學校中教本一律改用羅馬拼寫的課本，不用漢字。十分「穩健」的說，漢文只留在大學裏設一科，給已受過普通教育而喜歡知道古文的人去研究，而且這種人將來也希望不致十分多，是由國家養了他們在研究室裏看書的。激烈一點說，即使廢掉他，不但不會有害而且一定會有利。許多人說起不用漢字都害怕，正如許多南方人說起不喫飯都害怕一樣，因為他們不思想的相信「喫點點心當不來飯」，不知這世上正有許多不喫飯的人，而且麵包和麵比米飯更易消化

更滋養哩。

這種意見我曾對許多人講過，不以爲然的佔多數。但我固執的相信：羅馬字母來拼國語代出漢文，簡直關係於中國前途的命運。今日年幼的人還在學難認，難寫，難檢的文字，旁觀者以爲無非多費一點時間，殊不知這時間中費去的都是他們的活力。我覺得這弊害和叫青年吸食鴉片所差無幾。有些眷戀漢字的人想出種種檢字法來補救這一方面的缺陷，但我覺得即使彌補了這一方面的欠缺，別的欠缺還很多，更何況連這方面的欠缺也彌補不了。他們有一個時候互相爭論得很利害，我以爲這都是可省的。

野花與蔓草

式微

(一) 顧哀若夫人

「又要到星期日了！真高興呵！」房主老大婆顧哀若夫人說。

野花與蔓草

三

這是星期五的午後，我是在她們的客廳裏。巴黎的天氣真是天生成的愛情的天氣：變化莫測。好像發着寒熱病。前些日子暖得只穿夾外氈，太陽是熱得像七月裏那般的酷。好！昨晚只是吹了一點兒風，今日却飛起雪花來了！天空暗得如重黑的鉛皮，快要掉來了！

「可憐的女孩！來罷！客廳裏是比較暖和些，你一些兒聲息也沒有，我道你是睡覺了呢！」於是我便拏了一本文法跟了她到客廳裏，爐火生得很旺，罐頭裏的水已沸了，吱吱的在叫。

我靠着窗邊的圓桌坐下，圓桌的一角放着她的針線盒，她正在縫窗帘。

「可是總要精明才好，是不是？我的女孩！」

我的大拇指噓住在嘴角，兩眼呆呆的望住了天空：

「也就是那樣，」我說。

「怎麼？你不高興麼？」她停住了縫針，抬起頭來向了我：「怎麼？你厭倦麼？」

「我有點失望了，你看，我的法文，到現在還是念文法，一輩子不會進步了罷？」

「可憐的女孩！你相信我的話，常是因爲時間還沒有到！你放下時間來，漸漸的積起來，就多了！你知道，學業就像愛情一樣，要費時間的，時間越多，効驗也就更明顯了！」

她說完微笑，似乎確實的自信了她這句話是對的樣子。

「你還不懂得愛情麼？年輕的時候，多談一些愛情，就會減少厭倦的！」我只是懶的笑了笑。大概一個人到了有相當的年歲，就會多話起來的，並且說來說去常是一些陳套，而她自己却全然不覺得的。

「那已是二十五年前的了。那時我還只是五十歲。我有一個學生，是羅馬尼亞人，他是絕對的可愛的，他住在我這裏，就是你現在住的屋子，他再三的邀我去他們那裏，住在他們的家中，他是一個候爵，很有錢的，說是我去那裏辦一個法文學校，兩年的時間，我可以賺進許多錢！可是，我的女兒不願意，她還沒有結婚，我不願讓她一個人留在這裏，捨了她去，終於沒有成功！……」她放下針線，起勁的接下去了。又時時的長嘆了一兩聲：

「李先生，也邀我到中國去的，他是我的學生，在這裏辦過國民黨的，你知道麼？他現在一定在做着大官，他真是可愛呵！胖胖的，却不討厭，全然是一個有身分的紳士呀！他還中國已三年了，他說同了我到中國去，在上海辦一個客廳，招些女學生及貴族的女子，可以賺不少的錢！你知道中國的錢是很好的，羅馬尼亞就不好，一百個羅馬尼亞金才換得三十個法郎呢，現在可不知道怎樣。一兩年後從上海還巴黎，我們可以買一所別墅了，在近

郊，我的女兒也可以不再工作了，夠我們的享用了！可是我太老了！這麼遠的路，這麼長的旅行，我雖然還很清健，終太老了！我的女兒有着她丈夫並不使我掛念，只是我自己太老了！』她說罷嘆息，低着頭兒，又拿起針線繼續縫了。

她所說的恐怕還不止這許多，我只是唔唔的應着，並沒有完全關心到。我正小病了，吃壞了東西，腹瀉，一些精神也沒有，天氣呢，冷得我要掉眼淚，也夾着有點兒思鄉的愁緒。

顧哀若夫人今年已七十五歲了，正如她自己所說，是老的了！頭髮是白的，間着也有幾根是灰黑的，沒有白透。她的身材是瘦弱嬌小的，倒像是一個英國人，雖然並不生得高，她的面上只剩得乾枯的皮包着瘦瘦的骨頭，我還記得一年前我被她親過頰，她的頰骨說得過分一點竟如刀削一樣的碰痛了我。有許多粉的屑屑嵌在額上縐紋裏，倒像中國八月裏鄉下所賣的灰柿！我是從來不曾買了吃過的。

可憐呵，大清早，在我起來的時候，——大概總是六點半。她的急促而輕鬆的脚步聲，倒像跳動在鋼琴上的樂聲，從客廳到廚房，從廚房到客廳，其間還夾着水罐的聲音呵，掃帚的聲音呵，搬椅子的聲音呵，因為這緣故，我每次開了房門，又遲疑了：

「夫人，你願意給我一小點熱水麼？」客廳門是開着，我輕輕的敲了一下門板，立在門

口說。

『是，My Dear！』我差一點要笑出來了，每天早間我就能聽她喊一個My Dear，就是在問要熱水的時候。她在看報，一邊在與她的女兒說着話，說的是報上所刊的什麼音樂會之類的新消息。

她立起來了，走向廚房。『我的女孩，等一會我送給你！』——『說，這樣說：一點熱水，從來沒有一『小』點的！』

我在梳洗台前洗着面，一點眼淚似的熱水和了一些冷水，只剩得一些熱氣了，只好草草的梳洗了，刷着牙齒，抬頭就望見那牆壁上的紅的雄雞：『我對於這生命全然不感到什麼興趣，還中國後還是去養些雞。』不知什麼緣故，每天每天在洗面的時候，刷牙齒的時候，一見着牆壁上的雞我便要轉到這個念頭。

『你餓了麼？』

『米米，你大概餓了麼？』

我聽着她在與女兒女婿說話。

她的女兒與女婿在八時去上工，總要七點半才起來。這是從夫人的上面這兩句問話裏聽

出來的，我很少與他們謀面，除了星期日。

我想到我的母親，我落下了眼淚，但是我也安慰了，伊幸虧病殘了，使伊在這有限的日月不再勞動伊自己的手脚，雖然伊常常因這個對我哭訴了伊的苦痛。

星期日是遊玩的時日，不知是學了法國人的習慣，還是心理作用所驅使，剩下所要做的不過是洗一點衣服，至多二小時可以完畢的。可是：倦怠，無聊，就來了！

星期六的午後三時，顧哀若夫人的女兒及女婿就從公司還家來了：茶杯的聲音，琴聲，歌聲，笑聲，那跳舞似的脚步聲，還有那做點心蛋糕的香味，陣陣的送了來，唉，真使我不舒服，感到無名的悲哀！

「小寶貝，(Ma pitite mignonne)你要喝一杯茶麼？」

門聲敲響，還沒有走去開，米米探進一個頭來，這樣說。

「好的！好的！真謝謝！」我走到門口，連連的說。接了茶杯，還拏了兩塊白糖。

我拏了銅叉儘調散那白糖，然後慢慢的喝着：我覺得她們是不過可憐我才這樣，並不是在愛我，可憐與愛是不同的。一杯茶喝完了，可是我却並不留一點茶的餘味，糖是更不必說了。

「住在人家，有好處，也有壞處。星期日的午後見着不君，我說。

「你也知道麼？」

「呸，你又「吃生薑」！——意思是說話沒有好口氣。

「怎麼了？」

「不告訴你！」

「可是還是你在「吃生薑」呢！」

星期日的上午，實在把我擾得做不下功課了：一切應有盡有的聲音外，還加上了許多令人肉麻的口吻：這真不再是顧哀若夫人，簡直是一個老妖怪！

從十一時到十二時我還有一點鐘的時間去客廳練琴的，這已經比平日減少了，她們不應許。

客廳裏還沒有收拾，殘留着星期六晚間的她們之熱鬧與混亂。

門鈴響了！一下！兩下！三下！

「米米！米米！」顧哀若夫人的女傭在廚房裏喊：「我在修鬍子，你去開一下罷！」

「我也不能夠！我正穿了一隻襪！媽媽呢？媽媽！」

「上帝！上帝！我在洗腳！宜宜，（把我的法文名字讀爲“*enenes*”，殺掉了一個「頭」）你去替開一下罷，你是那樣可愛的！」

有什麼辦法呢？我就只好立了起來。進來的却是夫人的姪女。

客廳裏從此變成了一個春四五月的花園，穿梭着的是狂亂的蝴蝶，還有那刺鼻的香氣，使我頭痛。

「你在彈什麼呢？」米米在鋼琴邊打了一個旋圈，俯到頭來看了我的琴譜：「這是我在十歲的時候彈過的！」她說完，跳動着脚步哼着調子走出客廳去了。

“*My Dear!*”！顧哀若夫人喊：這是異樣的，不同於那早間取熱水時的聲調。

顧哀若夫人對於英國人是拜倒的，她也懂得英文，能說幾句英國話。

「以前年輕的時候，我總想同一個英國紳士結婚。」她說：「但是我的家庭不答允。」

——「我真歡喜英國人那種紳士的態度！了不得！」

至於她的家庭，在路易十六時還是大貴族呢，革命後便被革掉了！

星期日的午飲後我若還來稍遲，便如進了一個冷寂的墳場：她們都已走了，我安心於這樣的寂寞，並且我是努力在體味着：合那倦怠的無聊。

常常是顧哀若夫人與她的姪女倆允還來了：當然的又是一陣亂鬧，米米與她的丈大遲還，她們的玩看去是完全兩起的，不同的。

「又要到星期日了！真高興呵！」顧哀若夫人說：「你到什麼地方去玩玩呢？」這是星期五的晚上。

「我希望天下雨，我就睡覺！我從來不覺得我是睡足了的！」我說。

「可憐的女孩！」她笑了！

「到公園去散步，博物館去看畫，不全很有趣的麼？」

「是的呵！」我說：「這真是全然不能以理來解釋的，我還想我在中國，沒有到巴黎來時，是何等地想念着巴黎的美麗的一切呵！到了這裏却也覺得就是那樣了！」我嘆息了「一個人真還是到荒山裏去想想」的好！」——「可憐的人生！」

「天呀！我的女孩，你這樣是不成的！時間是黃金，黃金在機會！你這樣不珍惜你這般美好的機會，你將懊悔的！」她親了我一個吻。

我的兩眼望住了那陰沉的天色，真像要睡覺的樣子：倦呵！

「我從來沒有懊悔過，對於什麼。」我說。

「我是老了！」願哀若夫人喃喃地，接着又搬出了什麼羅馬尼亞等等的「大套」。

「結果，這是完了！」

我全然沒有留心到她的什麼，只是聽着她末了說這一句；「結果：這是完了！」

我忍不住的響聲笑了出來，她張着一雙大的眼睛驚詫地望了我。

(一一) 靜夜的哀悼

家信等得我發急了，滿以為又有什麼新的糾紛在那裏捉弄我了。誰知道，天呀！從地角飛來的却是這樣一個可怕的消息！這是真的麼？這是真的麼？親愛的一哥，竟忍心地掉下他的異國小妹，長逝了麼？

我不相信這是事實，這是一個惡夢罷！

忍不住的眼淚，在我的種種回想時，像父親樣的嚴厲，——我八歲開始就沒了父親，是阿哥來替代了嚴督訓誨之責了。——像母親樣的溫情，整個生活的祕密與肺腑之傾的一哥，如今我去向誰找求呢，那樣愛我的人，世上還有那愛我的人麼？天呀！請你告訴我！請你回答我！

你的愛我不求報酬，而給於我的正真的良心之勉勵，與真理的追求：可憐我心深的哀痛還能向誰去證實呢？有許多還是不願令阿母知道的，而懂得我的在家庭裏，只有你了！

我從今要咒詛巴黎了：牠降臨於我的是流離顛沛之苦難，使我永遠見不着我親愛的一哥！

我的心沐浴於淚的海裏，一整夜，直到次日，我不能擺脫！

「看穿些罷！」這一位從前自命是我的哥哥似的：勸了我，一聲不響地呆呆的坐在牀之一端。

白君走了，在這空虛的屋子裏只留下了我一個人：我恨不能盡情號哭大叫發洩我心頭的悲怨，向命運咒詛，我倒身在牀上，眼淚儘管滴下來，嗚咽得不能成聲了！

是的，一哥，我是可以看穿的：我這幾年來有了悲哀的訓練，我有力量忍受這許多苦難了！我能克服，我也能擺脫！我可以想盡種種自騙自慰的方法，哲學的觀念來擺脫消遣度過了！這短促的生命，然而我一想到殘病的老母，無知無識的兩個女姪，怎麼辦呢？！

白天我在街上間走時，在車馬人羣的煩擾中倒忘記了我的悲愁，在見着熟人的時候，我裝起了笑臉，不願顯示我的悲哀，並且我還努力的要說笑話，極力地自尋開心。還到寓所裏

了，留下的是我悲哀的一人：世上是有幸福的，是有快樂的，但都與我隔絕了，我埋葬在悲哀中，悲哀是我的歸宿！

一哥，在你臨終的苦痛掙扎之一瞬間，你也曾想到你飄泊的小妹，而不能瞑目的麼？是的我在這人間受夠了那些嗶嗶如狗叫的自稱是愛我者而實際上只給了我欺侮與踐踏！可憐生命是苦難的繼續，我有什麼話可以安慰你在天之靈呢？渺茫的學問的希望，還有什麼？青春的消逝。

這已是深夜，四壁寂然，這不再是煩雜的巴黎，這是故鄉三月的靜夜：青蛙的哀鳴，在新雨之後：老母在病牀上喘息，小孩們哭叫着。

唉！命運呵！你太責罰我了！在這世上本來不該再有着我了呀！留下我不過爲厄難我，使我度這憂苦的年華。

一切都是陰影了，童年的事象，哦！天呀！一切都是陰影了，留在我心裏的，不能磨滅的愁悶的陰影！

讓我悼念那遠遠的在天之靈！我灰心了，我失望了，只能在眼淚裏又好似見着你了！

(三) 巴黎的哥哥

「爲着那巴黎的哥哥，我決心不再悲哀了！」看了 Rose Marie 還來，已是午夜，睡在牀上，我決心了想。然而我又忍不住滴下淚來了，想起一哥，想起老母，想起兩個沒了父親的小姪兒，想起我這可憐的身世，忍不住滴下淚來了！拿起手巾又自己揩乾了眼淚。

「想一些開心的事情罷！」——「他不是要我想一些開心的事情？」

「想着罷，就是那樣設想罷：他將來有一個好嫂子，是大氣量的，如同他一樣的歡喜我——雖然不十分歡喜我，倒底也還不討厭我呢。她待我真好，那巴黎的哥哥的嫂嫂，她真像我的母親樣溫愛，我願意爲她服役一切。」

「口口女士倒不差，然而她要說謊話，又小氣，她一定要欺侮他！口口呢，也不好，她不懂得幸福，不知道珍惜好感情！決不會使他的生活快樂的！」

「也還不知道未來的嫂子是怎樣一個人？他與提琴結婚了罷？」

「我與鋼琴結婚！」——「音樂是我們共同的伴侶！」

「我祝頌他的幸福，出於至誠的！天曉得！」

在披滿了淚痕的面頰上，露出了笑容。——呀！這是怎樣一個玄想？

這幾天來我那老是哭喪着的臉，我自己也明白的：看了不君那沉悶的氣色，我也知道他的不快的：以前每次飯後走過先賢詞旁，各人還寓時白君是最會說笑話的：幾乎沒一次我不是笑得彎下了腰。

「求求你罷！呀！我不能再笑了！我笑得心痛了！」——「罷呀！」
於是他也笑。

「你再那樣子，下回我不與你一起走了！」我喊。

可是，這幾天來呢，只剩得憂悶了：

「晚上去看電影罷？」

我沒有答話，抬起頭來瞥視了他：

「爲仔你不高興，才要你看電影的！」

我破涕爲笑：「我曉得的！」

巴黎四月的天氣，還是那樣地寒陰冷沉，如嚴冬一樣，才幾日的晴明，略有春的消息，連朝的雨及雪雹又給趕走。從電影院出來時，雨剛止了，地下却異常地泥濘，緩緩的蹣着，

到嘉爾默路。

「你走笛卡兒路那邊去罷！」我說。

「爲什麼？」

「近一點呀！」

「嘻！嘻！」——「既然近一點，我就往那一邊走。」——實際上走那邊轉是遠了呢。

那一天晚上是看託爾斯泰的“*A. I. r. a K. a. o. n. i. n. a.*”就是那電影院，白君爲着找房子的失望，不快樂了：

「做女子真好！」——「什麼都占了勝利！」

「什麼了？」

「那座房子是被一對年輕的夫婦有一個小孩的奪去了：算了罷，那房東因爲他們是有家庭的，還有小孩，不比得我是一個人，什麼都可隨便些的，所以租給了他們。」

「說不定還有比那座更好的找到呢！」我勸了他。

「不會有的了！」他嘆息了說。

「你那樣地看準了？」

「是的，我看準了！我看定了！」

靜夜還到寓居，顧哀若夫人全家都已沉然地入了睡鄉，什麼聲息都沒有；過了午夜，瀝淅地飄了雨點。單調而愁寂的聲音呵，煩擾了我的安靜的睡眠。

「是的！我決心！我決心不再悲哀了！」

「爲着那巴黎的哥哥！」

我要求那新生，歡天喜地的夢的希望，暖和的温情，救渡出我那冰了的心緒，深淵似的愁苦。

一九二九，四，一六，深夜。

快要離家的晚上

三三三

在吃夜飯的席上，母親雖然苦口婆心地再要求我展延行期更住幾日，可自家的心腸還是那樣的硬，總毫不思忖一下母親的慈心這一方面，看看就只此一夕，真不應該使得老人還討氣。

夜飯吃了，因父親席上時的再叮囑，便跨出大門外來到街路上，仍如往昔飯後散步般的走，在街路的上下兩距當中，走了不知道有多少的次數。

在「寒天」的幽僻鄉村，夜黑曇摸了的這時來，是越形更倍寂寥，幾家門前的簷燈，在牠週繞纏着的幽墨的夜氣中，如鬼火般顛沛着，或時星現一下。奔流着在更遠的距離上的幾紫蓬茨上的螢蟲，是在披閃着綠悠悠的星點般的螢火，一齊地若一羣微妙的小天使，跳舞着在恬澹無爲之場一樣。街路上少行人往來，所以有幾家屋里餒的狗子，只要一見有若在當牠輕腳細爪地走接近你的腳脛上來嗅不出它的主人一樣的皮膚氣味兒來的行人時，便要盤詰似的向你嗥號起來，街路上真是稀少得來只要聽着就感得是猝然的底兩三步走動聲響跌路，便要提心弔胆得來想邁步開跑。忽的迎面走來了三個，他們是都是些本地方的所謂「滾龍」。有兩位各的手中攤着一個泥燒的鴉片煙燈在；另的一個好當心地捧着一盒「馬將」在。

「喂，你還沒有睡！」捧着馬將在的是姓羅的，向我帶着些微驚訝這樣說道；當我接近他們的時候，而那兩位不認識的是只睜着各人的兩隻煙鬼眼，似乎還點起了足趾，在努力的要透過堵在彼此面前的曖昧向我的身上丟打量的瞭望。

「不是啦，四老表，就要回去睡覺去了！」我答。

「老表，將來官回來，囉，我們這些要來背「棒棒鎗」的！」

「笑話，四老表！」

我們彼此雖是在講話着，可各自仍在進行自己的向前走！

走到么叔的門前的街路當中，心里又檢出了來幾條「總覺不好」，焉悒起來就不敢去叩門，稱別。可好幾家父親說應要去的也都是這樣走過了門前便算了。想想，人的生活懸殊，致感着在一見着面時的乏味，故只好硬着心腸跑回來，向父親哄說是曾走了二家。

回來，廚屋里面的洗碗聲歇止似乎好一息了。進門來的大廳各隅就都緊緊地塞滿了漆黑黑地墩着的寂靜空氣。中門內來才聽出了幾點蚊子的聲息。聚餐時的喧嘈在席上，只剩得還是那一盞菜油燈這時來在晚風微吹中掙扎着散放球狀的輻射線。父親是一動也不動地坐在大竹椅上在。他是定睛的凝視着在靠竹椅的右手方放置下的棹上的那油燈，於它父親好像是在希冀要開一朵多麼大，多麼大的燈花的——因為，似乎燈花與財神的降臨像有點預示的。我走了來挨近他，坐在他身旁的一張低椅上時，他才在他座中翻個身。

「那兩家？」他問我。

「對面的就是，和下場么叔的。其他的，那些的門似乎關了都好歇了，所以不好大驚小

怪地去撞門。走到上頭去，唐吉安的那一隻花狗，噯呀，在我的腳脛上幾乎挾了一口去！」我話說完，父親仍是去向着那一朵豆粒大的燈火看着，彼此就不作聲動了有三四分鐘之久。

「前天人家黃人興從榮昌擔碗回來的時候，就說東大路這幾天，不但，就是夜裏都在過軍隊呢！那你們走呢，唉！河道，今晨我過張家灣的時候，那里的河就漲得平河兩岸的了！」父親就變嘆息了起來。

「那你們下去呢，唉！在路上要仔細點。人家問你們到那里去的，譬如說，明天在了楊柳場，就只說是到仁壽縣城里去的便了！不要說遠了，是重慶去的呵！」

接着父親就一條一條地，以他的經驗於旅行的講出來爲我供獻旅行指南似的。

「這熱天來的肉呀，干沒要吃！少花錢，少得病，在路上最好的是吃「豆花飯」，價又廉物又美的，桃木李菓，干沒要吃；在路上的話，害了病，那管得你的？」

蚊子太多。父親就提起大蒲扇來搖幾搖。

「下面一帶的毛廝，大概多都只有二根木板子的。這，解便之時要把着點！」

「過一縣寫一封信回來，出門人要免得家裏的掛念！」

快要離家的晚上

「打棧房，要着！睡的時候要拿燈火來照一照床下的牆壁那些地方有沒有洞穴。這些，以免意外嗎！」

父親說到這裏驀地從「咱咱」的大竹椅裏把腰伸起來。走到天井邊去。

「啞啞，啞」——這是一口痰——撲！」

父親從天井邊轉來又坐椅上。

「嘿嘖！」父親打着噴嚏坐進大竹椅中。

在倦了的緘默的二三分鐘中，父親去吐痰時，堂屋裏面，嬌娘們的談話聲挾着一些「哈哈」傳來。

「在路上仔細點，總之。坐「筏竿」，要看！就是吃鴉片烟的，你也要看看臉皮；太不好的，那些東西又綿又懸，就攔了你們的時候。在路上話，唉！」

「這個人呀，要守得舊才能夠——戴興順打更來了吧！這不是，你聽！」

我聽，果有兩下鑼敲，在天井外黑甕甕的天里播響着。心，父親也如我一樣的把頭歪曲着依椅欄上。爲守候着耳聽從夜濤的浪花濺渡出來的鑼敲。於是又停止了說話。

門外的街路當中似乎有脚步躡着走時的響的。

碰！碰！

「是那個在那里捶門？什麼事？什麼事？」

「什麼事，什麼事？」我也跟着父親叫。

「大表叔。大表叔，喲！你先刻不是叫我打更到你門前時來，你有什麼話要說？你有什麼話要說？」

「呵。戴興順呵！給他打開門，給他打開門！」

「可以不必。這里面，這里說話他能聽得着的。」

「戴興順啦，戴興順啦！」父親張大聲的叫。

「囉！囉！」

「你這打更下去的時候，給榮鶴鳴說，叫他把肝子和肚子給我留着，不要買。就是這事。」

「完了？」

「完了。」

「戴興順啦，戴興順啦！」

快要離家的晚上

「還要什麼？」

「叫他，還要四斤肉。」

「是——團，團……」他就敲起更鑼下頭去了。

你猜 這肉買來幹什麼？

父親，後來提起燈盞要去睡的時候，剛要進堂屋內，忽地轉頭來與我又說一件事。

「明天路過尹三爺的門前要進去辭行。空脚空手的，去反不好，所以買點肉，到底，到底……」

「噯呀，肉，湯水得很！」

「幾件東西，有什麼湯水得很的！」

父親睡去了，我便跑進堂屋里來，向左抹折進二孀娘的房間里去。

二孀娘，因她是寡婦，所以，家里爲要減少她的零丁孤苦，便每晚飯後三孀，四孀和姊嫂們，大家都來聚在她的房間里說故事；母親也有時要來與會的。二孀娘雖已經守寡二十多年了，習慣了，故迄今還是每夜的要舉行說故事會。走進二孀娘房間里來，一看對峙着擺置下的二間床，床沿上還沿着坐得有四孀，大嫂，三姊和二孀娘共四人；連我就五人。

「大爺睡了！」二嬸娘因我走了進來，便這樣一句問。

「你們聽便知道了。他老人好渴睡，就扯撲鼾起了！」

「你明兒走哪。哪！去出嗎隔一兩年就回來一次，是不是？當真話，你們在外的都不掛鄉麼？」

「老三呀！出去嗎隔一兩年就回來一次，是不是？當真的，家里人思念得見得很！」身材短大的四嬸也這樣說。

「是的。」

母親拿着一個「手照子」走進來。匆地在床前打了一站，她便翻身出去了。因為她還要需去看看樓下和後門一帶的窗子到底張燒鍋婆把它拴好了沒有。

「出去就不必回來。」母親憤氣的說，出房門的時候。

「也要出去，也要回來。」母親或沒有聽着這句。

「但在家里的時候要多。」二嬸娘聽有此便這樣解說。

「你們出去呢！聽說鄧劉又要開火了，那你們都要下去啣呀！」

二嬸娘說了後，大嫂便馬上微帶驚訝的用了不大不小的話聲只講了這一句。

快要離家的晚上

「聽說重慶的輪船都停航了久好，你下去呢，怕要轉回信來，這你信嗎？走冤枉路才值不得呢！」三媽也跟着湊一句。

時間的關係，夜深了，四嬸便打着呵欠，她擠了一下眼睛。呵一聲便跳從床上下來，走出去。剛四嬸出去了，二嬸娘的「連三」上的那個前清光緒年間紅燈教時一洋人路過村上時失下來的鐘就遲遲疑疑地敲十一點，二嬸娘便吩咐道：

「新娘子回娘家去過端午節去了，老實，三姑娘和你們大嫂，你倆到新娘子的房里去睡，好幫他們二嫂看看那邊的東西；老二，他一天到黑都在外面打牌，那里想得到回來呢！那邊，壁頭的那一面便是唐小江的鴉片烟館，一天到黑都是鬧哄哄的，所以要去看守着新新的陪嫁傢伙，謹防嗎！老三。你就在這隔壁的你們大嫂的房間里去睡，以相就我倆好「擺龍門陣。」」二嬸娘說了，馬上便把手中的佛珠掛上壁面上的釘子上去，接着就弓背進床舖裏去整理枕蓆，準備馬上睡覺。

三姊，大嫂和我，我們依她吩咐便各自去了。

走進我將要過在家的最後一夕的大嫂房里來，自家一個人，便感着悽楚，倒在床上，對着豆粒大的燈焰沉視着，又加以身體欠強而易感着的暑熱，越更形莫奈何。不輾轉也不能睡

覺。便坐起來，順手向靠床頭置下的連三的抽斗抽開，意思尋尋內中沒有什物可以鬆懈一下。莫奈何的疲倦的。第一個，抽開來看，內中只些大哥從前在家里時寫的信的一些未完的廢紙殘片，和幾張在翻黃了的像片亂擁着；順手提了張出來看。上面的人物沒有一個還能認得出，就索不出興味來，便又去抽開中間的那一個。內中只亂散地放置着一部聊齋誌異，牠書面的破爛顯現大嫂底於書這的勤快了。便拿着書，埋下頭在燈光下要找一段，是自家覺得最合心意的這一段所在的一冊。剛翻了一本來尋了，這段沒有找出。便又要翻開另一冊了。但突然地大嫂和三姊的脚步聲很地嘹亮的在房內外的倒廳里的地上逼近着地響起來。我便趕忙地把抽斗關了的二個碎的一聲推回原處去；因為我怕大嫂說我在偷看她的東西罷。

『仙，三爸爸要走了！仙，三爸爸要走了：：』大嫂唱着，兜着她的小女兒和三姊一齊擠進了門簾內來。

大嫂申說是因明天是村上的趕集來拿仙英的衣服的。

『仙，爸爸抱！』

大嫂把她女兒交給了我後便去立櫃里找衣服。

三姊進來就鵠立在連三前，沒有作一聲響。

「仙，喊爸爸，喊！」我把她抱着，她便詫異地釘着我眼睛裏的瞳人，小手一隻很軟弱的啣了一指在口里，你搖也搖不下來。我喊她喊，她便把眼睛一閉，同時放下手，呵訥訥地哭號起來，眼淚長流。

「這娃兒有點一認人」，所以，抱頭一兩次，她便有點怕你！」三姊講說，她把仙英立在連三上的鏡面前去逗着。

大嫂把衣裳找了來褶成一把捻在手裏，踱到連三的鏡子面前來照一照了，偏了頭，便向我的面前走來半步：

「三兄弟，老實呵，我再問你，龍王巷什麼村喊？你們大哥的通訊處，我又忘去了！」大嫂很和氣的向我這樣說。

「你硬好記性，大嫂！桃源村，桃源村，桃源村，桃源村：：對了呀！說又十遍，該記得！」

我扭着嘴急切地這樣答，嫂有點羞的淺笑起來，便拉三姊的衣袖一下說去睡得了。她們便走了。

「嗤，又碰着！」她們剛要走出了這房間外的倒廳，可四嬸跑來了，挽着她們要轉來。

「人家老三明兒便要走了，」拉着她們四嬸說；「噯呀，只有今晚夜，忙什麼，忙！」

「好的，好的！」

「好的，好的！——你怎麼却還沒有睡呢？」三姊問。

「也不知道是蚊子太多還是熱。總要翻身。我聽着你們的嘍嘍話聲，所以便想走來加幾句湊湊鬧熱。」

大嫂和三姊仍還是坐在起先坐過的位子，黑漆的小踝檯上。四嬸坐在床邊來。我還是在床上席坐着。

可都靜默地坐了三四分鐘，大家爲待四嬸發辭。

「下去見着你們四叔，給他說，叫他永輩子不要回來。出外衆幾年，在外面幹些什麼，你們怕我一點不知道麼？有些人還在哄我呢！她那個婊子婆娘兒——」

四嬸忿氣得不能把這話說下去，便低頭觸胸着不動。看着四嬸成這樣一團，滑稽的，我便憶起前些年辰愛與她吵嘴的二嬸的一句話來了——「呵喝，呵喝！完了，完了！黃四老子看着外面大轎裏牽出來的，短短兒的：：怪物！怪物！在堂屋里辣火得當客衆也提着全身力量輕輕地地上一脚；這還不只我一個人看着呢：：」二嬸一路說，一路又比似怪物的

那神氣，這時來憶起在心頭都覺好笑。

四嬸的那不動的神氣，可疑在綴泣，三姊遂故意地說一句『四嬸睡覺了！』她才動了一動。

『明天我決定再去取你們二嬸的房間裏的壁上掛的佛珠來唸。』

『只有四嬸呢，你硬是！』大嫂不驚不張地說。『他未必這樣吧！就是，你明年也要接媳婦了呢！』

四嬸好想不過的，沖地便從床邊跳出門去。三姊大嫂也一齊跟着她走了。

她們走了，我也就跟着出了房門，是想到母親室里去看看她有沒有說的。

進了母親的房里來一看，母親是坐在床邊上，隻手捧着一根旱烟桿在的；沒有一點兒聲動，剛我還未走近她時。我坐了下在靠連三放置下的小蹀橈上時，母親才把她的頭扭動了一下向我，她便啣着烟桿，釘着我用她的二隻深陷在層層縐摺的額崖下的眼睛，說：

『你們出去嗎，關津渡口人家檢的時候，沒要戰戰兢兢的那樣子。人馬要裝得老實點，那纔包待來回呢！永川一帶的匪說多得很呢！說，說起你們這些是……』

母親伸腰起來，走到靠西壁屏置的立櫃面前去。一邊開立櫃一邊又說：

「一兩年後便應該回來打一頭，看看我們，到底心安點。外婆都八十了，恐怕，若是你們這些出去不早一點回來是，唉！」

母親櫃裏把包袱找了出來，拿着走到燈下，仍還坐在床邊上去。

「你看，你這細的什麼樣子，些？」她一路又在解這個我先前吃了午飯自家閒着便擬的包袱，一路說時。

「你這裏面的衣服未免太少了？你看！你怕這熱天就不應防麼？要是在路上遇着瓢潑大雨，還不是冷！攔到，明兒侵早我給你細過。」包袱就拆散了來攤擺在連三上。

母親又要燒烟，把烟桿伸在連三上的菜油燈碟沿上的那一跳一跳的火點上燃燒。烟草與燈火彼此互吻了幾次，便燃了。母親仍把烟桿放下牠的銅斗子觸在地上。

「錢，要好好地在身邊；出門人要財帛不露，才包得來回呢！上船下船，這些嗎，要小心點呀！那年子城里李那個說就是在什麼湖北省的又是什麼宜昌過渡落水死的呢！說起他們這些是——老實，你那錢，還有幾個要抖換過；底下一帶聽說又不用這新鑄的了。」

母親似疲倦得很了，放烟桿向床頭都是過擲的。我便說走了。

「噯呀倦了！明兒清早早些起來，媽！我去睡了。」

快要離家的晚上

「是呵！」母親便向床里倒去。

實在沒有能力來解脫衣裳。門也沒有拴。「亮」是風吹熄的。

「這要是在冬天頭，東大路一帶到有些好吃物，譬如陽縣甜子！」鄰壁二孀娘聽着我的倒進床里的聲響，便不問別個疲倦否，要開始「擺龍門陣」。我還沒有準備好於這句的答話，她又從壁縫間送過來一句：

「留音機可以買一架回來。聲音唱得並不比唱的壞。」

「可以的。」於是她就接連說許多的「可以買」的東西來，我也於她答了好幾種。可我渴睡太狠了，她又接連說幾個人的住紮處給我，要我過他們的營門口時可順便去拜問一下；什麼陳二老表，尹紅喜表叔，什麼什麼……

活 着

蒙 蒼

譁笑從小飯館一陣陣衝出，在夜裏。

「嗚嗚——哈，那姑娘到底漂亮麼？一胖子喝得像個紅蟲，向那靠在牆邊的瘦人攻擊。

額上貼一塊太陽膏藥的瘦老闆，也笑了，一面憑了一張空桌子噲咳。

「你到底認識你老牛嗎？」不知誰插嘴。

「那里，那里，」瘦人搖頭，四面都得招呼，不及應酬地。

「哈哈！老牛老牛……」

「後來你就走了嗎？」老人調侃着，升了升瓜皮帽，用指爪搔。

「還不走幹麼？」他將剪得整齊了的長髮搖了兩搖，「我後來當了伙夫長，不容易呀！

送飯上火線去。一共，開了八次火，有次我前面和後面的弟兄都打死了，可是我還挺挺地走着……」

「你不怕麼？」

「當然哪，誰不怕呢？可是到那時……」

「你能開鎗麼？」有幾個包飯的高小學生，聽得津津有味，問了。

「鎗麼？隨便什麼鎗，都知道開。上起前線來，長的，短的，都要帶去。平常沒事，就

一天玩到黑。」

「也幸虧他家神龕坐得高！」老闆抬頭說，「唉！砲子到底還有眼睛。」

「什麼？」

「傷你家神龜高呢？」歪鼻子睜大眼說。

「我頸邊這疤，就是砲子打的，也還不深，算是老天看得我起。」

「爲什麼不叫你『老牛』拿馬桶刷打去呢？」矮子且笑說，全屋哄然。他左顧右盼，無可奈何了。

「晚了，晚了，大概不會有什麼人來，把板子上起吧！」老闆看着醜醜的客人漸漸散去，打了一個呵欠，也着實疲倦了，

他又快慰地把板上好，恰好這當兒外面來了兩個吃得很紅肥的西裝少年走進，問道：

「還有麵麼？」

「叻——是有的」他丟下板子又揩檯子去了。

待皮鞋聲去遠，街上也冷寂起來，他已封好了火，上好了板，又拍去了灰。從壁凹裏拿出一個小洋鐵箱，從中取出了一面小鏡子和把木梳，用些水分梳了頭髮，一邊喚小伙計闔門。

(975)

「明天什麼時候回來？」小伙計惴惴地問。

「管什麼明天後天！明天早點起來開板子得了，」他瞪了一眼，大踏步走了出去。

獵夫宿橫斜在天心，肩着冷冰冰的槍，冬天快來了。他覺得身上衣服有些單薄了，然忽地記起了耳畔的香烟，直走到他要到的地方七八家，方纔劃然了火柴，準備一路吸進去。

男性的占有與女性的占有

野 渠

希望，是用以給我們所熟識的敬愛的人們，——這是縮小了範圍說的——我們對於那不認識的人們，只是由我們的本能來處置我們的感情，既無所謂好，也無所謂惡，或者是一種淡漠，或者是一種人類的普遍的同情。真真革命的救世者，擁着了一份人類的普遍的同情，加之那熱情的衝動，或者可以說是一種迷信，是那樣的成功了被人們認為可頌的偉業。

我們的希望，給於別人的，雖常是鼓勵與奮發，給於自己的，却是安慰與快樂，有時或許是嫉妬，那是有一點近於可怕的自私呵！

許多年代以來，男子們就給了許多的希望給女子，他們希望她們是能守貞操，不要妖艷，但是，要使他覺得可愛的，這『可愛』是只能限於她的丈夫自己，是有別的男子覺得她

是可愛時，她就有罪了。她應該執行的職務是生育子女，洗菜淘米，烤餅縫衣服等，當她年紀略老，色衰了，於是她不再可愛了，她變成了一個厭物。至於他呢，如果不是太窮困，還可以有向別方發展之可能。女子所給於男子的希望呢。物質上的享樂，經濟的充足，好使她當起家來不太拮据。然而我也不敢肯定她們說是曾有這個希望的，因為我只聽到有糟糠之婦，却從來沒有聽到有糟糠之夫的。文君與相如在家徒四壁時親自當了爐，區區地得了一點「官」，他就想討小老婆了，幸虧文君寫了一首白頭吟，言辭訣絕，才把那昏瞶了的相如覺醒了過來，——但是我相信，他們倆此後的愛情，大致是一落千丈的。——但是，文君倘使是一字不識的，她的命運還是要與一些「日暮倚修竹」的被棄者同樣的可悲呢！其實那個時候並無所謂愛情呢，文君是淫奔之女，是一個例外。

時代變換了，現代的新男子，大概都已經變換了他們給新女子的希望，現代的新女子，大概也都有了給於男子的新生的希望了罷？

他們希望她們在執行妻的職務外，還能挽着臂兒進跳舞室，她也能說洋話，——老實說一整，留學生誰不是個個這樣夢想着的？這是對的，無論是一個青年男子，或是青年女子，他們夢想一個靈魂的交響者，是一個理想的安慰者，具着一切所希望的，——她們能談笑

風生，使滿座傾倒，她們也懂得打扮，但是不要太妖艷，引得別的男子着迷。實際上，那樣的希望是自相衝突的：一個會跳舞，會說洋話的新女子，她們對於柴油鹽米不會同樣的關心。於是她們就不能不受訓練了，跟了他們的環境及嗜好，使她們左偏或右傾，而所得結果，他們是不能不失望了！這是什麼一回事？他們自己也不知道，然而他們是要我尋的，哈！他們發現了，生活上的妻！愛情上的戀者！說到新女子，也一樣，生活上的丈夫，愛情上的戀者！但是，擁護男性的社會情形下是不能容許她們這樣的，她們不能不希望一個出衆的丈夫，然而困難呵，是生活上的同伴，又是感情上的安慰，在許多複雜的情形下，她們是簡直無可選擇了。其實，她們還自己不知道她們自己是無可選擇地受了苦了，一個有野心的正經的男子，他們也同樣地在夢想一個生活上的同伴而又是感情上的安慰者呢。

呵！希望是可怕是絕然無理性的呵！曹大家不知自己是不是漂亮的？我們不知道，或者她是一個寡婦，自己不能再嫁了，或者沒有機會，或者出於自願，或者爲了名教之故，她定出了三從四德來，希望個個女子受她的感化。

可是在曹大家，她終究還是有一點實在學問的，一個後漢書的繼承者，所以儘管那麼地發呆論，還不如何肉麻，也有許多自她一直以後的女子上她的當，也還是甘心的舉她作盾牌

呢。如像一個不大美麗的老小姐，失意而寂寞地慶過了她們的青春，在這樣教訓之下，她們應當慈愛地告訴而撫慰她們後起的妹妹們，可惜伊們的青春，不要與她們一樣地浪擲了。可是却不然，標榜着學問的美名，欺騙了自己又欺騙別人，希望那些少女們都如她們一樣的失意而寂寞，嫁不到一個丈夫。遑遑然接上舊道德的美點，新道德的創造，兼包并蓄者，却實實在在的是女性的占有！至於愛倫凱是自己說過因為沒有戀愛的對象而不結婚的她還是一個母性擁護者呢。

說到男性的占有那是愈來愈奇了，他們恨不得個個女子都做他們的妻或情人，替他們守貞操，如果要嫁，單單嫁他，可千萬不要上別個人的當。

我既沒有科學的，歷史的眼光說的當然都是空話，不過，我却切實的感覺到，議論儘管新鮮，文字儘管美麗，——例如某雜誌中所登刊的關於三代戀愛的那些大學教授的文。——而實際上，却還是那麼樣，並不跟着年代轉，說不定因為「想定怎樣就是怎樣」的時候，還會開出車呢。所以大可不必唱什麼「與時代精神開玩笑的苦行的僧侶生活，」真真還是那可怕的「占有」在作怪咧！

一九二九，三，一九。

『熱辣辣的政治』

學 濂

一 西諦氏底態度

「在隨筆這個標題之下，我們什麼都談，……我們所談的有莊言，有諧語，有憤激的號呼，有冷雋的清話，有文藝的隨記，有生活的零感……大之對於宇宙的大道理，小之對於日常的雜件……總之，什麼都談，只除了政治。像政治這樣熱辣辣的東西，我們實在不適宜於去觸到牠。」（西諦，十七年十二月七日，小說月報第二十卷第一號，「隨筆」欄開欄語；旁圈係抄錄者所加。）

明明白白地申言自己不適宜於去觸到政治，就最顯明地表明對於政治的態度。西諦氏是「五四」（該運動是以學生羣衆實際地干涉政治而起的）底潮流所衝出的「新人」，親身經過「五卅」（學生與工人的實際的政治鬥爭）而來的人，爲什麼忽然申言自己不適宜于去觸到政治（環境不許談政治和自己申言不適宜於去觸到牠是截然不同的二回事）呢？倘說是因爲牠是熱辣辣的緣故，那是不夠的；因爲我們如果認真論人生，則無論那件事都是熱辣辣

的吧。這所謂熱辣辣其實並不見得是熱辣辣，很有人覺得牠是甜蜜蜜的。西諦氏說牠熱辣辣，只不過表示彷彿自己不喜歡吃辣子，辣子讓另一種人去吃吧，自己是要吃在自己覺得甜的東西的一種高雅的安分知足吧了。這是對於自己底資本主義的生活的滿足，對於中國現狀的滿足，對於什麼都滿足的表示。所以西諦氏底接着的幾句話，除出表示他底樂觀以外，就毫無別的意思：

「我們是向前走的，……向光明走的；看似冷談，內裏却是熱烈的，看似灰心，內裏却未免有些光明在着。……」（同上）

這是何等的樂觀，走着資本主義的路是非樂觀不可的！這是最近大部份的市民的對於生活的態度。他們對於政治取着消極的「不觸到」的態度，就是對牠滿足，卑屈地滿足的表示。但在他們觀望中的政治，乃是在現在前舞台上活動的各股勢力底消長之謂，那在階級意義上的政治是不在他們底觀望中的。

一一 我所見於孫福熙氏底隨筆

在孫福熙氏，這「熱辣辣的政治」，却完全不是「熱辣辣」的了。

「本誌一月號上，編輯先生說隨筆欄中的材料，對於「熱辣辣的政治」不敢炙手。對的，所謂政治，總是下流的東西，不論你學問如何豐富，不論你品格如何高超，凡從事政治的人，不免拋棄學問，犧牲品格，去依順政治的醜惡的軌道。所以，我們不想走醜惡的路，不敢自命爲對於政治有勳功偉業的人，只好像怕爆竹聲的小孩捫了耳朵觀看。」（小說月報第二十卷第三號，「熱辣辣的政治」）

先把一切的政治都一概抹殺，這是因爲孫福熙氏有不能不把牠抹殺爲「下流」爲「醜惡」的必要的。

「我說政治是下流的東西，這不免使大家代我害怕，怕我得罪歡喜政治的大人，就是小說月報的老板們也難免着急，說我不懂他們不敢親近「熱辣辣的政治」的苦衷。其實這是可以放心的，我早已有供狀寫給他們了。倘若我滿口稱美政治是高尙的東西，那末他們不免擔憂，防我看了他們胖胖的肥肉滴下口涎來。既然明白的罵他們是下流，是醜惡，他們早已放心，不怕我詭羨他們。所以我們不妨隨便談談。」（同上）

這樣，「醜惡」的政治是「早已」變成像一塊臭腐乳似的很好吃的東西了。口雖說是醜惡，心裏却覺得鮮味，勉強地「滿口」說不「滴下口涎來」，那只是表示沒有得吃的

憤滿吧了。

「又是隨便談談，隨便談起來，不是又要得罪大人們了嗎？不，決不，我所談的，決不是他們所幹的。有人納賄，難道我也跟了他納賄嗎？有人販土，難道我也跟了他販土嗎？我們談我們的，與他們有什麼相干呢？」（同上）

這一節是最重要的，初看不明白，但仔細一看，則有二個重要點：第一點，孫福熙所要談的雖「不是他們所幹的」，但他憤滿地敢揭舉「納賄」與「販土」的事，這是何等「英雄的行爲呵！所以我要說他比西諦氏強頑得多了。第二點，所以不談「他們所幹的」，並且敢舉出別人底「納賄」與「販土」，是因為他是有一「我們的」什麼存在的人。所以孫福熙氏乃是不「納賄」不「販土」的「我們的」最政治底信徒或鬥將，至小可以說他是用隨筆的武器在攻擊政治上的敵對。

「……我說觀看，既然所怕的只是聲音，就不應該「因噎廢食」爲了聲音而放棄花砲的美觀。至於政治，哪一個人能夠絕對不談呢？看到江河阻擋了去路，必定要說「這裏造一條橋就好了！」鼻子裏聞到一陣糞臭，就不免脫口的說「以後應該禁止沿街撒糞！」你知道，我們人人，連寺裏菴裏的和尙師姑也常常說這類話。這種就是政治呵。

我們豈能絕對不談這種政治呢？」（同上）

這分明地顯現出孫福熙氏是一個具有高雅的政見的在野的政治家。他所以要對不外是一個卑屈的然而樂觀的文學者的西諦氏提出抗議，也是當然的了。現在很有一部分小市民，因為有什麼阻擋了他們底資本主義的「去路」，在叫着呼「在這裏造一條橋就好了！」是事實。某股政治勢力，現在正在這呼聲中盛盛地活動着，更是事實。其他，某雜誌文藝界消息中的然個消息，是應該在這裏作一報告的：

「孫伏園孫福熙見仲前次放洋赴法，但因時局轉變，將於最近期內回國，聞孫老頭將在政治上有所活動。」

七月五日。

什麼話

陳四民

新從鄉間回到上海來，第一個地方要去走走的地方是書店。在我走進去的這個書店，排列着的新書並不多，但我底老脾氣，不走進書店則已，一走進書店，是不願即刻走出來的，彷彿在牠們裏面總有一本奇書在拉住我的一般。一本一本我都取來認了一下，但一本也不買，當然書店的夥計底惱怒的眼色不是好受的東西，但還要翻翻雜誌。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但這二月來，也沒有新雜誌，把幾本舊雜誌如創造，奔流，樂羣拿開了放在一旁以後，却發現了一本我不會知道的雜誌：人間月刊第一期。這却也是舊雜誌，老早就出版，只是我不會知道。因此我就在書店夥計的怒眼中，翻出來看了。第一眼便看見卷首語了，用四號字印的。真是什麼語呵！裏面有下面那樣的一段話，所以我就買來，並且把那段抄在這裏請大家看看。

「說教者充滿天下，指揮者比工作者多十倍千倍，適於專制制度下生存的民族，雖在政治表面上無從磕頭作揖，口稱奴僕，然性情所歸，將趣味供某種主張驅使，則仍爲必然的一件事。想像所謂首領輩，對於接見年青人時，年青人或曾用筆作揖，或用口作揖，連說「崇拜」，首領則掀髯大笑，口稱「准予入夥」情形，不禁嗒然若失。中國在文學上是已有正牌子首領了。同政治一樣。於政治，則人人都應有信仰，否則「反革命」，殺。於文學禁律眼前雖尚不至於如此，然不表示投降，則多災多艱，亦一定。我們是在寫文章以外還沒有學到「載筆稱臣」的本事，來日大難，可以預卜！」

這真是什麼話呀！他所說的「反革命」是那一種意思，以及「某種主張」是影射什麼，大家一看就可以明白的。我真不知道他爲什麼要說這種毒辣的話，那「作揖」及「准予入夥」

的情形，我想事實上是不會有的。難道他們文學家的「想像」是如此靈敏的嗎？

全本雜誌中的文章，我都留心地看着了，全都是「遵命」的東西，在現在政局下是一定不會遭災的；那麼「大難」既在「來日」，而來日在現在還沒有影子，爲什麼要這樣神經過敏，多用了毒計，空自作戰壘呢？

那個卷首語，沒有寫明什麼人作，人間月刊我打聽到是沈從文先生編的，不知道這個卷首語是否就是沈從文先生作的？

十八，七，九，上海。